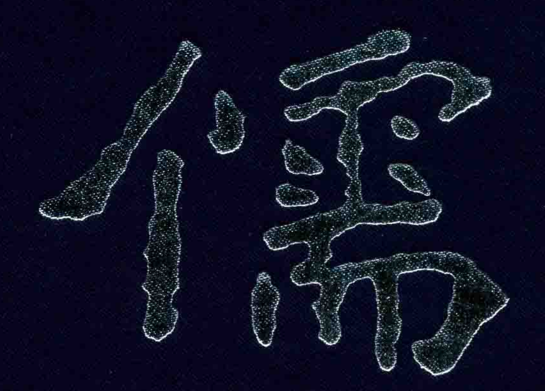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精華編一六〇册下
史部傳記類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一六〇：全二册/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9

ISBN 978-7-301-11878-8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206306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一六〇）（上下册）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翁雯婧　童　祁　趙　新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878-8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 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26.com
電　　話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694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98.25印張　975千字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1200.00元（上下册）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信箱：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部聯繫，電話：010-62756370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一六〇册

史部傳記類

總録之屬

下册

學統

〔清〕熊賜履　撰
劉韶軍　校點

目録

學統卷之三十七……四二一

學統卷之四十下……四八八

目録

學統卷之三十七……四二一

學統卷之四十下……四八八

校點説明

《學統》，清代學者熊賜履撰。

熊賜履(一六三五—一七〇九)，字敬修，號青岳，晚號愚齋，湖北孝感人。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舉於鄉，次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康熙二年(一六六三)遷國子監司業，四年遷弘文院侍讀。六年上萬言疏。七年，遷秘書院侍讀學士。八年，鰲拜敗，疏舉經筵，設起居注官。九年四月，擢國史院學士。十月，改内三院爲内閣，設翰林院，爲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十年二月，設經筵大典於保和殿，以熊氏爲講官，知經筵事。十年夏，乞省母疾，歸。尋還朝。十一年，命教習庶吉士。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十四年春，授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疏辭，不許。時方纂太祖、太宗《聖訓》、《孝經衍義》，重修《太宗實録》，並充總裁官。十五年，落職歸，家於江寧。二十三年，康熙南巡召對行在，賞賚有加，尋書「經義齋」三字題其居。二十七年夏，起禮部尚書，冬丁母憂歸。三十年充經筵講官及武會試正考官。三十三年充會試正考官。三十六年復充會試正考官。三十八年拜東閣大學士知經筵如故。三十九年充會試正考官。四十二年復充會試正考官。四十二年夏，乞休，詔解機務。四十五年，疏辭食俸，乞歸江寧。會纂《朱子全書》，詔李光地與賜履移書往復商定。四十八年十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贈謚「文端」。所著書有《學統》、《閑道録》、《下學堂劄記》、《經義齋集》、《澡修堂集》、《樸園邇語》、《學辨》、《學規》、《學餘》等。《清史列傳》、《清史稿》有傳。

《學統》一書係熊氏於康熙十五年至二十四年落職時，寓居江寧之作。熊氏把孔子以來的儒家學術分成正統、翼統、附統三類。正統指儒家學術的正宗，包括孔子、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周

子、二程子、朱子等人。翼統指正統的羽翼，用以輔助正統，列入孔子的弟子閔子騫等六人及秦漢至明代的羅欽順等十七人。附統指從屬於正統與翼統，學術思想大體上以儒家爲主，發明較少，包括孔子的弟子冉伯牛等十六人以及秦漢以後至明代的高攀龍等一百六十二人。以上三統之外，把學術不是純粹的儒學而混雜有其他學術思想內容的，稱爲雜統，包括荀子、揚雄、王通、蘇軾、陸九淵、陳獻章、王陽明七人。此外與儒家學術完全不同的，則歸之異統，包括老子、莊子、楊朱、墨子、告子五人及道家和釋氏。熊氏認爲儒家學術的真諦就是「天理」二字，而程、朱對孔子學説的解釋最正確，荀子、陸九淵、王陽明等人的解釋不正確，所以他就用程、朱的解釋爲標準來對衆多的學者進行分類和評價。此書以學者人物爲着眼點，分別敘述其人生平，記録其人的學説與主張，再羅列後人的評説，最後加上熊氏的評語。這種體例能保存史料的原貌，可以幫助人們瞭解中國古代儒家学術的內容與演變。

此書完成於康熙二十四年，初刻刊成於二十五年，內封有熊氏藏書樓「下學堂藏版」字樣，卷前有康熙二十四年王新命、李振裕、倪燦序及熊氏自序，卷後有李贊元、施璜後序及徐秉義、周銘、劉然跋。其中徐秉義的跋作於康熙二十五年，故定此本爲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此刻卷一至卷九爲正統，卷十至卷三十二爲翼統，卷三十三至卷四十二爲附統，卷四十三和卷四十四爲雜學，含荀子和揚子二人，卷四十五至卷五十三爲異學，故可稱之爲「五十三卷」本《學統》。此本後世比較流行，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湖北叢書》曾重刻，而民國《叢書集成初編》乃據《湖北叢書》本排印。《續修四庫全書》所收録《學統》，係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康熙二十五年初刻影印。

康熙二十五年刻五十三卷本行世後不久，即有五十六卷本《學統》之刻。此本卷前較五十三卷本多出高裔序，卷後又較五十三卷本多出張希良

跋，均作於康熙二十七年。相較五十三卷本，後者將雜學、異學改爲雜統、異統，在雜統荀子、揚子之外，又多出王通、蘇軾、陸九淵、陳獻章、王陽明五人，分列卷四十五至卷四十九。而異統部分，則合原五十三卷異學釋氏部分之上中下三卷爲一卷，變原九卷爲七卷。據上述情況，可知此本爲康熙二十七年所刻五十六卷本，此刻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有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録《學統》即據此影印。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富陽夏氏靈峰精舍據此本重新排印行世。

通過對比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收藏的康熙二十七年刻本和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民國十二年靈峰精舍排印本，發現康熙二十七年本中常有印刷不清的地方，字跡中多有汙漫損壞，爲了避開清人嫌忌，多將「金」、「夷」、「夷狄」、「左衽」字眼剜去，留下空白。而民國十二年靈峰精舍本，由於當時印刷技術已經進步，文字清晰，便於閲讀，剜掉的「金」、「夷」等字也都補回，能存原書舊貌。此外民國本還就康熙二十七年本的一些錯誤加以改正，如「凡例」第四條「得丁寬而下一百五十有五人」，民國本作「一百五十有五人」，兩康熙本均作「五十有六人」，經核查正文人數，應爲一百五十五人，民國本是。卷一第四面最後一行「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兩康熙本「從輕」均作「彼輕」，據《孔子家語》知當作「從輕」，民國本即作「從輕」。卷二十二葉二四〇倒二行「中大夫歿」，中大夫指胡安國的父親，見此葉第五行，兩康熙本均脱「夫」字，民國本補了「夫」字。卷二十八葉二七一右面第二行「縱横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兩種康熙本都没有「莫或禦之」四字，民國本有，查蔡沈《洪範皇極内篇》原書，應有此四字。基於這種情況，最終選定以民國十二年靈峰精舍本爲底本，以康熙二十七年五十六卷本和康熙二十五年五十三卷本爲校本。底本的序跋不如康熙二十七年五十六卷本完整，這次點校時，予以收輯，作爲附録。

校點者　劉韶軍

學統序

孔子没而九流百家横，前無繼必奪於老，後無述必陷於佛。老之後有楊、墨，佛之後有耶、回，皆與孔子敵。孔子集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大成，以樹斯文正統，岌岌有不能定於一之懼。得周四子以繼，宋五子以述，道揆法守，昭炳天壤。學統所在，國統於斯焉存。一亂以陸、王禪學，再亂以惠、戴漢學，三亂以康、梁西學。歷秦、漢、魏、晉、唐、宋、元、明、清，綿綿延延，斯文不絶如綫者，一朝盪滅以盡。亂賊夷狄，禽獸横行，廢六經，毀三綱，滅五倫，邪説誣民，髡首裂冠，充塞仁義。學統絶，國統將不能復存。吾及門諸子憂之，則校印熊敬修氏《學統》，以立撥亂反正之基，使人明乎正統所繫，思有以衛之，雜統思有以辨之，異統思有以攘之。存學統以存國統，熊氏之功於是爲大。其翼統、附統之進退失當，小疵未足以掩大醇也。校印既竣，爰序以弁其簡端。

癸亥九月戊午，富陽夏震武。

學統原序

斯道之在天壤，終古如是也。而率而由之，則存乎其人。人之至者，繼天立極以充其量，斯道統攸屬焉。統者，即正宗之謂，亦猶所爲真諦之説也。要之，不過「天理」二字而已矣。斯理本塞上下，亘古今，而實體備於聖賢之一身。聖賢心心相印，先後一揆，亦安有毫釐之或謬？然而代遠人徂，薪傳寖蝕，異端曲説往往起而淆亂之，日浸月淫，有不至大壞極敝不已者。夫道也者，理也。理具於心，存而復之，學也。學有偏全，有得失，而道之顯晦屈伸，遂從而出於其閒。有志者，是烏可不爲之致辨乎？辨其學，所以晰其理，而道以明而統以尊。嗚乎！此固吾儒事功之决不容已者也。三代以前尚矣，魯鄒而降，歷乎洛閩，以逮近今，二千餘年，其閒道術正邪與學脈絶續之故，衆議紛拏，訖無定論。以至標揭門户，滅裂宗傳，波靡沈淪，莫知所底。予不揣猥，起而任之，佔畢鑽研，罔閒宵晝，務期要歸於一是。爰斷自洙、泗，暨於有明，爲之究其淵源，分其支派，審是非之介，别同異之端，位置論列，寧嚴毋濫，庶幾吾道之正宗、斯文之真諦，開卷瞭然，洞若觀火。計凡十閲寒暑，三易草稿而後成。嗚乎！予，鄙儒也，粗通章句，輒揭管爲此，則夫謭陋之誚，僭踰之辜，極知在所不免。然而生平衛道之苦衷，自謂可以對越往哲，昭示來兹而無愧，故敢梓以問世。因叙言簡端，以識區區之鄙志云。

康熙乙丑初秋，瀔川熊賜履敬書於秣陵之愚齋。

學統凡例

一、孔子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集列聖之大成而爲萬世宗師者也。故叙統斷自孔子。

一、孔子道全德備，爲斯道正統之主。若顔、曾、思、孟、周、程、朱八子，皆躬行心得，實接真傳，乃孔門之大宗子也，故並列「正統」焉。

一、正統之外，先賢先儒有能羽翼經傳、表彰絶學者，則吾道之大功臣也，名曰「翼統」。於聖門得閔子而下六人，秦漢而後得董子而下十七人。

一、聖門群賢，歷代諸儒，見於傳記，言行可考者，君子論其世，想見其爲人，皆得與於斯文者也，名曰「附統」。於聖門得冉伯牛而下十七人，卜、曾、孟三子之門得公羊高而下六人，秦漢以後得丁寬而下一百五十有五人，其僅存姓氏無可考見者弗録。

一、百家之支，二氏之謬，或明畔吾道，顯與爲敵，或陰亂吾實，陽竊其名，皆斯道之亂臣賊子也。必爲之正其辜，使不得亂吾統焉。故揭之曰「雜統」，明不純也，如荀卿、揚雄及象山、姚江之類是也。曰「異統」，明不同也，如老、莊、楊、墨及道家、釋氏之類是也。

一、聖賢及諸儒行實，雜見於史册傳記之間，久而失真，不無訛舛。今詳加考核，務求信而有徵，不敢兼收廣採，以滋僞濫。至一切荒唐怪誕及鄙陋猥屑之言，雖見諸載籍，亦擯弗録，免爲異端曲學借口。

一、是編之設，原以明統，苟非簡要切當，何以要歸一是？況聖經賢傳與儒林講學論道之書，充滿宇宙，豈能盡録？今惟摘其尤切要者，以示後先授受之的，俾學者知所嚮往，斯已焉。

一、古今評隲議論甚多，今亦惟録其最切當無弊者以爲斷。諸凡歷代帝王及學士大夫叙述論贊之文，但事表揚，非關學脈者概弗録。

一、二氏百家，其學既差，其人自可廢，故不復載其言論行蹟。惟取吾儒距闢之辭，擇其最嚴正者録於各氏之下，以爲後學之鑒戒。

一、從來邪説易熾，一倡百和，動盈天下，蔓延充塞，不勝其誅。今痛闢其尤，則餘可類推，亦《春秋》誅首惡之意也。

一、余不揣狂僭，於各條之末，附以己意數言，蓋聊存管見，以俟後之君子云。

學統凡例終

學統卷之一

正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孔子

孔子，諱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初，成湯之後微子啟封於宋，啟卒，弟衍立，是爲微仲。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何以國讓厲公，何之後遂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嘉爲華督所殺，其子木金父奔魯，故孔氏爲魯人。金父生睪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嘗爲郰邑大夫，故人稱郰人。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復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曰徵在。父問三女曰：「郰大夫，先聖之裔也。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孰能爲之妻？」三女莫對，徵在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以周靈王之二十一年庚戌，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也，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郰邑。以其禱於尼丘而生，故因名丘云。

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山。六歲，爲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七歲，入

小學。十五歲，志於大學。十九歲，娶宋幵官氏。孔子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二十歲，仕於魯，爲委吏，料量平。子鯉生，時魯昭公遺之鯉魚，孔子榮君之貺，因名之曰鯉，字伯魚。二十一歲，爲司職吏，畜蕃息。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顔路之徒受學焉。二十四歲，母顔氏卒，合葬於防。孔子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已來祔葬矣。故衛人之葬也離之，魯人之葬也合之，吾從魯。」遂合葬焉。又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始成笙歌。二十七歲，郯子來朝於魯，道黄帝以來名官。孔子聞之，遂往見郯子而學焉。二十八歲，習射於矍相之圃。二十九歲，適衛，學琴於師襄。

魯昭公之二十年，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其大夫晏嬰狩魯界，因入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緤之中，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説。鄭大夫公孫僑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遂適齊。三十二歲，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以功受禄。』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受邑，其不知丘甚矣。」景公舍孔子於外館。

三十四歲，孟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學禮於孔子。初，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將死，召其大夫而屬之

曰：「禮，人之榦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即没，必屬説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宫敬叔師事孔子。

孔子將觀禮於周，敬叔言於魯君，予之車一乘，馬四匹，豎子侍御，與敬叔俱至周。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既而見老聃問禮，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訪樂於萇弘，言終退，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强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争，孔丘布衣，聖將安施？」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孔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

之言志矣，剛折者則不終，徑易者則數傷，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斂。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見像而勿强，陳道而勿怫。此四者，丘之所聞也。」孔子去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三十五歲，魯季氏與郈氏以鬭雞故，得罪昭公。公使郈昭伯率師擊季氏，師敗，昭伯死。公懼，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見景公。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景公失政，其大夫田氏厚施以奪其民，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故孔子及之。公雖善其言，竟莫能用。在齊聞《韶》樂，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齊人稱之。四十二歲，在齊，景公將封以尼谿之田，晏嬰沮之，曰：「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景公惑之，敬見孔子，不問其禮。會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遂行，反乎魯。

四十三歲，時魯用天子禮樂，而季氏僭用於家，八佾舞於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四十五歲，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詳告之。

四十六歲，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攲器焉，守廟者曰：「此宥坐之器也。」孔子顧謂弟子：「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因喟然嘆曰：「嗚乎！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

乎？」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四十七歲，是時季氏强僭，其臣陽虎亦專季氏，嘗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是執國政。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者莫不受業焉。

無何，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孔子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市不貳價。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四十八歲，由中都宰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

四十九歲，定公問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於天下久矣。」公曰：「善哉！」五十歲，在魯，禮正先公之祀。

五十一歲，時公山弗狃爲費宰，不得志於季氏，與陽虎同惡，以費叛季氏，召孔子。孔子曰：「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顔路之子回來從學。

五十二歲，定公以爲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

示重其祖也。」魯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欺予！曩告予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喟然嘆曰：「嗚乎！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至是孔子溝而合諸墓。謂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孔子謂宰予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於刑罰？」自此之後，國無争者。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至是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蓋孔子先之以教，後之以刑，故無姦民云。

齊大夫犂鉏言於齊侯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於夾谷。定公將以乘車好往，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萊人以兵鼓譟而至，將以劫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心

作，麾而避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右司馬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玆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請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鄆、讙、龜陰之田以謝過。魯人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焉。

五十三歲，在魯，與定公論郊祀之禮。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與言偃論禮。顔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語具《論語》。

五十四歲，由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問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秉政七日，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熒衆，其强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

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叔孫輒因費宰公山弗狃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仲孫、叔孫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初，孔子爲司寇，國人謗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至是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時孔子與聞國政纔三月耳，而治化盛行。牛馬不儲價，羔豚不加飾，男女別於途，耕者讓畔，行者遜路，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如歸焉，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及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陳列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宿於屯，師己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

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返，桓子問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孔子乃作《猗蘭》之操，遂適衛。

過儀，儀封人請見，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是年冬十二月，定公將墮郈，其宰公斂處父不可，公圍郈弗克，蓋是時孔子已去魯矣。孔子既至衛，主子路妻兄顔濁鄒家，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十月，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懼獲罪，遂去衛。將適陳，過匡。陽虎嘗暴於匡，孔子狀貌似之，於是匡人圍孔子五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於是絃歌不輟，匡人亦解甲而罷。孔子去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大夫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子路不悦，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摇市過之。孔子醜之，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遂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哀公立。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微服而過宋。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外。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

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時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以肅慎氏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之金櫃中，果得之，時皆稱孔子之聖。

孔子居陳三年，會晉楚争强，更伐陳，陳嘗被寇，於是孔子去陳，復適衛。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爲人長賢，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喟然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非義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時靈公老，怠於政，不能用。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然亦不果行。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毁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禽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而況乎丘乎？」遂還息於陬鄉，作《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復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明年在陳，時爲魯哀公之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

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既葬，康子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乃止。

六十一歲，自陳如蔡。六十二歲，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悦，遠者

來。」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居葉未幾，反於蔡。六十三歲，在蔡。時吳伐陳，楚子救陳，軍於陳父。楚子者，昭王也。聞孔子在陳、蔡之閒，使人聘之。孔子於是往楚。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若用於楚，則陳、蔡諸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夫遇不遇者，時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子路出，召子貢入，問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爾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問如子貢。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孔子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之。令尹子西阻之，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顔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曾點遣子參從學，參在楚，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其秋，昭王卒。孔子自楚反陳，在陳思魯狂士，發「歸與」之嘆，遂反衛。六十四歲，在衛。初，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蒯聵之子輒立，是爲出公。晉納蒯聵而輒拒之，蒯聵在戚不得立，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子曰：「野哉由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是年，季康子用公之魚之言召冉有，冉有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子貢知孔子意欲歸魯，因誡冉有曰：「即用，以夫子爲招」云。六十七歲，猶在衛，夫人幵官氏卒。其明年，冉有帥師敗齊師於清。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對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曰：「聖人

也。國有聖人而不能用，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勿以小人間之可矣。」時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於孔子，孔子不對。命駕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之。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遂自衛反魯，蓋去魯十有五年而始返。時孔子六十八歲，而哀公十一年也。

孔子至魯，作《丘陵》之歌。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問儒行，又問大禮，孔子並詳論之。哀公問取人，孔子對曰：「人有五儀。」語具《大戴禮》。問人道孰爲大？孔子對曰：「人道政爲大。」語具《家語》。問政，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語具《中庸》。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當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乃叙《書》删《詩》，定禮正樂，以明先王之道，翼《易》以闡陰陽性命之旨，然後六藝備，經教成。古《書》自黄帝迄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斷遠取近，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定可爲世法者，編次爲百篇。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其重復，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下至幽、厲之缺，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於禮，則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從周。」於樂，則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晚而好《易》，序《彖傳》上下、❶《象傳》上下、《繫詞》上下、《説卦》、《文言》、《序卦》、《雜卦傳》，謂之《十翼》。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於《易》則彬彬矣。」以《詩》、《書》、禮、樂教人，而以求仁爲指。因人答問，如天之因材而篤焉，詳具《論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嘗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六十九歲，子伯魚卒，孫伋生。明年，顔淵卒。孔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又明年，孔子年七十一矣。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獲獸，以爲不祥，棄之。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乎來哉？」反袂拭涕，曰：「吾道窮矣。」乃因魯史作《春秋》，上自隱公元年，下訖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年。其事核，其辭約，其指博，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春秋》成，而天下之亂臣賊子懼焉。其曰「春，西狩獲麟」者，即絶筆也。

是年，齊陳恒弑其君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七十二歲，喟然嘆曰：「甚矣，吾衰也

❶「彖」下，原有「象」字，今據上下文删。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一日，呼曾子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乃以《大學》授曾子，其言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語具《大學》。又以《孝經》授曾子，其言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語具《孝經》。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齊太史子輿亦謂南宮敬叔曰：「夫子生於衰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删《詩》、《書》，定禮、樂，作《春秋》，讚《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凡所教誨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與素王乎？夫何其盛也！」

明年春，聞子路死衛出公輒之難，哭於中庭。夏，孔子早作，曳杖逍遥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孔子嘆曰：「賜，爾何來遲也！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予？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丘，殷人也，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終，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即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也，年七十有三。

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没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矣。」時伋童年，不爲禮君，門人治喪，備古禮，葬孔子魯城北泗上。弟子皆心

喪三年，喪畢，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築室於冢上，復居三年，然後歸。

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乃止。門弟子各記所聞，以爲《論語》、《家語》諸書行世。孔子冢大一頃，弟子及魯人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人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冢上。故所居堂，後世因爲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帝過魯，以太牢祠焉。平帝追謚爲「褒成宣尼父」。北魏文帝改謚爲「文聖尼父」。隋文帝贈爲「先師尼父」。唐太宗尊爲「先聖宣父」。中宗追贈爲「文宣王」。宋真宗改封爲「玄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封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太祖即位，視學釋菜，詔天下司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封號如故。世宗釐正祀典，始爲木主，改稱「至聖先師孔子」。又立啟聖祠，祀叔梁紇，以顔路、曾皙、孔鯉、孟激配享，以程子父珦、朱子父松從祀。萬曆中，又以周子父輔成從祀啟聖祠。孔氏子孫世嫡襲封衍聖公不絕。曲阜縣令及儒學教授，並以孔氏子孫爲之，著爲令云。

子貢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又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

又曰：「仲尼，天地也。」

又曰：「仲尼無所不包。」

又曰：「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

又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又曰：「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

和靖尹氏曰：「古來惟孔子好學，孔子

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孔子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

上蔡謝氏曰：「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

朱子曰：「夫子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

又曰：「聖人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

南軒張氏曰：「聖之時者，非聖人之趨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

東萊吕氏曰：「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己饑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體用與天地一。」

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目者所共覩，天之所以爲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

又曰：「後世賢聖之君不作，異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然則孔子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

雲峰胡氏曰：「未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只如『執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發之，孰知其爲堯之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之征伐者亦此『中』也哉！姑即此一節言之，其功賢於堯、舜可知矣。」

又曰：「『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

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異端之道，非堯、舜之道。中不合乎時，子莫之執中，非堯、舜之執中。」

又曰：「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

雙峰饒氏曰：「孔子祖述憲章，學之貫乎古今。上律下襲，學之該乎穹壤。」

勿軒熊氏曰：「祖述憲章，所以盡乎人之道。上律下襲，所以盡乎天地之道。」

四如黄氏曰：「夫子兼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於一身。天地育萬物，有榮悴生滅，而夫子之道，生意常自如。日月四時，有盈昃愆伏，而夫子之道，歷萬世不朽。是夫子爲大，而天地爲小。」

虞氏淳熙曰：「孔子爲曾子開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宗，明生天生地生人之大義，只一『孝』字，都包得盡。」

曹月川曰：「『克己復禮爲仁』，是孔傳顔之心法也。『吾道一以貫之』，是孔傳曾之心法也。夫聖人之心法一也，何所傳之旨不一與？蓋『一』是仁之體，『貫』是仁之用。事皆天理是『貫』，心德復全是『一』。夫何不一之有哉？況所謂『已』，即舜所謂『人心』也，所謂『禮』，即舜所謂『執中』也，是則千聖相傳，一心法而已，何必其辭之同哉？」

敬軒薛氏曰：「孔子因道不行於時，不得已而删述六經，垂法萬世。後之儒者，乃有意於續經著書，其立心固不同矣。」

又曰：「夫子之心，萬世如見。」

又曰：「夫子之道德，非言語所能盡。」

又曰：「聖人天理爛熟，自無不樂。」

又曰：「觀孔門諸弟子之言，從容和毅，皆彷彿夫子之氣象，乃聖教涵煦而

然也。」

又曰：「《論語》凡告門弟子問仁、一貫、求仁得仁、禮義善性之類，皆天理也。天理即性善也。」

又曰：「《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其中。其答問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爲仁之資告諸子，至於仁之理，則未嘗及也。此所謂無迹也與？」

又曰：「聖人答門弟子問仁，雖因人變化不同，其致一也。」

又曰：「聖人之志、立、不惑、知天命、耳順、不踰矩，皆指此理而言，但所進有淺深之序爾。」

又曰：「夫子所謂『一』，即統體之太極也。所謂『貫』，即各具之太極也。」

又曰：「天以一理而貫萬物，聖人以一性而貫萬事。」

又曰：「一以貫之，即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即理一而分殊也。」

又曰：「聖人之心，千變萬化，一以貫之。」

又曰：「聖人之心，萬事之理，絲毫無閒，故一以貫之。」

又曰：「聖人之言性與天道，雖曰不可得而聞，然與諸弟子言仁義、忠信、天命、仁聖之類，與凡不言之教，何莫非性與天道之妙哉？」

又曰：「聖人言性與天道，惟於贊《易》極言之爾，平日與門人言者極少。」

又曰：「聖人惟言求仁，仁則萬事出於正，不仁則萬事出於不正。」

又曰：「聖人無行而不示人以至理，理即作止語默之則也。人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故聖人無行而不

示人者，皆天理流行之實也。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信，散而爲萬善。當於聖人作止語默閒，一一默識其何事是仁，何事是義，何事是禮智信，無不了然於心而無疑，庶可以知聖人所以爲聖矣。」

又曰：「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是動，動即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靜即太極之體，所以立也。用之行，中與仁是也。體之立，正與義是也。作止語默，皆太極之道，所謂『無非教』也。」

又曰：「聖人一身動靜，無非仁義禮智之德，充乎中而發乎外，其示人可謂無隱矣。」

又曰：「聖人體道無隱，其作與語是動處，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之達道也』。其止與默是靜處，即『寂然不動，天下之大本也』。」

又曰：「夫子四教，忠信爲文行之本。」

又曰：「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讀《論語》者，須要見何者是聖人之爲聖與仁不厭處，何者是聖人以仁與聖誨人不倦處。」

又曰：「孔子以至德稱泰伯、文王，乃萬世之人極。」

又曰：「聖人雖罕言命，而《論語》所言者無非命之理。雖罕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之道。蓋命即元亨利貞，賦於人爲仁義禮智之性。聖人一言一事，豈有出於性命之外者？學者默而識之可也。」

又曰：「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其未

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無意也。既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無必、無固、無我也。」

又曰：「《鄉黨》一篇，皆聖人之時中。」

又曰：「人皆知夫子爲聖，而不知夫子所以爲聖。欲知夫子所以爲聖，則默契化育之妙，有非言語所能及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又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忮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謂天理，即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静，莫非妙道精義之著。所謂妙道精義，即仁義禮智是也。在天爲天理，在聖人爲妙道精義，其理一也。」

又曰：「天道無言而四時行、萬物生，聖人不言而四德著、萬善全，其致一也。」

又曰：「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一身動静應事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言語文字之際也。」

又曰：「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於天下，豈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世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

又曰：「觀聖人與師冕言，辭語從容，誠意懇至，直使人感慕於數千載之上。」

又曰：「聖人仕止久速，皆循乎理之自然。」

又曰：「孔子之仕止久速，皆踐履《易》之道也。」

又曰：「孔子去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真天地之量也。」

又曰：「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聖人所處愈高，則所見愈下矣。」

又曰：「堯之欽明俊德，以至黎民於變時雍，舜之慎徽五典，以至烈風雷雨弗迷，與孔子之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皆聖人作用神速功效。」

又曰：「孔子安仁，即天地之心也。」

又曰：「自孟子後，知孔子者鮮矣，至周、程、張、朱乃知之。」

又曰：「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罪去魯，不顯其君之過，真天地之量也。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也。孟子去齊，終不言齊王之失，其亦學孔者與！」

又曰：「孔子教人，不語以未至者。」

又曰：「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統，能求仁而克盡己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性無不全，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於此哉！」

又曰：「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即是持敬之道，如告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可見。」

又曰：「一部《論語》，聖人所以教人者，率多孝弟、忠信、仁義之言。至於性、天道，僅見於子貢之語，而夫子之語，則終未之及也。後之學者，開口即論性、天道之微，竟不知實於此理爲何如？」

又曰：「孔子多教人學《詩》。觀《中庸》、《大學》引《詩》居多，則其有得於《詩》者深矣。」

又曰：「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原發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爾。」

又曰：「聖人雖教人不倦，亦未嘗輕以大本大原語人，觀《論語》問答處可見。」

又曰：「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又曰：「論理而不及事，末流爲虚無之弊。聖人多教人以下學人事。」

又曰：「聖人教人，只是文、行、忠、信，未嘗極論高遠。」

又曰：「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聖人未嘗輕以理之本原語人也。」

又曰：「聖人教人，百行萬善，性以貫之。」

敬齋胡氏曰：「孔子教人，便要使人有諸己。」

又曰：「伯者雖有功於當時，然三綱五常卒扶不起，故仲尼作《春秋》以明之。」

又曰：「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又曰：「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河洛之教，實祖孔子。故主敬主一，莊整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患無依歸下手處矣。」

又曰：「孔子教人忠信篤敬，程子教人整齊嚴肅。若著實做得，自然心安體舒，道理明瑩。今人多是無頭腦之學。」

吕涇野曰：「夫子自謂『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予謂夫子之神在《論語》乎？」

涇野因講仲尼祖述堯、舜處，謂諸生曰：「看孔子的學問，是何等樣大，酌古準今，參天兩地，這便是聖人的學問。若賢人的學問，便下聖人一等了。」

問：「夫子之得邦家如何？」涇野曰：「看來『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只是一箇神。《易》曰『鼓舞之謂神』，其機在用人上。蓋

其所舉用者，如顏、曾、冉、閔之徒，如子産、伯玉、季札之輩，皆登庸之矣。蓋人明到極處，就是神了。如水之清澈，其底沙石毫髮無遯，如鏡之明，妍媸一過盡照了。」

顧涇陽講《論語》「志學」章，曰：「這章書是吾夫子一生年譜，亦便是千古作聖妙訣。試看入手一箇『學』，得手一箇『矩』，中間特點出『天命』二字，真是血脈準繩一齊俱到。曰『志』、曰『立』、曰『不惑』，修境也。曰『知天命』，悟境也。曰『耳順』、曰『從心』，證境也。即入道次第，又纖不容躐矣。提這『學』字，乃與人指出一大路，以爲由此，雖愚者可進而明，柔者可進而强，但一念克奮，自途人而上，箇箇做得聖人，此吾夫子所以曲成天下萬世於無窮也。提這『矩』字，乃與人指出一定之則，以爲到此，雖明者有不得自用其明，强者有不得自用其强，但絲毫稍岐，任他殊能絶行，總總猶是門外漢，此吾夫子所以範圍天下萬世於無窮也。」

又曰：「『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一天也。『知我者其天乎』，天一孔子也。」

又曰：「孔子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是提出一箇『學』字，其所以闡明這『學』，是點出一箇『好』字。」

高景逸曰：「孔子『操則存』四句，畫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真像。」

又曰：「顏之仰鑽瞻忽，曾之江漢秋陽，思之敦化川流，孟之金聲玉振，宰我謂賢於堯、舜，子貢、有若謂自生民未有，是皆智足知聖，未若夫子自言『知我其天』。天不可知，聖不可知，蕩蕩乎其孰能名之？」

愚按：孔子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可謂至聖矣。要其所以爲學與所以爲教，

不過曰求仁而已。仁者，善之長也，仁無不包，故曰一貫；又，性之德也，性無不善，故又曰明善。善即性也，性即仁也；仁即性也，性即善也。斯理也，存之爲仁、義、禮、智之性，發之爲愛、宜、恭、別之情，措諸身爲恭、從、明、聰、睿之則，行諸世爲親、義、序、別、信之倫。其事禮、樂、政、教，其言《易象》、《詩》、《書》，其世虞、夏、商、周，其人士、農、工、賈，不越民彝物則之常，直造神聖功化之極。放之則彌於六合而非有餘，卷之則不盈寸掬而非不足。微而一塵一息之無間，大而霄壤翕闢之無窮，推而廣之，約而操之，皆是物也。是物者何也？曰：仁也，即善也。而求仁之方，則即《論語》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者是。明善之要，則即《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是。實此之謂誠，持此之謂敬，安此之謂聖，勉此之謂賢。斯道之所以合外內，一微顯，包鉅細，徹始終，而一以貫之者也。世遠言湮，異端蠭湧，百家失之偏駁，二氏淪於虛無，舉未知夫聖人全體大用之真、天德王道之實。無怪乎貿貿無知，相率而入於禽獸之歸也，豈不哀哉！」

學統卷之一終

學統卷之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黄帝之後也。黄帝生昌意，五傳而至陸終，生子六人，其五曰晏安，爲曹姓，國於邾，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周武王克商，封其裔孫挾爲邾子，挾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訾父，訾父生夷甫。夷甫字伯顏，春秋時有功於周，齊威公命爲小邾子，别封其子友於郳，子孫遂以顏爲氏。以其附庸於魯，故世世仕魯爲卿大夫。自夷甫以下，傳十七世至繇，爲魯卿士，娶齊姜氏，以周敬王七年戊子，即魯昭公二十九年冬十一月十一日生顏子於魯，少孔子三十八歲。

顏子生而明睿潛純，有聖人之資。十三歲，從學於孔子。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説。」顏子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問「小人」，曰：「毁人之善以爲辨，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問「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不可不察

也」，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惟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惟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勿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十五歲，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曰：「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又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十六歲，在魯，魯定公問於顏子曰：「子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公不悦，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校來謁，曰：「畢之馬佚。」公趣駕召顏子，至，問：「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使民，不窮其民力。造父使馬，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馭，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驅，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曰：「善，可少進乎？」顏子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迄今，未有能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悦，以告孔子。孔子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孔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十七歲，從孔子於衛，孔子遊於農山之上，顏子與子路、子貢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丘將擇焉。」子路曰：「由願奮

長戟，盪三軍，攘地千里，搴旗執馘，惟由能之。」孔子曰：「勇哉！」子貢曰：「兩國搆難，壯士列陣，賜推論利害，陳説其間，釋二國之患，惟賜能之。」孔子曰：「辨哉！」顔子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天下咸寧，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施其辨矣。」孔子曰：「美哉，德也！」子路曰：「夫子何取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顔氏之子有矣。」

孔子去衛，過匡，匡人圍之。顔子後，孔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顔子曰：「子在，回何敢死？」二十二歲，孔子稱之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顔子問爲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顔子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乎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此四者，可以臨國，豈特一身哉！」二十五歲，從孔子厄於陳、蔡之閒，孔子知弟子有愠心，召顔子入，問之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爲至於此？」顔子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二十九歲，髮盡白，齒落，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得禄，真於持身。」

三十歲，深契聖道之妙，一日喟然嘆

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仲孫何忌問於顏子曰：「一言而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對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叔孫武叔多稱人過而己評論之。顏子曰：「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過，無攻人之惡。」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設教也，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三十一歲，同季路侍孔子，孔子曰：「盍各言爾志。」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謂顏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是年孔子翼《易》，贊顏子於《大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三十二歲，卒於魯，時周敬王三十八年，即魯哀公十三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孔子哭之慟，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顏路請孔子之車以爲之槨，孔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孔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哀公將弔顏子，使人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笇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亦如之。

顏子葬曲阜縣防山，漢高帝以配祀孔子廟。唐贈兖國公，元贈復聖公，明嘉靖中改稱「復聖顏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孟子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又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

又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程子曰：「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

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

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程子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爾。」

問：「顏子勇乎？」程子曰：「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

又曰：「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又曰：「顏子，和風慶雲也。」

又曰：「顏子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

又曰：「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又曰：「顏子大率與聖人同，只是便有分別。若無，則是聖人矣。」

又曰：「博文、約禮，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又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不貳。顏子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

又曰：「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淺深同。只是顏子尤温醇淵懿，於道更得之淵粹，近聖人氣象。」

又曰：「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又曰：「哀公嘗問於夫子，對曰：『回也好學。』季康子嘗問於夫子，對曰：『回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此其多，而號爲好學，獨顏子一人而已。於乎！何其難哉！」

又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猶是，萬鍾猶是。」

又曰：「顔子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

程伯子曰：「顔子幾於聖人，未達一間爾。不遷怒貳過，無伐善施勞，三月不違仁，皆此意也。」

程叔子問鮮于侁：「尋常道顔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説顔子所樂者道。」程叔子曰：「若説有道可樂，便不是顔子。」

又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顔子所獨好者何學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誠而明』也。故顔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所異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又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乃至善也。知既至，則意自誠。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又曰：「學者當學顔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又曰：「顔子天資純粹，功夫縝密，進德有序，故學者有用力處。」

張子曰：「顔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

又曰：「知合内外之道，則禹、稷、顔子

所同可見。蓋自正心、誠意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内外之道所以合也，茲禹、稷、顔子所以同也。」

和靖尹氏曰：「古來惟孔子好學，其次莫如顔子。」

龜山楊氏曰：「顔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孟子所謂『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也。孟子所憂，憂不如舜爾。人能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

或問：「顔子犯而不校，何如？」龜山曰：「其視天下，無一物非仁也，故雖犯而不校。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與誰校？孟之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

朱子曰：「顔子生平只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顔子地位，有甚非禮處？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净盡截斷。」

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是顔子好學之符驗處，却不是學此二事。顔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

又曰：「顔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自不遷、不貳。」

又曰：「顔子之樂平淡，如曾點之樂便勞攘了。」

又曰：「夫子告顔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是實行上做工夫。」

又曰：「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

又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顔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顔子身上發見。顔子所以發聖人之藴，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顔子身上發見也。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迹。孔子之教，惟顔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

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又曰：「程子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不敢妄爲之説，學者但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問：「顏樂之説，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朱子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静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然後樂也。」

又曰：「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爲顏子爾。」

又曰：「顏子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静語嘿，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

又曰：「程子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

又曰：「顏子胸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

又曰：「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

又曰：「顏子之樂，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工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不是別有一項工

夫理會此事也。」

問：「顔子樂處。」朱子曰：「未到他地位，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梢亦須會到他樂時節。」

又曰：「顔子樂處，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底快活。如今且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杳冥之際，何益？只要著實用功，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如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

又曰：「顔子之簞瓢，非故樂也，忘也。」

又曰：「顔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説道我樂。人自説樂時，便已是不樂了。」

又曰：「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顔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爾。若其所樂，則固在乎簞瓢陋巷之外也。學者欲求顔子之樂，而即其事以求之，則有没世而不可得者。此程子之説，所以爲有功也。」

又曰：「顔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又曰：「『顔淵問仁』一章，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顔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不可以不勉也。」

又曰：「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顔子之地，則亦能樂顔子之樂。使顔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又曰：「顔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顔子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

又曰：「顏子豈直恁虚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静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爲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但只無一毫私欲爾。」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嘿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朱子曰：「然。」

問：「顏子比湯如何？」朱子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説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麤些。」

問：「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朱子曰：「這般處説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屏山劉氏曰：「學《易》者必自『復』始。顏子『不遠復』，『天下歸仁』，復之功至矣。《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爲仁，一爲邦。夫子答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内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虚，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

東萊吕氏曰：「以能問不能，此是曾子

見得顏子如此。若顏子自以能而問不能云云，則亦小矣。顏子但知有問，但知不校，自虛自無爾，初不知寡之與多，虛之與實，亦不知人之犯也。如孔子弟子記夫子絶四，是弟子見得夫子如此。若夫子自以爲當絶此四者，夫子亦小矣。」

勉齋黄氏曰：「顏子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銷霧釋。方過之初，瑕纇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爲好學，而朱子以爲克己之功也。」

又曰：「顏子之天資，只是明與剛。顏子之用功，只是敬與義。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爲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又曰：「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顏子所以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凡事物當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憂可戚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少私欲，天理渾然，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

慶源輔氏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己之事。故朱子以爲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内以爲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不爲之根，則久久自然不貳。」

又曰：「禹、稷能樂顏子之樂，顏子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本，同一達道故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

又曰：「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所樂即是道也。若但以孔、顔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其所樂何事，則將有耽空嗜寂之病。聖賢著實工夫，豈是欲人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尋孔、顔所樂何事。」

西山真氏曰：「顔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内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爲富，此乃顔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顔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顔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説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顔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新安陳氏曰：「顔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

吴氏曰：「顔子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閒，非所謂窈冥昏默者。」

曹月川曰：「顔子之學，求至乎聖人之道。今人記誦文辭，豈可與顔子同日而語？」

又曰：「顔子幾於聖人，只是不貳過。」

問：「伊尹之志、顔子之學，固矣。却不知伊尹之學、顔子之志如何？」曹月川曰：「伊尹之志，固在行道。然道非學無以明，不明何以行耶？大抵古人之學，本欲行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方處畎畝時，不敢必於大用爾。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其自言曰：『予，天民之

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此便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只如此熟。若雖志欲行道，而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乎？若顏子之學，固欲明道，然又未嘗不欲道之行也。觀其問爲邦，而夫子告以四代禮樂，及『放鄭聲、遠佞人』。其言志，一則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一則曰『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鬭之患，而勇辨者無所施用焉』，然則顏子之志，又豈非堯、舜君民而公天下之心也哉！」

敬軒薛氏曰：「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矣。」

又曰：「『亦足以發』，只是尊所聞、行所知爾。他人聞聖人之言便休，顏子於聖人之言，句句無不識其理而踐其實，故曰『亦足以發』。」

又曰：「朱子言『顏子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條理即性情之條理，大本達道也。」

又曰：「顏子於聖人體段已具，即《孟子》中公孫丑所謂『顏子具體而微』也。體段是聖人所具之天理，顏子亦有。蓋以一身四肢之體段喻一心四德之體段也。」

又曰：「好仁者無以尚之，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與。」

又曰：「不遷怒功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然亦不可不勉。」

又曰：「『復』之有益於人大矣，雖顏子亦由於『不遠復』。」

又曰：「觀《顏子所好何學論》，顏子全在性情上用功夫。」

又曰：「顏子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三月不違』與『純亦不已』也。」

又曰：「程子曰：『顔子簞瓢陋巷，在他人則憂，而顔子獨樂者，仁而已。』愚謂聖賢之樂，不過全天命之性，仁即天命之性也。專言仁，則禮、義、智皆在矣。」

又曰：「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人欲浄盡，天理渾全，則顔氏之樂可識矣。」

又曰：「未能盡顔子之學，則不能知顔子之樂。」

又曰：「顔子犯而不校，乃其量大無所不包。譬以寸莛而撞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鳴也。顔子幾於無我，觀曾子之言可見。」

又曰：「顔子仰彌高，鑽彌堅，在前在後，皆指此理而言。博文是明此理；約禮是體此理；欲罷不能是悦此理；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是目中了了見此理；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不可熟此理。理者何？即天命之性，具於聖人之心；率性之道，由於聖人之身者也。」

又曰：「顔子所言高、堅、前、後，朱子曰『道體也』，道體即性也。」

又曰：「顔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矣。」

又曰：「雖富累千金，而心爲物役，寒冰焦火，猶不樂也。顔子雖簞瓢陋巷之窶，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俯仰無愧，胸次灑然，樂可知矣。」

敬齋胡氏曰：「讀書極難，蓋難得聖賢之意。或有讀周茂叔令二程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遂去他身上尋箇樂，未免猖狂自恣。自己不曾做顔子工夫，遂欲樂顔子之樂，不亦悮乎？」

又曰：「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最是，如曾點天資高，所見大，其言志處高邁，不滯於迹，已勝如顔子，但不如

顏子能誠敬存養，既不存養，併與所見者而失之矣。此顏子所以進於聖，曾點卒歸於狂也。」

又曰：「今人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顏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

又曰：「顏子四勿，涵養省察工夫都在裏。」

又曰：「顏子克己，便是王者事，王者無私。」

整庵羅氏曰：「顏子克己復禮，殊未易言，蓋其於所謂禮者見得已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我之私，猶有纖毫消融未盡，消融盡，即渾然與理爲一矣。然此處工夫最難，蓋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若吾徒之天資學力去此良遠，但能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即是日用間切實工夫。士希賢，賢希聖，固自有次第也。」

又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之進於舜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

呂涇野曰：「顏子能聽聖人之教，如墾熟田土，受時雨，故語之而不惰。學者只至於不惰甚難。今學者但聞説及道，便思睡了，緣無領受之地爾，只是一片磽确生田地，雖有雨，亦流轉去不停矣。」

又曰：「先儒謂周茂叔令程子尋顔子之樂處，所樂何事？伊川只答或人云：『若説有道可樂，便不是顔子。』此語極好。夫顔子心胸何等宏大，何等灑落，視世之富貴貧賤、利害殀壽，舉無足以動其中者。此誠見大心泰，無不足也。顔之樂處，正在於此。」

問：「不遷不貳如何？」呂涇野曰：「不遷怒，發而中節之和。不貳過，幾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顔子逐日在這性情上用功，怎麽不謂之好學？」又問：「何以見得性情？」曰：「七情之中，惟怒爲甚。怒而不遷，則凡七情皆得其正矣。人性至善，本無過失，過而不貳，則馴致於至善矣。」

呂涇野問諸生：「你們説顔子怎麽以能問於不能？」一生曰：「先生嘗言只是箇仁，與舜好問好察一般。」涇野曰：「我亦有此説。仁智實相爲用，舜有並生之心，天下之人疾痛疴癢與我相關，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故好問好察，以求所以處之之方。不但問於君子，雖耕稼陶漁之人亦往問之，不自知其爲聖人。若自以爲聖人，這些人怎肯與他説？惟舜好問好察，以天下之聞見爲一己之聞見，故曰大知。顔子也有舜這樣心腸，故『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中庸》言舜之大智，即以顔子繼之，亦是此意。如今人不肯好問，看來只是不仁。」

顧涇陽曰：「『一簞食，一瓢飲』，『有若無，實若虚，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犯而不校』，顔子讓盡了天下人，只是不肯讓那兩箇人。」或問：「那兩箇人是誰？」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是不肯讓箇舜。步亦步，趨亦趨，欲罷

不能，是不肯讓箇孔子。」

又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無極而太極也。博文、約禮，一陰一陽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陰陽即太極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太極本無極也。周元公曰：『發孔子之藴，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知言哉！」

高景逸曰：「簞瓢陋巷，是何胸次？博文約禮，是何修持？不遷不貳，是何力量？是之謂不違仁。識仁者，當識顏子所以爲仁。」

又曰：「顏子用志不分，只在情性上學。不在情性上學，聖人不謂之學。身通六藝之人，豈不各有所好？聖人不謂之好學。」

又曰：「顏子之好學，不在怒與過上用功，只看大《易》便知。復卦初九一爻，惟顏子能當之。此一爻，即乾元也。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夫子一生，『好學』二字，惟自許、許顏子一人。」

愚按：顏子睿智聰明，深潛純粹，去聖人僅毫髮。當時孔子於其問爲仁，則告之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於其問爲邦，則告之以四代之禮樂，而又許之以行藏，稱之以好學，其契之也至矣。至孟子則與禹、稷並論，周子則與伊尹同稱，程子則謂其能作湯、武事功，朱子則謂其優於湯、武。史稱顏子有王佐才，即班氏亦曰：伊、吕聖人之偶，惟顏子足以當之。合而觀之，顏子之爲顏子亦可知矣。後儒因莊生「心齋」「坐忘」之一言，遂相率而求子淵於瞿曇棒喝之間，以自便其猖狂邪僻之説，終日閉眉合眼，樹拂擎拳，曰：「我，顏氏子也。我心齋、坐忘

也。」甚至略無知識，但年壽稍促者，即以顏子稱之。蓋自張子韶而外，若金谿、姚江之徒爲甚。數百年來，援儒入佛，引佛竄儒，流毒聖門，率由於此。嗚乎！是惡可不慎思而明辨之也。

學統卷之二終

學統卷之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鄫國之後也。夏禹出自軒轅氏，其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鄫，子孫因其封國爲氏，遂爲鄫姓。歷夏、商、周，世次無考。魯襄公時，邾人、莒人滅鄫，世子巫公奔魯，因歎曰：「國既滅矣，邑亦宜除。」遂去「邑」而爲曾氏，則曾氏之始祖也。巫公生夭，夭生阜，阜生點，點以周敬王十五年即魯定公三年生曾子於魯，少孔子四十六歲。

曾子資稟篤實，天性至孝。十四歲，嘗出薪於野，有客至，母以手搤其臂，曾子心動，棄薪馳歸。問母：「無恙乎？」母曰：「有客至，故搤臂以呼汝爾。」耕泰山下，雨雪旬日，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之歌。往鄭，至勝母里，還車不入，惡其名也。十七歲，以父命從學孔子於楚，孔子曰：「參也魯。」曾子見孔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十八歲，從孔子於衛。孔子稱顏回有君子之道四，史鰌有君子之道三。曾子

曰：「參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争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也。」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群臣，則留可也。忠信行乎群臣，則仕可也。澤加於百姓，則安可也。」孔子曰：「參之言，可謂善安身矣。」

二十二歲，從孔子自衛反魯，時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矣。」曾子養親，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人以爲養志。曾子嘗芸瓜，誤斷其根，父皙怒，杖擊其背。曾子仆地，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援琴而歌，欲父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内也。」曾子使人請於孔子，孔子曰：「女不聞乎？昔舜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委身以待暴怒，而陷父於不義，安得爲孝乎？」曾子聞之，謝過，曰：「參罪大矣。」

曾子問冠、昏、喪、祭、吉、凶、變禮，孔子並詳告之，語具《戴記》。曾子問王言，孔子曰：「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

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語具《家語》。子貢謂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若虚，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稱之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乎四德者也。」

二十四歲，是年顔子卒於魯，其明年，曾子追思顔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二十六歲，孔子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以《大學》授曾子，曾子首述孔子之言，爲經一章以明《大學》之道。其道有三綱，曰明德、新民、止至善。有八條，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歸本於修身，蓋修身即明德也。又以己意爲傳十章以分釋之，舉内聖外王本末始終之義悉備焉。語具《大學》。孔子又以曾子能通孝道，授之以《孝經》。一日，曾子侍側，孔子謂之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語具《孝經》。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云。時齊欲聘曾子爲卿，曾子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禄則憂人之事，故不忍遠親而爲人役。」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

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之曰：「二三子識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二十七歲，魯哀公十六年也，是年孔子卒，曾子心喪三年。三十歲，心喪三年畢。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曾子曰：「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貴德，爲其近於聖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三十一歲，父晳卒，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葬父晳於南城山，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爲之止。或問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歟？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以父嗜羊棗，遂不忍食之，覩物思親也。

三十八歲，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

焉。」魯人攻鄮，曾子辭於鄮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使狗豕入吾舍。」鄮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厚矣，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安能守先生之舍也？」曾子不答而出。及魯攻鄮，數之罪十，而曾子所諍者九。魯師罷，鄮君復修曾子舍而迎之。

門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謂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則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智不足，是以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妻，以梨蒸不熟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梨蒸，小物爾，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曾子告之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容知其得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子申問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曾子曰：「中道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四十歲，去魯適衛，其居衛也，縕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蹝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五十歲，時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子皆不應命。嘗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鷄豚

之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欣欣而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没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鄉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非孝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君子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又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又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六十歲，謂子夏曰：「吾與爾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

七十歲，衛人吴起來從學。頃之，起母死，不歸。曾子薄之，遂與起絶。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孟敬子問疾，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疾革，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子元、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時周考王五年，即魯悼公三十二年，而衛敬公十五年也。葬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有廟。子曰元、曰申、曰華，孫曰西，皆賢。唐贈郕伯，宋封郕國公，元贈宗聖公，明嘉靖中，改稱「宗聖曾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

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又曰：「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聖人之門，聰明才辨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故學以誠實爲貴。」

又曰：「易簀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又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

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又曰：「曾子易簀之際，志於正而已矣。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

又曰：「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

又曰：「孔門弟子，自孔子没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别。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

又曰：「參也魯，然顔子没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曾子傳孔子之道，只是箇誠篤。」

程伯子曰：「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魯者學道，尤宜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豈非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才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爲近仁矣。」

程叔子曰：「學莫貴於思，惟思也能窒慾。曾子之三省，窒慾之道也。」

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

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

又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

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内，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廣平游氏曰：「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即曾子省身之意。」

龜山楊氏曰：「孔子云『參也魯』，蓋其初時。而後語一貫之道，曾子於此默喻，則其所得深矣。觀《論語》所載曾子臨終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耶？」

又曰：「孔子没，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其去本寖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

朱子曰：「曾子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又曰：「曾子説話，盛水不漏。」

又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又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底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

又曰：「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任重道遠，託孤寄命及晉、楚之富等語可見。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

遠，孟子氣象尤可見。」

又曰：「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

又曰：「曾子魯鈍，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他人略見得些便休。惟曾子不肯放過，若這事看得未透，直捱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或問「曾子三省」，朱子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箇欠缺處，却將三者日省之。若今人欠缺處多，却自不曾知得。」

又曰：「孔子只一箇顔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横流，不是剛勁有脚根底人，定立不住。」

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朱子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得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

又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

又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啟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閒，内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這心略不檢點，便差失了。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又曰：「日用之閒，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閒所貴者，容貌、辭氣、顔色三者而已。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

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此乃聖門學問，成己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臨終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

又曰：「曾子自踐履入道。」

又曰：「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

又曰：「曾子天資本魯，却是日用閒積累工夫。一貫之説，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

朱子序《大學章句》曰：「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廢弛，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内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説，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

又曰：「曾子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不知都是從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是從這生氣流注貫去也。」

又曰：「曾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一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觀《禮記》中曾子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是一一理會過來。」

又曰：「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

南軒張氏曰：「曾子啟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臨履，平日之心，所以爲敬而無失也。至是而知免於戾，所謂全而歸

之也與？」

雙峰饒氏曰：「曾子反求諸己，便是聖人與他説話，他也未敢便以爲然，必要求諸己，以審其理而後信。」

又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

新安陳氏曰：「曾子一飲食閒尚體承親志如此，則立身行己閒，所謂『身也者，親之枝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

又曰：「曾子之學，固主於力行，然亦未嘗不先於致知。況《大學》成於曾子，格物致知，實《大學》之始教。又觀《記·曾子問》中禮之推變，曲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於致知，而變化其氣質之魯者哉？」

又曰：「曾子言所貴乎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閒，可謂切實矣。操存即平日涵養於静時者，省察即目前致察於動時者。内外交盡，動静兼該，工夫周密，三者始無欠缺。」

又曰：「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

西山真氏曰：「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曾子降一等告門人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

又曰：「曾子之啟手足也，蓋以爲知免矣，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簀，猶爲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與？」

又曰：「曾子之學，由孝而入。」

朱氏文炳曰：「一貫、忠恕，體用而已矣。曾子於此著明之，而於《大學》尤推廣之。『修身』以上，所以體此忠也，一之所以爲體也。『齊家』以下，所以行此恕也，貫之所以爲用也。此一貫、忠恕，爲聖賢相傳之

心法也。」

雲峰胡氏曰：「曾子嘗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可謂能實踐其言矣。」

金華應氏曰：「曾子知義理無盡，事物無窮，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似異而可駭，其節目似同而不必辨，其纖悉委曲，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知權者，亦如處常事，不失其經焉。此皆問答講明之功也。」

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論語》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聲律身度，心與理一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倣其萬一哉！」

覺軒蔡氏曰：「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於《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啟手啟足，猶戰兢而不已，易簀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

勉齋黄氏曰：「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既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爲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然也哉？」

仁山金氏曰：「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説出以示學者爾。」

敬軒薛氏曰：「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其身，可不

謹乎？」

又曰：「曾子所傳無弊，只是教人有序，《大學》可見。」

敬齋胡氏曰：「曾子一貫工夫皆有，但未悟爾，故夫子呼而告之，一貫即體用也。蓋人之一心，萬理咸備，體也；隨事而應，無不周徧，用也。曾子平日戰兢臨履，忠信篤實，則其心之本體已立；隨事精察，無不詳盡，則其心之大用已周，所謂一貫者，固在其中矣。故夫子一喚即悟，不然，則應之必不如此之速也。其後子思發明中和，以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程子序《易》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閒』，皆此道也。」

問：「一貫、忠恕，忠是一，恕是貫。」呂涇野曰：「此殊支離，曾子平日教門人，惟在忠恕上用功。故因門人之問，則言所謂一貫即我前説的忠恕便是。一時閒就指出點化門人，這處便見曾子已得了一貫了。」

問：「曾子臨終而啟手足，見得他平日未嘗失手失足於人。若止是形體，則世之得保首領以没者亦多矣。」涇野曰：「然。曾子一出言未嘗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孝，自云戰戰兢兢，不知用了多少工夫來，故孟子謂守身事親。今之爲宦者，無見於此，而傷人害物，無所不至。故人至痛詈有傷及祖父者，皆是辱親、不孝之大者。故孝子必敬其身者，懼辱親也。」

問：「任重何以要弘？道遠何以要毅？」涇野曰：「天下之老皆爲吾老，天下之幼皆爲吾幼，心胸何等大著！故程子謂《西銘》言弘之道，心便如此弘了，而私意少有閒息，便是不毅。觀曾子臨終，他人救死不暇，心中不安，雖一簀之微，亦必易之，看

他是何等毅！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此曾子所以能踐形惟肖乎！」

又曰：「古人心胸，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然工夫又不間斷，如曾子只是弘毅，弘便能任重，毅便能致遠，學者當學曾子。」

高景逸曰：「曾子當啟手足時，一箇身子，完完全全，潔潔凈凈，如精金百鍊，如白璧無瑕，此時方了得『修身爲本』四字。」

又曰：「一貫者，曾子之悟道也。《大學》者，曾子之傳道也。絜矩，又何不貫之有？故格物者，格知天下之爲一物也，物格而一以貫之矣。」

又曰：「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未可依據。且學顏子。』余則曰：『顏子才高難學，學者且學曾子有依據。』」

愚按：曾子親受《大學》、《孝經》於孔子，故其學以修身爲本，其孝以守身爲要，生平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直至死而後已。蓋其資禀篤實，學行純固，真積力久，其以卒得聖道之傳宜也。夫曾子之弘毅，仁也；養志，孝也。聖人之道無以加於仁，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而曾子以一身實踐之。存乎其身者，體也，忠也，格、致、誠、正是也。發乎其身者，用也，恕也，齊、治、均、平是也。曾子之道，亦曰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一貫之謂也。此即曾子之得統於孔子，而以傳子思，因以授之孟軻者也。奈何釋氏之徒妄以顏子爲悟，曾子爲修，顏子爲頓，曾子爲漸？視曾子不啻若搬柴運水、戒律頭陀者之流。即吾儒亦有顏子嘿識、曾子篤信之説，不知顏子冥契，皆實修也；曾子

躬行，皆心得也。四勿與三省，一唯與一歎，此閒亦有何分別？而顧爲此異説之紛紛耶？

學統卷之三終

學統卷之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子思子

子思子，姓孔，名伋，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伯魚以周敬王三十七年即魯哀公十二年卒，生子伋，因字子思云。子思幼時，孔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孔子曰：「爾孺子何知！」子思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勿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大恐而不懈也。」孔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子思童年，不爲禮君。

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閒，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子思獨師事曾子，宗聖祖之學。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矣，下此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爾，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奥，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

今君何似之甚也！」朔不悦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而救之，子思得免。

魯悼公元年，子思歸於魯。先是，伯魚卒，其妻嫁於衛。至是死，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或曰：「哭庶氏之母，奚爲於孔氏之廟？」蓋嫁母與廟絶，故曰「庶」也，猶云「嫁於庶氏」云爾。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不至焉者跂而及，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悼公二年，子思去魯適衛，曾子謂子思曰：「昔吾從夫子遊諸侯，夫子未嘗失禮，而猶其道不行。今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易，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争，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則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

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齊平公二十五年，子思適齊。齊君嬖臣美鬚眉，立於側。齊君指之，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鬚眉以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寓君之境内，從襁負之列，其惠多矣。無此鬚眉，非所病也。」

衛敬公元年，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顧未有可以報君者，惟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子思曰：「君將取士以名耶？抑以實耶？」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衛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乃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也。」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魯、衛之祖也，不嘗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

子思居衛，適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才可將五百乘。」衛君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其所妨者細也。今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豈可使聞於鄰國耶？」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時衛君言計是非，而群臣和者如出一

口。子思曰：「以吾觀於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如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於是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衛君曰：「何？」子思曰：「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其衛之謂乎！」衛君問於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衛君曰：「寡人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富貴、貧賤人者，君也。朝廷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就所以見疏者乎？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非君之非者，此臣所以無非也。」衛君曰：「然乎？寡人今知過矣。」衛君謂子思曰：「道大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衛君曰：「善。」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幸先生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疆土，非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衛敬公十一年，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上者，子思之子白也。子思曰：「先

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説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悟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又謂子上曰：「有可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惟志乎？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温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子思授業門人，縣子、羊客、申祥、曾申之徒，時問業焉。子思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身敬也。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清且明。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又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又曰：「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衛敬公十六年，子思記《魯論》，即《論語》也。衛昭公三年，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聞之，嘆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禄。」又曰：「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又曰：「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君子同則有樂，異則有禮。」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之喪之，何也？」子思

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則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則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是時魏文侯雅好賢，以卜子夏爲師，友段干木，過其廬，未嘗不式也，敬田子方。子思時隱居於衛，而文侯不能師，君子少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曰：「堯、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又曰：「禽獸成群，竹木遂長。道上顔行而不拾遺，畊者餘饟，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謡，其哀哭而無聲，至德之世也。」子思緼袍無裏，二旬而九食。田子方遺之狐白裘。子思辭曰：「伋聞之，妄與不若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或謂子思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餔，是辭少而取多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絶先人之祀。夫受粟，爲周乏也。酒餔，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度義而行爾，豈以爲介哉？」

衛慎公五年，子思在衛。魯元公卒，縣子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子思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

魯穆公元年，子思自衛反魯，時年已七十餘矣。穆公以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而特尊禮子思。穆公問於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曰：「爲之奈何？」對曰：「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

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然矣！」又問曰：「立太子有常乎？」曰：「有之，在周公之典。」穆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

魯人有公儀潛者，樂道好古，恬於榮利，子思與之友。穆公因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禄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

穆公問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人知之而譽臣，是爲善有助也，此臣之所願而不可得者也。修善而人莫知，則必毁臣，是爲善受毁也，此臣之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曰不欲人知，恐人譽己，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虚則愚也。」子思曰：「百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

穆公三年，子思在魯。穆公謂子思曰：「寡人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願先生教之。」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莫如除一切非法之事，毁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禄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抑亦可乎？」穆公曰：「諾。」穆公問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對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

若將墜諸淵，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穆公五年，齊田會以廩丘叛田氏，閭丘温欲以其邑適魯。穆公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彼爲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悦。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穆公欲以爲相，時臣皆世襲榮寵，遞相傾難，不以德訓，乃嘆曰：「若爲相而不能行吾道，恥也。」遂不受。

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非人臣也。子不見夫齒乎？齒剛則相磨，舌柔終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子思乃作《中庸》，以述聖祖之業。其首章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爲《傳》三十三章，舉夫天人性命之理、神聖功化之極，悉發揮無餘藴焉，語具《中庸》。

穆公問曰：「子之書，記夫子之言，或以爲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或聞之於人者，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穆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又何疑焉？」

穆公不能用子思爲政，子思請行。穆公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竊以爲言之過也。」

胡母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子盍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求容，又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魯穆公六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子思卒於衛，年八十，或以爲六十有二，或又曰百餘歲云。然自子思没後，而楊、墨之徒駸駸然各馳其說於天下矣。辭而闢之，宜孟氏之不能已也。子思歸葬於孔子墓南。宋崇寧中，封「沂水侯」，咸淳中，封「沂國公」，配食孔廟。明嘉靖中，改稱「述聖子思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

程子曰：「『不偏之爲中，不易之爲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會不得

是弄精神。」

龜山楊氏曰：「孔子殁，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延平李氏曰：「方其未發，性也。及其發而中節，情也。孟子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爲善。』其説蓋出於子思。」

屏山劉氏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夫喜怒哀樂與生俱生，子思約此以明中，非舍此而中可得也。唐李翺自謂子思《中庸》之學，著《復性》三篇，異乎吾所聞矣。其説曰：『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情者，妄也，邪也。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又曰：『循理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慾，歸性命之道也。』迹其推衍，大約以滅情爲言，然非子思《中庸》之學也。」

朱子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作爲《中庸》之書。」

又曰：「子思作《中庸》，首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説道理皆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

又曰：「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嘿識也。」

又曰：「子思作《中庸》，以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説，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

所謂『空』者，非性矣。有得乎『率性』之説，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之所謂『無』者，非道矣。有得乎『修道』之説，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辭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浄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教矣。」

又曰：「《中庸》首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

朱子序《中庸章句》曰：「《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惟顔氏、曾氏之傳得其宗。乃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

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説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奥，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

又曰：「『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蓋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是一箇字母，故性、情皆從心。」

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子思教人，動静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朱子曰：「是。」

又曰：「子思别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麽樣剛毅！」

朱氏公遷曰：「大抵子思爲人方正而嚴毅，上可以見曾子之所傳，下可以見孟子之所傳。」

雲峰胡氏曰：「唐、虞三代之隆，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始曰『攻乎異端』，然其説猶未敢盛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者矣，憂異端之得肆其説，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

又曰：「子思《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

用之殊，末復合爲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

又曰：「孟子性善之論，自子思《中庸》首一句來，然須看開端一『天』字。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爲一理』，所謂『一理』者，即此一『天』字。」又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一原』者，即此一『天』字。」按：朱子曰：「《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爲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爲之化焉。」

又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於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也。」

又曰：「子思子《中庸》，首章獨提此一『中』字，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末又約而歸之於『無聲無臭』，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末言中庸之極功，故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人之所以爲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懼始終焉。」

東陽許氏曰：「朱子曰：『繼往聖，開來學，是明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聖相傳者爾。』則子思所憂，豈專指夫子之教哉！」

又曰：「子思《中庸》以『無聲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而曰『上

天之載』，此所以爲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慎獨，又於不覩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爲一爾，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

西山真氏曰：「『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所稟之不同。以理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然則虎狼之搏噬，馬牛之踶觸，非道耶？曰：子思之所謂『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也。若有搏噬踶觸，則氣稟之所爲，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獨物爲然？凡人之爲善者，皆循天命之性也。其爲不善，則發乎氣稟之性矣。」

又曰：「《孟子》七篇之書，出於《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云者，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也，所謂『大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其曰『禹、稷、顔子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鄉原亂德』者，則『小人無忌憚』也。其曰『子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孟施舍、北宫黝之勇』者，『南北方之强』也。其曰『仁、義、禮、智之實』，則『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之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雙峰饒氏曰：「子思『率性之謂道』一語，專爲訓道名義。蓋世之言道者，高則入

於荒唐，卑則滯於形器。入於荒唐，則以爲無端倪之可測識，老、莊之論是也。滯於形器，則以爲是人力之所安排，告、荀之見是也。是以子思於此首指其名義以示人，言道者非他，乃循性之謂也。」

又曰：「道者，率性之謂，其體用具在吾身。敬者，所以存養其體，省察其用，乃體道之要也。戒懼，存養之事。慎獨，省察之事。《中庸》始言戒懼、慎獨，而終之以篤恭，皆敬也。《中庸》以誠爲一篇之體要，惟其敬，故能誠。」

新安陳氏曰：「前聖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雖包涵命、性、道、教之意，未始別白融貫言之。至孔子傳《易》，曰『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習教事』、『教思無窮』，然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亦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於命，道率乎性，教修乎道，發前聖未發之蘊，以開示後世學者於無窮。」

又曰：「《中庸》之書，造聖道之閫奧。其首章，子思子自著之格言也。首三句，祖述《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之言，而推明性、道、教之三字，血脈貫通，名義精當，則實過之，真是發從古聖賢之所未發。『慎獨』，曾子雖嘗言之，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爾，前一截静時工夫未之言也。子思先就『戒懼』處言静時之涵養，方就『慎獨』處言動時之省察，動静相涵，交致其力，視曾子之言益加密焉，亦本其所已發而盡發其所未發也。自古書中多言無過不及之中，中之用爾，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以見中之體，後言『時中』之

中，以見中之用。言『未發之中』，本體淵深，除《中庸》外，他固罕見，豈非亦發前古聖賢之所未發乎？静致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參贊化育之大功，其本原實自存養天理、遏絶人欲者基之，精乎大哉！一章大旨，有本原，有工夫，有功用，歷選聖賢之書，無能背之者。其有功於道統之傳，萬世實不可磨云。」

番陽李氏曰：「《中庸》一書，性、道、教三言，爲一篇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爲三言之綱領。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於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於高虚。言性於道之先，言教於道之後，而下即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子思子立言之旨，可得而識矣。」

勿軒熊氏曰：「按《大學》『誠意』章言『慎獨』，子思傳授，蓋本於此。」

整庵羅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爲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覩，無方體可求，學者猝難理會，故即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爲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即此而在也。上文『戒慎』、『恐懼』，即所以存養乎此。然知之未至，則所養不能無差，或陷於釋氏之空寂矣。故李延平教人須於静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李之此指，蓋得之羅豫章，羅得之楊龜山，楊乃程門高弟，其固有自來矣。程伯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叔子亦言『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

由是觀之，則未發之中安可無體認工夫？雖叔子嘗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殆一時答問之語，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且以爲既思即是已發，語亦傷重，思乃動静之交，與發於外者不同。推尋體認，要不出方寸閒爾。伯子嘗言『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若非其潛心體貼，何以見得如此分明？學者於未發之中，誠有體認工夫，灼見其直上直下，真如一物之在目，斯可謂之知性也已。亹亹焉戒懼以終之，庶無負子思子所以垂教之深意乎！」

又曰：「鳶飛魚躍之三言，誠子思喫緊爲人處。復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則直窮到底矣。蓋夫婦居室，乃生生化化之源，天命之性於是乎成，率性之道於是乎出，天下之至顯者實根於至微也。聖賢所言，無非實事。釋氏既斷其根，化生之源絶矣，猶譊譊然自以爲見性，性果何物也哉？」

高景逸曰：「性可默識，不可言求，何者？性無形體，安得以言形之？惟吾夫子以『中庸』二字言性，故《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一書，只説得一『性』字而已，非夫子不能傳此二字，非子思不能傳此一書。」

又曰：「唐虞言『中』，至子思始明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萬古於此明『中』，於此明『性』，於此明『道』。朱子謂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信哉！」

又曰：「非仲尼，則堯、舜之道不傳。非子思，則仲尼之道不傳。所傳何道也？中庸也。非『未發』一語，則中庸之道不傳。

一語爲千古知性之竅，知此之謂知性，復此之謂復性，盡此之謂盡性。」

愚按：子思師事曾子，紹述聖祖之傳，弘大剛毅，卓然身任斯道之責，厥功鉅矣。而其明道之微言，則在於《中庸》一書。蓋中庸之道，一「誠」而已矣。誠者，實理之謂也。此理塞上塞下，亘古亘今，大而無外，小而無内，前乎無始，後乎無終，皆此理爲之充周，爲之通貫，無在不有，無時不然，欲遺之而不能，欲閒之而不得，故曰「不可須臾離也」。學者於此，始焉有求誠之方，繼焉有存誠之要，由乎知能飲食之常，至於參贊、位育之大，用力於不覩不聞之微，深造乎無聲無臭之妙，無一纖之或遺，無一息之或閒。其理至實而無妄，其功至一而不雜。大端不越《中庸》所謂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行五者而已。乃若先儒所云「未發時氣象」一語，不善觀之，則易馳其心於茫蕩不可知之域，以至索隱行怪，流而爲無忌憚之小人。此毫釐千里之關，不可不察者也。善哉！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其味無窮，皆實學也。」朱子之言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中庸》。」而楊慈湖則曰：「子思不能無我，《中庸》之書不能無意。」如慈湖之云，必將如禪家一切斷滅，言思路絶，而後爲聖人絶四之學耶？至漢之胡廣，唐之吕温、柳宗元，並竊《中庸》之名。而復性滅情如李翺，亦自以爲與於子思之學。嗚呼！斯皆《中庸》之罪人也已。

學統卷之四終

學統卷之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魯公伯禽而下九世曰桓公，桓公生莊公及三家。三家者，皆桓公庶子也。初以仲、叔、季爲氏，其後加以「孫」，蓋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曰慶父，後改爲孟，蓋庶子自爲長少，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其後子孫因以孟爲姓，世居於鄒，故爲鄒人。

有孟激字公宜者，娶仉氏，以周安王十七年四月初二日生孟子，孟子生三歲而父激卒，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嬉戲爲墓間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中，孟子嬉戲爲賈衒事，母曰：「亦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宫之旁，孟子乃嬉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定居焉。

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稍長，受業子思之門人。一日，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

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斯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食其子而長不乏食哉？」孟子懼，遂旦夕勤學不輟。

周顯王三年，孟子娶田氏。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内，孟子不悦，遂不入。婦辭母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其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悦，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將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户，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謝過，留其婦。時孟子立志，願學孔子，治儒術，嘗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周顯王十三年，孟子在鄒，齊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皆受學，於是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子思之道，以誨門人。周顯王二十三年，孟子在鄒，時年四十矣。善知言、養氣之學，隱居求志，不動於心，而從遊者日衆。曹交者，曹君之弟也，至鄒問道，孟子詳告之。交欲假館於鄒君，留而受業於門。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爾，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如之何則可？」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是時鄒日微，穆公不能用孟子，孟子亦將歷聘諸國矣。

周顯王三十一年，孟子適宋，語宋臣戴

不勝廣進善，戴盈之去關市之征，宋臣不能從。有告子者，實不知性而妄言性，曰：「性猶杞柳也。」又曰：「性猶湍水也。」又曰：「食色，性也。」又曰：「生之謂性。」孟子并開示之。大都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孟子曰「性善」，告子禪宗，而孟子儒宗也。周顯王三十二年，孟子在宋，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周顯王三十三年，時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乃至梁見惠王。惠王問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惠王問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税斂，深畊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他日，惠王立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周顯王三十五年，梁襄王元年也，孟子以道不行，欲去梁。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古之人未

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於是去梁反鄒，不見諸侯者蓋數年。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周顯王三十九年，孟子居鄒，時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周顯王四十二年，孟子應聘至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禄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又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自宋之滕，以文公將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並耕之説。孟子曰：「是率天下而路也。」相又述市賈之説，孟子曰：「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於是反覆闢之，然滕井地之政卒不果行。滕更者，滕文公之弟也，及門問業，而孟子不答，公都子疑之。孟子曰：「挾貴、挾賢、挾長、挾有勳勞、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周顯王四十六年，孟子在滕。滕小而

弱，介於齊、楚兩大之閒，文公以事齊、楚爲問，孟子告以守國之義。明年，齊人將築薛以備楚。薛，滕之近鄰也，文公恐其逼也，問計於孟子。孟子復告以遷國世守之義。孟子知滕之終不能存也，尋反於鄒。

明年，遂適齊，時周顯王四十八年，而齊宣王二十五年也。時宣王喜文學遊説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騶奭、接子、慎到、環淵之徒，聚稷下者七十餘人，不治而謀議，號「稷下學士」，開第康莊之衢以尊寵之。宣王雅聞孟子名，使人瞯之，儲子以告，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無何，宣王以孟子爲上大夫。上大夫者，賓師之位也，即所謂客卿也。孟子三見宣王而不言事，門人問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而其餘自可理也。」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奚管、晏之足云？」問：「如此，則動心否乎？」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蓋孟子年已六十餘矣。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無已，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是時宣王嬖信王驩及鄒衍、淳于髡之徒，孟子進見有時，乃嘆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

焉，何哉？」於是謂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孟子出弔於滕，以文公卒也。宣王使王驩爲輔行，驩朝暮見孟子，反齊、滕之路而未嘗與言行事，蓋絶之深也。然而驩輩益心害孟子矣。孟子以道不行於齊，又母老，有憂色，擁楹而嘆。母問曰：「子何憂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爲苟得，不貪榮禄，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道，年少則從父母，出嫁則從夫，夫死則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何憂乎？」於是孟子將欲奉母以歸，而母乃卒矣，遂以母喪去位歸葬焉。越三年，孟子居憂服除，乃反於齊，見宣王於崇，而不受禄，有去志也。時王驩寵倖日盛，進用爲右師。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人争趨奉之，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悦，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蓋孟子之遠王驩，不惡而嚴有如此。

齊臣蚔鼃爲士師，數月而無所言，孟子諷之。蚔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以譏孟子曰：「所以爲蚔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孟子曰：「我無官

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是時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臣沈同者，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蓋言燕之可伐，而不言齊之可伐燕也。無何，齊人伐燕取之。樂毅謂趙王曰：「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强齊，以燕、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趙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果憎之，遂令淖滑、惠施之楚，請伐齊以存燕。宣王問計於孟子，孟子曰：「天下固畏齊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宣王不能用，燕人果畔，宣王自以爲慚於孟子云。

一日，宣王託疾召孟子，孟子亦稱疾不朝，謂景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遂致爲臣而歸，以道終不行於齊故也。而宣王乃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曷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遂去齊。居休，謂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去休，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然猶三宿而後出晝，冀齊王之或悔而追也。尹士譏之曰：「是何濡滯也？」高子以告，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

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他日，又謂充虞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

孟子過魯，時平公四年也，會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問曰：「夫子奚喜也？」曰：「其爲人也好善。」曰：「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南陽者，魯之中都也。先是爲齊所侵，至是平公欲因齊湣王之亂，興師伐齊，以取所謂南陽者，而顧以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不悦，其事亦寢不行。平公於是將見孟子，嬖人有臧倉者沮之。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遂適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是時宋王偃者，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廣地數百里，欲霸於諸侯。然偃實無道，諸侯皆目爲桀。宋雖二戴亦不能容，二戴者，即盈之、不勝也。孟子度不能有爲於宋，遂反於鄒，爲歸老計矣。當是時，秦用商鞅，富國强兵。楚、魏用吴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

作《孟子》七篇。其論心則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又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謂大人而已矣。」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此豈人之性也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又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

爾。」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又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故理義之悦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其論性，則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又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又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其論道，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又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

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又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其論學，則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又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論治，則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又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又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其論聖人，則曰：「聖人，與我同類者。」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蓋是時聖遠言湮，異端蠭起，孟子不得已，以閑聖道、正人心爲己任。七篇之中，於所謂尊王賤霸，崇正闢邪，尤三致意焉。其尊王賤霸，則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又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又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謂我願之乎？」又曰：「公孫衍、張儀，妾婦之道也。」其崇正闢邪，則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又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又曰：「墨者夷之，以薄爲其道

也。」又曰：「白圭之道，貊道也。」又曰：「許子是亂天下也。」又曰：「陳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又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又曰：「惡鄉愿，恐其亂德也。」故當時皆以謂孟子好辨，而孟子則又示之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嗚乎！孟子之爲天下萬世計，至深遠矣。其不得已之苦心，千載而下，猶可想見云。孟子又序堯、舜以來相傳之統，而曰：「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蓋以明其身任斯道之傳，而又俟後聖於無窮也。

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孟子卒於鄒，葬於四基山之陽。子罣，受學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嘗引其語云，《史記》云：「即孟仲子。」宋封孟子「鄒國公」，元稱「亞聖」，明稱「亞聖孟子」，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至今孔、孟並稱云。

韓子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

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殁，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

皮氏日休曰：「孟子之文，繼乎六藝，光乎百代，真聖人之微者也。嗚乎！世之士以湯、武爲逆取，以楊、墨爲達智，其不讀《孟子》乎！」

孫氏奭曰：「總群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

程子曰：「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

又曰：「人須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立。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昔者禹以其身拯天下之溺，而孟軻以其道拯人心之溺。其事雖異，其於救世則同。此韓愈

所以謂『功不在禹下』也。」

又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孟子言己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又曰：「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説『仁』字，孟子開口就説『仁義』。仲尼只説箇『志』，孟子便説出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或問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曰：「未敢道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又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

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争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

又曰：「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

又曰：「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又曰：「孟子之論王道，可謂實矣。」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顔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

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泰山巖巖氣象。」

又曰：「孟子儘雄辨。」

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殉之哉？」

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横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重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强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强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

又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

端。論邪説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從心出。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逢人只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又曰：「梁王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謂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閒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爲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

問：「晁以道謂『以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和靖曰：「不須如此較優劣，惟韓退之説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軻死，不得其傳』便是。」

又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説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辨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上蔡謝氏曰：「孟子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覰著？非孟子恁地手脚

也，撑拄此事不去。」

又曰：「孟子之才甚高。」

五峰胡氏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横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强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又曰：「孟軻氏閑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又曰：「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後，天下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行，豈不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

朱子曰：「孟子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户自在。」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朱子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答林擇之曰：「近略整頓孟子説，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

答吕伯恭曰：「如孟子論愛牛、制産，本末雖殊，然亦聲其説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别。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説之迂，而姑論無事之

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計較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

又曰：「孟子於義利閒，辨得毫釐不差。」

又曰：「孟子説義理，精細明白，活潑潑地。」

又曰：「孟子激發人，説放心、説良心諸處，説得人都汗流。」

又曰：「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閒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閒，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爲得其傳耳。」

又曰：「若以孟子比孔子時，説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説得實。」

又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孔、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又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麤法强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又曰：「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

又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懾。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旄，聽其金鼓，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

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若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之也，其不爲人所擒者，特幸而已。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

問：「他書不説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朱子曰：「這源流便在那箇『心廣體胖』、『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一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

又曰：「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只是件件合宜，無一事不求箇是，自然積得多，則胸中仰不愧，俯不怍，纔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

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朱子曰：「不忍人之心，即惻隱之謂也。性之德爲仁、義、禮、智，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發爲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安得無先後之別耶？」

又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内者又要推出去，如『擴充四端』章是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

又曰：「曾子曰：『彼以其富其爵，我以吾義吾仁。』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

云乎？』」孟子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師、弟子閒意見之相合固如此。」

又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蕢者果於去，不若孟子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

又曰：「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

又曰：「《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又曰：「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

問：「人未能便至於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朱子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爲法，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

問：「孟子『道性善』，看來孟子言『赤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如言『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説。」朱子曰：「未發時，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閒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説，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即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

又曰：「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説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滕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故孟子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有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

又曰：「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滕文公爲世子』章，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問：「墨者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朱子曰：「孟子雖以闢邪説爲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説，傳之當世，使僻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

又曰：「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如暴秋陽也。」

又曰：「邪説横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戎狄簒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不得已之故哉？」

又曰：「當時如縱横、刑名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害得箇麤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辨也。」

問：「孟子欲息邪距詖，而必以正人心爲先，何也？」朱子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説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

何必爲此紛紛而涉好辨之嫌乎？」曰：「邪説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爲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爲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距詖而爲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辨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

又曰：「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間，蓋不容髮。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孟子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

又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説，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又曰：「仁，無形跡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説道只人心便是。心是貫通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汩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爲能復之。」

又曰：「學問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爲無他。蓋身如一屋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户，整頓事務；若無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耳，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使放心

不收，則何者爲學、問、思、辨哉？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須要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

又曰：「人能求放心，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又曰：「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爲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説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

南軒張氏曰：「《孟子》如對鴻鴈麋鹿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言交兵之不利，則曰『號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説比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甚切，何與？蓋前數者一病爲一事爾，故細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説，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一差，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政在乎此，

故闢之不可不嚴也。」

又曰：「孟子以集義爲本，告子則以義爲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則心制其欲，專固凝滯，而能不動者也。」

又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楊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僞，而楊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是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爲杞柳，謂以人性爲仁義，復譬性爲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爲何物耶？論真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

新安陳氏曰：「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

又曰：「洪水猛獸，夷狄篡弒，皆災禍之害人身者，惟在於一時。若邪説，乃災禍之壞人心者，且流於無窮，而爲害尤甚慘。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力救之也。」

又曰：「《孟子》一書以遏人欲、存天理爲主。『何必曰利』，遏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該貫章旨者。」

又曰：「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温公、李泰伯尚不達此而非孟子，固哉！」

又曰：「告子强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

又曰：「孟子明理以知言，知之之事；

集義以養氣，行之之事。不出乎知行二者而已。」

又曰：「不受卿禄，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進退餘裕，本全在此。十萬之禄，脱屣而去。齊王猶欲以萬鍾縻之，豈知孟子者？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仲連乎！」

慶源輔氏曰：「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

又曰：「孟子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本然而充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於惡。言養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而無巽懦怯弱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此所以有大功於世也。」

又曰：「物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强欲齊之，私意横生，徒爲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强欲以理齊之，猶爲賊夫道，况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孟子應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言足以發明天理之大，不但可以闢許行，而莊周之説併可坐見其偏矣。」

又曰：「以仲子之孤介自守，足以高於一世之俗矣。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世衰道微，學者大抵因其資質之偏而固執一説，力行以取名，初不顧義理之如何，如告子、許行、陳仲子之徒皆是也。此固以道自任者之所憂也，孟子烏得不排之哉？」

雙峰饒氏曰：「孟子教時君行仁政，只是教與養兩事。井田以養之，學校以教之，

告齊王、滕公皆如此。」

又曰：「人説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生之謂性』章觀之，未嘗不論氣也。」

雲峰胡氏曰：「《孟子》一書，言心學甚詳。」

又曰：「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爲成德之事。」

又曰：「孔子亦嘗説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説，不從人生稟受處説。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説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理，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爲堯、舜所爲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

又曰：「許行與民並畊之説，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説，是欲以其親泛同於衆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爲一端，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又曰：「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篡弑之禍，由人事；邪説爲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故孟子之辨，拳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

西山真氏曰：「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正道爲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也。」

蔡氏曰：「或者但見孟子謂學問在求放心，有『無他』、『而已矣』之語，便立爲不

必讀書窮理，只要存本心之説，所以卒流於異學。」

格庵趙氏曰：「《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原於『天命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也；『擴充其仁義之心』，『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其義悉本於《中庸》，尤足見淵源之所自。」

勿軒熊氏曰：「自周之衰，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逆知其所趨矣。當時孟子止言『深畊易耨』、『孝弟忠信』，則『可以制梃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强而言，豈不大迂闊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不我誣也。」

魯齋王氏曰：「『善推其所爲』一句，是孟子平生工夫，受用只在此。」

仁山金氏曰：「孟子『不動心』，本是心上用工，『知言』是其要，『養氣』是其助。」

張氏頴曰：「孟子言『性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斯言也，實傳子思『天命謂性』之言。子思指天所賦而人受之者爲言，合理氣而言也。孟子指民受天地之中者爲言，專指理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以形體之已具者言。孟子之言『性善』，以有形體之初者言也。皆一理也，然則氣質之性，孟子所不言乎？曰『形色天性』，曰『動心忍性』，曰『君子不謂性』，皆指氣質之性也。」

曹月川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禍仁義則人道不立，何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故孟子辨之者，爲此懼也。」

敬軒薛氏曰：「孟子之『知言』，即《大學》之『物格知至』也。」

又曰：「孟子之『知性』，即《大學》之『物格』，『盡心』即『知至』也。」

又曰：「孟子『知言』，亦本於孔子『不知言無以知人』之説。」

又曰：「孟子言『知言』，即孔子所謂『知者不惑』。其言『養氣』，即孔子所謂『勇者不懼』。」

又曰：「《孟子》七篇，託始於仁義，誠能默識而旁通之，則全書之旨不外是矣。」

又曰：「孟子得仁、義、禮、智之大者，其言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又曰：「孟子守得大綱定，遇事只以此應之。大綱者何？仁、義、禮、智是也。」

又曰：「孟子告君，皆先正其心。」

又曰：「《孟子》七篇，雖論有不同，皆本於此心之義理。學者忘之時多，所以於義理不熟。」

又曰：「《孟子》一書，皆從仁、義、禮、智中流出，所以爲聖賢之言，所以爲王者之道。」

又曰：「戰國之時，舉世趨利，而孟子言仁義，是以所如不合。」

又曰：「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乎教、養二端。」

又曰：「孟子處戰國之時不言兵，其仁心大矣。」

又曰：「《孟子》書首言利之害，千萬世之失，皆由於此。」

又曰：「滔滔趨利之勢不已，必至於亂，非聖賢孰能救之？此孟子之書首言仁義，以拔本塞源也。」

又曰：「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王道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不獲其所，聖人之心爲之戚然

不寧。」

又曰：「孟子不尤臧倉，與孔子不尤公伯寮之意同。」❶

又曰：「孟子言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道之體用全具，古今天下之理不外乎此。」

又曰：「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本』，知《易》者，莫若孟子。」

又曰：「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答景春大丈夫』章，讀之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快哉，快哉！」

又曰：「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即《易》之陰陽盛衰之理也，知《易》者，莫若孟子。」

又曰：「孟子『深造之以道』一章至妙，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又曰：「孟子曰：『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此亦言氣質之性。」

又曰：「孟子『一暴十寒』之喻，皆格心之學。」

又曰：「孔子微罪去魯之心，非孟子莫能知。」

又曰：「孟子曰『知性』、『知天』，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又曰：「《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子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之閒，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宋之大儒，有德業聞望重於一世

❶ 「尤」，原作「由」，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於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絶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説，天下始曉然知其爲洙泗之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氏及群賢之説，會萃折衷，以釋其義，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爲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閫，無越於此矣。有志者，尚篤所力哉！」

又曰：「韓子言孟子『醇乎其醇』，以其言仁義而不雜也。」

又曰：「程子言孟子『學已到聖處』，故其論『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孔子聖之時』之類，皆深知聖人所以爲聖人，使非學到聖處，安能知聖人哉？」

又曰：「孟子言『性善』，於道之大本大原見之至明矣。故其一言一理皆自此出。荀、楊諸子不明道之本原，雖多言，愈支矣。」

又曰：「《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性善』，此『善』字虚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言『性善』，實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也。」

又曰：「朱子謂《孟子》七篇皆不能外『性善』之一言，竊意豈獨《孟子》七篇哉！學者默識而旁通之，則雖諸經之所言，皆不外於是理矣。」

又曰：「孟子『專心致志』四字，讀書之至要。」

又曰：「孟子深辨王霸之誠僞，所以擴天理、遏人欲也。」

又曰：「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王霸之分，莫切於此。」

敬齋胡氏曰：「邵康節説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是體用分爲二矣。豈有無其體而有其用者哉？老子體用皆無，孟子體用皆有。老子清浄虚無，是《易》之體已無，亦絶滅理義，是無《易》之用也。孟子『存其心，養其性』，立其體也。『集義』、『養氣』、『擴充四端』，達其用也。」

又曰：「孟子天資本英明剛大，他又去集義、養氣上做工夫，所以才氣愈剛大。」

又曰：「古之聖王，必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雖或誅暴禁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服，誰肯與我爲敵？此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透。」

又曰：「孟子之高，與後世之高不同。孟子英氣渾化未盡，故有此跡，如泰山之高，根脚甚大。後世之高，下無根基，内無實理，空自高大。」

又曰：「孟子集義、養氣，故其才剛大發越。」

又曰：「孟子發夜氣之説，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閒，不爲物欲所汨。顔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又曰：「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擴充四海』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充』，孟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

又曰：「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内外本末交盡也。」

顧涇陽曰：「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説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説「仁義」。仲尼只説一箇「知言」，孟子便説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愚謂孟子拈出『不動心』三字，其功尤多也。」

又曰：「千古聖學，只是箇『不動心』，佛氏也是箇『不動心』。告子透得這箇消息，過於楊、墨遠矣。却被孟子一眼覷破，將他根本上病痛一一指點出來，使後之學者得以曉然於幾微異同是非之辨，不至爲他説所惑，走差了路頭，故曰其功尤多也。」

又曰：「孟子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是提出一箇『性』字。其所以闡明這『性』，是點出一箇『善』字。」

又曰：「息邪説，距詖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萬世之心也。舍顔、閔，異夷、惠，而獨願學孔子，萬世之心也。故曰孟子亞聖。」

高景逸曰：「《孟子》七篇，句句是『格物』，而『性善』又是『格物』第一義。知到『性善』，方是『物格』。孟子説：『聖人，人倫之至。』又説：『不堯不舜，便賊君賊民。』『聖人，人倫之至』，豈人人可爲？人不爲聖人，豈便至『賊君賊民』？不知人倫之至處，正是人人可能處，乃人之性也，所謂仁也。出乎此，即是不仁。中閒更無站立處，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如此。」

又曰：「朱子謂孟子『道性善』是第一義，若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學者信關最難過，此關不過，雖知可欲之善，亦若存若亡而已。」

又曰：「離却生處，無處見性。而孟子所謂『性』，與告子所謂『性』，所争只在『幾

希』。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又曰：「何以必道性善？是人人本色也。何以必稱堯、舜？是性善實證也。試看不學良知，不慮良能，塗之人與堯、舜有針芒不合否？非七篇昭揭，則人人寶藏千古沈埋。」

愚按：孟子之學以仁義爲宗，以「知言」、「養氣」爲要。知言者，致知之事。養氣者，力行之事。斯固與子思之擇善、固執，曾子之格致、誠正，孔、顔之博文、約禮，舜、禹之惟精惟一，先後一揆者也。而「性善」一語，實爲功於萬世不小。惟是生於戰國之時，去春秋世纔百有餘年，而異端蠭起，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孔子之道不絶如綫。當斯時也，即欲不辭而闢之，得乎？先儒謂若無孔子，人連堯、舜也不識。愚謂若無孟子，人連孔子亦不識矣。「孟氏之功不在禹下」，豈虚語哉？然在當時已不能免好辨之譏，而後之儒者或以爲麤，或以爲英氣太露，視顔、曾不無少遜。吁！亦過矣。使顔、曾生於縱横邪僻之世，必不能嘿嘿然坐視斯道之淪晦而不出一語。孟氏苟出於宣父之門，則亦惟嘿識躬修已爾，又惡在其以口舌争也？顔、曾、孟子，易地皆然。是故孟子曰：「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又曰：「我亦欲正人心。」其答公都子好辨之問也，一則曰「予不得已」，再則曰「予不得已」，然則孟氏之功高而心苦矣，即奈何以此爲聖賢優劣耶？乃若荀卿、王充、司馬光、蘇軾以及林慎思、馮休、李泰伯、晁説之、鄭叔友之徒，或非或刺，或疑或辨，或續或删，其號稱尊孟而翼之者，昌黎而外，獨劉軻、陸筠、余允文

數輩耳。千餘年閒，紛紛疑議，至河南程氏出而孟子之道始大著，迄今孔、孟同稱，四子並傳，殆與天壤相終始矣。彼象山之「先立其大」，姚江之「致良知」，誠不知其於孟氏何如也？嗚乎！孟氏而在，其亦不能已於致辨矣。

學統卷之五終

學統卷之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　統

周濂溪先生

先生姓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人也。原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父輔成，爲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先生少孤，養於外家，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洪州分寧縣主簿。先生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邑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其才，調南安軍司理參軍。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争。先生獨與之辨，不聽，則委手板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州守李初平賢之，與之語而嘆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越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其豪家大姓及黠吏惡少，莫不惴惴焉奉法惟謹，不惟以抵罪爲憂，而以污善政爲恥，蓋先生德化之感人有如此。歷合州判官，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即下之，民不肯從，蜀人翕然稱之。時趙清獻公爲使，

人或譖先生於公，公臨之甚威，先生處之怡然也，然公意終不釋。及先生通判虔州，公復爲守，熟視先生所爲，乃大悟，執其手謂之曰：「吾幾失君矣。今日方知周茂叔也。」遷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郡州事，至則興學校以淑郡人，教化大行。熙寧初，用清獻及吕正獻公薦，爲廣東轉運判官。又三年，轉虞衡郎中，提點刑獄。先生行部不憚勞瘁，雖荒崖絶島人跡罕到之處，亦必緩視徐按。以矜恕平反爲己任，諸得罪者皆自以爲不冤。蓋先生盡心職事，即犯瘴癘，冒險遠，有所不顧，乃措置未盡其所爲，而先生寢疾矣，遂移疾，乞知南康軍。尋上其印綬，分司南京，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山之麓有溪泠然，合於湓江，清潔紺寒。先生濯纓其間而樂之，遂築堂於其上，顧謂友人曰：「他日，與子相從，歌咏先王之道，足矣。」因取營道故所居「濂溪」以名之，志不忘其鄉邦也。學者稱爲「濂溪先生」。居無何，清獻再鎮蜀，奏起先生，將大用之，而先生卒矣。時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之清泉社。子壽、燾，燾官至寶文閣待制。

先生聞道甚早，不由師傳，嘿契微妙，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説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静，静而生陰，静極復動。一動一静，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

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藴。其《誠上》篇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其《誠下》篇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其《誠幾德》篇曰：「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其《聖》篇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閒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幾、神，曰聖人。」其《道》篇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爾。」其《思》篇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

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其《志學》篇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其《順化》篇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其《治》篇曰：「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其《禮樂》篇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其《動靜》篇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結。混兮闢兮，其無窮兮。」其《聖學》篇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餘篇皆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云。

掾南安時，洛人程公珦通判軍事，視先

生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道君子也，因與爲友，使二子往受學焉。先生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子者，即所謂河南二程先生者也。故明道之言曰：「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而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造訪先生。先生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爲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或饘粥不給，亦曠然不以爲意也。性尤嗜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不能去。豫章黃庭堅嘗曰：「茂叔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1]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後改封「道國公」。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周子」。

程子曰：「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程伯子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1]「煢」，原作「焭」，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朱子曰：「山谷謂周子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胸懷表裏，亦自可見。」

又曰：「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又曰：「季通云：『濂溪之學，精慤深密。』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

又曰：「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劉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問：「周子是從上面先得？」朱子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段費力。」

又曰：「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問：「當時諸公知濂溪者，自程太中外，未嘗言其有道。」朱子曰：「此無足怪。」又問：「明道之學，後來故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爾。但不如後來程門授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

又曰：「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爲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一世。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奥，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

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又曰：「先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

又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又曰：「『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説出人不敢説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

又曰：「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説箇道理，未嘗説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説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

或謂：「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横渠之於范文正公爾。」朱子曰：「先覺相傳之祕，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顔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示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爾。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横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

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

又曰：「自鄒孟氏没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内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奥，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明幽祕，詞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説者，始得以脱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先生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

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藴。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説。觀《通書》之《誠》、《動静》、《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顔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嘗讀朱内翰震《進易説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峰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爾，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决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潘清逸《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未嘗見此《誌》而云云爾。」

又曰：「周子《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

又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與釋氏説性相似。」

又曰：「周子恐人把太極作一物看，故云『無極』。」曰：「太極既無形，氣象如何？」曰：「只是理。」

又曰：「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

又曰：「無極而太極，人都想像有箇光明閃爍底物在那裏，却不知周子本是説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能如此動静而已。」

又曰：「周子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卻在修吉悖凶，其本則主於静。」

又曰：「周子説太極，和陰陽滚説。《易》中便擡起説。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静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静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説。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

又曰：「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

又曰：「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之，則陽善而陰惡。」問：「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不同如何？」曰：「情未必皆善，然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惟反其情故爲惡。孟子言其正，周子則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

又曰：「大凡人須是沈静，周先生所以

有主静之説。如蒙、艮二卦皆有静止之體。」

又曰：「濂溪言主静，『静』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静』，若以爲虚静，則恐入釋、老去。」

又曰：「『原始要終，故知生死之説』，此周子引《易》言以申『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理，使人知生死本非二事，而老氏謂『長生久視』，佛氏謂『輪迴不息』，能脱是則無生滅』者，皆誕也。横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之謂夫！」

又曰：「周子《太極圖》，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

又曰：「周子《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

又曰：「《太極圖》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周子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亘古亘今，顛撲不破者也。」

又曰：「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説用工夫處，只説『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閒必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别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又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朱子曰：「只一般，但名不同。」

又曰：「周子《通書》，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説》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説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禄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静，還是静中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静中有動意。周子謂『静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爾。方其静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静底爾。」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只争些子。故周子只管説『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横渠每説『豫』字。」

又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

又曰：「周子《通書》，此近世道學之原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駡雨者，氣象不侔。」

又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孔子於斯文興喪，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由師傳，嘿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

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情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焕然復明於世。」

又曰：「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原，微顯之無閒，秦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

又曰：「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源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顔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閒哉？」

又曰：「近世知濂溪甚淺，如吕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説，所以明天道之根原，萬物之終始。肯用意而求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

五峰胡氏曰：「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繼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傳於萬世，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啟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閒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

又曰：「《通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

《孟》同流行乎天下。」

南軒張氏曰：「濂溪之學，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人。」

又曰：「自孟子没，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閒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訓詁文義之閒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覩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

又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汩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説，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覩乎三代之盛，可勝嘆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

又曰：「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静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修爲者。故其所養内充，闇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蒞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

又曰：「去古益遠，儒學陵夷。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

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説，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藴。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説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勉齋黄氏曰：「周子《太極圖》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老氏之『出無入有』與佛之所謂『空』也，乃斯道之本體，萬化之領會，而子思所謂『天命之性』，而孟子所謂『生之謂性』也。《通書》統論之曰：『誠者，聖人之本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此所以發明『無極而太極』，原始而要其終也。既又引《易》之《繫辭》而明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蓋沖漠無眹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而無所虧欠。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照，鬼神之所以幽，風雷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性命之所以正，倫理之所以著，人之所以爲聖人，本末、上下，貫乎一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與！」

又曰：「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

北溪陳氏曰：「朱子解濂溪《太極圖》，有所謂『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其

謂之『三極』者，以是三才之中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外此百家諸子，都說屬氣形去差了。如《漢志》謂『太極函三爲一』，乃是指做天、地、人三箇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底物；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正是指太極；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三才未判渾淪底物。而道又別是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爲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極，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何嘗有二理耶？」

又曰：「『無極』之說始於誰乎？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爾。」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殁，門人各以所聞傳道於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殁，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爲《圖》，筆爲《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西山真氏曰：「元公周先生，生於聖道不傳千五百年之後，一旦建《圖》屬《書》，剖發幽祕，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而天地之所以運化、人物之所以生育者，莫不森然畢具於其中。至於人極之立，則蔽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言，而天下之動，亦得以貞夫一。此其發明三極之蘊，以上繼洙、泗之絶，下啟河、洛之傳，使天下後世復見天地萬物之大全，復聞聖賢修己治人之心法者，幾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可謂盛矣。」

又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其所善也。周子因群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旨。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焕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絶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瀹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虚寂、百氏之支離也。」

又曰：「濂溪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祕，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

孟絶學獨盛於宋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爲不小。」

臧氏格曰：「先生所得之奥，不俟師傳，匪由知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流。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顔淵之所樂，是果何味而獨嚅嚌之耶？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説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哉！」

節齋蔡氏曰：「周子《圖説》，皆本於《易》。生陰生陽，即兩儀之義也。五行之用，即天地數五之義也。二氣之化，萬化之生，聖人與合之事，三才立道之數，始終生死之説，無非取於《易》者。」

山陽度氏曰：「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閒，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已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嘿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

又曰：「《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

❶「嚅」，原作「擩」，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用也。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

謝氏方叔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内，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八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倍爲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爲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黄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夬者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浸遠，世之諸儒或汩於訓詁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甚至薄蝕於虚無寂滅之教，其斲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天啟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祕，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於『易有太極』，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並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即天地可以推太極動静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静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

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説》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於《易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爲表裏。」

曹月川曰：「周子五性之中，只箇『中』是最好底性，蓋中則中節也。」

有言太極者曰：「先有無極而後太極。」月川曰：「只此一句，便見所見之差，流於異端之説矣。如此則與『不相離』之言實不相侔，與老子『道生一』而後迺生二、莊子『道在太極之先』之説同歸於謬，豈周子之意哉？」曰：「先生如何說？」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謂無形象、無聲氣、無方所。極謂至極，理之別名也。太者，大無以加之謂。天地閒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之言『無極而太極』，是言無極之中而有至極之理。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

又曰：「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曰『一』、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者形氣已具而渾淪未判之名。道爲一之母，在太極之先，而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極致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耶？列子『渾淪』之云，《漢志》『含三爲一』之説，所指皆同。微周子啟千載不傳之祕，則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也哉？且理語不能顯，默不能隱，固非圖之可形、説之可狀，只心會之何如爾。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説，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祕之，無可

傳之人也。是後有增周説首句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爲經而註解之，真至當歸一之説也。至於《語録》，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應答倉卒之際，百得之中，不無一失，非朱子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講，間有講焉，非舍朱説而有他説，則信《語録》而疑《註解》，所謂棄良玉而取頑石，掇碎鐵而擲成器，良可惜也。」

敬軒薛氏曰：「周子之學，當時無知者。《太極》、《通書》傳之程子，程子以其理微，不以語學者。至朱子始發明之，然能因朱子之言以求周子之學者，亦未易得也。」

又曰：「伏羲畫奇耦以象陰陽，本於天地、陰陽、自然之數。周子《太極圖》圈子，只是以意取象而已。」

又曰：「無極立言，本欲明此理之無方所、無形象爾。後人將作『虚無』之『無』看，則失周子之意矣。」

又曰：「《太極圖》，一以貫之。」

又曰：「《太極圖》義理，精而約，該而備。」

又曰：「《太極圖》見天人合一之妙。」

又曰：「周子《太極圖》，畫出理、氣示人。」

又曰：「《太極圖》，一言以蔽之，曰：理、氣而已。」

又曰：「《太極圖》，天地、古今、陰陽、寒暑、晝夜、死生、剛柔、動静，無不括盡。」

又曰：「觀《太極圖》，皆天理流行發見之實。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以至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德、合明、合

序、合吉凶，皆妙道精義之著。」

又曰：「孔子曰『易有太極』，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皆兼理、氣而言。周子『無極而太極』，則純以理言，至『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兼以氣言矣。」

又曰：「周子作《太極圖》，乃心得之妙，畫出造化以示人。」

又曰：「朱子稱周子曰：『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其曰『精』者，即『無極而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也。其曰『蘊』者，即包涵無窮之理也。」

又曰：「《太極圖》用功之要，只在『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修之者，修此仁義、中正也。悖之者，悖此仁義、中正也。故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者，正也、義也，太極之體以立；動直者，中也、仁也，太極之用以行，而聖可學矣。」

又曰：「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周子言『無極』，是指此理無形而言。」

又曰：「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矣乎。」』蓋一即『無極』之真；靜虛陰，動直陽，即兩儀；明、通、公、溥，即四象。朱子謂『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別無用力處矣。』」

又曰：「周子《太極圖》，朱子之解，以心契心者也。熟讀精思二三十年，庶得其旨趣

之妙，殆非淺近之功所可得而窺測也。余見說《太極》者多矣，茍非實得，真說夢爾。」

又曰：「《太極圖說》，不過反覆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健順五常之性，蓋天人合一之道也。」

又曰：「《太極圖》，包括天地，貫徹古今。」

又曰：「《太極圖》之理，自朝至暮說不盡，但少肯聽者爾。」

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太極圖》見之。」

又曰：「周子挺生南服，建《圖》立《說》，以明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傳之二程，以當時無受之者，遂不以語人。朱子既即其《圖》以剖析其旨，又即其《說》以盡發其奧，由是周子建《圖》立《說》之意大明。學者誠欲求其意，當即朱子之《解》以求周子之說。熟讀精思，潛玩默體，期以數十年之功，俟其融會貫通，超然有得於圖象之表，庶幾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天人之理畢貫於一，而其實不外乎吾心矣。」

又曰：「程子親受《太極圖》於周子，而終身不以語人，其慮遠矣。後學有未涉四書門庭者，開口即論太極，馳心玄妙，❶而不知反求諸己，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又曰：「周子《通書》，字字皆實。」

又曰：「《通書》，一『誠』字括盡。」

又曰：「周子《誠上》章『誠即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即陽動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即陰静也。『純粹至善』者，即太極之理，有善而無惡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

---

❶「玄」，原作「元」，係避諱改字，今回改，下同，不再出校。

即動静也，道即太極也。『繼之者善』，即『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即『誠斯立焉』。『元亨，誠之通』，即『太極動而陽』也。『利貞，誠之復』，即『太極静而陰』也。『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易》即陰陽互根，動静循環。而性命之源，即陰陽動静之理，太極是也。《圖》與《書》相表裏如此。」

又曰：「周子《通書·誠上》、《誠下》、《誠幾德》、《聖》、《慎動》、《道》六章，只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

又曰：「朱子曰：『周子《通書》，近世道學之源，其言簡質如此。』則務爲閎衍華藻者，去道遠矣。」

又曰：「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絶。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實治己、治人之至要也。」

又曰：「周子説『幾』，善惡始於毫釐之閒，充越天壤之異，爲堯、舜皆原於幾之善，爲桀、紂皆原於幾之惡。」

又曰：「《中庸》只説已發、未發，周子又指已發、未發之閒説『幾』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又曰：「伏羲觀象以畫卦，周子原理以作《圖》，其義一也。」

又曰：「《太極圖説》，程子之後，惟朱子知之，宜程子不以語人也。」

又曰：「周子言『幾』字，亦自《易》『知幾其神乎』之語來。」

又曰：「《性理大全書》以周子《太極圖》冠於篇端。默識而旁通之，則一書之理不外是矣。非獨《性理大全》一書不外乎是，以至五經、四書與凡聖賢之言，又豈有

出此《圖》之外者哉？嗚乎！其旨深矣。」

又曰：「周子《通書·誠上》、《誠下》等章，皆與《中庸》相表裏。」

又曰：「周子之學，得於《易》者多，發明《大學》、《語》、《孟》、《中庸》者少，然其理則同也。」

又曰：「朱子作《濂溪贊》，其曰『風月無邊』，以言乎遠則不禦也；其曰『庭草交翠』，以言乎近則静而正也；其曰『《書》不盡言，《圖》不盡意』，此理之微妙，誠有非《圖》、《書》所能盡者。」

又曰：「濂溪先生在當時，知之者少，故從遊者不多。惟程珦知之，使二子從學，遂大明斯道之傳，是則周子從遊者雖少，反勝於從遊者之多也。」

又曰：「『幾』字古聖人已言之，至周子發明尤親切爾。」

又曰：「『幾』字始見於《書》，如『萬幾』、『時幾』之類，至《易》有『知幾』之類，周子發明『幾』字至矣。」

又曰：「周子論樂至矣。」

整庵羅氏曰：「周子之言性，有自其本而言者，『誠源』、『誠立』、『純粹至善』是也；有據其末而言者，『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也。然《通書》首章之言，渾淪精密，讀者或有所未察，遂疑周子專以剛柔善惡言性，其亦疏矣。」

又曰：「《通書》四十章，義精詞確，其爲周子手筆無疑。至於五殊二實、一實萬分數語，反覆推明造化之妙，本末兼盡。然語意渾然，即氣即理，絶無罅縫，深有合乎《易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旨矣。」

顧涇陽曰：「程伯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有詩曰：『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此以知伯子之未能盡元公也。程叔子狀伯子曰：『先生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此以知叔子之未能盡元公，且未能盡伯子也。」

又曰：「周元公，三代以下之庖犧也。當時二程先生親受學於門，猶未能盡元公，則知元公者鮮矣。紹興間，侍講胡康侯請進二程從祀於先師之廟。乾道間，太學魏掞之請祀二程於學，並不及元公，則知元公者益鮮矣。至於象山陸子，直疑『無極』之説出自老子，訟言排之；其門人楊慈湖並詆《通書》穿鑿害道，可謂斯文之一厄也。獨朱子與象山反覆辨正，又特爲表章以行於世，而周子之道焕然復明，且令來者有所持循，因得尋見從上聖賢血脈，其功大矣。」

又曰：「卓哉，其元公乎！吾始以爲元公也，而今乃知其宛然一孔子也。《太極圖説》推明天地萬物之原，直與河圖、洛書相表裏。《通書》四十章，又與《太極圖説》相表裏。其言約，其指遠，其辭文，其爲道易簡而精微，博大而親切，故可以點化上士，可以鍛鍊中士，可以防閑下士。未嘗爲吾儒標門户，而爲吾儒者咸相與進而奉之，爲斯文之主盟，莫得而越焉。未嘗與二氏辨異同，而爲二氏者咸相與退而各守其宗，莫得而混焉。至矣盡矣，誠足以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矣。」

高景逸曰：「先生三代以後之聖人

乎！無轍跡可尋，無聲臭可即。無極太極，太極無極，是之謂『《易》妙於未畫』，『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以此。」

又曰：「元公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即謂之字字闢佛可也。元公謂『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會得此語，可謂深於闢者矣。」

又曰：「大凡斯道大明之日，即是異端附會之時。聖賢因時有作，循其自然之勢而已。夫子没而七十子各以其所得者爲學。及其弊，異端並起，而孟子不得不好辨。千四百年閒，儒者不過爲修身、謹行、訓詁、誦習之學，與二氏蓋判不相入。及周元公開揭蘊奥，而天下始知求之性命之微，異端因之假合，程、朱不得不辨者，勢也。故觀《魯論》而見元公之道，觀《孟子》而可以知程、朱之心。元公之時，明吾之道而已。譬如人之無病，則起居飲食即是衛生却疾。程、朱之時，吾道已明，必須去其混之者。如六邪外侵，攻去其疾，而元氣始復也。」

愚按：濂溪，宋之仲尼也。其學廣大精微，純粹深密，上續魯、鄒之傳，下開洛、閩之緒。功在斯文，澤流後世，自秦漢以來，未有盛於濂溪者也。然聖學久湮，知德者鮮，當時自程太中而外，即無有知其爲有道者。或謂「無極」出於老、列；或謂《圖》得之种、穆；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曾有所謂《書》；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爲；或謂周子，陸詵壻也，説見《涑水紀聞》。温公一篤實長厚人也，安知其無所傳授？或謂周子與胡安定同師鶴林寺僧壽涯。一時論議呶呶，金谿

之辨詰尤甚。朱子解之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無極而太極』，猶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云爾。」乃一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於是周子之論始定，而其書方與《語》、《孟》並行。蓋周子之後有朱子，猶孔子之後有孟子，而朱子之於周子，則亦猶孟子之於孔子也。先後一揆，信不誣云。而近今學者則又謂元公未曾闢佛、老，持此以護三教一家之說。不知《太極圖》與《通書》中，曾有一言之不軌於正者乎？夫崇正學，即所以闢異端也。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其元公之謂與！其元公之謂與！

學統卷之六終

學統卷之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　統

程明道先生

先生姓程，名顥，字伯淳。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宋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自曾祖而下，葬河南，遂爲河南人。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任大中大夫，母壽安縣君侯氏。

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强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許其有志操。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户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

踰冠，舉進士，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

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府境水旱，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上元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摇止其事，既乃無一人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邑素號繁劇，訟牒日不下二百餘，爲政者疲於省覽，無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而民訟遂簡。

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

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嘗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云。

仁宗崩，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是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常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其不嚴而令行類如此。

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1]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

[1]「去」，原缺，據康熙二十七年本補。

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强盜及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

時河東財賦窘迫，官所料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湧，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邑税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讐。先生盡知民産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入。❶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

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吕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見退，必曰：「頻

❶「入」，原缺，據康熙二十七年本補。

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説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即横渠、伊川二先生也。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稿。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荆公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浸行其説，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剥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而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免，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

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

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吴，相去百里，州帥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也，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即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運細繩以度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横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横，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

是也。

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尋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佳士」，然不能用也。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而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乃罷復舊任。先生至邑，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邑素多盜，雖樂歲强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强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税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通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户四等，而畿内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會先生爲邑，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閲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請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

肯，使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户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户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

内侍王中正巡閲保甲，權寵至盛，所至陵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悦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時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没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税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鄰邑民有犯盜繫扶溝獄而逸，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十數。去之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

先生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税。哲宗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以先生爲時望所屬，特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

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惜也。

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温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如春陽之温，聽其言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閒。而測其藴，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也。其行己也，内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没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説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言，平易易知，學者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

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微言精義，具見《語録》，而表章《大學》、《中庸》與《語》、《孟》，並行後世，學者咸賴之。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所爲綱條法度，人皆可效而爲。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而物應，未施而民信，則不可及也。猗與盛哉！

子：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端本，治進士業。先生葬於伊川先塋之側，文潞公表於道，曰：「明道先生之墓。」學者稱爲「明道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程子」。

伊川先生曰：「周公没，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説，使聖人之道焕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又曰：「先生既殁，門人爲文叙述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爲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

又曰：「嘗見伯淳所在臨政，便天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閒只一箇風以動之也。」

河閒劉氏曰：「先生爲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爲令晉城三年，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先生去官已十餘年，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

又曰：「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肆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稿不以示子姪。常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爲。』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愧屈。」

又曰：「先生歸洛，日以讀書勸學爲事。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者日夕盈門，虚往實歸，人得所欲。」

又曰：「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爲先生嘆息，而先生處之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

又曰：「自孟軻没，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户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閫者蓋鮮，況堂奥乎？」

又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悦。某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接人温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莫不感悦而化服。」

又曰：「先生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

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

又曰：「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某嘗問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也。」

又曰：「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於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己。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顔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

河南朱氏曰：「嗚乎！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閒，純亦不已者，其在兹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静也淵渟，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絶出等夷，然卓約之見一本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於兄弟則誠友，於朋友則誠信。修身飾行，則不愧屋漏；出政臨民，則如保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奥義，百家之異説，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

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眞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與？嗚乎！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聞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

河間邢氏曰：「先生德性絶人，外和内剛，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沖融，而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眞顔氏之流，黄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藪，皆從之質疑解惑，士大夫之往來過洛者，必造其門，莫不心醉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

又曰：「先生之材，大小内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包涵，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戰守兵陣之法，靡不講究，皆造其極。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此有志之士所以痛惜而長嘆也！」

成都范氏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内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學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虚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建利除害，所欲必得，故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

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士之從學者不絶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己，而明於知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没，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覩堂奥，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卒，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

廣平游氏曰：「先生生有妙質，聞道甚早，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静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猶不多爲人講論，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暗明，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又曰：「先生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蓋先生誠心發於中，暢於四支，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

又曰：「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從之學，飲和茹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貧者忘飢寒，仕者忘爵禄，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强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倀然無據而已也。」

藍田吕氏曰：「嗚乎！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没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絶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爲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爲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己，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争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强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涣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

不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

又曰：「明道作縣，嘗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顥每日嘗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撻決了人。」

上蔡謝氏曰：「先生端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侯氏曰：「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看他去齊宿晝，氣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以寄，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然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鄒氏志完曰：「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牕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

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又曰：「明道云：『元氣會則生聖賢。』又云：『惟善通變是聖人。』又云：『凝然不動是聖人。』又云：『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其形容聖人至矣盡矣。」

朱子曰：「明道語宏大。」

又曰：「明道説話，一看便好，轉看轉好。」

又曰：「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説得較快。」

又曰：「明道言語儘寬平。」

又曰：「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

又曰：「明道可比顏子。」

又曰：「學者想像大程夫子，當識其明快中和處。」

又曰：「明道言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蓋陰陽之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僞之相通，事爲之終始，一爲感，一爲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

又曰：「明道《定性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或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

問：「《定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朱子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説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絡脈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説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説『廓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此是説『物來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

子細去看方始得。」

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這須

之是非。遽忘其怒，是應『廓然而大公』；

又曰：「明道答横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絶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横渠有意於絶外物而定其内，明道意以爲須是内外合一，動亦定，静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静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

又曰：「明道所云『廓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

又曰：「明道《定性書》中，有自私用智之語，是因横渠病處箴之。然有一般人，其中空疏，不能應物；又有一般人，溺於空虚，不肯應物，皆是自私。若能『廓然而大公』，則上不陷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慾，自能『物來而順應』。」

又曰：「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

問：「明道云『内外兩忘』，是内不自私，外應不鑿否？」朱子曰：「是。大抵不可以在内者爲是，而在外者爲非，只得隨理順應。」

又曰：「人情易發而難制，明道云『人能於怒時遽忘其怒，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此語可見。」

問：「明道《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功夫否？」朱子曰：「正心誠意以後事。」

問：「明道説『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一段。」朱子曰：「這道理只熟看，久之自見。」

又曰：「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

又曰：「明道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直上者，無許多人欲牽惹也。」

又曰：「韓持國本好佛學，明道與語，而有會得，此便是會禪之説者，蓋就其素所講明者因以入之。今人多説闢異端，往往於其教中茫然不知其説，馮虚妄語，宜不足以服之。如明道諸先生，實嘗深究其説，盡得其所以爲虚誕怪僻之要領，故因言所及，各有其旨，未可以爲苟徇其説也。」

又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

又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所以賢愚皆獲其益。」

敬軒薛氏曰：「明道先生著述極少，先儒謂其作用近聖者，言其氣象也。後人著述雖多，而氣象有不近似者，知者必識之。」

又曰：「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於時，猶曰『己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

又曰：「程明道不用文字，蓋誠意既不能動人，文字何補？」

又曰：「朱子贊明道曰『龍德正中』，甚當。」

又曰：「聖賢真是人不能識，如程明道去聖人爲不遠，陳襄薦明道，謂其『可爲風憲之職』，是豈足以知明道哉？」

又曰：「中立自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又曰：「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志。」

又曰：「明道作字甚敬，曰『非欲字好，

只此是學』，推之凡事皆然。」

又曰：「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又曰：「程子嘗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曰：『某於此有愧。』大賢尚然，後之臨民者當何如哉？」

敬齋胡氏曰：「明道天資高，本領純粹，其學自大本上流出，於細微處又精盡。」

又曰：「程子有篤恭而天下平氣象。」

又曰：「明道才大德盛，當時入朝建言，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於掌。惜乎神宗惑於王安石功利之説，而不能用也。當時神宗甚欲有爲，亦甚聰明，安石亦才高，故明道俱要格其心，已被明道感動了。明道雖去，神宗眷眷懷之，安石亦言感賢誠意。當時被張天祺等攻激太過，遂不能從，故明道深惜此機會，以爲兩分其罪。」

又曰：「明道十事，他便是要舉一世而甄陶之，此只是大綱目，若下手做時，想又精密。」

又曰：「《明道行狀》云：『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其爲政也，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民而民信。』此聖人境界上事，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又曰：「明道先生本領純，察理精，涵養熟，故不動聲色，天下之事自治；涵育薰陶，而天下之心自化，孔子以下第一人也。」

又曰：「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備，先王之法盡於此矣。當時若能用之，從容三代之治。」

又曰：「『定性無内外，無將迎』，明道不惟所見端的，又工夫完純，非去聖不遠不

能如此。嘗驗之：『無内外』工夫猶可能，『無將迎』，非心性已定、無一毫牽引之私，不能也。」

整庵羅氏曰：「張子《正蒙》，『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亦是將理、氣看作二物，其求之不爲不深，但語涉牽合，殆非性命自然之理也。嘗觀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爲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只將數字剔撥出來，何等明白！學者若於此處無所領悟，吾恐其終身亂於多説，未有歸一之期也。」

又曰：「程伯子嘗言：『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佛家亦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其大旨殆無異也。而伯子不可其説，愚嘗求其所以不可之故，竟莫能得也。夫佛氏之所謂性者覺，吾儒之所謂性者理，得失之際，無待言矣。然人物之生，莫不有此理，亦莫不有此覺。以理言之，伯子所謂『不獨人爾，物皆然』是也，以覺言之，『蠢動含靈』，與佛容有異乎？凡伯子之言，前後不同者，似此絶少，愚是用反覆推究，以求歸於至一云。」

又曰：「明道先生《答定性書》有云：『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内？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此數句最緊要，最要體認。若認得分明，去用『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工夫，方有下落。『性無内外』云者，内外只是一理也。」

顧涇陽曰：「程伯子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云『義、禮、智、信，皆仁也』？始頗疑其爲贅，及觀世之號識仁者，往往務爲圓融活潑，以外媚流

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誑己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爲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也，然後知伯子之意遠矣。」

又曰：「程伯子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愚謂以誠敬存之，是收攝保任功夫；以義理栽培，是維持助發功夫，説得十分精密。近世儒者，莫不以明道識仁説爲第一義。徐而察之，大率要灑脱，要自在，要享用。有以功夫言者，❶輒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恐明道復生亦當攢眉也。」

又曰：「程伯子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伯子曰：『如公之言，乃是説道。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又一日謂持國曰：『聖賢論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小有污壞，即當敬以治之。合修治而修治，義也；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必以爲無事修治則過矣。』余始甚愛識仁説，近讀此，更有味乎其言。」

高景逸曰：「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禪書透，識得禪弊真。」

又曰：「《大學》者，聖學也。《中庸》者，聖心也。匪由聖學，寧識聖心？發二書之祕，教萬世無窮者，先生也。淵乎微

❶「功」下原有「工」，衍文，據康熙二十七年本删。

乎，非先生，學者不識天理爲何物矣；不識天理，不識性爲何物矣。是儒者至善極處，是佛氏毫釐差處。」

又曰：「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某體貼出來。』謂《大學》『孔氏遺書』，謂《中庸》『孔氏傳授心法』。常教人讀書，必先《語》、《孟》。不是程子表出四書，聖學真無入門，得之遺經，豈不信然！」

愚按：明道之學，當時擬之顏子，後世舉無閒言，以其天資純粹，優入聖域而無迹，此固然矣。然明道之言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又曰：「賢看顥如此，顥煞用工夫。」又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又曰：「學者不必遠求，只一『敬』而已，便是約處。」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則無閒斷。」又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就此數段觀之，明道之大指可見。至於取佛首、脯池龍、闢老釋，孜孜焉於異端邪説辨之不遺餘力，則其於是非邪正之介，抑何其嚴也！後之爲明道者，吾惑焉。以濂溪令尋孔、顏樂事，目之爲佛家公案，轉參而轉惑。又因明道與學者言，偶引一二禪語以爲況，遂從而摘取《語録》中之微近高渾者，混入於瞿曇拳棒之閒，以爲儒、釋渾同之左券。舉凡好高立異之士，未有不相率而陷溺於其中，一倡百和，日新月盛，方袍圓頂，坐蒲面壁，語人曰：「明道在是。」吁！豈不重可嘆哉！夫明道首闢異端，而後人翻以異端誣明道，然則今之所謂明道之學者，固即明道當日之所痛心疾首、深

恐其爲害於天下後世，不憚以其身啜啜焉爲之力闢而痛斥之者也。愚嘗曰：「顏子、明道難學，善學之，則日進於高明；不善學之，則日流於空蕩。」愚又曰：「初學學顏子，不如學曾子；學明道，不如學伊川。學曾子，正是學顏子；學伊川，正是學明道。」亦深懼夫學者之畏難而趨便，舍平實而騖高遠，其流弊殆至如洪水猛獸之酷，而莫之可救也。後之君子，亦或有取於鄙説云。」

學統卷之七終

學統卷之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　統

程伊川先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業於舂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所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治平、熙寧閒，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

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宣仁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説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爲

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説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内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内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説書，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厚，看詳國子監條制。先生所定，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凡數十條。六月上疏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閒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謂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説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悦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

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

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爾，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常首肯之，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哲宗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雖哲宗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哲宗在宮中，起

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哲宗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哲宗不悦。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黄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賀表，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致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宫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

在職累月不言禄，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户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潞公嘗與吕、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説，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爲詆謗。一日赴講，會哲宗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悦。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

生「汚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説，僭橫忘分；徧謁貴臣，歷造臺諫；滕口閒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句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説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句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紹聖閒，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

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還洛。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義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

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歿。

初，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先生既歿，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蓋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以敬爲要，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嘿，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横渠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脱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有成就。其微言精論，發揮聖賢之祕奥，則在《語録》及《易傳》、《春秋傳》等書。蓋其道大約與明道同，惜乎遭時不幸，未究所施。嗚乎！道之興與廢也，豈非天耶？而或者猶以執理不化爲先生病，則大謬矣。涪人祠先生於北巖，學者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程子」。

司馬温公、吕申公嘗言於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

又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

吕申公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

立之操、出群之資，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王氏巖叟嘗言於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

又曰：「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静而閲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德。」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脱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龜山楊氏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爲何敢説這樣話？」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閒；以言乎德，則並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和靖尹氏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閒，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

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居經筵，建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内臣十人供侍左右。倘人君出一言，舉一事，必使經筵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主少，非可爲之時也。』先生曰：『正可爲也，責不在人主，在人臣當任之耳。』元祐初，司馬温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沖，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祕閣，皆辭之。黨錮起，謫涪州。

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門人。後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門弟子請問《易傳》，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已久，未嘗容易下一字。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反覆紬繹，然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

胡文定公言於朝曰：「伏見元祐之初，宰臣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經筵。自司勸講，不爲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吴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僞，而河洛之學幾絶矣。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絶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

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禄，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説鄙喻，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禄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伏望特降指揮，裒集遺書，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説者不得乘閒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顔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也。』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别白如此？」

鄒氏志完曰：「伊川見處極高。」

朱子曰：「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

又曰：「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計較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企，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

裁酌非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又曰：「明道説話超邁，不如伊川説得的確。」

又曰：「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

又曰：「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

又曰：「伊川語親切。」

又曰：「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

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朱子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

問：「伊川可比孟子否？」朱子曰：「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川否？」曰：「然。」

又曰：「今之想像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

問：「程先生當初進説，只以聖人之説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盛，何也？」朱子曰：「也不得不恁地説。如今説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

朱子《書伊川帖》曰：「近世學者閲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爾。況《春秋》大義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以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

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爾。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閒，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原，能及是耶？」

又曰：「伊川説話，如今看來，中閒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説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説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説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著修。」

因論司馬、文、吕諸公當時尊伊川太高，自宰相以下，皆要來聽講，遂致蘇、孔諸人紛紛。朱子曰：「宰相尊賢如此甚好，自是諸人難與語。」

又曰：「伊川快説禪病，如後來湖南、龜山之弊，皆先曾説過，湖南正以爲善，龜山求中於喜怒哀樂之前。」

又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語，與横渠『心統性情』相似。」

又曰：「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主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若不得他如此説出，如何明得？」

又曰：「伊川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自天之所賦與萬物言之，故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禀受於天言之，故謂之性。其實所從言之地頭不同爾。」

又曰：「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又云：『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説仁説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

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云：『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某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

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朱子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

問：「伊川答蘇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却是已發。』某觀延平亦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爲如何？』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朱子曰：「但欲見其如此爾，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

問：「蘇季明問『靜坐時，乃說未發之前』，伊川以祭祀前旒黈纊答之。據祭祀時恭敬之心向於神明，此是已略發，還只是未發？」朱子曰：「只是如此恭敬，未有喜怒哀樂，亦未有思，喚做已發不得。然前旒黈纊，非謂全不見聞，若全不見聞，則薦奠有時而不知拜伏，有時而不能起也。」

問：「伊川答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朱子曰：「此條記得極好。『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全未有一箇動綻，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毫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爲中。」

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朱子曰：「未發之前，須常恁

地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麽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覺便是動否？」曰：「固是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不是瞑然不省，怎生説做静得？然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爲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也。」曰：「恐此處知覺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曰：「是。」

問：「心本是箇活物，無間於已發未發，常恁地活，伊川所謂『動』字只似活字，其曰怎生言静，而以復説證之，只是明静中不是寂然不省故爾，不審是否？」朱子曰：「説得已是了，但『寂』字未是。寂含活意，感則便動，不只是昏然不省也。」

問：「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静字？』伊川云：『謂之静則可，静中須有物始得。』所謂静中有物者，莫是喜怒哀樂雖未形，而含喜怒哀樂之理否？」朱子曰：「喜怒哀樂，乃是感物而有，猶鏡中之影。鏡未照物，安得有影？」曰：「然則静中有物，乃鏡中之光明。」曰：「此却説得近似，但只是比類。所謂静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便是。」曰：「纔説知覺，恐便是動。」曰：「此恐説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覺箇甚底？如知得寒、覺得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静？不成静坐便只是瞌睡。」

問：「伊川云『須是静中有物始得』，此莫是先生所謂『知覺不昧』之意否？」朱子曰：「此只是言静時那道理自在，却不是塊然如死底物也。」

問：「伊川云『静中有物』如何？」朱子曰：「有聞見之理在，即是『静中有物』。」

問：「敬莫是静否？」曰：「敬則自然静，不可將静來唤做敬。」

問：「伊川言『静中須有物始得』，畢竟此物云何？」朱子曰：「只太極也。」

又曰：「蘇季明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云：『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事事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方有功。」

問：「伊川見人静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朱子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

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不刺人，此是如何？」朱子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原不曾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説此稍詳，有人眼病，嘗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子了。」

問：「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盡性至命是聖人事，然必從孝弟做起否？」朱子曰：「固是。」曰：「伊川説『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看來孝弟上面更有幾多事，如何只是孝弟便至命？」曰：「知得這孝弟之理，便是盡性至命，也只如此。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曰：「程子以窮理、盡性、至命爲一事，横渠以爲不然。」曰：「若是學者，便須節節做去；若是聖人，便只是一事。」

問：「伊川云：『隨時變易，乃能常久。』不知既變易，何以反能久？」朱子曰：「一出一入乃能常，如春夏秋冬，乃天地之常久。使寒而不暑，暑而不寒，安能常久？」

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爲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顔子擇乎中庸，未見其

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於言行，而亦嘗動於心矣，此亦是失否？」朱子曰：「此一段説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

問：「伊川前後進講，未嘗不齋戒潛思，存誠如此。則未進講已前，還有閒斷否？」朱子曰：「不然。尋常未嘗不誠，只是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又曰：「伊川先生多説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他做去。」

又曰：「伊川言『心即理也』，與橫渠言『心統性情』，此二句顛撲不破。」

敬軒薛氏曰：「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以徇之哉？」

又曰：「程子《易傳》，有無窮之義理，知者鮮矣。」

又曰：「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爲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整庵羅氏曰：「楊慈湖《紀先訓》内一條云：『近世有以小道與其門人講習，學者宗仰，語録流行，人服其篤行，遂信其説。其説固多矣，而害道者亦多，遺患頗深。』其所指乃伊川程先生也。何以知之？蓋慈湖嘗與學者講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之説，因議及伊川，又回護數語，云『程之篤行，亦豈易及，不可不敬也』。但講學不得不辨明爾，家庭議論，如出一口，決非偶然之故，得無以其所覺者爲極致，遂敢於自大耶？夫以大舜之聖，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無他，惟是『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而已。凡伊川與其門人之所講習，無非人倫庶物之理，

千萬世之所通行者也，安有千萬世之所通行者而可目之爲小道哉？若謂大道混成，不容分析，則伏羲既畫八卦，又重爲六十四卦，文王繫卦，周公繫爻，孔子作《十翼》，又出許多文字，何其不憚煩也？安知千條萬緒，無非太極之實體？苟能灼見其精微之妙，雖毫分縷析，自不害其爲一。伊川所作《易傳》，蓋深得四聖之心者也，顧可以小道目之耶？必如其言，則是大道不在伏羲、舜、文、周公、孔子，而黄面瞿曇獨得之矣。害斯道者，非若人而誰？」

高景逸曰：「『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先生之道，通於天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生之道，備於一身。釋有普賢，人知尊之，人有伊川，人思議之，礙其欲也。人欲肆而防之者禮，學如先生，乃曰『克己復禮』。」

愚按：自堯、舜以來，聖聖相傳，不越一敬。敬者，徹上徹下、成始成終之道也。故凡聖狂賢愚之分，吉凶理亂之界，惟在一敬肆之閒而已矣。二程子既以一敬接千聖之傳，而伊川則特爲「主一無適」之解，又從而反覆發明之，庶幾學者有所持守以爲超凡入聖之地。朱子謂程氏之有功於後學，最是主敬得力。而當時東坡蘇氏則曰：「軾生平疾程頤之奸，不假辭色。」又曰：「何時打破這『敬』字？」夫程子而至目之奸，此固不待辨，不知「敬」之一言何所負於東坡，而必欲打破而後愉快耶？後世邪説倡，異學熾，猖狂恣肆，波流雲擾，聖門「敬」字直破碎於浮屠拳棒下矣。即如有明之季，士大夫爲王氏之學者，群居聚會膜拜，誦《金剛經》，譚《指月録》，依舊參和孔、孟，

號稱講學，時人目之爲「白蓮會」。至温陵李氏，則更削髮披緇，裸體上座，號曰「現身説法」，開口便譏洛、閩，笑程、朱，謾罵詆毁，至不忍聞。自以爲解脱三昧，一切不礙，而不知其得罪名教，與異類同歸。嗚乎！不敬之害，抑至於此，惜不令坡仙輩見之。近復有謂晦翁言伊川參某僧有得，反竊其説以爲洛學者。夫伊川之書具在，取而讀之，有片言隻字自竺典中來者耶？伊川斷不取佛説，晦翁亦決無此言，殆好事者爲此論以自解免爾。嗚乎！世俗匪人，不憚厚誣前哲，往往如此，可爲三嘆。

學統卷之八終

學統卷之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朱晦庵先生

先生姓朱，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也。朱爲新安著姓，世有偉人。韋齋公諱松，字喬年，甫冠，擢進士，歷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去國，行誼爲學者所師。因仕入閩，以宋高宗建炎四年生先生於尤溪之官舍。先生自幼穎悟，甫能言，韋齋公指天示之曰：「天也。」先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公異之。五歲就傅，授以《孝經》，一閱會其意，即題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

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説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吕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辭藻，非所以探淵源

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説誤之也。夫夷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原之地，亦在於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爾」。

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閒，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强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先生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内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廷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禄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先生屢召不起，宜蒙褒録，執政俱稱之。孝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求

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孝宗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先生名進，除祕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一時權倖群小，乘閒讒毀。乃因先生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先生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閒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閒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説，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能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

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孝宗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先生以病請祠，不報。

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先生甚力。宰相趙雄言於孝宗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孝宗以爲然，乃除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録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先生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説，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體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而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

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孝宗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先生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先生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内，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先生者，謂其疏於爲政，孝宗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先生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内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户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税，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飢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

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先生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先生章進呈。孝宗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實，仍令先生速往旱傷州郡相視。先生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先生。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

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先生也。十年，詔以先生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

十四年，周必大相，除先生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惡讒説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耻，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閒，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閒，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嘿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

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内侍甘昇尚

在，先生力以爲言。孝宗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爾。」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劾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孝宗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先生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對。孝宗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先生，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先生：「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謂。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先生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先生又辭。

始先生嘗以爲口陳之説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宫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静，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

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説、抃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内，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宫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言。❶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友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

❶「衺」，原作「衺」，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公明剛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閒、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閒。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閒，則群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内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内帑之積，將以

備他日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内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蘄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宫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閒，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説書。先生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

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

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説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先生悉禁之。嘗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汀、漳、泉三州經界，先生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吴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

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先生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宫。先生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静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宫，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黄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爲宫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爾。」先生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1]先生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

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焕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其

[1] 「獠」，原在「會」上，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在「洞」下。

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寧宗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

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寧宗未還大內，恐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先生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内禪之説，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爲宛轉方便，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

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閒，草創寢殿一二十閒，使粗可居。若夫過宫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宫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勳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説，别求草澤以營新宫，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内，而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寧宗亦未有怒先生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寧宗亦開懷容納。先生又奏勉寧宗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閒，以求放心爲之本，而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群臣進對，亦賜温顔，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

先生奏：「《禮經》敕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册，爲萬世法

程。閒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黄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啟殯發引❶，禮當復用初喪之服。」

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毁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閒，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説，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先生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毁撤僖、宣廟室，更創别廟以奉四祖。

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憂其害政，❷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先生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宫觀。」汝愚袖御筆還寧宗，且諫且拜，内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先生，臺諫争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録黄，修注

❶「唯」，原缺，據中華書局《宋史》卷四百二十九校勘記補。

❷「生」，原作「王」，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官劉光祖、鄧駟封章交上。先生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遣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焕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宫。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寧宗言，又數以手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先生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祕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先生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先生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黄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先生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先生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先生、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

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先生。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悔。

先生既没，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閒，非妄譚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先生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先生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

始先生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韋齋公病亟，嘗屬先生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先生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愿中先生老矣，嘗從學於羅仲素先生，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全體大用，兼綜條貫，表裏精粗，交底於極，所謂「質之前聖而無疑，垂之百世而無弊」者也。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於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深辨而力闢之。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

《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録》、《家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皆行於世。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録十卷。紹定末，祕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温公、周濂溪、邵康節、張横渠、程明道、程伊川及先生七子列於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理宗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先生從祀孔廟。元至正二年，封韋齋公爲靖獻公。明洪武初，詔以先生之書立於學官，天下學者咸宗之。嘉靖中，祀稱「先儒朱子」，韋齋公從祀啟聖祠。先生墓在崇安之九峰山下。子二：埜、在，皆賢。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今新安、考亭，各世襲博士一員。

延平李氏與其友人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

又曰：「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説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

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静處

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勉齋黄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説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其穎悟絶人，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静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覩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

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虚而静，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内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

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禮，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極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别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

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剥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藴奥不至於泯没。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别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吕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虚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説，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説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别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

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脱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荒裔，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没，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姿禀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爾。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缺，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絶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

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閒，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内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内。内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静虚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虚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淩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别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涣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説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麤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絶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

以降，千五百年之閒，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又曰：「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若草芥，翛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者。」

又曰：「先生入則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群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説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搜輯先儒之説，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録》，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静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

破後儒之臆説；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温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説，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澀，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内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説。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懍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於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謬，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砭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荆棘擭穽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顔、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騖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虚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

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外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閒，世道學術、議論文辭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閒，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絶一世。蓋其包涵渟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亹亹不絶。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爾，謂可轔轢經傳，遽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淩節而進。至於切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爲』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閒，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

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乎！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没，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删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脱，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説，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古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敝可也。」

吴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録、雜説，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並杜子美數詩而已。」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温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群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謬

誤，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閒。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絀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柄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群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没，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無弊。嗚乎！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説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閒，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絶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説者，至是脱然如沈疴之閒，大寐之醒。至於吕、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别白之，亦皆無餘藴矣。然而絶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

先生始以强志博見，淩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内，群獻之精藴，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吕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絶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與！嗚乎！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西山真氏曰：「朱子論性、道、教，皆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以空寂爲性、以虚無爲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爲教者，真妄是非，不辨而明矣。」

敬軒薛氏曰：「朱子《本義》，依古《易》次序，自爲一書，不與程《傳》雜，最可見象占卜筮教人之本意。後儒摘以附程《傳》之次，失朱子之意矣。」

又曰：「朱子《本義》，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易》。」

又曰：「《啟蒙》見作《易》之原與卜筮之本義。」又曰：「朱子釋坤之初六，扶陽抑陰之旨微矣。」

又曰：「孔子讀《烝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子思《中庸》引《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凡聖賢説《詩》，只加數字轉換過，而義自見，未嘗費詞也。朱子《詩集傳》，蓋得此法矣。」

又曰：「《詩》困於《小序》之牽强，晦於諸家之穿鑿，至朱子《集傳》，一洗相沿之陋習，洞開千古之光明，真所謂豁雲霧而覩青天也。」

又曰：「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綴念過，便教人省悟。竊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綴念過，蓋得明道談《詩》意也。」

又曰：「《春秋》書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未有書於前而不應於後也。朱子《綱目》書法，倣《春秋》之意。」

又曰：「《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群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藴。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竊怪後人之於朱子之書之意尚不能偏觀而盡識，或輒逞己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説，寓以新名，衒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又曰：「四書與朱子《集註》，萬世聖賢之書，無過於此。爲聖爲賢，治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所不載，學貫天人而一之者也。」

又曰：「四書經文、《集註》，爲聖爲賢，皆由此入。惟讀者真知實得，乃有其效爾。」

又曰：「朱子《太極西銘解》，至矣盡矣。」

又曰：「讀朱子《語録》雜書，斷不若讀其手筆之書。」

又曰：「朱子至精至粹之言，已見於《四書集註、章句》及《易本義》、《詩傳》中。其《文集》、《語類》之屬所載者，或有非定論者，讀者擇焉可也。」

又曰：「朱子解剥《太極圖》，括盡周子《圖説》，至爲精密。」

又曰：「朱子論造化之精約，莫過於《太極圖解》。」

又曰：「朱子《小學》一書，理與事而已。《内篇》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言其理也。《稽古》之立教、明倫、敬身，通論實之以事也。《外篇·嘉言》之廣立教、明倫、敬身，又以理言也；《善行》實立教、明倫、敬身，又實之以事也。然理，精也，本也；事，粗也，末也。本末精粗，一以貫之，其《小學》之書乎！」

又曰：「《小學》一書，不出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倫，五倫不出乎仁、義、禮、智、信之性。是則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與！」

又曰：「《小學》只一『性』字貫之。立教者所以教此也，明倫者所以明此也，敬身者所以敬此也。」

又曰：「朱子《楚詞集註》，成於晚年，所感者深矣。」

又曰：「孔子之道，得孟子而愈尊。程子之道，至朱子而始明。」

又曰：「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發。周子、程子、張子之學，非得朱子爲之發明，後世紛紛，莫知所定論矣。」

又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然明於萬世，而異端邪説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又曰：「孔子得堯、舜三代之事實、文章，乃可以致删述。朱子得濂、洛、關中師、弟子之議論、著述，乃可以成傳註。故孔子集群聖之大成，朱子集群賢之大成，其揆一也。」

又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於道學者，朱子也。」

又曰：「孔子之後，知作《易》之本原者，程明道、邵康節。發明二子之學者，朱子也。」

又曰：「自有《大學》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爲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繼程子而發明其言者，朱子一人而已。」

又曰：「二程之名言，朱子采入《四書集註》、《或問》中者多矣。求二夫子之心者，當於此觀之。」

又曰：「朱子盡得程子之學，故曰：『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

又曰：「諸儒解經，多入外意，惟朱子

只主本意，而無泛論。」

又曰：「表章《大學》、《語》、《孟》、《中庸》，始於程子，成於朱子。」

又曰：「朱子章疏，有本有末，有綱有目，當時不能行其一二，信乎用言之難也。」

又曰：「千載而下，得《易》之本義者，朱子一人而已。」

又曰：「朱子大本原，皆得程子之學。」

又曰：「朱子超然遠引，當時小人方欲以利禄輕重之，是何異鴟鴞得腐鼠而嚇鵷鸞也！」

又曰：「程子之門人，論未發之中與致知、格物，皆失程子之意，至朱子發明至矣。」

又曰：「周、程之學，非朱子無以發。」

又曰：「朱子論專言、偏言之仁，皆本於程子『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語。其論性命，皆本於程子『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之語。其論本然之性，皆本於程子『性即理也』之語。其論氣質之性，皆本於程、張論氣質之性。如論致知、格物之類，皆本於程子。」

又曰：「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

又曰：「義理精，則能辨是非、定予奪，故《綱目》非朱子不能作。」

又曰：「一時之强弱，決不能奪萬世之是非，名義具有可畏，觀朱子《綱目》書法可見。」

又曰：「史至朱子《綱目》，而名分明。」

又曰：「南宋之君，大抵無剛明者，雖朱子之賢不能用。群姦得志，終至僨國，豈非後世之鑑？」

又曰：「元人詩曰：『不宋朱氏元非

學』，美哉言乎！」

又曰：「孟子言『性善』，擴前聖之未發。程子言『性即理也』，與張子皆論氣質之性，又擴孟子之未發。至朱子，會萃張、程之論性，至矣。」

又曰：「朱子論宗廟之制，宜爲法。」

又曰：「朱子答學者之問，多告之以性與天道之妙，乃聖賢接引後學不得已之盛心也。必若待中人以上之資始告之以此，則可告者亦少矣。是則孔子所言者，教人之正也。朱子之接引後學者，權也。」

又曰：「朱子註四書，明聖賢之道，正欲學者務爲己之學。後世皆藉此以爲進身之階梯，夫豈朱子註書之初意哉？」

敬齋胡氏曰：「看來朱子只恁勇猛做向前去，更不退縮，朱子直是豪氣。」

又曰：「朱子直是勇，窮理便直是窮到底，作事直是做徹底。」

又曰：「今人有厭讀朱子傳註，以爲太煩者，又有博覽朱子諸書以資解説者，二者皆非也。憚其煩，厭其卑，此好簡易高大，必流於異學空虚。昔陸子静惡伊川之言，蓋其天資過於高大，有淩空駕虚之病，與程子收斂謹密實地工夫異矣。況朱子博學精詳，細密纖悉，尤非趨簡徑、樂閒曠者所便也。」

又曰：「朱子註四書、《詩傳》，先訓釋文義，然後發明其正意，又旁引議論以足言内之意，或發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釋經之意。」

又曰：「朱子體段，大約似孟子。但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豪雄。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徧。」

整庵羅氏曰：「朱子年十五六，即有志

於道，求之釋氏者幾十年。及年二十有四，始得延平李先生而師事之。於是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其舊習。延平既卒，又得南軒張子而定交焉，誠有麗澤之益者也。延平嘗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裹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訛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今漸能消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觀乎此書，可以見朱子入道端的。其於南軒往復論辨，書尺不勝其多，觀其論『中和』最後一書，發明心學之妙，殆無餘蘊，又可見其所造之深也。誠明兩進，著述亦富，當時從游之士、後世私淑之徒，累千百人，未必皆在今人之下，然莫不心悅而誠服之，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今之學者，概未嘗深考其本末，但粗讀陸象山《遺書》數過，輒隨聲逐響，横加詆訾，徒自見其陋也已矣，於朱子乎何傷？」

顧涇陽曰：「孔子表章六經，以推明羲、堯諸大聖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朱子表章《太極圖》等書，以推明周、程諸大儒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此之謂命世。」

又曰：「象山兄弟，不肯濂溪之『無極』，又不肯横渠之《西銘》，伊川不肯康節之《易》，獨朱子一一信而好之，且爲考訂釐正，推明其説以遺來學。至以此取譏蒙訕，不容於世，曾不爲悔。試看此老是何等心胸，何等眼界，何等手段！」

又曰：「世好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高明者，遏於無所逞而厭之。世好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曠達者，苦於有所束而憚之。孔子依乎中庸，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平之至也。十五而志學，七十而從心不踰矩，方之至也。朱子希孔子者也，是故論造詣，即顏、孟猶有歉焉；論血脈，朱子依然孔子也。」

高景逸曰：「朱子謂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學者必默識此心之靈，而端莊静一以存之；知有萬物之理，而學問思辨以窮之，此聖學之全也。論者以爲分心與理爲二，不知學者病痛皆緣分心與理爲二。朱子正欲一之，反謂其二之，惑之不可解久矣。」

又曰：「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由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即知之至，而心與理一矣。今人説著物，便以爲外物，不知不窮其理，物是外物；物窮其理，理即是心。故魏莊渠曰：『物格則無物矣。』此語可味也。」

又曰：「朱子傳註六經，折衷群言，是天生斯人，以爲萬世，即天之生聖賢，可以知天命矣。」

又曰：「朱子格物，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無所不有，知本之義，已在其中。所争者，『此謂知本』二語，本相黏而離之，以下句之上有缺文，以上句接『聽訟』爲衍文爾。若實做朱子『格物』工夫，自與『知本』無二；實做『知本』工夫，自與朱子『格物』無二。非今日之古本，與朱子無異指，乃朱子『格物』原與古本無二指也。」

又曰：「删述六經者，孔子也。傳註六經者，朱子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子之學，惟朱子爲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孔子集群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又曰：「五經四書註，俱是漢儒專門傳受，俱有一箇來歷。後來宋諸大儒，又費許多心思，逐句逐字，稱觔估兩定下，肯細心咀嚼之，自有滋味，何必説出許多新奇？更不知今之所謂新奇，正先儒所剩下不用者。故文公先生嘗云：『《四書註》中，字字句句，俱是某稱量過來。若人不曾用得某許多工夫，却也看某底不出。』其註書时，與敬夫、伯恭兩先生往來書簡，雖有一字不安，辨論數番。後人未曾見到，反議論前賢，真無忌憚也。」

又曰：「由孔子而後，見而知之者，爲顏、曾、思、孟。然當孟子之時，邪説並作，而仁義充塞，不有孟子，孔子之道不著也。由孟子而後，聞而知之者，爲周、程、張、朱。然當朱子之時，邪説並作，而仁義充塞，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著也。故昌黎韓氏曰『孟子功不在禹下』，可謂知言矣。而河汾薛氏曰『朱子功不在孟子下』，可謂知言矣。夫聖人之道，載在六籍，得其言而得其意，以之而明聖人之道；不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以之而晦聖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迺始幽顯畢徹，吾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流地，非獨研窮之勤，昭晰之密，蓋其精神氣力，真足以柱石兩閒，掩映千古，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

愚按：孔子集列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此古今之通論，非一人之私言也。朱子著述甚富，就中出於門人之紀述，不無一二出入，而要不害其全體。蓋居敬窮理之言，實與堯、舜精一、孔、顏博約之旨，先後一揆。聖人復起，殆不能易矣。象山則曰：「朱元晦誠泰山喬嶽，惜乎其未聞道也。」夫朱子之道，乃堯、

舜、禹、湯、文、武、周、孔、顔、曾、思、孟、周、程之道也，如象山之言，夫必如何而後謂之聞道耶？ 若曰「汝耳自聰，汝目自明，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以是聞道，恐去道益遠矣。 嗚乎！ 此象山之所謂道，非吾之所謂道；象山之所謂聞，非吾之所謂聞也。 而陽明《答羅整庵書》有曰：「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説，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閒，可哀也已。 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前，而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 嗚乎！ 若守仁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信如書言，是陽明以朱子爲楊、墨，爲佛、老，而居然自比於孟軻、韓愈矣。 嗚乎！ 朱子而果楊、墨、佛、老耶？ 陽明而果孟軻、韓愈耶？ 此兒童之見，狂病喪心之語，不足深辨者也。 陽明騁一時之智力以就功名，觀其所豎，不在管、晏之下。 載籍以來，如陽明者亦夥矣，未見其盡攘臂仲尼之庭也。 顧乃氣驕志溢，妄自尊大，拾先賢之口唾，爲祕密寶藏，因而輕肆詆毁，以爲名高，以熒惑狂愚之耳目，而不知彼之所持以傲先賢者，固先賢之所鄙棄而不屑道者也。 一時昏昏聾瞶，坐受其欺，即號稱聰明才智之士，閒亦洞察其爲説之非，而往往嗜欲動於中，功利移於外，遂亦不勝其好高欲速之私。 且又以爲既有一名高饒氣勢者爲之倡，因不憚群趨而争附之，猖狂怪誕，日增月盛，雖以陷溺人心，充塞宇宙而不顧。 既乃知人心

之不死，公論之難勝，則又變爲展轉回護之計，作《晚年定論》以自解免。若曰：「朱子晚年所見，與我同也。」嗚乎！同不同，定不定，姑置不論，就如所云，是前此未嘗實見朱之所以爲朱，而遽乃呶呶焉加之詆誣，其亦何辭於非聖之辜也耶？嗚乎！邪焰之熾，烈於猛火，蔓延流毒，猝難滅熄，百餘年來，瞿曇陋習，中人心髓，東魯之書悉化而爲西竺之典，名爲孔氏六經，實則禪家六籍矣。苟非有真知定見，鮮有不惑於其説者。嗚乎！誰實爲之？誠不能不太息痛憾於斯人也。

學統卷之九終

學統卷之十

翼統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也，少孔子十五歲。閔子早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令閔子御車，體寒失紖，父責之。閔子不自理，父察知之，歸驗其二子，則皆綿也。欲出後母，閔子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後母亦感悔成賢母。孔子嘗稱之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内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内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定公五年，魯人爲長府，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季氏召爲費宰，閔子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

上矣。」哀公六年，從孔子阨陳、蔡。哀公十三年，閔子五十五歲矣，一日侍孔子側，誾誾如也，孔子樂。閔子居親喪三年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而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閔子卒，葬濟南府城東五里，有祠在范縣。唐贈「費侯」，宋加「瑯琊公」，改「費公」，明祀稱「先賢閔子」。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内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朱子曰：「閔子誾誾者，外和内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悦而諍者也。」

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辭費宰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閔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遽形於言，姑令使者善爲己辭，此與人爲善意也。又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從之意。其與人處己，兩盡其道如此。」

又曰：「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之才，蓋兼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早見豫待以應方來之變，則於膠轕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爲賢也。」

又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

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閔子，人皆信之，無有閒言，則誠著而德彰矣。」

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父欲逐其後妻，以閔子之言而止。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辭表，故内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内及外，無有異詞也。」

雲峰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爲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與！」

新安陳氏曰：「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觀閔子『子單』之言，友之實可見。外人稱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著外，能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閔子以德行稱，亞於顔子，宜哉。」

又曰：「閔子之辭費宰，始言『善爲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絶之之意甚決，真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

又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論語》所謂『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或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

雙峰饒氏曰：「觀長府一章，可見閔子誾誾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悦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諍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

西山真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四：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顔淵，而與曾子並稱也與！」

吴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皆仕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若冉求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子皆不能如閔子之辭，閔子又不若顔子之賢。嗟夫！若顔、閔者，其孔門之超絶者乎！」

愚按：閔子之在聖門，孝儗於曾，德行亞於顔，雖其生平言行不多見，即處後母一節，真誠愷摯，至性流行，百世而下，讀之猶令人感動。而辭費宰、諷長府，言和意果，彷彿聖人氣象，非大賢而能如是乎？世儒高談性命，往往薄前賢不足道，而跡其居恒措履，反不如庸衆人之爲者多矣，是以君子貴實行也。

學統卷之十終

學統卷之十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　統

冉　子

冉子，名雍，字仲弓，魯人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父賤而惡，或少之。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賢，蓋許之也。冉子問仁於孔子，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冉子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又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而弗變，導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冉子因問禁，孔子遂詳告之。冉子爲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冉子以德行著名，孔子稱之曰：「雍也可使南面。」冉子問子桑伯子，孔子曰：「可也，簡。」冉子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毋乃太簡乎？」孔子

曰：「雍之言然。」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冉子問於孔子曰：「《書》曰『哀矜折獄』，何謂也？」孔子曰：「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哀公六年，冉子從孔子阨陳、蔡，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録舊非，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乃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惟以亡其身。」冉子卒，葬曹縣東北五十里，俗呼爲「冉堌」，一在冠縣。唐贈「薛侯」，宋封「下邳公」，改「薛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程子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仲弓問仁，而仲尼告之者，以仲弓可以事斯語矣。」

又曰：「『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蓋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朱子曰：「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閒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又曰：「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静重而持守，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蓋仲弓資質温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嚴謹做將去。伊川云：『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莊敬以持養之者也。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

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朱子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爾。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爲敬？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亦不須言敬矣。」

又曰：「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

問：「仲弓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朱子曰：「以或人『不佞』之譏，及『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爲『簡以臨之，莊以涖之』，蓋近之矣。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爲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與！」

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之道也。仲弓之可以南面以此。」

雙峰饒氏曰：「仲弓之簡，敬而簡者也；伯子之簡，簡而簡者也。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是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至爾。『可使南面』，固有所自來矣。」

潛室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乾。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會得。」

厚齋馮氏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古有此語，惟仲弓可以語之。」

愚按：仲弓遊於聖人之門，具有人君之度，「居敬行簡」一語，舉從古帝王心法、治法包括無遺，夫子南面之稱，良有以也。夫君如堯、舜，可謂至矣。《尚書》載堯曰「欽明」、曰「恭讓」，載舜曰「溫

恭」、曰「寬簡」，然則君天下者之準則亦可知矣。仲弓蓋嘗聞諸夫子者矣，「見大賓」，「承大祭」，敬之説也；「先有司」，「赦小過」，簡之説也。「居敬而行簡」，何其言之似夫子也。嗚乎！若仲弓者，可謂善學矣。雖然，敬者，聖賢傳心之要，帝王修身出政之本，無所不包，亦無所不貫，南面臨民，其一焉爾。敬則大綱正而萬目舉，敬則不下堂階而天下平。蓋惟敬必簡，未有敬而不簡者，亦未有簡而不由於敬者。敬者，兢業之謂，而非矜持之謂也。簡者，體要之謂，而非闊略之謂也。後世刑名法術之治失之雜，清浄寂滅之學流於荒，皆不敬之過也，固聖門之所鄙而羞稱者也。嗚乎！仲弓亦賢矣哉！雖然，仲弓在孔門，猶閔、冉之亞也，而荀況稱仲尼、子弓爲大儒，比而同之，不亦過乎！或曰：三冉同學，牛阨於命，求局於藝，惟雍也仁而不佞云。噫！近之矣。

學統卷之十一終

學統卷之十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端木子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也，少孔子三十一歲。以言語著名，善爲説辭。嘗從孔子求爲己目，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孔子亦問端木子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端木子問於孔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孔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衛莊公、出公争國，孔子欲仕於衛，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端木子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衛公孫朝問於端木子曰：「仲尼焉學？」端木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陳子禽問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端木子曰：「夫子

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端木子通達而辨，聞其言者，皆知其賢。故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端木子聞之，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陳子禽亦謂端木子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端木子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當世之重端木子者如此，惟孔子知其未足也而屢進之，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及以不欲加諸人爲質，則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後端木子德日進，契道日深，孔子遂呼而謂之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端木子乃自嘆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至此，端木子之所造深矣。而孔子之自衛反魯也，端木子實從之，故其言多見於魯君臣之間，如邾子來朝、魯定公受玉、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吳及衛會於鄖、子服景伯如齊諸大事，端木子並以辭命聞，詳具《春秋左氏傳》。孔子既歿，門人心喪三年畢，治任將歸，端木子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其尊師有如此。端木子嘗宰信陽，相魯、衛而終於齊。太史公疑在齊平公之世，然史

傳未詳，其墓亦不可考。或曰在今濬縣大伾山云。唐追封「黎侯」，宋加「黎陽公」，尋改「黎公」，明祀稱「先賢端木子」。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又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爾。然此亦是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若子貢，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

又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

朱子曰：「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識彼，『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又曰：「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矣。夫子所以與之也。」

又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顏、曾而下，便用著子貢，所以孔子爰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

又曰：「曾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

又曰：「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預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或問：「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閒，灼然知夫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爲妙爾。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

於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躐等而施者，蓋可見矣。」朱子曰：「此説亦善。」

又曰：「子貢俊敏。」

又曰：「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孔子亦自謂達不如賜。」

或問：「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否？」朱子曰：「不然。顔子得入，故能『高堅前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他人自不能入爾，非高遠也。」

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只是知得周徧，終始無遺。聞一知二，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然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

又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則不安於已知，自屈則不畫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子貢也。」

又曰：「子貢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

袁氏曰：「曾子聞一貫之説，即唯而無疑，固已深領聖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唯，而亦未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默會於言下矣。」

雲峰胡氏曰：「曾子篤實，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知。夫子所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

又曰：「孔子殁，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廬墓至六年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蓋益深矣。」

新安陳氏曰：「孔門穎悟，莫如顔子，子貢可以亞之，所以終得聞『性與天道』與『一以貫之』，豈局於聞一知二者哉？」

又曰：「顔、曾以下諸子，天資之敏，學

問之進，皆無如子貢。更觀其聞『性與天道』及《子張》篇末三章稱孔子處，足以見矣。」

朱氏公遷曰：「顔淵、子路、子貢，皆爲以理自守者，然守之近於自然者，顔子也。守之篤而其進未已者，子貢也。守之固而自許其能者，子路也。守之嚴而不免以己方人者，子貢也。是其所守者雖同，而其氣象不同則如此。」

敬軒薛氏曰：「孔子弟子知孔子者，不過顔、曾二子，其次惟子貢庶幾焉。」

愚按：孔門聰明穎悟，顔淵而外，莫如子貢。生平誼篤於親師，智足以知聖，求之七十之子，未之多見。晚年造深學進，與聞一貫之旨，獨契性道之妙，勿論游、夏之徒，即德行如閔、冉，亦有所不及也已。借曰以言語著名，蓋其才優專對，不辱聘使，亦士君子行己之大者，豈其佞喋恣騁、從事於便給之長耶？而太史公謂其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辨，則誣甚矣。至貨殖一節，乃少時事爾，且亦必有道焉。當時孔子不過惜其未能忘情境遇，如顔氏子之「屢空」云爾，非謂其皇皇財利，效市井賈人之爲，如《史記》所稱「好廢舉，與時轉貨貲，販鬻於曹、魯之間」云云也。若所謂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吴、强晉、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則謬妄尤甚。考之《春秋左氏傳》，前後戾舛，事絕不類。大都戰國時，三晉、兩周縱横遊談之士，假託於孔氏高弟，以自文其詭譎傾危之習，而腐遷及班氏不加深考，從而誤信之爾。苟非後世諸儒尚論明辨，聖門大賢直與猗頓、儀、秦輩埒矣，其爲侮謗誣損，可勝嘆哉！而近

代楊升庵則又曲爲之諱，以謂子貢多聞多見，有似貨殖，然則「賜不受命」，當作何解耶？又以史遷之言，雖朱文公亦惑之。夫文公之註《論語》也，於子貢貨殖，不過曰「此心未忘」而已，中引程子之言以發明之。於四科之言語，不過曰「善爲辭令」而已，並未嘗雜稱《史記》猥濫之說，然則文公不惑於史遷之言也明矣。升庵能信子貢而不能信文公，抑又何耶？升庵雖號稱弘博，不過富於詞章已爾，本不足辨，姑及之。

學統卷之十二終

學統卷之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有，一字子若，魯人也，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强識，好古道，明習禮樂。少時惡卧而焠其掌，君子以爲能有忍。嘗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有子既學於仲尼而有得焉，其言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又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又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魯饑，哀公問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子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有子智足以知聖人，其贊孔子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

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孔子既歿，曾子道孔子之言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夫子。」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爲石槨，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此知其不欲速朽也。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以此知其不欲速貧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子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哀公八年春，吴伐我，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子與焉。吴子聞之，一夕三遷，人以是稱有子之武。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子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載糧，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然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君子譏之，或曰：「誣也。」《檀弓》之文曰「蓋」，蓋之者，疑之也。有子嘗曰：「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觀此可以知其所尚焉。有子卒，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以凶事尚右故也。有子之門人與曾子之門人記《魯論》，今《論語》是也。當時孔門諸賢，曾子而外，蓋即

推有子云。唐追封「卞伯」，宋加「平陰侯」，明祀稱「先賢有子」。

雲峰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程子以仁爲孝弟之本。譬之木焉，有子就枝葉發端處説，程子就根本上説。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

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有若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朱子曰：「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

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爲迂，而圖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爾。」

厚齋馮氏曰：「古者什取一以給公上，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亦未嘗得足。哀公連年有螽，又用兵於邾，兼有齊警，以用不足爲憂。有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爲迂闊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税，足兵以賦。

夫魯之兵甲，已數倍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税畝，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税，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

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哉？宣公税畝後，哀公加賦，經傳無聞，仁言之利溥矣。」

雙峰饒氏曰：「有子論仁、論禮，皆只説得下面一截，上面一截，須待程子、朱子爲發明之。」

又曰：「有子氣象從容，辭不迫切。」

汪氏曰：「有子言『務本』，是用功，即孟子智、禮之實也。其言『本立』，是成功，即孟子樂之實也。但孟子專主事親、從兄而言，有子則言孝弟可以推之於仁民愛物，其意有不同爾。」

勿軒熊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爲學之大本；一言徹法，亦爲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愚按：有子好古深思，明體達用，實曾氏之流亞也。即《論語》所載數章，辭指氣象，從容不迫，頗有似於聖人。後游、夏之輩至欲事之如孔子，其説出於孟氏，宜爲可信。由此而觀，可以見諸賢思慕其師之切，而有子之取重於聖門也亦已素矣。然有子之自知甚明，知聖亦審，觀其言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則其生平推尊孔氏，何如其至？使當時脱無曾子之言，亦豈遂輕據宣尼之座，抗顔自居於至聖，而以師道臨同學有衆哉？殆必不然矣。若如史遷之言，其始也，以其貌之僅肖也，而推而崇之；其

繼也，以一二事之未能中也，而一旦斥而去之。夫孔門諸弟子，爲何如人？群奉一師繼大聖人後，爲何如事？顧乃一予一奪，同於優戲，曾童孺之所不爲，而謂聖門爲之乎？況所謂一二事，亦不過星巫卜祝、小智曲數之末爾。孔子之爲孔子，豈在於是？知與不知，又奚足以重輕有若耶？甚矣！史遷之妄也。學者於此，苟有知識，未嘗不致辨焉。而象山陸氏輕信史遷，遂詆有子爲支離。夫有子之言具在，其發揮聖道，亦可謂深切而著明者矣。愚不知其所爲支離者果安在也？賢如有子，而史遷誣於前，象山詆於後，抑何聖賢之不幸哉！噫！

學統卷之十三終

學統卷之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言子

言子，名偃，字子游，吴人也，少孔子三十五歲。自吴之魯，受業於孔子。孔子閒居，言子侍，曰：「敢問禮。」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閨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言子聞之，焕若發矇焉。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子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言子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言子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言子曰：「有亡惡乎齊？」孔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言子每侍孔子，

輒以禮爲問，故聖門謂子游爲習於禮也。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奠徹，推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言子，言子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户内，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曾子襲裘而弔，言子裼裘而弔，曾子指言子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言子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衛司寇惠子之喪，其適子虎不得立，言子爲之麻衰、牡麻絰。將軍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言子曰：「禮也。」文子退，反哭，言子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言子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言子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言子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言子弔焉，主人既小斂，言子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言子，言子曰：「其大功乎！」孔子既卒，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絰可居，出則不絰。」言子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

季康子謂言子曰：「仁者愛人乎？」言子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康子曰：「子産死，鄭國丈夫捨玦珮，婦人捨

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言子曰：「譬子産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言子嘗爲武城宰，孔子問曰：「汝得人焉爾乎？」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他日，孔子過之，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言子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亦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蓋言子在聖門，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其宰武城，以禮樂化民，邑人至今稱之。言子生卒年月無考，今吳郡有子游冢云。唐追封「吳侯」，宋加「丹陽公」，後改「吳公」，明祀稱「先賢言子」。

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子游爲宰，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

問：「滅明固正大，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朱子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

又曰：「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又曰：「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聞而深喜之也。」

又曰：「吴公言偃，悦周公、仲尼之道，

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嘿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殆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者與！」

勉齋黄氏曰：「子游教以絃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人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温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治者乎？」

厚齋馮氏曰：「古之學者，春誦夏絃，蓋御琴瑟，歌咏諷誦之爾。城以武名，乃嚴險用武之地，以《左傳》考之可見。夫習俗尚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禮樂，變甲冑之俗爲絃歌之聲，此夫子所以喜之，而以戲言發實語也。」

西山真氏曰：「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知澹臺之賢。一邑之宰，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王素論命相，欲求宦官、宫妾不知名之人；司馬光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若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譽之風息矣。」

雙峰饒氏曰：「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蓋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末忘本，姑爲之抑揚爾。」

勿軒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爲重，一以道化爲先，皆見其知本。」

愚按：言游，吴産也，踰江涉淮，北學於上國，卒爲聖門高弟，以文學顯名，殆所謂豪傑之士者，非耶？考句吴雖僻，與中國之虞，兄弟也。泰伯首稱「至德」，季札亦以閎覽博物聞，而言游則又崛起三江震澤閒，受業仲尼之門，裒然大賢，爲東南道學之宗。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其信不誣耶！或曰：「吴學始於言偃，楚學始於陳良，蜀學始於文翁。開先之功，不可誣也。」是固然。自宋以來，楚、閩、吴、越之彦，配食孔庭者，何彬彬也！孟子不云乎：「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惡可以時代、方域論耶？

學統卷之十四終

學統卷之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卜子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規模狹隘，孔子嘗誨之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及爲莒父宰，問政，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然卜子能篤信孔子，以文學著名。

家貧，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卜子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卜子問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曰：「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此之謂『五至』。」「敢問『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

『三無』。」又「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此三者以勞天下，此三王之德所以參於天地也。」卜子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卜子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卜子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卜子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卜子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孔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卜子嘗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又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卜子之學端重實行有如此。卜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作禮，不敢不及也。」孔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不亦君子乎！」卜子尤善於教人，頗得孔子循循善誘之意。子游顧疑之，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卜子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孔子殁，卜子教授於西河，西河之人疑以爲孔子。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文侯問於卜子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何也？」卜子曰：「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卜子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卜子嘗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卜子曰：「非也，己亥爾。」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然，於是衛以卜子爲聖云。卜子習於《詩》，能通其義，相傳今《毛詩序》，卜子之遺説也。或曰：卜子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傳《禮》，著在《禮志》。今其墓有二，一在河津縣西五里新豐村，一在曹州西三十里卜堌，未知孰是。唐追封「魏侯」，宋加「河東公」，後改「魏公」，明祀稱「先賢卜子」。

程子曰：「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君、親、賢、友，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

或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何也？」朱子曰：「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閒，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

又曰：「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爲『譬之

草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儱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静語默，無非下學，聖人幾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説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此説大誤。」

又曰：「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灑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説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

又曰：「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

又曰：「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

問：「子夏篤信聖人，如何見得？」朱子曰：「這箇雖無事實，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便見他篤信聖人處。」

雙峰饒氏曰：「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

愚按：聖人之道，本末一原，微顯無閒，初無精粗大小之殊也。至於爲學立教，則先後重輕各有次序，不可淆紊。半塗而廢與淩節而施，皆未有當。孔子之博文約禮、下學上達，所以立萬世斯文之極也。子夏在聖門，以文學著者也，而其爲學，要惟君、親、賢、友爲兢兢，其教門人小子也，亦惟從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而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則俟其優游漸漬而得之。其對子游之言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嗚乎！抑何其言之似夫子也。世儒不察，摛華掞藻

以爲文，尋章摘句以爲學，已大失聖賢學問之指。而駕虛耽異者，則又舍躬行而談性命，棄倫物而言神化，虛憍躁妄，變怪百出，道之不明不行也，豈不重可嘆哉！

學統卷之十五終

學統卷之十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　統

董廣川先生

先生姓董，名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習，以久次相授受，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先生褎然爲舉首。帝親策問以古今治道，至於再三，先生並疏策以對，其略曰：「道者，所由以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既没，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

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興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得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禄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餘年。此以教化之漸、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又曰：「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守一道，無救敝之政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絶勿使進。邪僻之説滅息，然後統紀一而法度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覽而異焉，以爲江都相。

江都王易王，帝兄也。素驕而好勇，先生以禮義匡正，王特敬重焉。久之，王問先生曰：「越王句踐與大夫種、蠡謀伐吴，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焉。」先生對曰：「昔魯君問柳下惠曰：『寡人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致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吴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也。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王曰：「善。」

居無何，先生中廢爲中大夫，會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先生居家，推説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先生，私見嫉之，竊其書奏焉，天子謂其書有刺譏，召示諸儒。吕步舒者，先生弟子也，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先生吏，當死，詔赦之，先生遂不敢復言災異矣。先生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希世用事，位至三公。先生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帝曰：「獨董仲舒可相。」遂使先生相膠西王。王故聞先生有學行，亦善待之。先生恐久獲罪，乃以病免。

先生凡相兩國，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争，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終不問産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即其家問之，奏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爲相，始知隆儒。及先生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先生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並以學顯於世。先生所著，皆推明經術，有《春秋繁露》及上疏條教若干篇傳於世。墓在今西安府城南六里下馬陵，或曰在東光，據胡翰《弔董子》文也。元至順間，從祀孔廟，明初追封「江都伯」，後改「廣川伯」，嘉靖中，祀稱「先儒董子」。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是也。」

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説『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説話皆好。」

又曰：「仲舒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此等語，似見得性善模樣。」

或問：「仲舒正誼明道之言，是有是非、無利害否？」朱子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

又曰：「仲舒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

問：「諸葛誠之云：『仲舒正誼明道之言，説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朱子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

又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爾。其議匈奴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爲之，亦不過如此。」

問：「董子所謂『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誼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朱子曰：「恁地

説也得。他本是合掌説，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

又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説『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

又曰：「董子《三策》，説得煞親切。」

又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是也。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心爾。」

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説，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悦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於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

敬軒薛氏曰：「孟子之後，知王霸之分者，董子。」

又曰：「董子曰『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百家，必不能真尊孔氏矣。」

又曰：「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

愚按：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道術陵夷，董子發憤下帷，潛心大業，使學者有所統壹，爲群儒首，可謂醇矣。其所謂「勉强學問」、「勉强行道」，即孔子

格、致、誠、正、學、問、思、辨、行之義也。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即孔子「先事後得」、「先難後獲」之義也。此非真有得於聖人之指，烏能言之親切而允當乎？使董子得出於仲尼之門，充其所至，當亦不在閔、冉之下。而劉歆以爲未及乎游、夏，愚竊以爲非篤論也。雖其中年以言災異獲罪，幾於不免，夷考其時，殆亦弘、偃輩忌害之爾，未必董子之過也。夫事莫大於對君，行莫重於委贄。《天人三策》，董子獻身之言也，其閒發明陰陽感應之理，不爲不詳，要皆原本道義，引據經傳，未嘗有一言近於機祥、讖緯之説，如京房、劉向之徒之所云也。況所謂『求雨止雨、閉縱陰陽』等法，不過道家雜流禱賽符呪之邪術爾，曾謂董子大儒而爲之乎？即其言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絶其道，勿使並進」，然則董子之學其純一不雜，亦從可知矣。愚故以謂《繁露》一書未必皆出於董子，《聞舉》、《玉杯》、《清明》、《竹林》之屬，文頗不雅馴，其必當時好事者附會而爲之爾，有識者惡可不爲之致辨哉？

學統卷之十六終

學統卷之十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韓昌黎先生

先生姓韓，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祕書郎。先生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七歲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宫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歷遷職方員外郎，坐疏論刺史陰相黨誣陷華陰令柳澗事，復左遷爲博士。

先生既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先生亦奏言「淮西敗可立待，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爾」。與宰相議不合，以他事改先生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先生行軍司馬。先生請乘遽先入汴説韓弘使協力，卒擒吴元濟，遷刑部侍郎。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爲夷法

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先生聞而惡之，乃上表極諫，略曰：「自五帝以及三王，聖君在位，享國長久，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此時中國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自時厥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至梁武帝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今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百姓愚冥易惑，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吾儕微賤，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天下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爲言：「某雖狂，發於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悟，欲復用之。皇甫鎛素忌其直，奏言「某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

初，先生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乃自爲文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

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没入之。先生至，悉計庸，得贖所没，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監祭酒，轉兵部侍郎。王庭湊以鎮州反，圍牛元翼於深，援兵且十萬，望莫敢前。穆宗詔先生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於帝曰：「韓愈可惜！」帝亦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也。死，臣之義也。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者乎？」遂疾驅入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帝大悦，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葬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也。先生性明鋭，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先生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所著有《原道》、《原性》、《師説》等數十篇，皆奥衍弘深，佐佑六經，與孟軻相表裏。自先生殁，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宋元豐中，從祀孔廟，追封「昌黎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韓子」。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又曰：「退之云『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

又曰：「韓愈道他不知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又曰：「韓子責人甚恕。」

又曰：「《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

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

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

問：「博愛之謂仁」。朱子曰：「程先生之説最分明，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退之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甚有意義。」

又曰：「自古罕有人説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説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

又曰：「退之《原性》，人多忽之，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問：「《原性》三品之説是否？」朱子曰：「退之説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説，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少却一『氣』字爾。」

又曰：「退之却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説得仁義道德煞好。」

問：「程子言『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朱子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説，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絶。性分三品，正是説氣質之性。至程門説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也。」

又曰：「退之《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

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説得極無疵。」又曰：「韓退之云：『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云：『沈浸濃郁。』又云：『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

又曰：「退之云『磨礱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最好，人多不知。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閒自是生光精，氣象自別。」

西山真氏曰：「《唐史》云：『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争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跆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奬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與？」

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虚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静、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粃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閒，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敬軒薛氏曰：「唐之韓子，乃孟子以後絶無僅有之大儒。《原道》、《原性》篇，雖『博愛』、『三品』之語有未瑩者，然大體明白純正，程子所深許，朱子又爲考正其書，誠非淺末者可得而窺也。後學見朱子兼論其得失，而不知此乃責備賢者之意，遂妄論前

賢，若不屑爲者，其可謂不知量也甚矣。」

又曰：「當韓子之時，異端顯行，百家並倡，孰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爲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没而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排斥釋氏，濱於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韓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諸儒之所稱許而推重者也。後學因見先儒有責備之言，遂勦拾其説，妄議韓子若不足學者。設使此輩生韓子之時，無先覺以啟其迷，無定論以一其志，吾見淪於流俗、惑於異端之不暇，又安敢窺韓子之門牆哉？故論韓子之得失，在周、程、張、朱數君子則可，苟未及數君子，皆當自責自求，殆未可輕加詆議以取僭妄之罪也。」

又曰：「孟子統絶，漢唐閒言道者皆妄也。韓子亦止能言道之用爾。」

又曰：「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

又曰：「韓子氣質，明敏剛正，樂易寬厚，皆過於人。但生於學絶道散之時，無所講明切磋以底大就。使生宋時，得與道學諸君子遊，則其所立，當不止是矣。」

又曰：「周、張、程、朱子之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又曰：「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深中異端之病。老、釋二家，皆務潔其身，清其心，棄絶倫理而不恤，正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

又曰：「想韓文公敬大顛，只是被他説著己病，故爲其所動。韓公不能忘情富貴，而大顛以物外清虚曠蕩之説格之，此公之

所以爲其動也。」

又曰：「韓子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自任如此。」

又曰：「性理之學，經周、程、張、朱諸君子發揮如此明白，當時親炙者尚失其意。而韓子生於道術壞爛之餘，無所從遊質正，乃能卓然有見，排斥異端，扶翼正道，遂有立於天下後世，真可謂豪傑之才矣。」

又曰：「韓文所以高於諸子者，以約六經之旨而爲之也。先儒猶謂其先學文，失進爲之序。況爲文不本於六經義理，徒取文士之辭華，綴集而敷衍之者乎？」

又曰：「自孔孟後，皆不識性。荀子謂性惡，揚子謂善惡混，先儒固已辨其非矣。唐韓子《原性》篇以仁、義、禮、智、信論性，以喜、怒、哀、懼、愛、惡、欲論情，獨於性情爲有見。三品之説，蓋孔子『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之意，兼氣質而言也。是雖不明指出『氣』字，而意已在其中矣。竊謂自孟子後，論『性』惟韓子爲精粹，又豈荀、揚偏駁者可得同年而語哉！」

又曰：「韓文公交友，忠而不返於退面，可以爲百世之師矣。」

敬齋胡氏曰：「韓退之極聰明，志大才高，故程子言：『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才見此人。』如《原道》等篇，亦窺見聖人之用，論性亦過於荀、揚。惜乎未得聖賢用功之要，故用力雖勤，多在文字、言語之閒；自任雖重，於義理本原終未有得。其以博愛爲仁，行而宜爲義，雖能窺見仁義之用，於仁義之本體，有所未覩也。」

愚按：韓子一生，以子輿自命，其有功名教，端在於闢異端。而晚年失足於大顛，至造廬海上，留衣爲別。又其集中

《讀墨篇》、《與孟簡書》、《送浮屠文暢序》，皆不能免後世學者之疑。此其故何也？蓋韓子因文見道者也，非有窮理盡性之功，與濂洛諸君子等者也。其《原道》、《原性》、《佛骨表》諸作，不過就其作用發見處及禍福因果等説，淺淺立論爾，亦非能深究其虛無寂滅之根，爲之擣其穴而犂其庭也。一旦流竄播遷，困辱挫折之餘，身心搖落，把持未定，亦其宜也。然自八代以降，斯文淪喪，聖道榛蕪，幾與洪水猛獸等矣。高者群入於荒誕，卑者胥溺於辭章，舉不知天人性命爲何物。自韓子出，而天下始知正學、異端，如南北、蒼素之不可易，孔孟之言始昭然揭日月而行，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韓子之功，雖與天壤並存可也，比隆孟軻，豈爲過哉？嗚乎！韓子而在，予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矣。

學統卷之十七終

學統卷之十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　統

張横渠先生

先生姓張，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仕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先生幼，僑寓於鳳翔郿縣横渠鎮，因家焉。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群，虔奉父命，涪州公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邠人焦寅喜談兵，先生悦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奚事兵爲？」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猶未以爲足也，於是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説，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先生即語人曰：「比見程伯淳兄弟，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往師之。」遂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乃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嘉祐初，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爲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

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告諭，使往告其里閭。閒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言，亦多有從之者。遷著作郎僉書、渭州軍事判官。渭帥蔡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神宗嗣位，鋭意變更，御史中丞吕公公著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帝即命召，既入見，問治道，先生以漸復三代爲對。帝悦，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執政，執政爲王荆公安石，問以新法，先生正色曰：「公誠與人爲善，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者矣。」執政嘿然，寖不悦，遂命先生案獄浙東，蓋遠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横渠故居，遂移疾不起。

横渠至僻陋，人莫能堪，先生處之恬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立大本，斥異學，蓋粹然一軌於正焉。先生慨然有志三代之治，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時典，一洗習俗苟且之陋。嘗曰

「仁政必自經界始」，爲之論定井田、宅里、學校之法，雅欲條叙成書，俾可施行，皆有志未就。秦鳳帥吕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明聖人遺指，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召還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禮官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葬於郿。年五十八。先生力行好古，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横渠先生」。著有《正蒙》及東、西二《銘》。其言並有功聖門，學者至今尊崇之。嘉定中，賜謚曰「明」。淳祐初，追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張子」。

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又曰：「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又曰：「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於迫切者乎？」程子曰：「子厚爲人謹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❶則寛宏舒泰有不及也。」

龜山楊氏致書程子，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於兼愛。程子曰：「横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若《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又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❶ 「子」，原作「之」，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又曰：「《西銘》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如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又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閒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

問：「《西銘》如何？」程子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又曰：「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説得到此？」

程子《答橫渠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然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温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藍田吕氏曰：「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顔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和靖尹氏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顔子克己，

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又曰：「《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横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

又曰：「横渠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底勇，方做得。」

又曰：「學者少有能如横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横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

問：「横渠似孟子否？」朱子曰：「横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横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又曰：「横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

又曰：「横渠説心統性情，又説鬼神者二氣之良能。這般所在，説得的當。」

又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横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學者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且學横渠。」

問：「《西銘》仁孝之理。」朱子曰：「他不是説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又曰：「《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都説了。」

又曰：「横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説出來，荀、揚豈能到？」

南軒張氏曰：「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惟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

斯周流而無弊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又云：『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日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曹月川曰：「困窮拂鬱，實修省之一機，故張子《西銘》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

又曰：「張子云：『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氣質變化，方是有益。』此『自易其過，自至其中』之説也。」

敬軒薛氏曰：「張子曰『一故神』，即『神無方』；曰『兩故化』，即『易無體』。」

又曰：「張子曰『富有者大無外，日新者久無窮』，其旨深矣。」

又曰：「讀《西銘》，著不得一毫私意。」

又曰：「讀《西銘》，理明而心廣。」

又曰：「讀《西銘》，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氣象。」

又曰：「讀《西銘》，知天地萬物爲一體。」

又曰：「《西銘》立心，可以語王道。」

又曰：「讀《西銘》，則知小智自私，誠可恥矣。」

又曰：「《西銘》大旨，即孟子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之意。」

又曰：「讀《西銘》，不敢慢一人，輕一物。」

又曰：「讀《西銘》，見天之大。」

又曰：「《西銘》大旨，欲人克己爲仁。」

又曰：「頑，不仁也，有以訂之，則仁

矣。《西銘》一篇，皆勉人爲仁之意。」

又曰：「《西銘》只是欲人存天理。」

又曰：「周子無極而太極，指性命之全體而言；張子《西銘》理一分殊，指仁義而言。《西銘》示人以求仁之體，專言之仁也，於《太極圖》中正、仁義，亦無不包矣。」

又曰：「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敬齋胡氏曰：「横渠十五年做恭而安不成，是横渠持身謹嚴，少寛裕温柔之氣，亦可見其工夫親切，但未至自然，終是些病痛。」

又曰：「《訂頑》立心，便可語王道。物我之私既去，則天地之生意在我。推而行之，將無一物不得其所。不然，則雖一匡天下，不過出於智計之私，況禍敗者乎？」

高景逸曰：「洋洋乎盈眸而是者，何物也？《易》也。子輿以浩然名『氣』，先生以太和名『易』。浩然者，太和之充於四體。太和者，浩然之塞乎天地。匪是不爲知道，不爲見《易》，故曰周公才美，智不足稱。」

愚按：横渠早年馳騁於孫、吴，泛濫於老、釋，一見二程論《易》，即撤去皋比，由此精思力踐，妙契疾書，其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晚節考禮明制，鋭意復古，慨然有志三代之隆。雖所如不合，有志未就，而好古力行，實秦漢以來所希有者。程子謂横渠能養浩然之氣，斯言豈欺我哉？使天多假之年，則涵養藴藉，泮涣優游，强探力索之勞，化而爲從容寛裕之樂，未必其廣大而未造於熟，學恭而安終不成也。抑横渠之書，《正蒙》得失參半，《西銘》純粹以精，前賢固論之詳矣。要其最有功聖門，莫如「心統性情」一語。

從古言心者多矣，惟此四字逼真，顛撲不破。而蔡季通以謂言「心統性情」，不若云「心者性情之統名」。夫統之爲言總也，即統名之謂也，横渠之意正如是爾。後世譚宗説妙，印月拈花，千奇百怪，愈證愈遠。嗚乎！胡弗取横渠之言而深思實認之耶？

學統卷之十八終

學統卷之十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　統

邵康節先生

先生姓邵，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曾祖令進以軍職逮事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先生幼從父徙共城，年三十遊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先生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先生對曰：「幸受教。」乃從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先生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

先生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

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毁盡禮。時富鄭公、司馬温公、吕申公諸賢退居洛中，雅敬先生，恒相從遊，爲市園宅。先生歲時畊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争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别作屋如先生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温公兄事先生，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士大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先生。先生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强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悦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

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先生門人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先生。先生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中，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先生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

先生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程伯子初侍其父，識

先生，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先生知慮絶人，遇事能前知。程叔子嘗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先生超詣之識，務高先生所爲，至謂先生有玩世之意。又因先生之前知，謂先生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先生之言先之，先生蓋未必然也。先生疾病，司馬端明、張横渠、程明道、伊川四先生晨夕候之，將終，召其子伯温曰：❶「誌墓必以屬吾伯淳。」故既葬，程伯子爲《銘》，稱「先生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云。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内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温、仲良，伯温克世其學。元祐中，賜謚「康節」，咸淳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邵子」。

程子曰：「吾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或問：「所言何如？」曰：「内聖外王之道也。」

又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爾。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户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適從，獨康節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户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

又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

❶「子」，原作「之」，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四通八達也。」

又曰：「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會敢如此言來。又如言：『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

又曰：「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不止風月，言皆有理。」

又曰：「世之博文强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與堯夫而已。」

又曰：「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或問：「堯夫所學如何？」上蔡謝氏曰：「他也只要見物理到逼真處，不下工夫便差。」却問：「何故却不著工夫？」曰：「爲他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功。」

和靖尹氏曰：「康節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却小了他。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爲盡之。」

吕氏曰：「邵先生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閒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張氏崏曰：「邵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説，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

又曰：「康節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藴，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於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乎！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歐陽氏棐曰：「康節先生嘗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嘿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

龜山楊氏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爾。」

又曰：「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藴。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

又曰：「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

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温公、横渠之閒，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

又曰：「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佛、老

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温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

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朱子曰：「他是甚麽樣做工夫？」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爲人。」朱子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曜，皇王帝霸可鋪舒。」「可謂人豪矣。」

又曰：「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

又曰：「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

又曰：「邵堯夫詩，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

又曰：「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實强似《皇極經世書》。」

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朱子曰：「吾之所知者，『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

又曰：「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

問：「康節數學。」朱子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頽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

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

又問：「先生説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朱子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問：「康節云『道爲太極』，又云『心爲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爲一身之主』而言。」朱子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

又曰：「康節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

又曰：「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久之理透，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纔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内，數又在理内。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説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

鶴山魏氏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歷乎吾前，皇王帝霸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曀，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源，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乎！真所謂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静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地

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脱斯須之不在，則芸芸並驅，日夜雜揉，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猶得從遊於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甯使曾晳獨見稱於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黄氏瑞節曰：「邵子於揚氏《太玄》，嘗謂其見天地之心，而其書遠過《太玄》之上。究而言之，皆原於《易》書中，引而不發。邵伯温云：『古今之數，皆始於一。而《皇極》之數，實本於伏羲之先天。』得之矣。西山先生始終以《易》疏其説，於是微顯闡幽，其説大著。學者由蔡氏而知《經世》，由《經世》而知《易》，嘿而通之可也。」

敬軒薛氏曰：「圖象隱於異學者數千年，至邵子而反之於《易》，其有功於《易》學大矣。」

又曰：「邵子『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等語，即發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云云之横圖也。其曰『乾坤縱而六子横』等語，即發明『天地定位』云云之圓圖也。」

又曰：「自孔子後數千年，《易》只曰『周經』，『乾元亨利貞』以下，而伏羲先天四圖隱而不傳，雖有《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及《説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之言，人亦不知何謂。至邵子傳《先天圖》，於是以《繫辭》、《説卦》之言證圖，一一相合，而

伏羲作《易》本原復明。」

又曰：「自秦漢以來，不知自何時，《易》之圖象不傳於世。如王輔嗣作《易解》，只自『乾元亨利貞』經文以下，皆不論其圖象。至邵子得《先天圖》，而後圖象始明。」

又曰：「《易》先天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爲方士所傳授。至邵子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於此。朱子詩曰『《大易》圖象隱』，正謂隱於異學也。」

又曰：「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康節之學，推往知來，蓋亦如此。」

又曰：「康節見盛衰之際甚明。」

又曰：「邵子論天地始終之數，乃前聖所未言者。」

又曰：「邵康節見造化人事熟，所以終不出。」

又曰：「發明《大易》象數之原始於邵子，繼之者朱子也。」

又曰：「程子稱『邵子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其意深矣。」

又曰：「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意。」

敬齋胡氏曰：「程子言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脚更好。」

又曰：「明道作《康節墓誌》，言『七十子同尊聖人，所因以入者，門户亦衆矣』，是未嘗以聖學正門庭許他。言『先生之道，可謂安且成矣』，是康節自成一家。」

又曰：「先儒以爲水泛地，故地不沈；日晝升天夜入水，此誣也。朱子謂天以剛

風旋滾，得地在內不陷，岐伯曰『大氣舉之』，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三說皆通，邵說尤精當。」

又曰：「康節言『畫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畫卦之前，卦之理已有，但非聖人寫不出來。禮樂亦然，制禮作樂，雖出於聖人，未制作之前，禮樂之理已具，特假聖人之手以成。如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此意也。『刪後無《詩》』，却說不定。如有聖王者作，其《詩》固在也。」

又曰：「康節本心清明，造化之闔闢，往來消長，閱之熟而契之深，故其所言，無非此理；卷舒作用，無非此事。然亦有侮玩不恭之意。」

整庵羅氏曰：「邵子元會運世之說，都是從數上推出，初非杜撰。小則一歲，大則一元，參伍錯綜，其說皆有條理。若比之鄒衍迂誕之譚，佛氏宏闊之論，切恐太過。但其學不傳，無由通知其本末爾。」

又曰：「經綸世變，乃邵書本旨。皇帝王伯，雖則並稱，而等級至爲嚴密。其以《易》、《書》、《詩》、《春秋》爲聖人之四府，雖未及《儀禮》、《周禮》，然有『禮樂污隆乎其間』一言，說得却無滲漏。其前後議論，諸儒道不到處頗多。間有一二未純，瑕瑜自不相掩也。若其妙達天人之蘊，朱子特深知之，所著《贊辭》，稱其『手探月窟，足躡天根』，其必有所見矣。」

問：「明道許康節內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學，只說程、朱？」高景逸曰：「伊川言之矣，康節如『空中樓閣』。他天資高，胸中無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意。」

愚按：康節始學於百原，深思博考，乃浩乎其有得。晚年玩心高明，包羅宇宙，其於下學工夫，不無少欠。然原本所在，初非有外於內聖外王之指，迹其所見，殆與程、張略等爾。其所自爲《傳》，有曰：「舉世尚虛譚，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又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户庭，直遊天地。」康節之自道其實如此。世儒不察，乃以戔戔數學目之，抑何視前賢之小耶？且夫聖賢之所謂數也，何爲也哉？如兩儀也，自其乾坤而言謂之理，自其陰陽而言謂之氣，自其天地而言謂之象，自其一二而言謂之數。理也、氣也、象也、數也，合之則不能，分之則不可者也。故聖賢言理而數在其中，言數而理在其中。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過曰吉凶悔吝，可斷之以理而已。《大易》爲前民利用之書，亦惟曰「陰陽剛柔，貴得其中。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而已。至所云占卜筮龜，亦不過決疑之一事。《尚書·禹謨》有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洪範》「七稽疑」，首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然則設蓍卜珓，決非古人之所首重。聖賢舉事，豈肯舍自然之理、當然之事，而漫求諸冥漠不可知之地哉？殆必不然矣。康節之所謂數，固亦聖賢之所謂數也。《皇極經世》之書，以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推而上之，衍而下之，皆十二與三十之數迭爲用者也。雖其爲説頗傷繁碎，要亦不外於陰陽消長

之故矣。富鄭公以康節年高，勸學修養。康節曰：「不能學人胡亂走也。」及疾且革，或曰：「先生論命否？當一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由斯以觀，康節之不以小數自名，不亦彰明較著矣乎？彼夫九流雜言與射覆末技，盡後世妖妄鄙俚之譚，不足掛齒頰者也。市井無賴，類多假託以濟其私，則皆妄稱前賢，以神奇其說。小之牟利餬口，大之惑世殃民，恣肆猖狂，略無忌憚。而無知不逞之徒，相與奔走羅拜，爭趨如騖，至有敬之如神明，事之如嚴父，直至老死而莫知悔者。前代若張角、方臘、劉福通輩之階亂，皆由是也。嗚乎！豈非數之一言，足以釀世閒無窮之禍、莫大之憂，而未有艾也與？愚故於康節之學，不憚反覆辨之，爲天下後世明告也。

學統卷之十九終

學統卷之二十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司馬君實先生

先生姓司馬，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終天章閣待制。先生生七歲，凛然如成人。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失足没水中，衆皆棄去，先生持石破甕，兒得活，京洛間盡傳其事。寶元初，登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歷官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先生言真僞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爲瑞，請却之，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未幾同知諫院。先生進三劄子，其一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治道」，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揀兵」，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寬。仁宗皆納之。

始，帝不豫，國嗣未立，人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時先生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先生見韓魏公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敢不盡力。」於是遂立英宗爲皇

子。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先生言陵遲之漸，不可不正。

英宗立，先生預奏：「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先生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争之力，皆斥去。先生乞留，不可，請與俱貶。任守忠反復交搆，以先生言遠竄，天下快之。有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先生抗言其非，持白韓魏公，公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先生慮。進龍圖閣直學士。

神宗立，擢翰林學士。先生力辭，帝曰：「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竟不許。已而代王陶爲御史中丞，張方平參知政事，先生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先生翰林兼侍讀學士。先生嘗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徧覽，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命置局續其書，至是，帝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

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取諒祚。詔邊臣招納，先生上疏極論，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先生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先生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禄。且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先生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

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先生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爾。」爭議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先生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生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爾。帝問先生，先生因極言新法之害，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先生。帝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先生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户，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糴和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青苗亦猶是也。」侍講吴申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先生曰：「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爾。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帝欲用先生，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内懷附下之實，苟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尋安石以韓魏公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先生樞密副使，先生辭曰：「陛下徒榮以禄位，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榮，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用臣，臣受賜

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先生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絶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先生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吴充，事見《充傳》。帝欲復用先生，蔡確沮之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遂止。

帝謂《資治通鑑》賢於荀悦《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先生請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悦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摇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譽。若此者，罰無赦。」后以詔示先生，先生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先生又奏修心、治國之要，其目各有三，即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皆嘗以爲獻，乃申其説曰：「臣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是以區區首爲累朝言之。」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時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先生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先

生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先生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吕申公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監司不用新進少年。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宫虚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先生起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内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先生自見言行計從，❶欲以身殉社稷，賓客憫其體羸，謂宜少節煩勞。先生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大事也。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其喪，襚以一品禮服，賻特厚，贈「太師温國公」，謚「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

先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兄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爾。」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閒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

❶「先」，原作「光」，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云。

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其誣謗先帝，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詔奪贈謚，仆所立碑。惇言不已，連追貶崖州司户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靖康初，還贈謚。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中，從祀孔廟。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司馬子」。子康，端謹至孝，舉明經，累官司諫，直集賢院。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能受盡言，儘人迕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又曰：「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術。」

問：「司馬温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吕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起知河陽。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官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程子曰：「吕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朱子曰：「温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或問：「温公力行處甚篤，只是見得淺？」朱子曰：「是。」

又曰：「子思所謂誠包得温公所謂『不妄語』者，温公誠在子思誠裏。」

問：「諸先生皆以爲司馬公許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鑑》。及到入朝，却做得許多不好事。」朱子曰：「却不是司馬公

之失，當時哲廟若有漢昭之明，便無許多事。」

問：「司馬公憂國之心，至垂絶猶未忘，道鄉亦然。竊謂到此無可奈何，亦只得休矣。」朱子曰：「全不念著，却如釋氏之忘，若二公，又似太過。」問：「夫子曳杖負手，逍遥而歌，却不然。」曰：「夫子猶言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依舊是要做他底。」

又曰：「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温公晚年，更歷之多，爲此説。」

南軒張氏曰：「司馬温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説已自好。使某答之，亦不過如此。温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説，近於『終條理』者矣。」

敬軒薛氏曰：「司馬公勸仁宗建儲一事，可謂大忠。」

愚按：温公所造，固不能如周、程諸子之深，然其篤志力行，亦無一不以存誠爲本。嘗語人曰：「爲學自不妄語始。」又曰：「吾生平所爲，無不可以對人言者。」夫不欺、無妄，誠之道也。誠則可以動天地而格鬼神，而況於人乎？公之勳名事業顯當時，垂後世，固其宜也。孔子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公之謂與！然公之闢老、釋也，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以愚觀之，老、釋之説盡荒唐爾，無所謂微言也。脱有之，亦未有可通於吾説者也。公之言涉於疏矣。至

云不信其誕，非卓然有見，而能若是乎？然則公之護名教之功，亦惡可少哉！亦惡可少哉！

學統卷之二十終

學統卷之二十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尹和靖先生

先生姓尹，名焞，字彦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爲「河内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爲「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先生。先生少孤，奉母陳氏以居。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先生。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黨人議」，先生歎曰：「是尚可以干禄乎哉？」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意汝以善養，乃以禄養耶？」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先生於是終身不就舉。先生之師伊川，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先生以篤行。伊川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既没，先生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户，士大夫宗仰之。

靖康初，种師道薦先生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以歸。尚書梅執禮、中丞吕好問、侍郎邵溥、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爲師，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朝廷既已宣召，而命爲『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利器，

不爲時用，殊非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優擢，以慰物望。」不報。明年，金人陷洛，先生闔門被害。先生死而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乃免。

建炎元年，劉豫僭位，使僞帥趙斌以禮聘先生，不從，則以兵恐之，先生逃去，自商州奔蜀，至閬中，得伊川《易傳》於其門人所，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涪，伊川故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蜀之學者，多從其教焉。無何，侍讀范沖以先生學有淵源，内外淳備，舉以自代。特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説書，先生以疾辭。而敦召益力，屢遣使奉詔至涪加禮津遣，有司日夕候門守趣。先生不得已，始就道。先是，伊川謫居於涪，涪人爲立祠於北巖。先生既辭免不獲，乃以文告於祠而後行，以示不忘師訓也。蓋自崇寧以來，禁錮道學，以元祐舊人爲諱。高宗渡江，始稍稍召楊龜山、胡康侯等用之。諸公薦先生甚力，既召而司諫陳公輔復上疏攻程氏學，乞加屏絶。先生行至九江，上奏曰：「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若舍其所學，是上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乞令自便，訪求醫藥。」遂留不進。左僕射張公浚上章薦先生，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先生至國門，復以疾辭。帝曰：「尹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祕書郎兼崇政殿説書，趣起之。先生始入見就職。

八年，除祕書少監，兼職如故。未幾力辭求去，帝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尹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

成人，亦足增重朝廷氣象。」乃以先生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舉先生自代。宰相趙公鼎亦力薦之，乃除太常少卿，仍兼職如故。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浚、鼎去位，秦檜獨相，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檜專主和議，先生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戎狄之禍，亘古未聞。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絶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今又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禮經》復讎之義乎？又況來使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今以不共之讎與之議和，竊爲陛下痛惜之。」又移書責秦檜，檜大怒，疏及書皆不報。

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上表力陳當去之義，請放歸田里。檜見而益銜之，遂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先生至平江，復引年請告，得旨以左奉議郎致仕。至會稽病卒，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也，年七十二。

先生之學，望聖人以爲趨。嘗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循循有序，終其身從事而弗措焉。」生平莊敬篤實，不欺暗室。於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見於容貌

詞氣之閒，望而知爲有道之士也。當時，學於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如先生者，蓋亦鮮矣。先生嘗病同門之士記伊川之言多失本指，曰：「伊川之成書，《易傳》而已。讀《易傳》足知伊川之學。」故先生亦不著書，獨奉詔解《論語》及門人問答傳於世。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録》爲詳。景定中，謚曰「肅」。程子曰：「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呂氏稽中曰：「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

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又曰：「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辱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閒又自轉移了。」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朱子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

又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録》中説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

又曰：「和靖諦當。」

又曰：「和靖只緊守伊川之説。」

又曰：「和靖主一之功多。」

又曰：「和靖持守甚確，凡遇飲，手足在一處，醉後亦然。」

又曰：「和靖赴樂會，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

黄勉齋曰：「先生之學，篤於踐行，不

爲虚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藴也。今其可見者，經筵進講，門人記録爾。惟即其所遇於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生之於道，卓乎不可及矣。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甚盛德而能若是乎？理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轇轕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察之審矣。」

問：「學孔子自何人始？」吕涇野曰：「自顔子始。」「學顔子自何人始？」曰：「自程伯淳始。」「學伯淳自何人始？」曰：「自尹彦明始。」故知孔子者莫如顔子，知程子者莫如尹子。

問「子見南子」。涇野曰：「沈晦問尹彦明：『今有南子，可見乎？』尹曰：『不可。』曰：『子學孔子者也，如何不見？』曰：『若某學未到磨不磷、涅不緇處，故不敢見。』沈曰：『破我數十年積疑。』尹曰：『某恐出門後又疑了。』此可見尹之自得處。凡學聖人如尹彦明，方切實。」

學者欲觀天文，涇野曰：「何必然，當切問、近思。曾見尹和靖詩云：『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爲難。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顔。』與某意正合，只要力行。若尹子，又何嘗講天文耶？」

涇野看薦尹先生章疏，嘆曰：「一箇布衣如此，只是積誠所至。」或曰：「尹先生讀『參也魯』，叉手起曰：『某也得魯字力。』」曰：「尹氏之於程門，猶聖門之得曾氏也。故學者雖魯不妨，只要立志爾。」

涇野問某：「尹和靖《文集》，汝看過否？」對曰：「亦曾看過。若定夫輩，後來多

流於禪。」曰：「然，故伊川言某死而不失其正者，惟尹彦明焉。且自涪歸，歎學者多從佛學。故孔子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涇野謂：「曾子易簀的去處，真是殀壽貳他不得的。」或語及尹和靖出處進退甚是分明，曰：「彦明曾亦應過進士舉來，策問中有議誅元祐黨人，即嘆曰：『是尚可以干禄乎哉？』遂不對而出。看和靖這出處，去易簀事亦不遠了。人之身只有箇出處進退、死生壽殀而已。學者做工夫，過得此等關，餘處皆易矣。」

又曰：「得聖門之正傳者，尹子而已。其行慤而直，其言簡而易。」

愚按：❶和靖之信服伊川，不啻顔、曾之於孔子。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和靖《告祠文》有曰：「不辱其師則有之。」師、弟子相知之深，相信之篤，有如程、尹二子者乎？故和靖生平險阻備嘗，死守師訓，至身經百折而不易。嗚乎！此豈作而爲之者耶？雖憂病困窮，未暇著述，於師門微指，少所發明，然持守之嚴毅，出處之㟍峻，真不愧伊洛之高弟也已！且夫當衆言淆亂之際，而獨能壁立千仞，屹然爲名教干城，此其爲功亦不細矣。或者猶以奉母命看《光明經》一節少之，愚謂以和靖之正，和靖之母之賢，決不至有效世俗佞浮屠之事。若所云同衆迎觀音，尤非大賢之所肯出，意非好事者之誣詞，則必當時記者之失其真爾，是惡可以不辨？

學統卷之二十一終

❶ 「按」，原作「接」，今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學統卷之二十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胡康侯先生

先生姓胡，名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父淵，故宣義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吴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先生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潁昌靳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器重先生，與論經史大義，先生以是學問日益進。紹聖初，登進士第，哲宗親擢爲第三，除太學博士，遷提舉湖南學事，盡心教導，足跡不躡權門。有詔舉遺逸，先生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先生與己異，得簿言大喜，命獄司極力推鞫，訖無狀，先生竟除名。未幾復官。中大夫殁，先生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禄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舍墓傍，將躬畊以老焉。

宣和末，以薦除屯田員外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再除起居郎，又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先生即入，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

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幸甚。又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説沮毀摇動，而初計不移，故志必成而功可立。望詔大臣詢以修攘之方，令各盡底藴，畫一具進，仍集百官議於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之效。」疏入，有旨命召試，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諸與己不合者，即指爲朋黨。見先生所奏，愠懟形於辭色，乃言先生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納，先生亦屢辭。南仲又言「先生實不臣」，欽宗問狀，南仲曰：「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非不臣而何？」欽宗又不納。每臣僚登對，必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污者，惟安國一人耳。」欽宗嘆息，令勉受命。既試，除中書舍人。南仲知欽宗意不可回，乃諷臺諫論先生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欽宗終不許。先生乃就職。

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强敵。先生言：「内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何以待之？」時㮚方得志於欽宗，密説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於先生嘗有推挽之力，必無駁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然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遠

外州郡而已。後金人大入，京師被圍，北道都總管趙野宵遁，爲群盜所殺；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翱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略如先生所策云。

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澥言珏行綱責辭實乃爲綱遊説。珏坐貶，先生劾澥越職妄言，軋脅異己，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紛紛，皆由於澥。於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㮚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金騎已薄都城矣。

先生在省一月，在告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先生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微細。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金圍益急，欽宗命召先生及許景衡，旨竟不達。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先生痛憤時事，有趨命之意。而黄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先生因辭免不行。奏中頗譏潛善，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先生託疾，罷之。

建炎三年，樞密張公浚薦先生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吴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趨召，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尋兼侍讀，專以《春秋》進講。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先生奏曰：「勝非與黄潛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緘嘿附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又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不顧君父。今强敵憑陵，叛臣不忌，沿江重

地，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詔勝非改除侍讀，召赴行在，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先生奏曰：「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方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

時呂頤浩再相，欲傾秦檜，將目爲朋黨，以先生黨魁，且在瑣闥，必先去之，乃力引勝非爲助。而即於先生所奏，擬旨切責，遂落職奉祠。是夕彗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留，不報。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先生不當責。右司諫吴表臣亦言先生無故罪去，非所以示天下。皆不報。頤浩遂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表臣等二十餘人以應天變，臺省爲之一空。勝非遂相，而先生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予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進覽，高宗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旨。乃除内祠，兼侍讀。先生以疾未行。

會司諫陳公輔疏詆程氏之學，先生乃上奏曰：「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因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集遺書，頒行天下，使邪説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先生學術頗僻，復除知永州，辭，復予祠。久之，高宗追念舊學，特除先生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贈左朝議大

夫，謚「文定」。

先生初問人材於游定夫，定夫以秦檜爲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先生力稱檜賢，檜亦力引先生。及檜再相誤國，先生不及見也。先生强學力行，以聖賢爲標的，平居矢志，在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没，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然風度凝遠，脩然塵表，視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嘗曰：「吾平生出處，皆内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先生、和靖爲稱首。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皆二程高弟，先生雖不及二程之門，而與三君子相友善，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先生。自王荆公廢《春秋》，不列學官，先生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説，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有《春秋傳》若干卷、《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行世。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成化初，追封「建寧伯」；嘉靖中，祀稱「先儒胡子」。子寧，將仕郎，稱「茆堂先生」；宏，承務郎，稱「五峰先生」；寅，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稱「致堂先生」；從子憲，迪功郎，稱「籍溪先生」。並爲宋大儒，别有傳，然則先生之庭訓，豈易及哉！

上蔡謝氏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河東侯氏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

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

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朱子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潁昌靳裁之啟發，後來得之上蔡者多。」

又曰：「文定公《傳家録》，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爾。」

又曰：「文公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等語都好。」

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朱子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信不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於其説。其自得之奥，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説，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

愚按：文定以身任綱常名教之重，出處進退實足關世道隆替、國勢安危，南渡以來，巋然人材之冠冕者也。平生表章麟經，潛心疏傳，發明宣父之旨，以嘉惠來兹。而於陰陽内外之界，是非邪正之關，辨之不遺餘力焉。嗚乎！可謂勇矣。其《論程學疏》有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户也。」《答贛川曾幾書》有曰：「釋氏雖有了心之説，然知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爲障，而

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説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内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觀疏與書之言，文定之於斯道，殆所謂「較然不惑，卓然不易」者也。嗚乎！若文定者，雖與孟軻、韓愈比烈可矣。

學統卷之二十二終

學統卷之二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　統

楊龜山先生

先生姓楊，名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悟，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明道與其弟伊川講孔、孟絶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先生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越四年而明道卒，先生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伊川於洛，時年已四十矣。

一日，伊川偶瞑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横渠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先生疑其近於兼愛，與伊川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説，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荆州教授。先生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先生年幾七十，時天下多故，有言於時宰者，以爲時事至此，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祕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

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

時朝廷方圖燕雲，虛内事外，先生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内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録》，以周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説書。

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❶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内，京城聚斂東南

❶「不振」，原作「振不」，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急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先生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宜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擄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先生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

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吴敏乞用先生以靖太學，先生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先生兼國子祭酒。先生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别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説以塗學者耳目，而故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❶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説也。安石獨倡爲此説，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

❶「舜」，原作「舞」，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説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説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而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説，議論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會學官中有紛争者，有旨學官並罷，先生亦罷祭酒。先生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吕公著、韓維、范純仁、吕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先生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奉祠如故。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

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録》，恤勤王之兵，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

先生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説，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先生。暨渡江，東南學者推先生爲程氏正宗。與胡文定往來講論尤多。胡五峰、羅仲素，皆其弟子。凡紹

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文公、張宣公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先生。先生浮沈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著有《三經義辨》、《龜山語録》、《文集》行世。明弘治中，追封「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中，祀稱「先儒楊子」。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伊川云。

程子曰：「楊時煞穎悟。」

又曰：「楊氏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某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

上蔡謝氏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武夷胡氏曰：「自孟子殁，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閒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奥，號稱高弟，在南方則龜山楊中立是也。」

又曰：「楊公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於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陳氏淵曰：「謝顯道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楊先生。」

又曰：「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

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崖異絶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熙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學。既歸，閒居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説，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朱子曰：「龜山天資高，樸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

又曰：「伊川之門，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朱子曰：「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爾？」

又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又曰：「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

南軒張氏曰：「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工少，而涵養之功多。」

高景逸曰：「龜山曰：『天理即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言命者，惟此語最盡。」

又曰：「楊龜山先生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蘄於意誠心正遠矣。此

程門格物的傳也。」

愚按：龜山晚年一出，當時頗不滿人意，然胡文定論之甚公，朱子深有取焉，斯固未足爲龜山病也。即其建白罷荆公配享、燬新經板籍一二事，不謂非有功於斯道者矣。正學一綫，得閩中諸大儒而始昌，遡厥淵源，實自龜山首開之。然則龜山之功，亦豈在子輿氏下哉！

學統卷之二十三終

學統卷之二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羅仲素先生

先生姓羅，名從彦，字仲素，南劍人。自幼穎悟，不爲詞章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傳，慨然慕之，徒步往從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彦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先生初見龜山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矣。」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龜山曰：「曩聞伊川説甚善。」先生遂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説，乃歸事龜山而卒業焉。沙縣陳淵，龜山之壻也，嘗詣先生，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未聞。奥學清節，真學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絶意仕進，終日端坐。閒謁龜山將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同郡李愿中與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程氏傳於龜山之門，俱執弟子禮，從先生受學焉。

先生懲熙寧、元豐之閒變亂祖宗法度，於是作《遵堯録》，大要言：「堯、舜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迄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有宋隆興，一祖開基，

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太宗仁廟，皆知所紹述，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仁宗之世，一於恭儉。至熙寧、元豐中，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説，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金人犯闕之變，其源流非一日也。今皇帝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詔，悉剗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楷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録之，曰《遵堯録》。其閒事之至當，而理之可久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等共十人，擇其言行之可考者附於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於其君見之；襲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公盡忠，則於其臣見之。爰見熙、豐之弊，遂啟金人之禍，痛心疾首，著書八卷」云。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

先生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内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禄山

之亂。内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倡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乎！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如此。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年六十四。子敦、叙，皆早殁，無嗣。後門人葬於本郡羅源黄際坑。著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説》、《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録》、《春秋指歸》及《遵堯録》行世。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賜謚「文質」。明萬曆末，從祀孔廟，稱「先儒羅子」。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吴國華學，後見龜山，乃知舊學之差。於時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朱子曰：「龜山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又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静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看亦甚

緊要，不可以不考。」黄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静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虚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朱子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説，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説静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静不妨，此説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静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静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静』，便説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静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没之後，既無子孫，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録》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浸兆金人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耶？」

周氏坦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概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

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静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録》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達用，略可推矣。」

愚按：豫章先生潛思篤行，務爲明體達用之學。嘗曰：「《中庸》之書，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又曰：「《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又曰：「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考其議論，蓋無一不大醇而至正，求一言之鄰於駁雜，涉於旁岐，不可得也。其以上接伊川、龜山之緒，下啟延平、考亭之傳，褎然爲東南鉅儒，良有以哉！良有以哉！

學統卷之二十四終

學統卷之二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李愿中先生

先生姓李，名侗，字愿中，劍浦人。生有異稟，弱冠遊鄉校，有聲。年二十四，聞同郡羅仲素得河洛之傳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仲素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來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上書仲素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缺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策，有足稽焉。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别，自立門户，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受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身，可以理世，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耶！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

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禄也。抑侗聞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没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道之所可貴，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閒，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爾。舍此不務，而必求誣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猶飢寒切身者不知菽粟布綈之爲美，而期乎珍異侈靡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矻矻爲利禄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静語嘿之閒，爲目擊而意會也。侗幸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於兹。今二十有四歲矣，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揺，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擇焉而不浄，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猶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此不肖之身爲先生長者累哉？惟先生啟迪輔翼，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俛然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也。」於是受業於門，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説，從容潛玩，盡得其所傳之奥，仲素亟許可焉。

仲素好静坐，嘗令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其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既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閒，謝絶世

故，餘四十年，簞瓢陋巷，怡然自適。由是涵養純熟，泛應曲當。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事之更得其歡心。閨門内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族姻舊故，恩意篤厚，有貧不能自振者，則爲經理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設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澄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脱落處，非言説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説，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説而不自知也。」嘗以黄山谷稱周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

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顔子之歎卓爾，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

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

嘗語學者曰：「孟子養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須是旦晝存養，不至梏亡，即夜氣清明，可以常存。若旦晝不能存養，即夜氣何有？」其開示學者如此。先生既閒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以上下之氣閒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朱韋齋與先生爲同門友，雅重先生，遣子從學，卒得其傳，即文公也。沙縣鄧迪，嘗謂韋齋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非吾曹所及。」韋齋以爲知言。而文公亦稱自從先生遊，每一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日新不已如此。晚年從學者益衆，方伯連帥之賢者，亦樂聞而慕之。閩帥汪公應辰以書幣來迎，先生往見之。至之日，忽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信甫仕至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時云。元至正中，追封先生「越國公」。明萬曆末，從祀孔廟，稱「先儒李子」。

朱子曰：「先生資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嘿動静，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又曰：「先生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絶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

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又曰：「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

又曰：「延平先生氣象好。」

問「李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又曰：「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

問：「李先生如何養？」朱子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

又曰：「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其制行不異於人，真得龜山法門。」

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某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先生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又曰：「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又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於是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相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朱子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

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朱子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覩，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問：「延平静坐之説，聞先生頗不以爲然，如何？」朱子曰：「此亦難説。静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静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

又曰：「舊見先生説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閒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閒，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又曰：「某舊見李先生云：『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閒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又云：『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説静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後來方曉得他説，故今日不至無理會爾。」

又曰：「李先生意，只要學者静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又曰：「李先生《與劉平甫書》云：『大率有疑處，須静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整庵羅氏曰：「延平李先生曰：『動静、真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静、真僞、善惡也，非性之所謂動静、真僞、善惡也。惟求静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静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等言語，是實下細密工夫體貼出來，不可草草看過。」

問：「李延平之學甚精密。」呂涇野曰：「這箇先生的工夫甚大，蓋全在『仁』上作

功，於『克己復禮』、『喜怒哀樂未發之前』體認。如朱先生却稍不似他，朱先生的意思，便要窮盡天下物理，便要讀盡天下書，故如今有許多註釋，看起來雖不必如此，然當時却不得程門那樣人講論，故不得不然。」

顧涇陽曰：「李延平初間是豪邁人，後來琢磨得與田夫野老一般，可謂十分細膩。這便是一箇最善涵養氣質的樣子。」

愚按：明道説静坐可以爲學，伊川見人静坐，便嘆其善學，豫章亦好静坐，延平終日危坐，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數先生者，蓋有懲於學者馳騖紛拏之病，教人先且静坐，收攝身心，方有進步，如孟子所云「求放心」一段工夫爾，非若釋氏坐蒲面壁、作如許大驚小怪樣子也。所以伊川又説：「今只道敬便無病，敬則自能静。」考亭亦説：「若一向静坐，猶有偏在，看來只是一箇『敬』字好。敬則自然該貫動静，心無時而不存。」此又二先生深恐學者錯認静坐爲禪和子閉眉合眼底活計，故從而反復申言之爾。且所謂「未發以前氣象」，亦只要見得本體湛然，如明鏡止水而已。明鏡無塵，止水不波，心體之静似之，亦非茫茫蕩蕩、空虚杳冥不可捉摸底物事也。吾儒與異學，一實一空，一有一無，一正一邪，一全一偏，毫釐千里之辨，端在於此。吾儒千是萬是，異學千差萬差，吾儒得則俱得，異學失則俱失，都只是争這些子爾。此最是學問源頭處，不當作等閒看者。愚於此曾下工夫著實體認，自謂稍有所見，已於《閒道録》中，詳哉其言之矣，願同志者熟察之。

學統卷之二十五終

學統卷之二十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張南軒先生

先生姓張，名栻，字敬夫，號南軒，漢州綿竹人，魏國忠獻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五峰，五峰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峰稱之曰：「聖門有人矣。」先生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顔録》，早夜觀省，以自警策。以廕補承務郎。紹興閒，忠獻出督，奏先生充寫機宜文字，尋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即位，忠獻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先生時以少年内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閒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

忠獻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閒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毋得輒稱兵。時忠獻已殁，先生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

有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於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群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介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悦，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强，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公珙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先生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慇懃，先生不答。入奏，首言：「先生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閒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閒、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閒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

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先生見帝，帝曰：「卿知敵國事乎？」先生對曰：「不知。」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先生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先生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

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依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爲嘿然。久之，先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絶，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與？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帝爲竦聽改容。先生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絶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内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争先矣。」帝爲太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反復前説，帝益嘉嘆，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

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争言其害，先生亦以爲言。帝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先生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爾。」帝矍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閲其實，果如先生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説：「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嘆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

知閤門事張説，除僉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先生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説。明年，出先生知袁州，申説前命，中外諠譁，説竟以謫死。

先生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儌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悦。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静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先生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群蠻帖服。朝廷買馬横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先生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悦，争以善馬至。孝宗聞先生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祕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先生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去。郡瀕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先生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淮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先生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

招流民，而奪見户熟田以與之。先生劾大辨詐諼，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虚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先生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先生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淳熙七年也。帝聞之，嗟嘆不已。考亭《與黄勉齋書》曰：「吾道孤矣。」

先生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髪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説、行事之閒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悦輒有所隨順。凡在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燬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所著《論語孟子説》、《太極圖説》、《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編年》行於世，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嘉泰中，賜謚「宣」。景定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華陽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張子」。

朱子曰：「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閒，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所未發，❶而同於性

❶「聖」，原作「望」，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善、養氣之功者與！」

又曰：「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又曰：「某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衒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閒河洛之閒，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

又曰：「孟子没，而義利之説不明於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自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説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張公敬夫，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峰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嘿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説，則義利之閒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鉅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

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

又曰：「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説話便肯改。」

又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又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説》，不覺胸中灑然，誠可嘆服。」

又曰：「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

又曰：「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閒者，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閒，君子其必有以取之矣。」

東萊吕氏曰：「公在三之義，上通於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没爲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不以遠近爲閒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參觀徧考，公而且博，其進學之力不以存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

劉氏曰：「先生之導君也，指復讎之念爲天理，以稼穡織絍爲存心。不惟善於引君，而去世儒之空玄者遠矣。然予猶喜其義利之辨焉。世人析理秋毫，而行污泥淖，蓋南軒罪人哉。」

敬軒薛氏曰：「張南軒『無所爲而爲

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絶不相似。」

又曰：「《太極圖説》，在當時惟朱子盡得其妙，其次張南軒而已。」

敬齋胡氏曰：「有所爲，皆是私意。故張敬夫言：『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朱子深取之。」

愚按：南軒謂學莫先於嚴義利之辨，而又爲之申明其説曰：「無所爲而爲之，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之人欲。」從來言義利、公私之辨，未有若此之深切明著者也。南軒故師五峰，五峰之言性，既已有病，即「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説，尤不能免當時學者之疑，而南軒之所見顧如此。若南軒者，誠可謂之學求自得者矣。考南軒之學頗與晦翁相同，其論心，則曰：「心本無出入，謂有出入者，不識心也。孟子因操舍而言也，心體實無出入也。」其論學，則曰：「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功夫浸密，則所爲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有上達之功也。」其論持敬，則曰：「只主一之謂敬，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且有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助長』是也。」其闢異端，則曰：「思者沈潛縝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而曰『奔逸絶塵在乎思』，則有臆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也。」蓋南軒大指，直與晦翁有針

芥之合，使更假之年，其所造有未可量者。當時晦翁於吕、陸諸公並有貶詞，獨以南軒爲畏友，夫豈偶然之故哉！

學統卷之二十六終

學統卷之二十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　統

黄勉齋先生

先生姓黄，名榦，字直卿，號勉齋，福建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没，先生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考亭。先生自見考亭，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倚，或至達曙。考亭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吕伯恭，以所聞於考亭者相質正。及張南軒亡，考亭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先生。寧宗即位，考亭命先生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衆。考亭作竹林精舍成，遺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稿成，考亭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考亭没，先生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

時韓侂胄方謀用兵，吴獵帥湖北，將赴

鎮，訪以兵事，先生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先生名德，辟爲荆湖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争。❶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糴，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先生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先生委曲審問，卒得其情。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振。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先生報以乞候榦罷，然後施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悦。即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祐觀。

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户産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先生日以五鼓坐於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❷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

❶「輸」，原作「輸」，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❷「某」，原作「其」，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❶合散幾日錢米。❷俱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舆之，諸孫從，至府致謝。先生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爾。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先生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灊山再拜，雨即至。後二年，金人破黄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黄父也。」

制置李珏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禀議，先生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鞫疑獄者，庶能直吾屈乎？」先是，先生移書珏，有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逐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爲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❸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

❶「某料」二字，康熙二十七年本無，當删。
❷「散」，康熙二十七年本作「算」，當是。
❸「大」，原作「此」，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閒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胡海、張軍之變，❶爲害甚於金，若不早爲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背；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擕家奔竄，追而治之，然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虚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閉閤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黄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竊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❷出宿於外，大戒於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

❶「胡」，原作「湖」，據《宋史・黄幹傳》改。

❷「千乘言旋」，原在「日與僚屬」之下，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在「竊意」下，「必痛自咎責」上。

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内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五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黄決不可保。蘄、黄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黄、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閒，俯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

初，先生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遊，而豪傑往往願依先生。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先生倜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先生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群起擠之。先生遂歸里，編禮著書，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先生與之講論經理，亹亹不倦，諸生朝夕質疑請益，如考亭時。俄命知

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録其子。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朱子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中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黄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

董氏訒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於講説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愚按：勉齋之言有曰：「古人爲學，大抵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事制心之語，敬勝義勝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又曰：「爲學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固有之也。然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説得天花亂墜，亦於我何有干涉？」又曰：「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虚靈知覺，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理亦爲之寂感焉。敬則虚靈知覺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之時，理之體無不存；感之時，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虚靈、知覺，不能不囿於氣，又不能不動於欲，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而昏且亂矣。此學之所以當主敬也。」勉齋之論學如此，何其與紫陽脗合也！而其論道統也，有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者，一二人而止爾。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朱子而始著。」斯言也，又

何其見之真而斷之確也！紫陽之門固多賢，而智足以知紫陽者，則無如勉齋。此紫陽於彌留之際，猶拳拳以斯道之託呼勉齋而屬之也與！蓋勉齋之於朱門，亦猶彥明之於程門，曾氏之於孔門云。

學統卷之二十七終

學統卷之二十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　統

蔡九峰先生

先生姓蔡，名沈，字仲默，建州建陽人，季通次子也。少從朱晦庵遊，年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先聖之言不予欺也。晦庵欲爲《書傳》，未及爲，遂以屬先生。《洪範》數學久失其傳，季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先生受父、師之託，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克就。

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説，以發明二帝、三王之心。《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序《書》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

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爾。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

其序《洪範》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象成於二；一者奇，二者耦也。奇者數之所以行，耦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

又作《洪範・皇極内篇》，其詞曰：「沖漠無眹，❶萬物具矣。動静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又曰：「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❷萬物化生。化

❶ 「眹」，原作「眣」，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❷ 「搆」，原作「構」，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生者塞，化醇者賾。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又曰：「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動静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又曰：「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俱泯。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又曰：「陰陽非可一言盡也，❶以清濁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静則動陽而静陰，以升降則升陽而降陰，以奇耦則奇陽而耦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遠。❷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横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又曰：「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者，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又曰：「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又曰：「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

❶「陽」，原作「歸」，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❷「遠」，原作「巡」，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又曰：「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能與其能。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與？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與？思之思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鬼神之爲，而妙於斯。」又曰：「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之。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爲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爲一。」又曰：「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又曰：「冥漠之間，朕兆之先，❶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嶽川澤奠於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玆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蓋先生之探賾鈎隱，闡發微妙，有如此。

初，慶元中，從父謫道州，跋涉數千里，極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

❶「朕」，原作「眹」，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悦。父没於貶所，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所著《書集傳》十卷行世，世稱「九峰先生」。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追謚「文正」。成化初，追封「崇安伯」。嘉靖中，改稱「先儒蔡子」。次子抗，能世其業。

李氏士英曰：「仲默受父師之訓，凛凛焉常若有負，沈潛反復者數十年，於二書闡發幽微，至於如此，真不媿父師之託哉！」

唐氏庚曰：「濂溪、明道、伊川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邵、蔡二子，蓋欲發諸子之所未發，而使理與數燦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矣！」

愚按：九峰近述父師，遠宗聖賢，深潛探索者數十年所，而後乃洞然於爲理爲數之故。微言邃論，闡發無餘，庶幾天下之言理者不墮於虚無，而言數者不詭於正大也。愚尤愛其序《書傳》，首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至哉斯言！所謂全體大用，一以貫之；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彼夫永康之事功雜於霸，江西之學術雜於禪，此無他，析體用而二之之故也。二之，則用非其用，以無體也；體非其體，以無用也。異學之所以首尾横決，而表裏交喪也。一之，則體中有用，用即體也；用中有體，體即用也。吾儒之所以内外渾全，而精粗一致也。

學統卷之二十八終

學統卷之二十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真西山先生

先生姓真，名德秀，字景元，更字希元，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先生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行人之遣，金人欲增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括諸歸明、流徙之民，皆承之惟謹，得無滋嫚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争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爲寒心。」又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於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於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❶明示好尚。」乃召試學士院，改祕書省正字，兼檢

❶ 「正」，原作「未」，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討玉牒。二年，遷祕書郎。

又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螭蝗之變，皆贓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三年，遷祕書郎。入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群盜方張之銳。四年，選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讒之，先生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先生，會言官觝之，先生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權姦擅政，十餘年間，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謙、周端朝以上書斥，❶當時近臣猶有争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詞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

時鈔楮法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聞。先生奏言：「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虧陌四錢，而没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産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乃得免。

兼太常少卿，上疏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爲心。」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内變而返，言於上

❶「謙」，原作「儉」，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强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宜使强兵足食爲進取計。及今大修墾田之政，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自相保伍，正邊防要事。」

時史彌遠方以爵禄縻天下士，先生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先生陛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優答之。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先生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以便宜發廩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冢泣曰：❶「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都司胡槻忌先生，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先生上章自明。

朝廷以先生爲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徵，至者歲不三四。先生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十五年，晉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濂溪、胡康侯、朱晦庵、張南軒學術源流勉士子。罷榷酤，除斛面米，免和糴，以甦百姓。復立惠民倉五萬石，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别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

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史之難作。

❶「道」，原作「導」，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意。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討論雍熙追封秦邸故事，斟酌行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絶。」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先生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何足道也？」帝曰：「一時倉卒爾。」先生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帝初御清暑殿，先生因經筵侍帝，進曰：「今宮閣之儀寖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帝皆虚心開納。而史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而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暨、盛章始駁先生所主濟王贈典，繼而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焕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宫。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

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税嘗預借至六七年，先生入境首禁之。彌遠死，帝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横斂，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革諸弊政。未幾聞金滅，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黄河之議，先生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畊之廢壤。

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户部尚書，入見，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念。」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説，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娱，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兹，皆足害敬。」帝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踰年如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禄，帝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卒，時端平二年也。遺表上聞，帝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文忠」。

先生長身玉立，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驚傳濵洞，[1]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然自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絶之。先生之學，以朱文公爲宗，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大學衍義》及《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録》、《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於世。世稱「西山先生」。明正統初，從祀孔子廟庭；成化中，追封「浦城伯」；嘉靖中，改稱「先儒真子」。

[1]「濵」，康熙二十七年刻本作「傾」。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

吴郡李氏曰：「子朱子沈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沈浸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子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於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邵庵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復於其言，則治亂之則，得失之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

敬軒薛氏曰：「朱子之後，大儒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補於治道。」

敬齋胡氏曰：「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真西山庶幾。」

又曰：「西山真氏，先《心經》而後《政經》，則身心乃出治之本也。」

愚按：西山生平，一言一動，無一不與世道相關。方黨錮禁嚴，正學晦塞，不憚挺身直任，力爲倡明。而《大學衍義》一書，本末兼該，法戒具備，遂爲萬世君師天下者之龜鑑。當其書成表進，有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蓋《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嗚乎！至矣哉斯

言乎！誠可俟之百世而不惑者矣。竊謂西山德業文章，光明俊偉，求之有宋，殆於温公相項背，所謂斯文正宗，庶幾可無愧也夫。乃或者猶以逮事濟王一節爲遺恨，夫濟王非建成比也，霅川之變與六月四日之事不相類。後西山入見理宗，拳拳於贈卹，反復乎綱常，亦豈忘情故邸者？嗚乎！是亦可以察先生當日之心矣，即奈何以王、魏目之？

學統卷之二十九終

學統卷之三十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薛敬軒先生

先生姓薛，名瑄，字德温，世河津人也。曾祖諱常，祖諱仲義，皆通經術，值元亂不仕，教授鄉里。父諱貞，洪武初，中鄉薦，爲元氏教諭，尋調玉田。母齊氏，一夕生先生於學舍，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子時也。先生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臟，家人異之，不欲舉。祖聞其啼聲，曰：「體清聲喤，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舉育之。六七歲時，祖教以《小學》、四書，千百言，過目即成誦。不爲嬉戲，端重如老成人。群兒見其坐，即不敢過其前。年十二，能作詩賦。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太亨、范汝舟，皆元耆儒，謫戍玉田，父延於家，與先生講論經史百家及周、程、張、朱之書，於是豁然大悟，悉棄其詩賦舊習，而從事伊洛之學，曰：「此孔、孟正脈也。」自是專心精進，至忘寢食。諸耆退謂人曰：「此子聰明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永樂中，父改鄢陵教諭。故事：生徒無舉者，謫其教官充戍。鄢陵生徒從來無舉，父乃使先生補鄢陵學生，應河南試，遂舉河南第一。明年成進士。

宣德中，授監察御史。三楊聞先生名，

欲一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謝不往。一日，三楊於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可得而屈乎？」稱嘆不已。尋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爲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録《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冬夜，雪飄盈几，誦聲不輟。思有所得，即秉燭書之。或通宵不寐，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察沅州銀課不足，苦累地方，抗疏罷之，湖北之民永利焉。正統中，初設各省提學憲臣，吏部尚書郭璡首薦先生，遂陞山東僉憲，提督學政。先生聞命欣然，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按臨所至，必先詢其行誼，而後及於文藝。集諸生親爲講授，循循不倦，各隨其才器成就之，不求全責備。而諸生感慕不已，皆稱之曰「薛夫子」。有一生貧欲祈退，教官爲言，先生曰：「生祭祀有掌乎？」曰：「掌磬。」先生曰：「聖門著教，尚矜不能。磬，八音之一，生能鈞聲，固足器也。」其曲養人材如此。

時太監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曰：「吾鄉誰可大用者？」三楊以先生薦，遂得召爲大理少卿。諸生聞召，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之。先生至京師，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召，王太監意也。詰朝朝退，當詣謝。」先生固不謝。又使語之，又不謝。而振更先餉先生，則又却之。振曰：「夫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却也宜哉！」乃改先生爲大理卿，先生不謝如前。李文達，先生所厚門人也，復使强之，先生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振聞之殊不

悦。久之，振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先生獨不屈。振望見頎而立者，先生也，因爲貌恭也，而心銜之。居無何，振從子山，通百户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許。山教妾告妻魘魅夫死，下御史，自誣服。先生三覆三反，數辨其冤。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譖於振，嗾言官劾先生受賄出人死罪。有詔廷問，振曰：「是固當死。」竟坐死罪待決，下錦衣衛獄。時學士劉公球以忤振死詔獄，人皆爲先生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冤獲咎，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誦不輟。至覆奏臨刑，先生神色自若。會王振一老僕泣於爨下，振問：「何爲？」僕曰：「聞薛夫子賢者也，而坐大辟，今日將刑，僕是以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因爲振備言先生生平，振爲之動。有詔赦之，得不刑。久之，放歸爲民。

先生家居七年，杜門不出，雖鄰里罕得見其面。弟子來學者日衆，先生拳拳誨以從《小學》以及《大學》，由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不事語言文字，而惟責之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默然不答。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閻禹錫徒步來學，及别，先生告之曰：「程門教人居敬窮理而已。」

王振死，以言路交薦，起爲大理寺丞，尋致仕。户部侍郎江淵言先生「心術正大，操履淳潔，年纔踰六十，未嘗衰耗。躬行實踐，深明理學，宜置之館閣，以資啟沃，不當聽其歸去」。乃召還，進南京大理卿。

南京鎮守太監興安，時無敢與抗禮者。先生至，安特降階爲禮，退謂人曰：「是與王振作敵者，豈可屈耶？」奉差太監金英回

京，公卿皆郊送，先生獨不往。英乃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入見，言於帝。遣使召先生，將大用之，中官沮之，遂改爲大理卿。蘇松有飢民，貸富民粟不得，遂火其屋而竄於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畏文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之，乃得減，止誅魁首三四人。文大恨曰：「薛某舊性尚在，必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辨冤獲罪，又何愧焉！」

天順元年，英宗復辟，以都御史楊善薦，夜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内閣，尋轉左，兼職如故。一日，召入便殿，帝方燕服，先生不入，俟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誠正之義。爲會試考官，録成，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矣，請易之。」先生曰：「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于忠肅與王文得罪，且坐極刑，先生進曰：「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一等。

帝初復位，日接見先生，禮遇甚優。頃之，連日不見，會欲遣使徵獅子於西番，先生力諫，不聽。又曹吉祥、石亨等用事，李南陽、徐有貞等皆落職。先生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哉！」遂引疾求去。石亨雅敬先生，謂先生曰：「先生既不肯留，某爲先生請敕書，即家塾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敕書，以教鄉里，魯齋懸之屋梁，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亨嘆息而去。先生在閣，纔五月而歸。行至直沽，風雨，不及館，糧乏，至日中猶未食，先生吟詠不絕。子淳愠見，先生杖擊之，曰：「身困道

亨，庸何傷？」既歸，四方從學者益衆，市館至不能容。

先生所學，一遵伊洛微言，以爲朱熹以來斯道大章，無庸著作，直須躬行爾。平生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終日不樂，必改之而後已。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無所苟，而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和氣可掬，無衆寡、大小，一以誠待之。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至於純熟。其教人有序，言皆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説。嘗謂：「太極者，即吾仁、義、禮、智之性也。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爲學而不知性，非學也。」故惓惓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而還珠也。」又嘗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其《讀書録》二十卷，皆因誦讀有得，輒爲劄記，以備遺忘，而未嘗有意著作。詩文稿雜出，門人子弟都之爲《河汾集》，大約皆切理之言也。

先生一夕忽遘疾，整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七十有六。訃聞，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學者稱爲「敬軒先生」。

弘治初，給事中張九功上言：「孔子之道，與天同久，崇於有國。後世儒者有踐履真實、學術端醇、無愧聖門者，得祀廡下。竊見故禮部右侍郎薛瑄，上真知，尊實行，仕則體國，學以明道，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惟陛下以孔子之道治天下，辨真僞，別純駁，俾人知所向。臣謂瑄宜從祀孔子

廟庭。」詔祠於其鄉。九年，給事中楊廉言：「薛瑄所著有《讀書録》，皆積年精思，有益後學，乞板置國子監，俾六館諸生摹印誦讀。瑄鄉祠廟，亦宜賜之名額。」遂賜額曰「正學」。嘉靖間，言路先後言：「故禮部右侍郎薛瑄，學行純備，出處竗峻。明興，真儒惟瑄一士。竊見宋有天下未三百年，周惇頤而下十有三人祀於孔庭；元未及百年，有二人焉。明家養士百七十七年矣，豈翳如綫，殄兹道脈？必欲其人，非瑄不可。然而屢奉詔書，臨舉旋輟。論者或謂瑄著書稀闊，不知道重綱常，學輕文字。宋之胡瑗初無述作，元之許衡所著何書？而並列俎豆，同仰高山。必以狼籍方稱博碩，是揚雄、王安石得攘臂仲尼之廡也。臣等謂瑄宜從祀。」隆慶中，臺省先後如前請，詔集議闕左門，上奏，皆謂瑄宜從祀。制曰：「可。」遂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薛子」。

彭氏時曰：「先生心契乎性理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軌轍，窮達一心，夷險一節，真知實踐，今之真儒也。」

楊月湖曰：「先生修己教人，惟以復性爲務。本朝理學之冠，惟先生一人。」

劉文安公曰：「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若論其於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黄榦、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説，未知可伯仲否？」

吕文簡公作《先生祠堂記》曰：「公之存時，或曰『今夫子』，或曰『真鐵漢』，或曰『好官一人』，或曰『不愧往哲』，或曰『躬行實踐』，或曰『本朝理學一人』，或曰『學已至於樂地』。其不平者，止權貴爾。及其既

没，或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或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或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其未祀者，蓋有待爾。」

嘉靖中，科道雒遵、馬三樂等會議曰：「故禮部侍郎薛瑄，鍾河汾之靈秀，接洙泗之正傳，學以復性爲本，以主敬爲要，窮理以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潛心孔、孟，寤寐程、朱，自許衡而下，造詣未有或之先者也。夷考其平生，剛方正直，不畏强禦，清修苦節，可質神明。拳拳乎致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許身稷、契，而不因難以移厥志。知行兼全，表裏無間。誠昭代理學名臣之首出，純然而無議者也。矧今士習漸流，道貞日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爲妙，而略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爲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明道，而適所以病道也。兹欲挽之於正，惟在表章真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彰懿行於將來，振儒宗於百代，大道昭明而正學丕著，其於世教非小補云。」

整庵羅氏曰：「薛文清《讀書録》，甚有體認工夫，見得到處儘到。區區所見，蓋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盡合處，信乎歸一之難也。《録》中有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於反復證明『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之説，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爲縫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之於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愚竊以爲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並無窒礙，

雖欲尋其縫隙，了不可得矣。」

又曰：「薛文清學識純正，踐履篤實，出處進退，惟義之安。其言雖間有可疑，然察其所至，未見有能及之者，可謂君子儒矣。」

又曰：「《讀書録》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乎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

張崇儒曰：「粤惟六經孔孟之旨，羽翼發明，則漢儒之博、唐儒之大、宋儒之醇，卓乎莫可尚矣。然鵝湖聚訟，數年不決，乃其究確以紫陽爲正。敬軒薛先生崛起河汾，不由師傳，不立門户，惟以居敬窮理、體驗身心之間者用爲實功，是德性、問學蓋兩相致焉。故自家食宦遊，歷夷險，以至迅雷易簣，靡不挾策妙悟，懼契還塞，輒札記之。緣歲積則鮮第次，或三復則若重疊，是居然以著述謙讓未遑，而梁間之束，直備笥稿云爾。」

趙用光曰：「文清公一代醇儒，爲理學稱首。所著《讀書》一録，抽自心精，言言著蔡，而議者求多於著述，謂是寥寥晨星，將以翼聖經而開後學，安所衷之？噫嘻！是欲支離大道而責顔、閔以荀、揚之業也。夫道有本原，學有户牖。文清之生也晚，其於此道，蓋已身履之而心遇之矣。事有觸之而相符，理有澄之而乍見，則取而筆之以備遺忘云爾，非欲敝精神乎雕篆，而預以待來世之取衷也。迨其晚年，束著梁上，浄几微吟，則此一編者，又履之跡而魚兔之筌蹄矣。耳食者顧欲以著述求之，不已贅乎？」

趙訥曰：「文清學有淵源，泛應皆無不

可。顧全集中文詩諸作，或出於人事之酬，惟《讀書》二録，則本乎心得，而見於躬行，非若他集之比也。」

顧涇陽曰：「薛文清《讀書録》，似乎句句是現成的，不曾使自家些子意思。只句句從躬行心得中拈出來，便句句是文清的。」

愚按：文清謂學者幸生洛、閩之後，斯道既已大明，不用更事著述，惟當以躬行實踐爲主。以故生平出處大節以及日用細行，自信不疑，獨立不懼。凡事物當前，取舍從違，判然兩截，如紅爐點雪、烈焰燎毛，略無停滯。自少至老，壁立千仞，❶百折不回，此非真有定見定守而能若是乎？所著《讀書》二録，雖則確守陳義，少所發明，然隻字片言都從心髓中流出，都從更嘗閲歷中來。如道甘苦，如説痛癢，淋漓剴切，直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也。學者讀之，豁然猛省，如夢推覺，如醉解醒，至有通體汗下、哭泣終朝者。其爲裨益後學，夫豈淺鮮！以視夫入耳出口學人説話全不上身，與夫穿鑿杜撰別出新解以譁世取名者，其閒相去何啻一霄一泥哉！推爲有明一代儒宗，不爲過矣。

學統卷之三十終

❶「立千」，原作「老立」，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學統卷之三十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　統

胡敬齋先生

先生姓胡，名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嘗得鄰家遺物，即還之。六七歲學於家塾，言動如成人。幾冠，從安仁于同受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聞吳聘君講義理之學於崇仁里，慨然徒步往從之遊。於是以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辭章爲不足事，而專用心於内。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謂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居家惟以悦親爲事，兄每自外歸，必迓於門外。有疾，躬自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姓不倦。親死，哀毁踰節，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緦功之服，悉遵古禮。嘗曰：「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游情高遠者非也。」初，家食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之較。後家益窘甚，至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先生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四方摳衣及門者日衆，於是築室梅溪山中，聚徒會講。語學則曰「爲

己」，語治則曰「王道」。嘗曰：「學不爲己，根本已失。雖有顔、孟之聰明，亦不濟事。」又曰：「大抵人之爲學易偏，苟無真儒爲之依歸，則高者入於空虚，卑者流於詞章、功利，是以依乎中庸爲難。且好高妙，厭卑近；好奇異，厭平實；喜寛縱，憚繩檢，此學者之通弊。」又曰：「學者功夫，寧下而勿高，寧沈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玄。」又曰：「以真心行仁義，是王道也。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此王道之本也。」又曰：「聖賢之教雖多，不出於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後人處事，多是智計才識，未有『義以方外』之實學，故獲禽雖多，終是詭遇。惟見得分明，則王道、伯術判然二途而不混。」其立論大指如此。

既而思周遊四方，以充廣其聞見。於是與二三高弟適閩歷浙，入金陵，泛彭蠡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資其所益。時與上饒婁一齋、永豐羅一峰、南昌張東白相與麗澤，會於弋陽龜峰間。以陳白沙倡「勿忘勿助」之指爲亂苗之莠，而莊昶豪放之士且將流於曠蕩之歸，因不憚往復辨論，使學者不迷於所嚮。嘗應學使李君齡聘，主教白鹿書院。又嘗以諸生敦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並爲立學規，俾永遵守。大率以崇正道、斥邪説爲首務，一稟考亭成法焉。

自孟子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爲得其正傳，他不與也。所著《居業録》，論聖賢德業、經傳指趨、學問功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而於異端佛、老，尤深辨而詳闢之，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其略曰：「爲學大端，不出存心、窮理二事。

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齋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人不去敬上做功夫，只去心上捉摸照管，及捉摸不住，要求虛静，所以入於空虛。不知敬則心自存，不必照看捉摸；敬則自虛静，不必去求虛静。静不是無心，無心則忘也。此心仍有主，孟子所謂『操則存』，存便有主，有主則自然醒，朱子所謂『静中知覺』也。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理亦易窮矣。敬有自畏愼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以此做根本，存養省察，皆由於此。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處。敬該動静，兼内外。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既窮得理，須敬以守之，方不失。人能敬，則惰慢邪僻之心不生，德性常得其養，而天下之大本在我，由是以窮理修身，可以馴至篤恭而天下平。今人有遏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爲存心者，皆非也，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曷嘗遏絶思慮以求不雜？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即是坐馳。敬則自無此患。』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心常有主，乃静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静。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别有操存功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又有致知功夫。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心來

存在這裏。讀書、論事皆推求到底，即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自古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於空虛；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真故也。今人言學者，便要説静時無心。某問之：『設若無心，亦須有理。』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静而未與物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心寂然在内，此理全具於中，故戒謹恐懼以存養之。若果無心無理，則存養何用？必有物在内，故須主敬、須存養。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甚多。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學者做存心功夫，不得其真，多流於禪。似是而非者，莫如禪教，蓋其高妙之言足以動人，其功夫與儒者甚相似，彼之學亦用功於心性，而以虛静存養爲主，與吾儒功夫争幾何？然彼之存心，適以空其心之體，滅其心之用；彼之見性，不過想像其形似，非真能見乎天命之性，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爲心學之害者，莫甚於禪。今之爲心學者多入之，以其喜虛静，好高妙，忽吾儒下學之卑近，厭應事察理之難，而欲徑趨高大無滯礙之境故也。」又著有《敬齋集》行於世，海内並傳誦之。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學者稱爲「敬齋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胡子」。

余氏祐曰：「敬齋胡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吴先生之門，退而藏修於家。書無不讀，理無不窮。存諸心者，不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

遺，久之則知益精而守益固，養益裕而得益深矣。《居業録》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於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於册，而命以是名。蓋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其閒於異端佛老之學，尤加深辨詳闢，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祐嘗因是録竊觀先生之學，纖微昭晰，有不可掩之明；分寸積累，有不可泯之實；强毅堅忍，有不可易之操；宏達周悉，有不可窮之用。遠追千古，舉天下不足以回其心；高出一世，舉萬物不足以撓其志。讀者深思而有得焉，則其學之醇、道之美，迥然無儔，躋之濂、洛、關、閩之列可也。雖然，先生之道本欲施之天下國家，而與斯人相忘於無言之境，奈何卒與時違，未獲小試，乃不得已而有是《録》？其志可悲也已！其道可慨也已！」

楊月湖曰：「本朝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有《讀書録》，粹然一出於正。國初以來，名公所著，未有或先之者也。近年乃得敬齋《居業録》，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一出於正。《讀書録》之外，惟見此爾。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體驗涵養中來，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尚有以識此哉！」

張氏克修曰：「先生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爲期，謂非身心内外一主於敬，則亦無所依據以爲之地，故特以『敬』名齋。夷考其可知者，雖在屋漏之中，夫婦相對如賓，甚至一楎椸筐篋之微，亦區別精嚴，没齒不相淆亂。接應賓客，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談論亹亹，人亦往往樂從之遊。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世之游情高遠者非

也』，故其爲道必始於卑近，以漸造乎高遠，循循有序，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不幸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於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身心以得之，真可謂儒者之高蹈，今世之逸民。而先生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先生，惜哉！」

又曰：「先生鶉衣簞食，每有超然自得之趣，一切勢利紛華，舉不足以動其心。至於老、佛之説，尤所不取，皆搜剔根靈而深闢之。」

吴廷舉曰：「敬齋胡先生所著《居業録》，中間天地之化生、鬼神之情狀、聖賢之出處、學問之精微、心性之淵源、異教之歸宿、禮樂綱常之懿、兵刑政教之端，事事物物，句句言言，皆能探其隱微也，中其肯綮也，破其膏肓也。朱子而後，立論廣大精微，高明平實者，先生一人爾。惜乎一命未霑，九原不作，天於大儒，何所爲哉？」

陸氏瑞家曰：「本朝理學之臣，胡叔心，完璧也。席珍懷待聘之資，遯世絶憂悶之志。」

整庵羅氏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録》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然亦儘窮理，但似乎欠透。」

馬津曰：「胡子之學，近自身心，以至家國天下，一以『敬』爲之主，聖賢之學也。故其言多粹。觀其所著《居業録》，若文集要語，視程、朱所到，雖非後學所敢妄議，其間議論相符，指意相發，推明羽翼之功，則有在矣。」

李楨曰：「先生之人清醇，先生之學嚴敬，故其爲言，幽窮性命，顯示工夫，遠邇聖賢，博及政教。其於邪説詖行，斷斷乎不少

假借。羽儀一世，而甘心蓬藋，德與時湣，超然利達得喪之外，又非世之空言者。《易》云：『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其先生之書之謂乎！」

陳文衡曰：「夫學者將以適於用也，自聖學失真，卑者溺於功利，高者涉於玄虛，其所論著，非不侈然仁義性命之談，然夷考不掩，總之無當於用，安所稱實學哉？國朝理學，若河東薛氏、餘干胡氏兩先生者，剸志聖賢之道，粹然一出於正，學問宗旨，大較符合。説者謂河東致位館閣，立朝事業，彰明較著；餘干一布衣爾，終其身讀書講學，無所表見於天下，天下亦私竊疑之，謂漫衍未効，孰與功見言信？噫！是非知先生之學者。先生之學，身心内外一主於敬，自夫婦居室之近，以至於應接事物、進退古今，確然有不可易之見，淵然有不可窮之用。嘗自勵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之能事畢矣。』此實先生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堯、舜之道，巍然煥然，不過起於兢業一心，謂敬爲齋居默坐、有體無用者，舛矣。蓋修己此敬，安人、安百姓此敬，第得時行道則爲敬事，群居類聚則爲敬業爾。藉令略本體而惟功業之程，則九合一匡，非不焜耀一時，何曾西深鄙之，不屑與同日語哉？彼其闇於聖賢大學之道，即建樹鏗鍧，終涉粗迹，無標之影，無源之流，君子何取焉？先生敦本尚實，誠有用之學，與河東易地皆然，惜也不獲一試其志，誠可悲已。」

李懋檜曰：「《禮》有之：『退息必有居業。』《易》有之：『修辭立誠，所以居業。』《禮》云『毋不敬』，《易》云『洗心』。故學大

居敬，總之不離乎心者近是。倘所稱『常惺惺法』非耶？先生《居業録》，大抵所爲止敬而作也。先生號『敬齋』，生平學力盡在於是。知其解者，旦暮遇之，千秋萬禩，見先生於羹牆，有以夫！」

何氏喬遠曰：「敬齋學問大指，雖尊程、朱，亦能察其精微，而不至盡阿所好。所著《居業録》，其辭辨，其氣昌，凡古今之治亂、學問之深淺、才術之高下，了然洞豁，有體有用，有經有緯，非尺幅拘攣之比也。」

高景逸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

愚按：餘干之學，以敬爲主。平居動静語默，出入起居，罔一弗主於敬。《記》曰：「無不敬。」餘干之謂也。故特以「敬」名其齋。而没後易名，亦曰「文敬」。敬者，徹上徹下、成始成終之道也。千聖相傳，不越乎此。即異端之得罪聖門，至夷於異類者，無他焉，坐不敬爾。敬之時義大矣哉！乃若餘干，其亦可以爲敬矣。

又按：餘干與新會，並出康齋之門，康齋之學，可考而知也。而餘干之所造固如此，新會之所造又如彼，將無學貴自得，不僅在沾沾師友之益與？蓋餘干初從康齋遊，既而藏修於家，上師洛、閩，始得聖人之敬。而所著《居業録》及《敬齋集》，拳拳惟佛、老之闢，深以學者入於空虛大懼，蓋指新會也。康齋頗涉於粗，而新會實流於異，一師一友，並愧餘干遠矣。

學統卷之三十一終

學統卷之三十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羅整庵先生

先生姓羅，名欽順，字允升，別號整庵，泰和人也。父用俊，爲青田教諭，以成化元年乙酉十二月辛巳生先生於官舍。先生稟性端慤，不好遊戲。初入塾，循守規矩，異於他兒。稍長，篤志於學，識者以爲遠大器也。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閉户下帷，謝絶交謁，有執贄求見者，拒弗納。

初見禪家《證道歌》，以爲其理神妙，莫有加焉。既而取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潛玩久之，乃喟然嘆曰：「昔二程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又力排之，蓋見之審也。」因自悔從前所見，乃此心之虛靈，而非吾性之實理，於是研求體認，於道心、人心之分與盡心、知性之説，窮極旨奥，以庶幾不惑焉。

十三年，陞南京國子監司業。時祭酒久缺，監規積弛，先生至則釐正士習，六館肅如也。已而祭酒章公懋至，以人言頗疑先生，後徐察先生所爲，乃大敬服，每事必咨訪而後行。正德三年，滿考，時劉瑾擅權，朝士悉出其門，或謂先生宜一通意，先

生不可，曰：「是舉吾生平而棄之也。」瑾聞之，果怒，削籍爲民。瑾誅，復職。

上疏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不報。晉南京太常寺少卿，累遷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上疏言銓選久任之法，時未能行。必攝部事，甄别精慎，有夤緣内監謀進者，必論奏付法司治罪，以杜倖濫，銓政爲之一清。陞南京吏部尚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尚書。父没，服闋，起補舊官，疏辭，不允。俄改吏部尚書，懇疏致仕，許之。

先生自以爲早年受學，不過爲禄仕計，年幾四十，始有志於道，而官守拘牽，功夫未能專一，故力辭冢宰之命不拜，自是家居掃跡，潛心體究者二十餘年，而後深有以自信，曰：「道其在是矣。」先生嘗曰：「此理在心目閒，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故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大本誠立，酬酢自當沛然，是之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曰：「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爲疑，是豈嘗實用其功，徒自誣耳！且如《論語》『川上』之嘆，《中庸》『鳶飛魚躍』之旨，孟子『犬牛人性』之辨，莫非物也。又如《中庸》言『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而以之言聖人之道何耶？於此精思而有得焉，天人、物我、内外、本末，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則所謂物者，果性外之物耶？」又曰：「程子之時，禪學盛行，學者溺於『明心見

性』之説，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致思，故常陷於一偏，蔽於一己，而不可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内外俱融，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鮮矣。」又曰：「此理誠至易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正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厭學問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爲此説者，適以投其所好，然其爲斯道之害甚矣。」

是時白沙論學，有「致虚立本、以自然爲宗」之説，陽明有「致良知」與「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説，先生曰：「是皆斯道之蟊賊也。」乃一尊程、朱，以上遡孔、孟。又集諸佛書，博窮其指，辭而闢之，使不得以其似而亂吾真。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空即虚也；既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性，其本末不出此三者而已。顧自以謂無上妙道，乃敢駕其説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於廢人倫，滅天理，其貽禍可勝道哉！」又曰：「張子韶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换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又曰：「胡敬齋力攻禪學，蓋有志於閑聖道者。但於禪學本末，似乎未嘗深究，而

以『想像』二字斷之，似乎未服其心。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者不同爾。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是分明灑脱，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愚所謂『有見於心，無見於性』，當爲不易之論。使誠有見於性命之理，自不至於猖狂妄行矣。」又曰：「王、湛二子，蓋嘗深服其才，不能不惜其學術之誤。其所以安於禪學，只爲尋個『理』字不着，偶見如來面目，便成富有，而其才辨又足以張大之，遂欲挾此以淩駕古今，殊不知成就得一團私意而已。嘗見《傳習録》有云：『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於事物上怎生來？』又云：『於事事物物求至善，即是義外。』以此知陽明不曾尋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雍語》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以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曾尋見『理』字。斯理也在天、在人、在事、在物，無往不停停當當，此所以爲至善也。果然尋得着、見得真，就萬殊之中，悟一致之妙，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來一體，不是牽合。惟從事於克己，則大公之體以立，順應之用以行，此聖門之實學也。若但求之於心，而於事物上不理會，厭煩而喜徑，欲速而助長，則其回光返照之所得，自以爲千載不傳之祕，圓覺固其第一義矣。」又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前諸儒，皆如此用功，其所得有淺深，由資禀有高下爾。自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

書都作没緊要看了，以爲道理當求之心，書可不必讀。一言而貽後世無窮之害，象山其罪首哉！」又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所誤而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耶？」蓋先生之學，卓然一軌於正，而以力闢異端爲己任有如此。

先生之《自誌》曰：「平生於性命之理，嘗切究心，而未遑卒業。」於是謝絶塵絆，静坐山閣，風雨晦明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記》，前後凡六卷。所以繼續垂微之緒，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力之殫矣，心之遠矣，亦非有加於分外也。而巡撫都御史張公岳上言：「羅某攘斥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縉紳學士知某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❶士趨民習，莫不率厲。」詔巡撫、巡按及門存問，時嘉靖二十三年，先生年已八十矣，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先生生平志趣恬淡，蹈履姱潔，然身雖早退，而憂國懷君，未嘗少忘。聞朝政得失，動關欣戚。家居二十年，絶造請，謝門徒。每旦正衣冠，登「學古樓」。子弟入叙揖畢，端坐展卷誦讀，雖獨處，無惰容。居無臺榭，宴無聲樂。微言細行，無纖芥可疵。鄉閭則之，而化於禮讓。子姓、僮僕，守其教而弗遷。昆弟道義相淑，怡怡如也。至於辭榮之決，進退之嚴，可質神明而貫金石。四方士子，無問識與不識，皆曰「先生，當代之儀型也」。所著有《困知記》行於世，

❶「道」、「覺」，原均作「學」，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學者稱爲「整庵先生」。

李氏楨曰：「整庵羅氏奮起南服，以自得者筆爲《困知記》一書，涵濡道術，咀嚼正味，精剖似是之非，躬衛箕裘之業，所謂『回白日於既西，障狂瀾於既東』，厥功於是爲大。獨其闇然自修，謝絶門徒，恥靦顔角尺寸几席之講，既寡其儔。世之喜新奇捷徑而忘精實切近，甚有疾其説之勃勃害己也，多閣置沈匿，久而弗傳。惟俟知道君子，力爲之表章流布，的示來學，庶吾道幸矣。」

唐氏伯元曰：「世之儒者，曰『心即性也，心即聖也。《詩》、《書》，障也；聞見，外也。』嗚乎！果孰爲而傳之耶？夫知本立命，於學者則誠要矣。今也必去而《詩》、《書》，屏而聞見，以求其所謂心，自奇自聖，古先聖人之所皇皇切切若不能當者，今皆一語可了，一蹴可爲，其流不至於弃精神、滅性真、毁覆禮教、淪入禽獸而不已。嗚乎！此整庵先生之《困知記》所以不可無於今日也。」

黄氏芳曰：「聖人之道，『誠明』二字盡之矣。誠之本體，至大而無不包；明之妙用，至精而無不當。明以誠致，誠以明達。雖若二事，原無間隙，非謂舍其本原而馳騖乎外，亦非專守其靈覺之體，不假問學而能瞭然於幾微、得失之際也。俗學出入口耳，固無足稱，而釋氏『明心見性』之説，淩空駕虚，猖狂恣肆，與堯、舜以來相傳之説正相反，蓋不特用處謬戾，而其體固似是而非者也。整庵先生慨然以衛道爲己任，爰著《困知》一編，根據往言，意皆獨得。於凡理、氣之微，心、性之辨，聖學之旨要，治道之機括，神化之妙用，言之皆親切有味。而於禪學尤極探討，以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

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其明且悉者，衛道於是乎有功矣。夫吾儒之道，體用皆實；彼釋氏者，特枯槁自私之士耳。顧乃因似亂真，豈不悲哉！」

林氏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己居官，如精金美玉，人無得疵。及家居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爲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且觀其辭冢宰一節，真有鳳翔千仞之意，雖孟子之辭萬鍾何過焉！可謂躬行君子矣。視夫世之高譚闊論者，曰『我孔孟，我孔孟』，周、程、張、朱要不屑爲，爲聲利束縛不能去，其賢不肖爲何如也！《困知記》所言，咸於斯道有所發明，乃若距詖放淫，其志蓋尤拳拳焉。孟子曰：『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解者曰：『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若先生者，可不謂善言乎！」

崔後渠曰：「周道微而霸臣興，宋論繁而霸儒競。霸臣必藉强大以假仁，霸儒必抗高玄以邁學，均之求遂其勝心焉爾。孟子陳王道，朱子申正學，當時角而立者與爭矣，至於今，昔與角者泯如也。弘治中，士厭文習之痿而倡古作，嗣起者乃厭訓經之卑而談心學，是故慨顏後之失傳，申象山之獨造，創『格物』之解，剽禪悟之緒，奇見盛而典義微，内主詳而外行略矣。整庵先生著書四篇曰《困知記》，摘似明真，剔僞正實，洋洋哉其武夷之衍乎！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國囿於氣；一邪一正，學趨於時。上驕而下好私，則治消；樸散而名可要，則正淆。故天竺之空，要於直溫；柱下之無，徑於博約。然世將亂，天預生彌之者，豈其恝於道之否乎？噫！唯先生真其人哉！」

黃氏佐曰：「昔之異端、鄉愿、楊、墨，皆非吾徒也，故辨之而人莫不信從。今之異端，援儒入禪，皆吾徒也，故辨之而人不吾信。天將使斯民自邪而歸正，由晦以趨明，則必篤生哲人以爲之先覺焉。《書》之『帝迪』，《詩》之『天牖』，蓋言覺也。乃若漢譯佛書，實自明帝所得《四十二章》始，其言以絶欲爲本，初無所謂禪覺者。由晉至唐，剽竊儒言，轉成圓覺頓宗，吾徒反援之以爲簡易。於是仲尼删述之經尚且擯而不信，又何辨之可施乎？近得整庵羅公所著《困知記》讀之，嘆曰：『天之覺民，其在公乎！』彼謂『致吾之知，不必學古訓而後爲有獲』，公則證以經書而辨其以非爲是。彼謂『宗吾自然，不必事躬行而後爲有得』，公則求諸實踐而辨其似是之非。何者？吾儒内外合一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明覺爲自然，則必以有爲爲應迹。若徒言知而不貴力行，亦奚異於圓覺之説，視有爲如夢幻泡影者哉？公之立言，家傳人誦，將使邪者自此正，晦者自此明，天下之民，蓋有攸賴焉。」

陳氏察曰：「吾道淵源，川流日麗，終古常新，晦明通塞，存乎其人。學士經生讀書較同，識趣或異。志在發策決科、競於浮華利達者，固不足論。志不止此者所見又或差池，抗失則虚，偏失則滯。閒有資禀英明、高視闊步，自詭於深造獨得，志則偉矣，顧涵養本源未必中正純粹，卒之辭意頗僻。有眩光景而忽精義者，有欲以靈覺爲道心者，甚至以主敬爲綴，以朱子之傳註爲支離。後生好事，隨衆觀場，因依以爲新奇，殊不知其起於一念之好高，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求正學於今日，略無可

指摘，而足以羽翼聖經賢傳者，微《困知》一編，吾誰與歸？」

陸氏粲曰：「自宋氏以來，談經者折衷於程、朱之書。今之爲新學者，視如弁髦而將棄之。猖狂恣睢，一唱百和，末流之害，君子懼焉。此羅公之《困知記》所爲作乎！是故其詞確，其説詳，其剖析於異同之閒，明白簡直，無所回互。公豈好辨哉？公亦有不得已焉爾矣。公師程、朱者也，而深思力踐，不爲空言，則所自得者多矣。明興，言理學獨薛文清爲稱首，其醇且正，以公方之，吾未知所先後也，而深嚴縝密，殆於過之。讀其書，知其用力於斯道之專且久也。曰『困知』者，公之謙也。」

何氏喬遠曰：「整庵《困知記》三篇，其於性情心意之藴、學問之原，斤斤芒忽之閒，而皆出於苦思妙契之餘。顧其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競趨王氏學。」

又曰：「整庵無一毫越軼聖門宗旨，視王陽明尤篤也。」

顧涇陽曰：「羅整庵先生一團正氣，可挽末俗之頹。」

愚按：整庵之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道，而深闢釋氏之謬，以謂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於天命之本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爲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無用」。遠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白沙、王陽明，皆原於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内外兼照，盡己性以盡物性，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故特著《困知記》以救之。又以陽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論》實皆朱子早年未定之説，復

爲之考訂其非，而力斥其誤，俾一時狂誕之徒語塞不能置一喙，而後世乃得據此以爲崇正距邪之左券。斯其爲功聖門，寧淺鮮也哉？或曰：「整庵於天人性命之微，言之似不無出入。」此固然矣，蓋整庵之於薛、胡，亦猶横渠之於周、程也，是豈後學所易幾及者哉！

學統卷之三十二終

學統卷之三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冉耕

冉耕，字伯牛，仲弓之族也。生於魯之鄆，少孔子七歲。孔子始教闕里，同顏路之徒往受學焉。孔子勤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初，孔子爲中都宰，及定公進孔子爲司空，遂以伯牛爲之。嘗從孔子阨陳、蔡，以德行著稱。後得惡疾，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卒，葬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後遷於東平州西五十里，滕縣亦有伯牛墓云。唐追封「鄆侯」，宋加封「東平侯」，改封「鄆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仲由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而好勇，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鷄，佩豭豚，以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後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曰：「君子尚勇乎？」孔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則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盜。」孔子問子路曰：「女何好？」對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以

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所謂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贈以言，孔子曰：「不强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

孔子爲魯司寇，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之宰公斂陽獨不肯墮郕，圍之，弗克。子路爲蒲宰，見於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孔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强。愛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正，不難矣。」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

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廟，逮昏而奠，❶暮而不成禮。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于户，堂事當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子路從孔子阨於陳、蔡，後又從之匡，匡人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爲陽虎也。」遂解而去。

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没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顔讎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

❶「昏」，康熙二十七年本作「闇」。

孔子之在衛也，出公輒方與父莊公争國，子路問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蓋孔子所謂正名者，未有子而不父其父云爾。而子路不喻，以蹈其難。出公之十三年，子路爲孔悝家臣，悝之母伯姬，莊公之姊也。莊公因伯姬以入於孔氏，迫孔悝於廁，强盟之，遂劫以登臺。出公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者，莊公也。莊公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孔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蓋子路勇者也，喭而鋭，孔子固頗抑之。嘗曰：「由也兼人，故退之。」退之者，抑之也。故於其在陳愠見，則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問「行三軍」，則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論衛政先正名，則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使門人爲臣，則曰：「由之行詐也。」鼓瑟，則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使子羔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是故惡夫佞者。」言志，則曰：「其言

不讓，是故哂之。」凡此皆所以抑之也。抑之使俯就焉，以庶幾合於所謂中。而子路則未之能也，卒闇於大義，不知仕輒之爲非，而自及於禍，君子於此深惜之。

然子路生平剛直，力行可畏，在聖門以政事著稱。《論語》記「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又記「子路無宿諾」。孔子嘗稱之曰：「片言可以折獄。」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又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不畏强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蓋子路之見稱於師友有如此。其言行具詳《論語》、《家語》、《左傳》等書。厥後孟子有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曾西亦曰：「子路，吾先子之所畏也。」而後世學者皆以子路勇於改過，爲百世師云。

子路葬於蒲，今長垣縣也。或云在清豐縣，或云在開州，有三墓，未知孰是。唐追封「衛侯」，宋加封「河内公」，改封「衛公」，明祀稱「先賢仲子」。

宰　予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問短喪、對哀公問社、問從井救人，孔子皆責之。嘗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蓋深警之也。宰我從孔子阨陳、蔡，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我以遺孔子焉。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

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禄，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宰我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宰我問鬼神，又問五帝之德，孔子並告之，詳具《家語》。

宰我嘗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謂「宰我善爲説辭」，又謂「宰我智足以知聖人」，信不誣也。《史記》云：「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按：《左氏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蓋與難者，闞止也，亦字子我，非宰我也，字偶相同，太史公因誤記之云爾。宰我墓在今曲阜縣西南三里，唐追封「齊侯」，宋加封「臨淄公」，改封「齊公」。明祀稱「先賢宰子」。

冉求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

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季康子問：「冉求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冉求仁乎？」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既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冉有曰：「若之何？」冉有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康子曰：「不能。」冉有曰：「然則居封疆之閒。」康子告二子，二子不可。冉有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我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叔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有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乃從。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冉有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

是時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康子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材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以告哀公，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於是自衛反魯，詳具《家語》。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

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不可加刑，庶人不可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凡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退而記之。

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對曰：「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從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學之故也。」冉有資稟謙退，見義不能勇爲，嘗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嘗問：「聞斯行諸？」孔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疑之，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然冉有之於季氏，亦終不能大有所正也。如季氏旅泰山、用田賦、伐顓臾，孔子皆以冉有弗能救正也而責之。至季氏富於周公，而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所以責之者至矣。責之，亦猶進之之意也。他日，孔子又曰：「大夫有争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舞八佾，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己，是冉求之行也。」今兖州府滕縣南三里柏家社，有冉子墓，滕人疑爲冉有墓云。唐追封「徐侯」，宋加封「彭城公」，改封「徐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顓孫師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才高意廣，外矜莊而寡誠信。孔子每教之，門人亦友之而弗敬。子張學

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問政，孔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問入官，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退而記之。

孔子筮卦得賁，喟然而嘆。子張進曰：「師聞卜得賁，吉也，而夫子嘆之，何也？」孔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蓋孔子之所以教子張者如此。一日，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孔子曰：「過猶不及。」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然

子張自聞聖教之後，晚年所造，頗近篤實，無復向者浮驁之病也。其自言曰：「士見危授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又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

子張既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及卒，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今徐州蕭縣南三十五里堀坊村西，有子張墓云。唐追封「陳伯」，宋加封「宛丘侯」，再加封「陳國公」，明祀稱「先賢顓孫子」。

曾點

曾點，字子皙，宗聖參之父也，父子同事孔子。曾晳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嘗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命之言志，次及曾晳，鼓瑟希，鏗爾，舍瑟而

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曾皙爲人狂而直，季武子之喪也，大夫弔，曾皙倚其門而歌。故孟子曰：「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曾皙卒，葬南成山，後漢王符所謂「南成之冢」是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唐追封「宿伯」，宋加封「萊蕪侯」，明稱「先賢曾氏」，配祀啟聖祠。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習於禮容、應對，孔子嘗使之言志，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孟武伯問：「公西赤仁乎？」孔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孔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子華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孔子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又曰：「赤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孔子儀服不修，則以子華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齋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

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之喪，子華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備三代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云。唐追封「郜伯」，宋加封「鉅野侯」，明祀稱「先賢公西子」。

宓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厚而美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請於魯君，願得近史二人同至官。至則陰戒其邑吏，令二史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又怒之。二史辭去，報於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子才任霸王之佐，屈節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魯君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使告子賤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請從子之制。」子賤由是得行其政。齊人攻魯，道由單父，時麥已熟矣，父老請縱民穫麥，無徒以資寇，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使人讓子賤，子賤蹵然曰：

「今兹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患且數世不息矣。」季孫聞之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時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❶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禄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悦，往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禄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他日問曰：「子治單父而衆悦，❷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之治，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❸」孔子曰：「士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嘆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子賤治邑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野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鱄，吾大夫

❶「襲」，原作「龍」，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❷「而」，原脱，據康熙二十七年本補。
❸「所」，原脱，據康熙二十七年本補。

愛之。其小者名爲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巫馬期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子賤在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宓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家語》稱「子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魏鍾繇擬諸「道德齊禮，有恥且格，異於任察畏罪者」云。所著有《宓子》十六篇，墓在今壽州南六十里鐵佛岡，舊有碑云。子賤爲魯使吳，卒於道，因葬焉。唐追封「單父伯」，宋加封「單父侯」，明祀稱「先賢宓子」。

原憲

原憲，一曰仲憲，字子思，魯人，一曰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嘗問恥，孔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又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孔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孔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孔子没，原思隱於衛，居草澤中，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户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思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絶，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

「嘻！先生何病也？」原思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原思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蓋原思狷者也，獨行踽踽，雖若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亦卓然可尚者矣。今費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有原憲墓，俗呼爲「原憲屯」。唐追封「原伯」，宋加封「任城侯」，明祀稱「先賢原子」。

高柴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高傒十代孫也。或曰衛人，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知名於孔子之門。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然孔子嘗曰：「柴也愚。」及子路使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以其未學而從政也。無何，子路仕衛，子羔亦爲衛士師。出公之難，子羔出，子路止死。子羔之爲士師也，刖人之足。及其出也，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脱君也。」

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子羔復仕魯，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至，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哀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問於子羔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子羔曰：「鄫衍之役，吴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公子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遂及齊盟。蓋子羔之仕於魯、衛，並卓有可觀，無亦有警於夫子之教，而學問以變化其氣質與？ 子羔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可以死害於人乎哉！ 我死，葬我不毛之地可也。」今稱子羔墓者有四，一在沂州，一在東阿縣，一在陽穀縣，一在太康縣，未詳孰是。唐追封「共城伯」，宋加封「共城侯」，明祀稱「先賢高子」。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進。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子若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説焉。孔子問子若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開從此見之，若三人之賢與不

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墨子》曰：「漆雕開形殘。」《孔叢子》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云。墓在今上蔡縣城北華彼鎮。唐贈「滕伯」，宋加封「平輿侯」，明祀稱「先賢漆雕子」。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子游宰武城，因孔子之問，亟稱其賢。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容取人，失之子羽。」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己，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吴地東南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其南游遺蹟云。《地志》稱子羽墓有四，一在南昌府城内，一在費縣，一在鄒縣，一在陳留縣，未知孰是。唐追封「江伯」，宋加封「金鄉侯」，明祀稱「先賢澹臺子」。

樊須

樊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少孔子四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

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弱，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蒐乘，冉有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孔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屢問仁，又屢問知，孔子皆有以答之，詳具《論語》。唐追封「樊伯」，宋加封「益都侯」，明祀稱「先賢樊子」。

南宫縚

南宫縚，又名适，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也。居南宫，因姓焉，又曰南宫敬叔云。魯昭公七年，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僖子病之，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我即没，必屬説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容並師事孔子。昭公二十年，孔子與南容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及去周，老聃送以言，南容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初，南容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得反，載其寶以朝。孔子聞之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

南容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桓、僖宮災，捄火者皆曰：「顧府。」南容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南容之力爲多也。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哀。」辛寬出，南容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南容對曰：「寬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定成周之説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辛寬也！」南容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南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南容以智自將，治亂咸宜，故孔子謂其「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兄之子妻之。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唐追封「郯伯」，宋加封「龔丘侯」，改封「汝陽侯」，明祀稱「先賢南宮子」。

公晳哀

公晳哀，字季沈，齊人。天下多仕於大夫爲家臣，季沈鄙之，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嘆貴之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沈未嘗仕。」太史公曰：「季沈、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

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户，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追封「郧伯」，宋加封「北海侯」，明祀稱「先賢公皙子」。

商瞿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授之。子木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漢元朔中，以治《易》爲中大夫。至宣、元閒，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氏列於學官，而民閒有費直、高相二家之説，語具《漢書》、《隋書》。蓋孔子繫《易》，傳之自子木始。唐追封「蒙伯」，宋加封「須昌侯」，明祀稱「先賢商子」。

公孫龍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齊田常欲爲亂，移兵伐魯，孔子欲退齊師以捄魯，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嘗謂子石曰：「子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或曰：「子石即公孫尼子也。著《樂記》、《緇衣》等篇，其書粹然一出於正。」後戰國時，亦有公孫龍者，趙平原君之客也，著「堅白同異」之論，其爲説淺陋迂僻不雅馴，孔穿辨之詳矣。而鄭玄以爲即子石，誤也。或曰：「子石，衛人。」未詳孰是。唐追封「黄伯」，宋加封「枝江侯」，明祀稱「先賢公孫子」。

愚按：孔門弟子，見諸《家語》、《論語》、《史記》、《古史》及《文翁圖》、《石室圖》、《索隱注》等書。爲數不同，姓氏多互異，即歷代褒崇秩祀典禮，其閒舉廢升降增損之故，亦復不一，今不具論，惟取其言行有所表見者録之，餘者闕焉。或曰：「宰我、冉有、季路，非大賢與？而胡僅附之也？」曰：「十哲，世俗之論也，未可以爲定也。予之短喪，求之附季，由之仕輒，亦非細故矣，故稍抑之。」

學統卷之三十三終

學統卷之三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左丘明

左丘明，中都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或曰：「魯人，與孔子同時。」孔子嘗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孔子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而修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襃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丘明恐失其真，乃爲之《傳》。其《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其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以究其所窮，曰《春秋左氏傳》。又采録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曰《春秋外傳》云。丘明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張敞、劉公子。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

爲河間獻王博士。貫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得立於學官。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晉杜預又爲《經傳集解》，而杜義盛行。干令升《史議》歷詆諸家，獨歸美《左傳》，云：「丘明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蓋著作之良模也。」自漢興，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五家《春秋》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其三家立於學官。孝武立《公羊》，孝宣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公羊》、《穀梁》寖微。丘明墓在嶧縣東北七十里，一在肥城縣，未知孰是。宋追封「瑕丘伯」，尋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中都伯」。明祀稱「先賢左子」。

公羊高

公羊高，齊人，受經於卜子夏，因孔子所修《春秋》著爲《傳》。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宋追封「臨淄伯」，明祀稱「先儒公羊子」。

穀梁赤

穀梁赤，魯人。孔子以《春秋》之説口授子夏，子夏授赤，赤爲《經》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邱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帝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於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江公之傳其後浸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沛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以治《穀梁》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説。帝善《穀梁》説，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選郎十人從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評《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内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内《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是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氏鳳之學。宋追封「襲丘伯」，尋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睢陽伯」，明祀稱「先儒穀梁子」。

愚按：左氏、公羊、穀梁三子，雖非聖門弟子，而一受經於聖人，一受經於聖

人之高弟，前後發揮《春秋》大義，以嘉惠後學，此可謂非聖人之徒與？自昌黎謂「《左氏》浮夸」，柳州亦謂「其説多淫」，學者頗疑傳《春秋》之左氏，非《論語》之左丘明也。而論議《公》、《穀》者，或曰：「《公羊》可奪，其中有非常異議不經之論。」或曰：「《穀梁》得《春秋》之旨，而失之短。」范甯亦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秦、漢以來，是非同異，聚訟紛紛，又何怪荆公有「斷爛朝報」之毀也？然劉子駿曰：「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固自不同。」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故考事精詳，公羊、穀梁不曾見國史，故考事甚疏，而義理却精。」嗚呼！此亦三傳得失之林也，要之，有功於麟經不小矣。

學統卷之三十四終

學統卷之三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也。事母孝，及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傷之。吾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善哉，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刻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人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以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公明儀

公明儀，先事子張，子張卒後，乃卒業於曾子。嘗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君子之所以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儀嘗曰：「庖有肥肉，

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又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宣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悦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敬而不懈。宣悦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廟庭，嚴臨下而不毁傷。宣悦之，學而未能。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也。」

樂克

樂克，字正子，齊人，孟子弟子。嘗仕於魯，言孟子之賢於平公，公將往見之，以嬖人臧倉沮之而止。克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克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然平公亦卒不能見孟子。魯欲使克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問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智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曰：「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曰：「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齊伐魯，魯平，齊索讒鼎，魯以贋往，齊人曰：「贋也，盍使樂正子徵之？」克曰：「必以讒鼎往。」魯君曰：「吾

愛吾鼎。」克曰：「臣亦愛臣之信。」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曰：「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克常從於子敖之齊，孟子深責之，克亦自引咎焉。宋宣和中，追封「利國侯」，配享孟廟。

愚按：曾子高弟，子思子而外，惟樂正子春、公明儀、公明宣有足稱者。如陽膚、子襄、沈猶行、公明高、單居離、孟儀、公孟子高之徒，言論行誼，不甚見於世。且以孟子之賢，求之及門，亦惟樂正子以信善見許。自餘若公孫丑、萬章、陳臻、充虞之徒，皆泛泛無所得。誠有如朱子所云：「只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者。」而宋宣和間，乃褒崇公孫丑以下十九人，合樂正子爲二十人，疏封列爵，配食孟廟之廡，於義未爲允當。即如盆成括以小有才見殺，高子背去其師而學他術，亦得以秩祀瞽宗，與享大烝，豈理也哉？

學統卷之三十五終

學統卷之三十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丁寬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洛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拒吴楚，號「丁將軍」。作《易説》三萬言。寬授碭山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孔安國

孔安國，字子國，魯人，孔子十一世孫也。父忠，爲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既長，博覽經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武帝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乃悉以書還孔氏。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尚書》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書之，增多伏生

二十五篇。又伏生書有五篇相合，《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❶定五十八篇。又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又集録爲《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既成，會巫蠱事，寢不施行。安國由博士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

其後成帝詔光禄大夫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録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録。安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曰：「陛下發明詔諮群儒，集天下書籍，命大夫校定其義，使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蝌蚪《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值巫蠱事起，遂閣廢不行於時。今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紀於《別録》，《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紀録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即論定，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❶「冠」，原作「觀」，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安國以《尚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説。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絶無師説。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吴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宋追封安國「曲阜伯」，明祀稱「先儒孔子」。

伏勝

伏勝，字子賤，濟南人，或曰即宓不齊之後，虙與伏通，誤爲宓云。勝能言《書》，《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討論《墳》《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删爲百篇，編而序之，以垂訓於世。秦時焚書，勝爲秦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勝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乃召勝。勝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勝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少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尚

書》是也。勝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别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絶，而歐陽最盛。今鄒平縣東北一十里有伏生墓。宋追封「乘氏伯」，明祀稱「先儒伏子」。

夏侯勝

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也。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後事蕳卿，又從歐陽氏問，學益精熟，所謂《尚書》大夏侯之學也。善説禮服，徵爲博士光禄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數出，勝當乘輿前進諫，王不能從，後果廢。時霍光以爲群臣奏事東宫，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内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户。宣帝初即位，因議武帝廟樂，不協帝意，乃下之獄。時丞相長史黄霸，坐阿縱勝不舉劾，亦繫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因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帝爲君，誤相字於前，帝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帝語，帝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爾。」帝知勝素直，朝廷每有大議，則謂勝

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説》，賜黄金百觔。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

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帝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宫。吕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帝，帝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年已八十餘矣，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爾。」是時帝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説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帝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申公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以《詩》、《春秋》授瑕丘江公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

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轅固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景帝時爲博士。與黄生争論於帝前，黄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弑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於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爾。」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嘿然，無以復罪。後帝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毁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

韓嬰

韓嬰，燕人也。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内外

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以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後其孫商爲博士。宣帝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説《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毛萇

毛萇，趙人，善説《詩》。《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後君尊於上，臣卑於下，面稱爲諂，目諫爲謗，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録之，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萇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蓋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子夏作《詩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訓詁傳

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朝。時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説《詩》，獻王悦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别齊、魯、韓三《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亨《詩》傳由萇，盛行於漢。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官。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黄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説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説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今河間有毛精壘，即萇宅冢。宋追封「樂壽伯」，明祀稱「先儒毛子」。

高堂生

高堂生，魯人。《通志略》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生，其裔也。《索隱》曰：「生字伯，傳《儀禮》。」昔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即《儀禮》也。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閒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惟古今十七篇，與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生授瑕丘蕭奮，奮以授東海孟卿，卿以授后蒼。宣帝世，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宋追封「萊蕪伯」，明祀稱「先儒高堂子」。

后蒼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説《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藝文志》又載「《曲臺后蒼》九篇」，或即此。蒼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遂並立於學官。漢初，河閒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

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戴德删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删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註，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並傳，蒼啟之也。蒼又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兼通《齊詩》，著《齊詩故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由是《齊詩》有翼、匡之學。蒼，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中，考求古禮，以蒼爲禮之宗，詔祟祀孔廟，稱「先儒后子」。

胡母生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

嚴彭祖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

説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經術，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

愚按：春秋之世，孔子閔王道廢而邪術興，於是修明六籍，以垂訓於後。迨卒後，七十子之徒各以其所聞游教諸侯王閒。至威、宣之際，孟軻、荀卿之列，並得以學顯於當世。後陵遲衰微，以至秦季，焚《詩》、《書》，坑儒士，六藝遂蕩然缺焉。脱有所存，亦殘編斷簡爾。西京學士從而掇拾於灰燼委爛之餘，則其譌漏踳駁，安所得免？然而補輯傳注，開後世經學之先，斯其爲功，亦何可没？又以其去古未遠，固亦頗有得於聖人之意，而一時各家同異紛拏，聚訟如沸，寡所折衷，即都講石渠，多屬文具。魏、晉而降，師遠言湮，存者亦鮮。至孔疏一出，則盡取所謂傳注者而土苴之，使學者不得廣參稽而守隅曲，豈不重可惜哉！又按：太史公曰：「方天下争於戰國，儒術既絀，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今觀孔、伏、申、轅、高堂、夏侯之倫，皆齊、魯産也，豈非海、岱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出於其性者哉！然秦、漢以來，諸儒奮興，皆在孝武之世，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學者亦頗謂孝武優於孝文，則以其文尚黄、老，而武重儒術也。考武帝初政，頗以招賢嚮道爲務，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禄，而天下風起，於學不可謂不盛矣！然醇如董生，顧乃擯斥弗用，而公孫子以曲學阿世，獨褎然稱舉首，不數年，由白衣至三公，封平津

侯，制詞褒美，焜耀史册。然則帝之所謂崇儒，果務於其實與？抑僅以其名也？嗚乎！此孝武之所以爲武，而漢治之止於爲漢也與！

學統卷之三十六終

學統卷之三十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杜子春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先是，秦始皇深惡《周官》之書，禁絶不傳。漢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一篇，奏之。至成帝時，黄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於《録》、《略》。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家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鄭興、鄭衆、馬融、賈徽、賈逵皆受業焉。衆、逵爲發明其説，著《周禮解》，後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皆祖子春云。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黄帝，當必有所指」云。唐從祀孔廟，宋追封「緱氏伯」，明改稱「先儒杜子」。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

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黄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禄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爾。」左右皆笑其質訥，帝嘆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禄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建初中，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 丹

洼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年七十卒於官。時中山觟陽鴻，字孟孫，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

張 興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鄉里。建武中，舉孝廉爲郎，

謝病去。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録且萬人，爲梁丘家宗。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孫　期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黄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賫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黄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宋　登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　馴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

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竟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嘆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爲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

孔僖

孔僖，字仲和，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僖與崔篆孫駰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捐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彦、季彦，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彦好章句學，季彦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

高詡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閒，爲光禄大夫。詡以父仕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

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家田。

包咸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黄讜署户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黄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俸禄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禄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録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

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

伏恭，字叔齊，瑯琊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説》九篇。位至光禄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幸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俸以終其身。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

任末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杜撫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

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静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

召　馴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父，建武中爲卷令。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禄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

楊　仁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静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宫衛士令，引見，問當時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争欲入宫。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

善之，拜什邡令。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爲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絶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吴越春秋》、《詩細》、《曆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衛宏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宏作《漢舊儀》四篇，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

丁恭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

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内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録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克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言直，數有據争。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産，顯宗以信贓物班諸廉吏，惟澤及光禄勳孫堪、大司農常沖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卧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程曾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

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

張玄，字君夏，河内河陽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浄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説，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名通，著録千餘人。玄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瑯琊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顔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説嚴氏、宣氏，不宜專爲顔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争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

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服　虔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謝　該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欲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説《詩》、《書》。光武中興，吴、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戹運，三年乃讙。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驚，群凶破殄，始有櫜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群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悦道訓，求之遠近，少有儔匹。若乃巨骨出吴，隼集陳庭，黄熊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

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刻像以求傅説，豈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録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許慎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説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説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

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内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吴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黄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黄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黄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玄後嘗疾篤，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

舊貧，不爲父母群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兖、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黄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恩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偉。紹客多豪傑，並有才説，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

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

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論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詞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閒宗之。玄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殞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鄭興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曆》。❶ 時赤眉入關，東道

❶「校三」，原作「三校」，據《後漢書》卷三十六《鄭興傳》改。

不通，興西歸隗囂。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爲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己自飾，嘗以爲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而説囂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間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招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耶？」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

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爲辦裝，遂令興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

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悦《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悦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爲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辭。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群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

「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會征南將軍岑彭爲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吴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

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曆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子衆。

鄭衆

鄭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曆》，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諷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

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

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絶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陲，雖勿報答，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將有損大漢之强。」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争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争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删》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

盧植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

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嘗懷濟世志，不好辭賦。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嫠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争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於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目而觀，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横叨天功以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碣，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導之義，内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强幹弱枝之道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悦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

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

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静，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説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閒者日食自巳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按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横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勑收拾，以安遊魂。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税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令郡守刺史，一月數遷，❶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帝不省。

中平元年，黄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

❶「一」，原作「二」，據《後漢書·盧植傳》改。

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黄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爾，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黄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爲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群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内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轘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勑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椁，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内，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産，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並致薄醊，以彰厥德。」子毓，知名。

愚按：光武中年以後，崇尚經學，世風日篤，服逢掖、稱先生者，蓋踵相接也。其耆名尊宿，開門受徒，編牒每不下萬人。然皆轉相傳述，滯於所聞，至不憚附會穿鑿，以求合一家之説，故識者頗譏其固焉。以視先漢經師之淳質而深通，殆

有間矣。然談説仁義，誦法先王，清議空言，世道攸係。洎於晚季，雖君道秕僻，國勢衰微，而矜名砥節之士，猶足以持危定傾，扶植綱維於將墜，豈非儒學之明效大驗也與？夫學也者，學爲人臣，學爲人子而已，若戴聖、劉向、楊雄、賈逵、馬融、何休之徒，非不曄然聞人也，並以操履有缺，貽玷宮牆，不得與於斯文之列，往往爲尚論者所共惜。然則學者之於行誼，果何如其重哉？

學統卷之三十七終

學統卷之三十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於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其行己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尸，葦蓆瓦器而已。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爾。」家人以其年幼而

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没，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太尉郄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於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太儒，然『丘不與易』。❶」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潔行廉約，韓康伯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康伯後與宣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宣，云：「人寧可使婦無幝耶？」宣笑而受之。宣雖閒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歲，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

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温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温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温薨之後，

❶「丘」，原作「立」，據《晉書》卷九十一《范宣傳》改。

甯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煽，因被疏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耶？」甯不信卜占，固請行。

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静，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翦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啟新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啟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

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主作制，籍無黄白之别。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户，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户，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

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户不得爲郡，不滿千户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户。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❶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禄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蒲酒永日，馳鶩卒年，一宴之饌，❷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

❶「儉」，原作「險」，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❷「宴」，原作「晏」，據《晉書》卷七十五《范甯傳》改。

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户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其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

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啟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石磬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禄。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❶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泰子曄，亦著《宋書》。

❶「守」，原作「宰」，據《晉書》卷七十五《范甯傳》改。

皇侃

皇侃，吴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説，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説《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沈不害

沈不害，字孝和，吴興武康人也。幼孤而修立好學。陳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宫，帝優詔答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爲國子博士，領羽林監。敕修五禮，掌策文、謚議等事。太建中，位光禄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章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有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1]卒。

[1] 「隋」，原作「隨」，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平恒

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也。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爲通宦。恒耽勤讀誦，多所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撰録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守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産，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飢寒。後遷祕書丞，高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三子，不率父業，恒常忿其世衰，不爲營事婚宦，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故仕聘濁碎，不得及其門流。別構精廬，並置經籍於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中，以恒爲祕書令，而固請爲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

樂遜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户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南郡丞辛粲相繼舉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

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周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州，遜爲直主簿。武成元年六月，❶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一，崇教方；二，省造作；三，明選舉；四，重戰法；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斌、畢公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閒，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太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爲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爲汾陽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陜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交遊，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

❶「成」，原作「城」，據《北史》卷八十二《樂遜傳》改。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劉炫結盟爲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强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劉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刺史趙煚，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邵同修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群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妒憾，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於是優游鄉里，以教授著述爲務。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奥。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❶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

❶「王」，原作「蜀」，據《隋書》卷七十五《劉焯傳》改。

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徵以待顧問，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胄玄多不同。大業六年卒，年六十七。

愚按：魏、晉而降，以訖於隋，世衰道微，異端蠭起，儒術委棄，經籍陸沈，清言之浸淫，老、佛之充塞，詞章之波靡，功利之紛拏，前後數百年，幾希一綫，或幾於息矣。嗚呼！此乾坤何等時也！搜稽史册，如王肅、王弼、杜預、嚴植之、崔靈恩、沈重、熊安生、王通、辛彥之之徒，既皆可訾，其閒稍可稱述者，僅得徐苗而下七八人，殆所謂蛩然之足音耶！吁！可慨也已。

學統卷之三十八終

學統卷之三十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蓋文達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經史，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於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辨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嘆。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爲之師。」抗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耶！」武德中，授國子助教，爲秦王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初，擢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爲蜀王師。王有罪，文達免官，拜崇賢館學士，卒。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於祕書省置學，以教王公子，文懿爲國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譬曉密微，遠近宗仰，終國子博士。

王元感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兗州都督、紀王慎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續從元感受學。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録事，兼直弘文館。是後則天親祠南郊及享明堂、封嵩嶽，元感皆受詔，共

諸儒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並所注《孝經》、《史記》稿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祕書閣。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譏元感掎摭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每爲元感申理其義，連表薦之。尋下詔曰：「王元感質性温敏，博聞强記，❶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拜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五經之指南也。」中宗即位，以春官舊僚，進加朝散大夫，拜崇賢館學士。尋卒。

褚无量

褚无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幼孤貧，勵學，受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近臨平湖，湖有龍鬬，里閈争走觀，无量方十二，讀書自若，長老異之。尤精三《禮》、《史記》。舉明經，官國子博士。遷司業，兼修文館學士。詔定南郊儀，時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皆希旨請皇后爲亞獻，无量與博士唐紹、蔣欽緒等争，以爲「郊祀大事，不可以臆斷，必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稽古，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而膺福祐也。《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法天地

❶「聞」，原作「文」，據《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下《王元感傳》改。

而行政教，辨方位而叙人倫，其義可幽贊鬼神，其文可經緯邦國，折衷王事，其可忽乎！《周禮》冬至祭天圜丘，祭莫大焉，王后内主，禮莫重焉。令合助祭，宜明著禮典，乃今無之。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主以始祖，不以祖妣配，故王后不與也。謹按：王后行事，具載《内宰》職中。《内宰》云『大祭祀，[1]后祼獻則贊，瑶爵』，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祼獻』，祭天無祼，祭天之器惟陶匏，無瑶爵也。内司服掌后六服，無后祭天之服；巾車職掌后五輅，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之文，是后祭天不與也。惟《漢書·郊祀志》有天地合祭，皇后預饗之事，則末代强臣擅朝，黷神諂祭，不經之典，不足爲法。《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忝守經術，不敢默循」。意蓋以抑后，時相韋巨源佐欽明苟悦后意，故无量議格。以母老請停官歸侍。

玄宗爲太子，召拜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太子釋奠國學，講《孝經》、《禮記》，隨文納誨，博而且辨。畢，授銀青光禄大夫，賜章服綵絹。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廬墓左，手植松柏，群鹿犯之，无量號哭曰：「山中草不乏，何忍犯吾先塋樹耶？」鹿以馴擾，不復抵觸，无量爲終身不御其肉。喪除服官，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設腰輿，聽乘入殿中。頻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手敕褒美。開元五年，幸東都，會太廟壞，无量因天戒以獻規。時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无量以

[1]「云」，原作「凡」，據《舊唐書》卷一百二《褚无量傳》改。

《孝經》、《論語》五通爲獻，帝即以頒太子諸王，仍詔於諸儒中選行誼經學著聞者，充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行齒胄禮，詔无量升座勸講，百官觀禮。卒，年七十五，帝爲舉哀，廢朝五日，謂宰相曰：「无量朕師，今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尚書，謚曰「文」，葬事官給。後帝於書殿得所著《史記至言》十二篇，愛之，嘆息焉。

馬懷素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出樵，夜燃以讀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補鄠尉。累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搆，謫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之出餞之，易之怒，使人上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令懷素按鞫，遣中使促迫，無出囚，懷素執不從。后召詰之，懷素對曰：「元忠犯罪配流，[1]貞慎以親故往餞，法當譴。而以爲謀反，則誣。昔彭越以逆誅，欒布奏事尸下，漢貰不坐。今元忠罪非越比，餞送者豈宜以非法坐哉？」后爲霽威。夏官侍郎李迥秀，藉易之勢招權賄，懷素劾罷之。以黜陟使行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典舉平允，權貴謁請不能撓。開元初，爲户部侍郎，封常山縣公，進兼昭文館學士。老猶篤學，手未嘗廢卷，謙文慎畏，稱長者。玄宗詔與褚无量同侍讀，已，又詔與同句校祕書。懷素奏召國子博士尹知章、杭州參軍殷踐猷等是正文字，未就，卒。帝舉哀洛

[1] 「罪」，原脱，據《舊唐書》卷一百二《馬懷素傳》補。

陽南城門，謚曰「文」。

元行沖

元行沖，名澹，以字行，後魏常山王素連裔孫也。少孤，養於外祖司農卿韋機。方正博學。舉進士，累通事舍人。狄仁傑甚重之，行沖自請曰：「相畜群材，猶富貴家畜聚自資也。有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必有參术芝桂以防痾疾。門下賓客，充旨味者多矣。願以不肖之身，備藥物之任。」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累太常少卿。開元初，爲關内按察使，自以非彈治才，辭。入爲右散騎常侍。嗣彭王子志謙坐誣告，自誣株蔓四十人，行沖列其枉，奏見原。遷大理卿。侍御史李傑爲判官誣陷，下行沖，行沖言傑歷官清貞，從下服。時論韙之。已，固辭刑獄官，求散秩，充檢校集賢。玄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學官。時左衛率長史魏光乘，白以魏徵所撰《類禮》列學官，帝命行沖總諸儒集義作疏，❶將立之。張説言：「戴聖所録，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刊也。魏孫炎始因舊書，擿類相比，有如鈔掇，諸儒共非之。徵加整次，實本炎舊，殆未可立也。」尼不行。於是行沖著論辨之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篇爲解，世不傳。鉤黨獄起，鄭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拏之典，雖志存探究，咨謀靡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則《戴記》之遠於《禮經》，康成見之矣。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詆。孫炎雖扶鄭義，條列支

❶「諸」，原作「緒」，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分，而箴石閒起，增革者百篇。魏文貞病群言之錯雜，采衆説之精深，刊正芟礱，命曰《類禮》，所謂異而不害其同者也。太宗覽而嘉賞，録賜儲貳。陛下纂業，乃制諸儒甄分舊義，甚盛德也。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擯壓而不申，詎不悲哉！夫改易章句，是有五難，自古患之矣。漢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浮學守株，衆邪非正，自古而然。此道未信，而獨智爲讉。』其難一也。昔孔季産專古學，而孔扶與俗浮沈，每誡季産曰：『今朝廷率章句内學，君獨修古義，非章句，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殆哉！』其難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誚讓，諸博士皆忿恨，光禄龔勝爲憤悒乞骸，司空師丹大怒詆之，至以爲改亂前志，非毁先帝。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命子駿負謗於世，其難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驟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推處是非，而肅歲時疲於酬對，其難四也。君子用心，願聞其過，如日月之食，衆見衆仰。而專門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王邵有言：『魏晉浮華，古道湮替，士大夫恥爲章句。惟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稱孔聖有誤，諱聞鄭、服之非。』其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起而正之，恨不與吾同世爾。」以老請去官。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獻」。

歸崇敬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吴郡人。治禮學，識容典。父喪，以孝聞。天寶末，舉博通墳典科，爲舉首，授左拾遺，累集賢殿校理。玄、肅二帝山陵，參掌禮儀。遷主客員外郎，兼史館修撰。國大典禮，常參議焉。代宗幸陝，召見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瘝，當以儉德先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以倉部郎充弔祭册立使，使新羅，渡海而風，或請以單舸免，崇敬曰：「與共舟者，數百人俱，何忍獨濟哉？」少選而風定。先是，使外國者多齎金帛貿中國所無物爲利。崇敬囊橐惟衾衣，東夷服焉。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作亂，御史請望祀，崇敬正色曰：「《聘禮》：『既受命，即道死，介以尸將事。』尊命也，豈有畏耶？」竟成禮而還。累禮部尚書，卒。然崇敬所議郊廟、配享、國學、齒胄禮頗具，類牽於名物度數，於禮不謂深。有子曰登，孫曰融，皆世其家學。

愚按：唐儒自昌黎而外，顔師古、孔穎達其表表者，然並於大節有虧。而張士衡、蕭德言、啖助、趙匡、陸質之徒，蓋亦無所取焉。博而求之，三百年閒，無愧聖門者，何寥寥也。學者尚論，每嘆唐室經學不振，而儒林爲之大衰，不其然與！不其然與！

學統卷之三十九終

學統卷之四十上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　統

孫　奭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説，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臨幸，召奭講《尚書》，賜五品服。真宗以爲諸王府侍讀，累擢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初，得天書，召問宰相王旦等，對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是歲天書復降，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夫民，神之主也。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内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導陛下而爲之，臣竊爲陛下不取。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

以畢臣說。」帝遣内侍皇甫繼明就問。

又上疏曰：「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飢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群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飢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今野鵰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群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六年，又上疏曰：「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雖有罪己之言，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斥遠邪佞，罷興土木，無爲明皇不及之悔。」久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出知密州。居二年，還左諫議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還給事中，徙兗州。

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曰：「昔漢文成、五利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才，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

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説，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耶？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未幾，能果敗。仁宗即位，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三請致仕，不允。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兖州。詔須宴而後行，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曰：「無死婦人之手。」訃聞，帝悼甚，贈左僕射，謚曰「宣」。奭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頮。常掇五經切治道者，爲《經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録》、《樂記圖》、《五經節解》。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爾雅釋文》。子瑜，自有傳。

孫復

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介既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爲邇英閣祇候説書。楊安國言其講説多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翰林學士趙概等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年六十六，賜錢十萬。復

其一子。

宗，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録藏祕閣，特官

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

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

石　介

石介，字守道，兖州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以論赦書罷爲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以丁父母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七十喪。以《易》教授於家，魯人號「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説》、《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宫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吕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其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脱。上倚輔弼，司予調爕。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年四十一。會孔直温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兖州，以語官屬掌書記龔

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果走，孥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苟召問無異，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乃免斲棺。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俸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人。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即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子後當爲偉器，非常兒也。」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復、石介三人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以經術教授吴中。范仲淹嘗與之遊，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景祐初，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試祕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除湖州教授。是時方尚詞賦，瑗則一新故習，倡明正學，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其科條纖悉畢具。署其齋曰「經義」，曰「治事」，蓋一以明其體，一以適其用云。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宫教授，辭疾不行，尋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祕閣，遂興作樂事。授光禄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作，以

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謚「文昭」，詔賻其家。學者稱爲「安定先生」。瑗在太學，其徒甚衆，學舍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瑗弟子也。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人才者，以瑗爲首稱。程伊川嘗稱之曰：「安定之門，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爲政也何有！」若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劉彝諸子，皆出其門云。明嘉靖中，從祀孔廟，稱「先儒胡子」。

何涉

何涉，字濟川，南充人。汎覽博古，一過目終身不忘。登進士第，范仲淹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用龐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句鄜延等路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累官尚書司封員外郎。卒，詔恤其家，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遊者甚衆。雖在軍中，亦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横經以聽。有《治道要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周堯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人。天聖二年第進士，積官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爲師表，未及用，卒，年五十一。堯卿幼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及母喪，倚廬三年。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爲孝感所致。其於昆弟

尤篤友愛。爲人簡重不校，慢己者必厚爲禮愧之。居官禄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爲學不專於傳注，以孔子「一言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爲學《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其學《春秋》曰：「《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有《詩》《春秋説》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劉絢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欽，虞部郎中。父師旦，朝散大夫。絢以祖蔭，爲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笞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税財一二，絢力争不得，還其榜請易之。富弼嘆曰：「劉絢，古縣令也。」元祐初，大臣相繼以經明行修薦，爲京兆府教授，又爲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絢自結髮從程明道學，篤信而固守之。明道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絢深於《春秋》，作《傳》未就，病劇，尚以例類質其父。將終，起手足自盥，垂絶，猶道《詩》、《書》語，可謂力學者也。

李籲

李籲，字端伯，洛陽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卒。籲與劉絢才氣、志尚頗相同，程伊川嘗稱二子可以大受，及相繼早没，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

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者，籲與絢有力焉。」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良佐初見明道，明道語之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也。」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禀學焉。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天資篤實，事有未徹則顙有泚，其憤悱如此。記問該贍，明道談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明道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後乃省悟。伊川與之别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伊川稱之曰：「是子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良佐晚與朱震兄弟論學，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冕見」及「子見齊衰者」二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也。所著有《論語説》、《文集》、《語録》行於世。

游酢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並以文行名。程伊川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明道與扶溝學，酢應其招，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爲太學録，遷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咨之。純仁移守潁昌，辟自隨，爲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爲太

學博士。純仁罷，酢亦請外，籖判齊州，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卒，年七十一。酢性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祀館，編氓困於征調，所至騷然。酢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吕大臨

吕大臨，字與叔，藍田人。早學於張載，後見二程而卒業焉。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爲講官，未及用而卒。初，大臨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顔回爲壻矣。」伊川云：「與叔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朱子曰：「與叔本是剛底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貴剛，若不剛，終不能成。」

張繹

張繹，字思叔，河南人。受業程伊川，伊川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譙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一日至汴，

聞程伊川講道於洛，棄其學而學焉。常言曰：「學所以明心也，禮所以行敬也。明心則知性矣，行敬則至誠矣。孔門以博文約禮爲入道樞要，正在於此。」靖康初，吕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説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帝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定《易》學得之程伊川，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

邵伯温

邵伯温，字子文。父雍，與司馬光、韓維、吕公著、程伊川兄弟爲友。伯温入聞庭訓，出則事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爲再世交，故學益博，尤熟當世之務。元祐中，以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亦被黜，移知河陽，閒道謁確於鄧，謀造定策事。恕出司馬光之門，又與子康同登科第。及是，康父喪除，詣闕，恕約康會河陽。伯温止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温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必爲異日之悔。」既而恕果勸康作書稱確有定策功，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竟如其請。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至

河陽，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悦。會吴處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不用伯温言。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吕大防曰：「康素謂伯温可託，請以伯温爲西京教授教之。」伯温既至，則誨植曰：「温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力學不懈，卒有立。章惇嘗事雍，及爲相，欲用伯温，伯温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伊川謂伯温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温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猶薦之於朝，伯温願補郡縣吏，惇不悦，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温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温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别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之謗，伯温既辨之，又著爲書，名曰《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温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歷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求速仕者争出其門，伯温聞貫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贈祕閣修撰。初，雍有言：「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温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温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

也。」趙鼎少從伯温遊，及當相，乞行追録，始得贈焉。鼎又嘗表伯温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温出處云。所著有《辨誣》、《辨惑》、《河南集》、《聞見録》、《皇極系述》、《皇極經世序》、《觀物内外篇解》等書。

王　當

王當，字子思，眉山人。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爲學官，不就。京相，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當邃於經學，《易》、《春秋》皆爲之傳，多得聖人之旨。又有《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喻　樗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後徙嚴。建炎末，樗第進士，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樗往謁，因諷曰：「公之事上，當使啟沃多而施行少。啟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樗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爲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於是入奏，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

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往來鼎、浚閒，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建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樗謗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中，卒。

洪興祖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登政和上舍第。高宗召試，授祕書省正字，後爲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爲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爲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爲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歷擢知饒州，嘗作程瑀《論語解序》，言者希秦檜旨，劾其怨望，遂編管昭州。卒，年六十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興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周易通義》、《繫

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於世。

高閌

高閌，字抑崇，❶鄞縣人。紹興初，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❷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爲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今則名爲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尋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爲國子司業。時興太學，閌奏宜先經術，條具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爲法。新學成，閌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於是帝幸太學，秦熺執經，閌講《易·泰卦》，賜三品服。閌少宗程氏學，楊時爲祭酒，閌爲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以閌爲首稱，由是知名。除禮部侍郎。帝因問：「張九成安否？」明日復問秦檜，檜疑閌薦。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劾閌，出知筠州，不赴，卒。有《春秋集傳》行於世。

程大昌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中第進

❶「字」，原作「宇」，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❷「今」，原作「令」，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士，獻《十論》，言當世事。連擢太學正，試館職，爲祕書省正字。孝宗即位，遷著作佐郎。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御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又言：「去歲完顔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不平也。」帝稱善，連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又除浙東提點刑獄，徙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清江縣舊有二堰，後堰壞，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祕閣修撰，召爲祕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卿，朕何憂？」累遷權吏部尚書。會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郡，遂出知泉州，遷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三，謚「文簡」。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録》、《考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

林之奇

林之奇，字少潁，侯官人。從吕本中學，紹興中第進士，歷官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説，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爲：「吾欲與之和，宜無憚於戰。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爲

先。必求可與共患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痺疾乞外，遂以祠禄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吕祖謙皆受學焉。卒，年六十五。有《書》《春秋》《周禮説》、《論孟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林光朝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嘗曰：「道之本體全乎太虚，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年五十，進士及第，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兼史職。是時張説再除籤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鋭甚。會有詔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宵遁。孝宗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淳熙四年，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覿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引疾奉祠，卒，年六十五。

楊萬里

楊萬里，字挺秀，吉水人。登紹興進士第，再調永州零陵丞。張浚謫永，勉以正心

誠意之學，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後知奉新縣，召爲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説出守袁州，萬里抗疏留栻。又遺虞允文書，以「和同之説」規之。歷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沈師犯南粤，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免喪，召爲尚左郎官。

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其略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今臣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凡有十，願陛下姑置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根本，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根本，則人主不可以自用。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也。」東宫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爲侍讀。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即疏朱晦庵及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遷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太子悚然。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吕頤浩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不悦，以直祕閣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爲祕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又論：「古帝王知攬權，不知臣下之竊權。竊權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會奉進《孝宗聖政》，孝宗猶銜之，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

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歸。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還，已乃進秩予祠，既而從其請，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進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禄大夫。萬里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冑用事，屬記南園，以掖垣待之。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冑恚，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侂冑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病。家人知之，凡邸吏之報時政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用兵事，萬里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冑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落筆而逝。萬里精於詩，嘗著《易傳》行於世。❶光宗嘗爲書「誠齋」二字，謚「文節」。

胡寅

胡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寅將生，母以多男不欲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别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遊辟雍，中進士甲科。靖康初，以薦除祕書省校書郎。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

❶「嘗」，原作「常」，據《宋史》卷四百三十三《楊萬里傳》改。下句同。

議狀。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中，連擢起居郎。金人南侵，時高宗在金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其略曰：「自古中國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闕絶之後，固陋以爲榮，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今日圖復中原之策，莫大於罷免和議，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資。不然，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室？❶納質則孰重於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丕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虚文。治兵擇將，誓戡大憝者，孝弟之實也。屈己求賢，信用群策者，求賢之實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遴選守刺，久於其官，痛刈姦贓，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絶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至二聖屈辱，羿、莽擅朝，仗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宰相吕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奉祠。

紹興二年五月，詔内外官各言裕國、强

❶「室」，原作「宣」，據《宋史》卷四百三十五《胡寅傳》改。

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四年，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金人驚動陵寢，殘壞宗廟，劫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也。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於兹，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信，漸圖恢復，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高宗嘉納，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奬諭。既而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疏，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倘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寧德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讎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父喪除，適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复劾寅，❶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官。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絶。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説》，皆行於世。其集曰《斐然》，學者稱爲「致堂先生」。

❶「复」，原作「夏」，據《宋史》卷四百三十五《胡寅傳》改。

胡 宏

胡宏，字仁仲，安國季子也。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遊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閒，上書，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試思方今之世，事孰爲大乎？孰爲急乎？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爲天子，瞽瞍以匹夫爲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瞽瞍猶不悦。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欽二帝劫於讎敵，遠適窮荒，引領東望，九年於此矣。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爲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爲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宫，亦何誤耶？」末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然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臣竊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己也。」高閌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太上皇帝，劫制於强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於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

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國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董養遊太學，升堂嘆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辭，欺罔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於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學者稱爲「五峰先生」。

胡寧

胡寧，字和仲。以蔭補官，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祠部郎官。寧以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卒。安國作《春秋傳》，修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胡憲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從從父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爾。」憲喟然嘆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累召累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

教授，❶憲猶不屈。太守魏矼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訓諸生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悦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與帥張宗元不合，❷復請祠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召爲祕書正字。既至，疏言：「金人勢必敗盟，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者。憲疏入即求去，帝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没，屬子晦庵並受學。晦庵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方憲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其不苟出，而惜匪久於位云。卒，年七十七。

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伊川遊，邃《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特召詣闕，勉之知不與秦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人號曰「白水先生」。婦家富，無子，謀盡以

❶「教授」，原倒，今據《宋史》卷四百九十五改。

❷「帥」，原作「師」，據《宋史》卷四百五十九《胡憲傳》改。

貲歸於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晦庵受學。晦庵之得道，自勉之始。卒，年五十九。

劉子翬

劉子翬，字彦沖，崇安人。韐之仲子也，以父任補官。韐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勍犯閩境，❶子翬畫計備禦，賊不敢犯。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至是辭歸武夷山，獨居一室，竟日危坐，如是者凡十七年。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而督教姪珙，卒有立。❷與胡憲、劉勉之交，以講學爲事。朱松且死，以子晦庵託子翬。❸一日，晦庵請益，子翬曰：「吾少未聞道，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静寂滅者而心悦之，以爲道在是矣。比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汝尚勉哉！」又作《蒙齋記》，作《十論》，自堯、舜以至孟子，皆揭明其大旨云。卒，年四十七。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

❶「勍」，原作「就」，據中華書局標點本《宋史》卷四百三十四「校勘記」（一二）改。

❷「卒」，原無，據康熙二十七年本補。

❸「晦」，原作「翬」，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遊，與張栻、朱晦庵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録》。書成進秩，當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偏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❶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❷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

❶「纖」，原作「讖」，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❷「大」，原作「天」，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晦庵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説》、《閫範》、《官箴》、《辨志録》、《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嘉熙初，改謚「忠亮」。景定初，追封「開封伯」，從祀孔廟。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吕子」。

學統卷之四十上終

學統卷之四十下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録》、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絶頂，忍飢啖薺讀書。聞朱晦庵名，往師之。晦庵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從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時韓侂胄禁「僞學」，臺諫承風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晦庵。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晦庵，並及元定。元定曰：「化性起僞，惡得無罪？」遂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晦庵與從遊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晦庵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别，無爲兒女悲。」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從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

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謚「文節」。元定於書無不讀，於事無不究，凡奇奥古書，一過目輒解。晦庵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晦庵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啟蒙》一書則屬起稿。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説》、《律吕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虚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説》，晦庵爲之序。及葬，晦庵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見矣。」子淵、沈，並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沈自有傳。

李燔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晦庵學。晦庵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儆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晦庵，晦庵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晦庵折衷，諸生畏服。晦庵没，學禁嚴，燔率同列往會葬，不少怵。九江守薦召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洞寇作亂，燔請自往，駐兵萬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

分兵守險，馳辯士諭以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産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閲，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譸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録李誠之力争不能止，燔又入劄争之，漕司即弛禁。改通判潭州。真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薦辟不復出矣。乃以直祕閣奉祠。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黄榦，當今海内一人而已。」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録其子。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學者宗之，與黄榦並稱云。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人。父綬，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晦庵學，博極群書。嘗取「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晦庵嘉其篤志。時行社倉法，洽貸縣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吏姦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洽諭之曰：「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

子焚之，洽治其獄無狀。俄夢有人拜於庭，示以傷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知永新縣，湖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又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用薦，通判池州。歲大旱，禱弗應，洽言於提點常平袁甫辨冤獄，白守寬催科三日，果大雨。後從其請，與祠。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是先師之跡也，其可辭已？」復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説書待洽，洽固辭，遂除直祕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卒，年七十七。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所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文集等書。

陳　淳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録》，淳遂盡棄其業。及朱晦庵來守其鄉，淳請受教。晦庵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晦庵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語學者曰：「盈天地閒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須萬理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學；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今而無不宜，然後可以語王佐事業。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

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强弱之證。」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至孝，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

李方子[1]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性端謹純篤，初見朱晦庵，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守真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録。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憫之，與一子恩澤。

[1]「子」，原作「予」，據《宋史》卷四百三十《李方子傳》改，下同，不一一出校。

黄灝

黄灝，字商伯，都昌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教化爲本。薦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歷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莩殣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然。有旨停閣夏税，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晦庵守南康，灝執弟子禮。晦庵没，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云。

薛季宣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徽言之子也。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伊川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孥而繫馬於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行保伍法，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樞密使王炎薦於朝，召爲大理寺主簿。爲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群臣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原，猶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

爲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爲表廢田，相原隰，以户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爲户六百八十有五。季宣還言於孝宗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毁譽者之刑。臣觀近政，奈何毁譽之人自若乎？」又進言曰：「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倘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大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於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傅良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爲文章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傅良皆師事之。及入太學，與張栻、吕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登進士甲科，歷太學録，出通判福州，爲勢家所中，罷歸。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歷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鬚鬢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爲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

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而民困極矣。」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由。」帝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祕書少監，兼實録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宫。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百官力諫不聽。方召内侍陳源爲内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疏請過宫，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於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修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録院修撰。會詔朱晦庵與外祠，傅良不書行，乃與晦庵州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奉祠。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終於家，年六十七。謚「文節」。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於世。

葉適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歷太學博士。因輪對，奏曰：「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爾。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爲奇謀祕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遷都；深沈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讎，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摇，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除太常博士，兼實録院檢討官。會朱晦庵爲林栗所劾，適上疏争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疏入，不報。光宗嗣位，出知蘄州，入爲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宫，及孝宗不豫，群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

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不能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退閒」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庸坐視乎？」必勝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適白汝愚遣侂胄奏太皇太后，遂立嘉王。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沖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海内知名士貶竄殆盡，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崈、黄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父喪除，召至。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將啟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强者興。陛下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强矣。竊謂必先審知强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爲强，非有難也。」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於朝，乞節制江北諸

州。尋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適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無何，侂胄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卒，年七十四，贈光禄大夫，謚「忠定」。

蔡幼學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於太學，幼學從之遊。月書上祭酒芮燁及吕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説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略曰：「陛下恥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爲美談。然或以虚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嘿容身，不能持正。」蓋指允文、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爲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爲元始之禍。❶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説也。帝覽之不懌，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歷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宫，幼學上封事，不報。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爲君

❶「元始」，原作「始元」，據中華書局點校本《宋史》四百三十四校勘記〔一六〕改。

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陛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胄聞之不悦。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晦庵居建陽，幼學每事諮訪，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黄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内名士者，乃召幼學，爲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胄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繳，罷黜尤衆。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内外制皆温醇雅厚，號爲得體。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趙師㚟除知臨安府，幼學言：「師㚟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㚟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因言錢幣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宫，召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卒，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於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性情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一語不妄發。嘗及辨論義理，縱横闔闢，雖辯士不能及。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於世。

劉愚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弱冠入太學，有聲上舍，釋褐第一。調江陵府教授，移安鄉縣令，有惠政，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鄉人丞相余端禮與愚有舊，且召堂審，竟捨去。結廬城南，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論語》、《孟子》皆有解。年八十三，卒。門人謚曰「靖君」。妻徐氏甘貧，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愚出書以示：「束脩得也。」乃已。子克，有詩名。

魏掞之

魏掞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建陽人。師胡憲，與朱晦庵遊。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掩取鼎故舊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且以告檜。掞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築室讀書，牓以「艮齋」，人稱曰「艮齋先生」。乾道中，以遺逸召，力辭。宰相陳俊卿，閩人，雅知掞之，招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録。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二程兄弟，列祀典，不報。復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不可專取空言。」又不報，遂乞去。會曾覿秩滿還，掞之累疏諫，移疾杜門，遺書責俊卿不能捄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罷爲台州教授。居家謹喪祭，重禮法，行古社倉，民賴

以濟，諸鄉社倉自掞之始。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避此嫌，爲善之路絶矣。」病革，召朱晦庵至，委以後事。卒，年五十八，贈直祕閣。晦庵平日趣向頗同。乾道中，晦庵亦被召，將行，聞掞之去國，乃止。

李心傳

李心傳，字微之，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於鄉，既下第，絶意不復應舉，閉户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召赴闕，爲工部侍郎。言：「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於此，災祥饑饉，史不絶書，願亟降罪己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不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爲策矣。」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七十八。所著有《學易編》、《誦詩訓》、《春秋考》、《禮辨》、《讀史考》、《舊聞證誤》、《高宗繫年録》、《朝野雜記》、《道命録》、《西陲泰定録》、《辨南遷録》，又有詩文一百卷。

李道傳

李道傳，字貫之，心傳之弟也。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寧宗時，登進士第，歷蓬州教授。吴曦反，曦黨

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詔進官二等，累遷祕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彙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爲要。至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願下明詔，崇尚正學。」遷著作郎。時薛極等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剥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外，知真州，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即按部劾貪縱，釋濫繫，弛負錢。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换，官民如讎。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軍將推剥。」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振饑，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全活甚衆。攝宣州守，行朱晦庵社倉法，諸郡翕然應命。胡榘爲吏部侍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趣入對，言無所諱，除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李楠覘當路意，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道卒，年四十八。詔特轉一官致仕，謚「文節」。道傳篤於踐履，❶氣節卓然，卧榻屏間，大書「唤起截斷」四字，其慎獨如此。

程迥

程迥，字可久，寧陵人，後徙餘姚。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知上饒縣，已而奉祠，寓番陽之蕭寺。迥居官寬而明，簡而信，猾

❶「踐」，原作「賤」，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吏姦民皆感激悛悔；褒表隱德潛善，無問幽明；聽決獄訟，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爲苟止。迥嘗授經學於崑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樗。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説》、《諸論辨》、《户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録》等書。卒官朝奉郎。朱晦庵以書告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絢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名。

劉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歷調萬安縣丞。帥龔茂良以捄荒實跡聞於朝，又偕諸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按部，督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將薦子矣，其以閥閲來。」清之貽之書，謂：「羸資皆州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薦者兩有審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詣吏部銓，得知宜黄縣。茂良入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於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换授。」改太常寺主簿，服除，通判鄂州，差權發遣

常州，改衡州。先是，郡飾廚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吾惟求無負於吾民足矣。」嘗作《諭民書》一編，簡而易從。每因月講，設酒肴，宴諸生，相與論學，遠近來者，築精舍居之。建閱武場，按籍召閱，悉革隱占之弊。創朱陵道院，以祠先代節義名臣及本朝大儒。部使者惡其不能媚己，諷臺臣論其勞民用財，遂予祠歸。築室授徒，廷臣多薦之。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及周必大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清之自舉進士有志義理之學，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録》等書。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蒲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時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者風。登進士第，歷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謀開邊，了翁上言：「宜急於內修，姑逭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改祕書省正字。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又明年，侂胄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又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禮耆耇，拔

俊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蟇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論韙之，如其請。歷知潼川府。

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五事。又論郡邑强榦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帝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爲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録》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累遷祕書監，尋爲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鄰寇動静，其幾有五」。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其言無所忌避，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帝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即而求之？❶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顔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丕闡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帝，請厚倫紀，以弭人言。復應詔言事，最爲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

❶「即」下，《宋史》卷四百三十七《魏了翁傳》有「不安」二字。

孝劾胡夢昱，竄嶺表。了翁出關餞别，遂指了翁倡爲異論，將擊之。史彌遠外示優容，改權尚書工部侍郎，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盗名，朋邪謗國，降三官，靖州居住。紹定四年，復職奉祠，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彌遠死，帝親庶政，進文華閣待制，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帝因民望與真德秀並召，以爲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皆切帝躬。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帝悉嘉納。還朝六閲月，前後二十餘奏，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乃以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三學亦上書争之。適邊警沓至，帝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於關外。開幕府江州，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僉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予祠，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乞骸骨不允。疾革，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贈太師，謚「文靖」，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

隅》、《周禮井田圖說》、《經史雜鈔》等書。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受業於朱晦庵，登乾道進士第。知莆田縣。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慚服。累官知潯州，有聲。選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還其書，不啟封。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時盜陷桂陽，迫韶，德明遣將馳擊，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賞罰，布威信，韶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聖賢心學，手植三柏於學，潯士愛之如甘棠。在南粵時，立「師悟堂」，刻朱文公《家禮》及程氏諸書，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某自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於世。

何基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師事黃榦，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來學者衆。王柏弘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基《文

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景定五年，以薦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説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啟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録發揮》。

王柏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説書師愈，父朝奉郎瀚，俱得伊洛之學。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愓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以何基嘗從黄榦得考亭之傳，❶即往從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閤静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耦之交，後天是統體奇耦之交。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耦下奇，莫匪自然。」又曰：「《洪範》『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

❶「嘗」，原作「常」，據《宋史》卷四百三十八《王柏傳》改。

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説》、《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説》、《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等書。

葉味道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師事朱晦庵，試禮部第一。時禁「僞學」，味道對策，率本程伊川，無所避。知舉胡紘曰：「此必僞徒也。」黜之。味道復從晦庵於武夷山中。學禁開，乃登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晦庵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味道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説書。三京用師，廷臣邊闔交進機會之説，味道進議狀，以爲「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勳、黄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無益於外也」。遷

祕書著作佐郎而卒，帝出内帑賻其喪，升一官，任其後，故事未有也。所著《四書説》、《大學講義》、《祭法宗廟廟享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

黄震

黄震，字東發，慈溪人。寶祐四年登進士第。度宗時，爲史館檢閲，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録》。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宫中建内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郡守賈蕃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争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僇之。撫州饑，起震知其州，多善政。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貧者，許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改提點刑獄，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劾震，去，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並爲監察御史，有内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直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

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鈔》一百卷。其卒也，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愚按：魯、鄒之後有洛、閩，蓋斯道昌明一大運會也。二三真儒崛起爲倡，學者幸生其際，或及門，或私淑，彬彬焉質有其文，何莫非聖賢之徒也與！雖其時若永康、若金谿，非不顯然標幟，與爲角立，而正氣常伸，卒莫之能勝。薪傳一脈，久而彌光，嗚乎盛哉！然道學盛於宋，而宋莫竟於用，甚且有厲禁焉，使斯世斯民不幸不得再見唐虞三代之隆，是誰之咎也？爲之三嘆。

學統卷之四十下終

學統卷之四十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吴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閒，以孝行著稱。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黄榦，而榦親承考亭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絶意進取，然雅負經濟之略，未忍遽忘情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虚之策，請以重兵出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别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

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資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識師弟子之繫於常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説，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成一書，二十卷，名曰

《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謙爲益加校定，皆傳於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履祥既見王柏，首問爲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柏字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子，而並克於己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

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吴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於鄉學。至正中，賜謚「文安」。

許謙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洸、曰洞。洞由進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於時。洸之子實，事海陵胡瑗，能以師法終始者也。由平江徙婺之金華，至謙五世，爲金華人。父觥，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以没。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奥。於書無不讀，窮探聖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强；於先儒之説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説》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説》六卷。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履祥之言，曰：「惟其是而已。」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

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機也，故附於讀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説，靡不該貫旁通，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藴。嘗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

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黄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吴師道購得吕祖謙點校《儀禮》，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謙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也。延祐初，謙居東陽，入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吴、越，皆不憚百舍來從受業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内外殫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疏，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鋭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録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謙篤於孝友，有絶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謙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悦服。大德中，歲大祲，謙貌加瘠。或

問曰：「豈食不足耶？」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廷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於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身任正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謚曰「文懿」。謙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因稱爲「白雲先生」。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没，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晦庵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爲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於學官。同郡朱震亨，字彦修，謙之高第弟子也，其清修苦節，絶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陳櫟

陳櫟，字壽翁，休寧人。生三歲，祖母吴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年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穿古今。嘗以謂有功於聖門者，莫若朱熹氏，熹没未久，而諸家之説往往亂其本真。乃著書，亡慮數十萬言。凡諸儒之説有畔於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備者復爲説以補其闕，於是朱氏之説大明於世。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教授於家，不出門户者數十年。性孝友，尤剛正，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

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臨川吴澄嘗稱櫟有功於朱氏爲多，凡江東人來受業於澄者，盡遣而歸櫟。櫟所居堂曰「定宇」，學者因以「定宇先生」稱之。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墓，乃與吴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

胡一桂

胡一桂，字庭芳，婺源人。生而穎悟，好讀書，尤精於《易》。初，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晦庵之《易》於黄榦，而一桂之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嘗著《易學啟蒙通釋》。一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氏源委之正。宋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遂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所著書有《周易本義附録纂疏》、《本義啟蒙翼傳》、《朱子詩傳附録纂疏》、《十七史纂》，並行世。

趙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元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闊出帥師伐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脱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

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强從之。先是，南北道絶，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録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悦，因不强之仕。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顔、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别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顔淵言行，作《希賢録》，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燕居，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張頴

张頴，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王柏，得考亭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頴從而受業焉。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柢。用功既專，久而不懈，所學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能及之。至元中，行臺中丞吴曼慶聞其名，延至江寧學宫，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遣從頴游，或闢私塾迎之；其在維揚，來學者尤衆，遠近翕然尊爲碩師，不敢字呼，稱曰「導江先生」。大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顔、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頴氣宇端重，音吐洪亮，講説特精詳，子弟從之者，詵詵如也。其高第弟子，知名者甚多。頴卒無子，有《經説》及文集行世。吴澄序其書，以爲「議論正，援據博，貫穿縱横，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至正中，真州守臣以頴及郝經、吴澄皆嘗留儀真，作祠宇祀之，曰「三賢祠」。

黄澤

黄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有名舒藝者，知資州内江縣，卒葬焉，子孫遂爲資州人。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澤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顔淵仰高鑽堅論》。蜀人治經，必先古注疏，澤於名物度數考覈精審，而義理一宗程、朱，作

《易》《春秋》二經解、《二禮祭祀述略》。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食其禄以施教授。又爲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始澤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手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始悟所解經多徇舊説爲非是，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秩滿即歸，閉門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嘗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缺，傳注家率多傅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以示學者。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久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然若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於是《易》、《春秋》傳注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涣然冰釋，各就條理。故於《易》以明象爲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爲主，而其機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舉要》、《忘象辨》、《象略》、《辨同論》。於《春秋》以明書法爲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功，而脈絡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筆削本旨》，又作《元年春王正月辨》、《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説》，作《丘甲辨》，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虚辭説經之無益。嘗言：「學者必悟經

旨廢失之由，然後聖人本意可見。若《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又懼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發，乃作《易學濫觴》、《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其於禮學，則謂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作《禮經復古正言》。如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爲一，趙伯循言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不及群廟之主，胡宏家學不信《周禮》，以社爲祭地之類，皆引經以證其非。其辨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注》；詆排百家異義，則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翼經罪言》。近代覃思之學，推澤爲第一。吳澄嘗觀其書，以爲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洞使過九江，請北面稱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曰：「以君子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歎息而去。或問澤自閟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爲區區人力所致耶？」澤家甚窶貧，且將老，不復能教授。經歲大祲，家人採木實草根以療飢，晏然曾不動其意，惟以聖人之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己有罪爲大戚。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書存於世者十二三。門人惟新安趙汸爲高第，得其《春秋》之學爲多。

蕭𣂏

蕭𣂏，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

中，遂爲秦中人。鄆性至孝，自爲兒時翹楚不凡。稍出爲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卧，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群書，天文、地理、律曆、算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學者及其門受業者甚衆。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傍，疑鄆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自城中暮歸者，遇寇欲加害，詭言：「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世祖分藩在秦，辟鄆與楊恭懿、韓擇侍秦邸，鄆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爲賀，使一從史先詣鄆舍，鄆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爲鄆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史見鄆有懼色，鄆殊不爲意。

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力請去職。人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年七十八，賜謚「貞敏」。鄆制行甚高，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辭立意精深，言近而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關輔之士，翕然從之，稱爲一代醇儒。所著有《三禮説》、《小學標題駮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於世。

安熙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

松，皆以學行淑其鄉人。熙既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爲己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門，而因已没，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説。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熙則簡静和易，務爲朱氏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其用功平實切密，可謂善學朱氏者。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没，鄉人爲立祠於藁城之西筦鎮。其門人蘇天爵，爲輯其遺文而傳之。

愚按：許魯齋、劉静修、吴草廬三子，出處之概，先儒既論之詳矣。夫吴固不足道，許則僅優於吴，而劉亦未大過乎許也。劉之《渡江》一賦，恐許、吴未必肯爲，而晚節却聘之書，即其叙述生平，亦非能超然高蹈者。《綱目》書「右贊善大夫劉因卒」，其義可見矣。或曰：「薛文清嘗極稱魯齋，至以爲善學孔子。歐陽圭齋贊静修，則比之漢四皓、魯兩生，嘆爲宇内不常有之麟鳳。然則二子之説並非耶？」曰：「文清之言，略其迹而原其心者也，顧心與迹有二耶？若圭齋之贊，殆所謂史氏溢美者也，又烏足信乎？」蒙古之世，學行出處皭然無可議者，惟金仁山、許白雲以下數子而已。嗚乎，仁山、白雲尤不可及也哉！尤不可及也哉！

學統卷之四十一終

學統卷之四十二上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朱善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九歲通經能文。元末，隱居纂述，孝事繼母。高帝既定天下，設學校，時豐城尚爲富州，州守强憲中請善爲訓導。南昌守許方復聞善於朝，授郡教授。洪武八年，徵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署院事，兼知制誥。以奏對失旨，改典籍，復謫教遼東，行至徐州，妻卒，藁葬路傍而已。尋遇赦還鄉。十七年，召授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曰：「臣聞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閒婚姻之訟甚多，兩浙、江西尤甚。問之，皆舅姑兩姨子若女，蓋以法不當婚，故爲仇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絶，或既婚而復離，至婚嫁已久，兒女成行，有司尚爾逼奪，使伉儷分離，子母永隔，寃憤抑鬱，感傷嗟嘆。議律不精，禍一至此。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謂姑舅兩姨，皆名尊屬，己不可以卑幼匹之。若己爲舅姑兩姨之子，彼爲舅姑兩姨之女，門地相耦，長幼相若，嫌靡尊卑，美儷鈞敵，爲子選婦，爲女選壻，宜莫先此。昔成周之時，王朝所婚，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列國

之君，齊、宋、魯、衛、陳、鄭、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世婚爲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温嶠之玉鏡臺，此以舅子娶姑女也。吕滎公夫人，待制張昷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滎公母之姊，此以小姨子娶大姨女也。若此律不明，獄訟繁興，風俗凋弊，甚可傷憫。願下臣奏議，弛禁章。」帝然之。明年，授文淵閣大學士。帝與群臣論治，善曰：「致治在任人，擇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任衆知爲計慮，則澤施溥。今天下太平，選任賢才，宜留聖慮。」他日，講《心箴》、《家人》卦，皆稱旨。以疾告歸，卒。所著《詩經解頤集》行世。正德中，賜謚「文恪」。

曹端

曹端，字正夫，澠池人。篤尚理學，專静研究。座下著足處，兩甎皆穿。父信佛，見端居常言道，時召問之，端作《夜行燭》書呈父，言：「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氏以虚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也。」其言辨析甚精，父好之，卒向於學。永樂中，以鄉舉授霍州學正，以憂去。服闋，改蒲州，考績吏部，蒲、霍二學爭留之。成祖以霍先，竟與霍。霍人服其矩矱，不忍爲倔强佪偩。監臨大吏過者，敬謁請益，不敢屬僚畜之。尋卒於霍，貧不能歸葬，遂葬霍。正統中，僉事張敬建祠於澠池。後有黄編修者謁祠，詢端墓所在，遂捐貲屬縣令改葬於澠池。端所著有《四書詳

説》、《太極圖通書西銘釋義》、《孝經述解》、❶《性理文集》、《儒學宗統譜》、❷《家規輯》、《存疑録》及《夜行燭》諸書。彭澤曰：「我朝一代文章經濟，莫盛於宋學士、劉誠意；道學之傳，斷自澠池始也。」

吴訥

吴訥，字敏德，常熟人。自少穎敏，七歲能背誦五經。及長，博洽群書。永樂閒，以儒士薦至，召入便殿，奏對稱旨，留侍闕廷。洪熙元年，侍講學士沈度復薦訥經明行修，授行在湖廣道監察御史。出巡浙江，撲諳吏治，赫然有聲。仁和邑庠有宋高宗御書《九經論孟碑》，多委布行路，訥拾湊全楷，置之殿廊。李公麟畫《聖賢像》，有秦檜爲記，磨而削之。表陸贄奏議，修岳飛墓祠，議論舉措，有前賢風。繼巡貴州，恩威並行。宣德五年，陞南京右僉都御史，尋陞左副都御史。居臺十餘年，敬慎廉直，以老乞致仕，宴勞遣之。訥之學，由博入約，自體達用，以行誼爲先。至其爲文，根柢群經，波瀾遷、固。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群玉》秀才，無足道也。」訥著有《思菴集》、《小學集解》、《性理群書補註》，而所輯《文章辨體》，鑒別精詳。正統中，知縣蔣忠言：「訥學行醇正，著書立言，深通治體，宜徵赴禁密，以備顧問。」訥年八十餘卒，鄉人以列於言偃祠，追謚曰「文恪」。

❶「孝」，原脱，據《明史》卷二百八十二《曹端傳》補。
❷「學」，原作「家」，據《明史》卷二百八十二《曹端傳》改。

李時勉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少稟秀異，勵志顔、曾。舉永樂二年進士，是歲進士額舉四百七十三人，號爲特盛。成祖命解縉選其英敏者二十八人爲庶吉士，讀書文淵閣，以應二十八宿，時勉在選中。既與修《太祖實録》，書成，自刑曹改翰林侍讀。三殿災，詔求直言，時勉同侍講鄒緝具疏，略曰：「臣惟陛下敬天勤民，至切至深，群臣奉行，或失初意。下民失所，怨讟上興。皇上眷懷，遂加譴罰。臣有所見，不敢匿隱。臣竊惟陛下嗣紹高皇帝統緒，建立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本所以爲子孫不拔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然肇建以來，工巨費大，群臣不能深體聖心，致措置失宜，掊克饕食，征需無藝。夫衣食者，民所賴命也。百萬之衆，終歲在官，既不得遂其父母妻子樂生之心，使耕種失時，農蠶廢業。猶且征求益深，所取無極，至於輸桑棗以供薪爨，剥桑皮以爲楮料，而衣食罄矣。加之官司胥吏横徵暴斂，日甚一日，大率費數萬貫而不足供一柱一椽之費。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京師根本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然之勢也。自營建以來，群輩工匠假託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屋宇已摧。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寒暑暴露，莫能自蔽。倉皇別徙，奥突初完，又復重驅，莫知所向。此皆陛下之所不知，而京師人民不無怨讟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内外，朝廷每一差遣，即是其人養活之計。州縣官吏賄賂公行，逢迎恐後。間有廉潔自守，不爲承應，還命之

日，即罹讒毁，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而下，聞有差遣官至，望風應接，剥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内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陝諸處，水旱相仍，至剥樹皮、掘草根爲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而京師之内，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食廩米皆百餘石，猶且徭役不息，征斂不休，此皆耗蠹以養無用者也。報效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游行往來，恣横擾害，是乃姦詭之人懼還原伍，科徭不堪，假圖規避，豈真有報效之心可任用者哉？朝廷歲令有司織緞鑄錢，齎往外蕃，買馬收貨，所出以數千萬，而所取曾不什一。夫錢出中國，自昔有禁，竭天下所有以與之，可謂失宜矣。昔晉武帝徙胡内地，卒致亂華。乃今入貢胡人，皆窺覘虛實，圖便利者也。使群居，輦轂、鞍馬、弓矢、牛羊、衣服，盛供帳，厚賞賚以待之，此寧足明廣大耶？至於宫觀禱祠，蠹財妄費，亦其一端。夫奉天殿者，陛下正朝之殿也，災首及焉。自非省躬責己，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曷回上天譴怒之意？臣願陛下駕還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散遣營造工匠，停止徵派役作，蠲除租賦，振濟饑荒。勿聽小人，重勞天下。罷絶禱祠，禁遏僧道。除下蕃買馬之役，四夷朝貢，賜賚遣之，勿復容留。沙汰冗濫，褰蠹懲貪，獎廉能之吏，重陞擢之賞。夫國家所恃長久者，天命與人心也。而天命常視人心爲去留，❶欲得人心，必敦教化，必修禮讓，必遂其生養，必足其衣食，使其知父子君臣之義，被道德仁義之化，休養田里之

❶「常」，原作「嘗」，據《明史》卷一百六十四《鄒緝傳》改。

閒，不見貪殘虐害之政，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臣不勝惓惓，惟陛下少垂聽鑒。」時成祖定都北京已決，方招撫外夷，疏中所陳，業忤帝意，然尚允行其他。頃之，坐謗下獄，尋赦出，不敘。永樂末年，以楊榮薦復職。

仁宗即位，屢敕群臣言事，時勉復獻書二本，條舉時政。帝怒，縛至便殿，命武士撲之金瓜十八，肋折者三。尋改爲御史令，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章三上，復有規切語。帝謂夏原吉：「李時勉廷辱我。」言已，顏色大變。原吉言：「時勉小臣，廷諍過激，顧反見聖德之大。」帝下時勉錦衣獄，其夕帝崩。宣宗即位，命縛見，必殺之。已，命即斬西市，❶毋見。使者傳命出端西旁門，縛者從端東旁門入，相左，遂得見。帝問：「爾何觸牾先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數至六事，少止，帝曰：「未盡，胡止？」對曰：「天威在上，臣不能悉記。」帝稍霽，曰：「是第難言爾，草安在？」對曰：「已焚。」遂釋之。

命預修兩朝《實録》，書成，陞侍讀學士。帝至史館，撒賜金錢，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帝使前，出餘錢賜之。他日，至文淵閣，賜諸學士酒，帝顧時勉曰：「朕非卿，安能飲此？」時勉頓首謝。正統初，爲國子祭酒。故事：中官進書文廟，祭酒設茗延款。時王振用事，時勉殊不往候，故已銜之。及其進書，又罷茗不設。彝倫堂前有樹，故是許平仲手植，樹蔭翳堂，時勉芟其旁枝。振因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並枷脰國子監前。錦衣

❶「西」，原作「酉」，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校尉至，時勉方閱課，即起免冠受縛，徐呼諸生前，品第其高下，顧僚屬更校，乃去。是時天方暑，枷三日不解。合監生徒三千餘人周旋左右。一生石大用者，豐順人，見時勉老頓，具疏請代。奏入，會時爲會昌侯生日，諸公皆過侯家爲壽，助教李繼雅往來諸公間，於是因諸公求侯。太后正使人賜侯家物，侯附奏太后，遂得解，正統八年也。時勉爲祭酒凡六年，規條嚴肅，恩意稠至，諸生疾病，或不能婚喪者，扶持賵給之。亡何，乞致仕。合監生徒旗帳鼓吹，送出都門外。傾朝出餞，商賈爲之廢市。廷臣歸老之榮，師生相與之厚，一時傳爲盛事。歸之明年，聞車駕北狩，痛憤累日，遣其孫騏詣闕上書，温旨褒諭。時勉已卒，景泰中，江西巡撫韓雍爲請贈謚，下禮部，尚書胡濙等言：「謚有美惡，所從來已。我朝特與善謚，蓋待臣子以善善長之意。比者周忱、徐琦、陳鑑，皆以大臣得賜善謚。如時勉者，官雖不過四品，而學行節概出三臣上，宜如雍請。」遂謚時勉「文毅」。成化五年，其孫顒請視吏部侍郎曹鼐例，改謚加贈，帝以時勉先朝遺直，易以「忠文」，贈禮部左侍郎云。

陳敬宗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父孟藻，令德興有聲。敬宗永樂二年進士，被選爲翰林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復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重修《高廟實録》。既成，改翰林侍講。尋以母喪歸。宣德改元，驛起修成、仁二廟《實録》，陞南京國子監司業，進祭酒。敬宗高明力學，教人

持敬爲主，規條整肅，辟雍之政辨於朝常。咸寧人楊鼎，年二十餘，舉鄉試第一，聞敬宗嚴教，即求入南監，從敬宗學，閉户讀書，爨食躬作，敬宗嘆曰：「顔氏簞瓢，不是過矣。」時禁夜燈，國學尤嚴。鼎竅小甖照誦，爲徼者所發，而敬宗特貸之。時鼎尚未有室，有郡守欲妻以女，鼎曰：「遊學在外，不告父母，不敢從也。」敬宗聞之益服鼎，第其德行爲國學最，後鼎竟至大官。正統中，敬宗考績赴京，王振慕而求見，敬宗辭避之。楊士奇請聞過於敬宗，敬宗直語焉。士奇謝曰：「公真吾師也。」在職十九年，所教生徒多位卿貳，而敬宗不調。時李時勉爲北監祭酒，而敬宗在南監，人稱「南陳北李」云。敬宗廣眉修髯，儀觀儼然，動止有常，一語不妄，片章尺楮皆關名教。景泰元年，引年致仕。家居不輕出入，被其容接者，莫不興起。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嘉靖中，贈禮部侍郎，謚「文定」。

魏　驥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父希哲，洪武中，薦知上高縣，鋤强扶弱，德威並著。驥以鄉貢士，登永樂四年會試乙榜，授松江府學訓導。尊嚴師道，教而且愛，學舍諸生有夜讀者，身攜茶粥往慰厲之。滿九載考，諸生詣闕乞留，復任三載。召修《永樂大典》，以吏部尚書師逵薦，爲太常博士。成祖從北征。宣德元年，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京太常寺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踰年實授。驥爲人好分别是非，或時面折人，而當官廉勤祗慎，雖王振亦重

之。嘗遇振於塗，不避車，贄振方帕而已。居官舍第，攜一蒼頭。他日帝御便殿，召問：「孰爲吏部侍郎？」驥前對，帝問驥事，從容陳奏，帝慰是之。驥被命往南京考察，所贏俸金，臨行莫寄頓。有里中同年子，爲刑曹郎，便送付之，不復識鑰。郎請，驥怫然曰：「何待前輩之薄也？」郎有女壻從郎官，如其輕重贗易之。比歸，召工鑿金，金則贗，驥嘆息而已。工私驥蒼頭曰：「向有某官舍人託我爲贗金，無是耶？」蒼頭入告，驥曰：「毋洩。寧亡金，豈可失驩？」已，郎出知郡，謁驥求教。驥曰：「君爲人練事，治司空城旦書精審，何郡足爲？第須簡敕舍中，雖在至親，不可易忽。」郎居念驥言。已，郎舍中人稍稍露女婿贗金事，郎大驚。及入覲，如數償驥。驥駭，不受，曰：「金具在，無易者。」驥爲人長厚類如此。八年，以老辭，調禮部，特改南京吏部。九載入見，乞致仕，不允，陞南京吏部尚書。己巳之變，率諸司條陳討賊策。畿内瑞麥、白兔之祥，悉却勿奏。天旱，命恤刑。有男子某呼冤，法司以其年少欲緩之，驥曰：「閱獄辭，巨憝也。天旱正爲此，何得姑息爲？」獄決而雨。景泰元年至京，引年請老。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詣驥曰：「請需之。亡何，且以北冢宰處先生。」驥曰：「君位輔臣，當進賢爲天下，奈何私我耶？」竟致仕去。去乘小舫，時阻於津關，其子稍立仗舫頭，驥曰：「藉重此耶？」命去之。居家二十年，時首笠課田，與傭畯雜處。嘗至郡城，舫衝官舟，官問之，從人曰：「魏公也。」官不審，驥曰：「第應之曰『魏驥』。」尚不審，驥曰：「第應之曰『蕭山魏驥』。」不言尚書也。年九十八，卒。先十日，大星隕其

鄰。驥就枕口占曰：❶「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遺書子完，勿請營墳，擾勞鄉里。既卒而復，言辭不亂，倏然就化，是爲成化七年。先是，監察御史梁昉疏驥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之。憲宗命禮部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敕未至，驥已卒。有司業得請，如例祭葬。營墳之使來，驥有老妾趣完曰：「而亡父言乎？」完詣闕辭免。帝若曰：「老臣清儉，身後尚爾。」遂許辭。驥樸不勝衣，而好學不厭，孝友刑家，信義重鄉。居官爲良吏，典教爲明師。門生舊屬多有顯人達官，自餘方州學職不可勝數。知縣李鞏爲請謚，特謚曰「文靖」。

周桂

周桂，字廷芳，秦州人。爲臨洮衛軍士，成蘭州。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聞段可久集諸儒論學，時往聽焉。可久勗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方途，遂究通五經，篤信力行，存省真純，發言不妄。見者稱曰：「濂、洛、關、閩君子也。」諸儒初猶與坐講，既尊爲畏友，遂爲遠邇道宗。西安李錦、薛敬之咸信重之。恭順侯吳瑾鎮陝，是爲本軍總兵延桂訓子，累請不赴，曰：「本軍見役，死不敢避。若欲訓子，禮無往教。」瑾始令子就學。後移居其州之小泉，深衣幅巾，動必以禮，成紀之人

❶「枕」，原作「忱」，據清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薰化其德，而可久時時過訪之。時論廷芳之於可久，始若張橫渠之於范仲淹，後若朱紫陽之於蔡元定也。迨老，以父雲遊四方，訪求不遇，卒逆旅舍，而遺風餘韻，猶在隴西間。

劉觀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少有巨人志，既就傅，子、史、經、傳，靡不貫淹。下筆逸邁，常屈其名宿。正統中，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以疾告歸，尋丁内艱，除服，遂堅卧不起。脱粟澣袍，質行終身。每日祗謁先聖畢，即凝坐一室，養性讀書。四方來學，隨才造就。縣尹劉晟爲築書院於虎丘山，題曰「養中」。所居四壁，書儒先入德造道之方，左右列「責志」、「恒心」二圖，爲《誠》、《明》、《敬》、《義》四箴以自警。嘗言：「《小學》一書，老不可離。」又言：「朱文公之言，尊信之足矣。」吉中先後三儒，孫鼎、李中，而觀尤篤行。吉中稱鼎曰「貞孝先生」，中曰「谷平先生」，❶而稱觀曰「卧廬先生」。

吳與弼

吳與弼，字子傅，崇仁人，唐吳兢後也。父溥，國子司業，剛介自守。與弼隨宦京師，年十八九，讀《孟子章句》，見朱子以程子繼統於終篇，嘆曰：「聖道寥寥，一至於是已。」讀程子少有獵心，奮然曰：「大賢亦嘗有過，人固資學。」遂一意斯道，作《勵志

❶「平」，原作「中」，據《明史》卷二百三《李中傳》改。

詩》自警，登樓誦讀，足不下樓者一歲。溥使歸娶，既娶之後，共往謁父京師，然後敢同室，人皆迂之。溥友人孔謌謂溥曰：「與阿弼譚，有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象。今雖見迂，後皆大顯。」與弼强毅堅忍，痛自浣厲，恒念學之無成，道之不立，至於中夜奮興，展轉達旦。其服膺孔子、朱子之爲人，寤寐見之，昨非今是，日改月化，日進而無疆者也。所讀書小陂、種湖二處，耕牧之事，皆身親之。或在田間，或在枕席，默誦精思，暇則彈琴詠詩，鳥明花發，有鳶魚風雩之象。開館授徒，却其束脩，而皆取其有志聖人之道者。其教人由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啟勿忘勿助之訓，悟無聲無臭之妙，而窺其閫者少矣。正統十一年，江西按察僉事何自言上言：「自古有國家者，必有懷抱才德、不屑進取之士，如漢之周黨，宋之种放、邵雍、孫復，當時咸加褒贈，以勵風節。竊見崇仁縣儒士吴與弼，守素尚義，好古通經，上無所傳，聞道甚早。待妻子如賓客，視財利如鴻毛。年過五十，不求聞達，弟子樂從，鄉人敬式，真儒林之清節，聖代之逸民。乞敕取到京，授以文學高職。如不願仕，量與褒嘉，亦足敦勵風操。」景泰中，監察御史涂謙、陳述、撫州知府王宇先後列薦，兩召不起。嘆曰：「宦官、釋氏不除，欲天下治，難矣。」英宗時，石亨專擅干請，朝議不厭，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復以爲言。英宗使行人曹隆齎敕往聘，與之偕來，時年六十八矣。既陛見，帝口授左春坊左諭德，朝士悚然以爲盛事。與弼疏辭，並納還齎幣，不許。命學士李賢引見文華殿，從容顧問辭職意。與弼自言「老疾不堪」，又不許。命賜宴文華殿，遣中使送

紗羅、羊酒、薪米至其寓舍。帝顧謂李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必令就職。」居數日，召講《中庸》，有御桃之賜，與弼再疏辭。請以儒冠入侍，復請待病，閒一接祕閣群書以益聞見，帝皆不許。初，與弼以薦出石亨，非其本意，復幾左右顧問，有所發明，而帝必强之就職，用是堅辭。帝命賢諭意，欲祿之終身，亦終不受。乃復遣行人送還故里，賜銀幣，命有司月給米二石。與弼上表謝恩，條陳十事而返。始與弼以誦讀道義自强，常以「克己」、「安貧」二事書壁銘几。其讀朱子書，夜無膏，至傍爨光，冬夜用苧帳覆腹，斬然峻絶。郡邑藩臬有司深加禮揖，一切辭避。迨朝命臨門，官吏師生皆來會集，鄉里聚觀驚詫。所居近山，天使經過臨止，諸門生悉爲表易嘉名，與弼亦不覺震矜。既退，數念當時遭遇，形之詩篇焉。有弟嗜酒不飭，祖父田數畝盡爲奪去。既歸，用其賜金，墾田荒山下，以爲祭資。弟復謀斥賣，與弼訟之守。守張璝，鶩物人也，致與弼於庭，與弼免冠束腰，以庶人禮見。張元禎聞而作書，將「告之素王，鳴鼓其罪」，雖止不達，然與弼尋悔之矣。年七十九終，鄉人稱曰「聘君」。聘君没百餘年，小陂人婦人不看行，男女不相授受，下户民家皆頭巾衣屨，端拱深敬，人以爲聘君之風云。

陳真晟

陳真晟，字剩夫，泉州人。入戍籍於漳之鎮海衛，遂爲漳人。弱冠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學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省試，聞試防嚴，曰：「非所以待士，士不宜以此自待。」遂棄歸，一意聖賢之學。初讀

《中庸》，覺無統緒，繼讀《大學》，乃知爲學次第，執以爲據。又讀《大學或問》，得朱子「主敬」之説，曰：「此《大學》基本也。」求所爲敬，則見程子以「主一」釋「敬」，而以「無適」釋「一」，遂推尋此心動静，求一以爲持養工夫。曰：「養一於静，則客念不作矣。持一於動，則外誘不奪矣。《大學》『誠意』一章，學者之鐵門關，而『主一』二字，又此章之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誠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欲有偏重，此聖門論學，學、問、思、辨之後，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程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氏論説，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運，次著學者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説之意。書末上，先疏乞召見而後陳説，不報。書上，下禮部，復爲當事者所寢。歸家，讀提學憲臣頒行敕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既崇正教，則科舉宜定正考。」因採敕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吕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欲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爲條例，纂長書告當路諸君子，當路漫不省。真晟既皆無所遇，聞臨川吴與弼，欲往質之。行至江西，張元禎止真晟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曰：「先生學得其真矣，雖不見聘君可也。」遂還。自以布衣詣闕上書，因以「布衣」自號。既没，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表其墓，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之墓。」

羅倫

羅倫，字彝正，永豐人。其先有開禮者仕宋，宋亡，提孤旅赴難死，而文天祥爲服喪。倫莊重嚴毅，居父母喪甚謹，踰大祥，口始沾酸鹹之味。成化二年，憲宗制詔進士，倫對策萬言，不屬草，引論人主當接引賢士大夫，不宜多親宦官、宮妾。中貴人往來視試，趣納策，倫曰：「正及公等。」既奏，天子以爲第一，授翰林修撰。居數月，大學士李賢遭父喪，憲宗用奪情故事，使内臣持詔留賢。倫詣賢所，告止者三，賢不能用。時賢父八十七歲，而賢自其入仕違父者三十五年矣。倫乃上疏曰：「臣下才末學，頃對大廷，猥蒙選首，常自感勵。凡聖學君道之要，朝政綱紀之端，吏民風俗之敝，兵戈饑饉之禍，方欲提領疏目，爲萬言書以獻，以紓天下之望，以酬陛下之遇。顧筮仕未久，諳練未深，是以心雖懷憂，口未敢吐。近者李賢遭喪，朝廷援楊溥故事，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左右侍從、給舍臺官，必有正諫，以扶綱常，以植風化，以竦天下後世之所瞻望，乃率緘默因循至今。臣今復不言，是偷合苟容，固非陛下求臣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夙願也。臣伏讀陛下策臣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此言，真可爲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明人倫、厚風俗。明人倫、厚風俗，臣謂莫先於孝。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非此不可國，家非此不可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教孝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未有不孝親能忠君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者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初旨不合也。夫爲人君者，當舉先王之禮以教其臣；爲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以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論。仁宗嘗用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有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用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有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禄之實。』孝宗不抑其情。二君未嘗以故事强其臣，二臣亦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功澤加時，名聲垂後。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王黼、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率皆援例起復，數君未嘗不以故事起其臣，數臣未嘗不以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困，天下以之亂，社稷以之傾，貽禍當時，遺臭後代。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陛下誠於退朝之暇，清閒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諏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見衆人之見，知衆人之知，察佞順之言，容忤直之諫，則衆賢群策何必在賢？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然後天下可治哉？朝

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不可不慎也。夫先朝自楊溥而後，未嘗起復某人爲某官也。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廊廟，據禮守經之士寥寥苫塊，遵行故事，一何多耶？意其平時阿媚權勢，及遭通喪之時，則有曲爲諛説以欺陛下，不曰『有才可留』，則曰『有例可引』。一蒙俞旨，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大臣起復，群臣不以議，且從而爲之辭。群臣起復，大臣不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互預己地，澳不忌慚，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溥恩，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匿服以聽選；例在掇科，匿服以應舉；例在轉官，匿服以候陞；例在求賄，匿服以之任。聖人之世，綱常敝壞一至於此。夫親愛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説，下愚恥言，況列在冠裳聞聖人之道者乎？願陛下斷自聖衷，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脱有金革，亦從墨衰。朝廷端則天下一，大臣行則群臣效。綱常正，人倫明，而風俗厚矣。臣非不知臣言一出，忤夙昔犯禮之人，不曰『妄議』，則曰『迂譚』，不曰『求名』，則曰『窒變』。然臣區區之心，惟恐朝廷舉動貽笑後世，是以昧死爲陛下陳之。」疏入，謫泉州市舶司提舉。御史陳選奏：「倫所言皆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國家所以教臣子大本大慮也。乞宥以彰聖朝孝思之治。」不報。吏部尚書王翺、編修尹直詣賢所，請如宋文彦博救唐介故事，賢謝不能用。

先是，禮禁儻蕩，被旨起復，或至庶官。天順間，刑部都給事中喬毅等嘗言：「比來

臣下奔競亡恥，目奪情爲能官，笑終制爲不職，子道既虧，臣節安保？宜究景泰時諸奪情起復官，勒歸終制。繼今敢請，彼此加罪。」至是倫雖見斥，然始定令，令百官終喪，而士之不言以養忠厚者亦爲一變云。居三年，召倫還復修撰，改南京，名重一時。尋辭疾，隱金牛山山中，與樵牧往來，授徒註經。時飯客無宿儲，妻子貸鄰家乃可爨。進賢令吕某聞其困，分賙以堂食錢。友人梁侃曰：「公而受有司餽乎？」倫欣然却之。居數年，卒。倫自少力學，非聖賢之説不講，動静語嘿，一循乎禮。惡衣惡食，無所恥醜。與人子言依孝，與人臣言依忠，與居官者言民所疾苦，如其自身。見善加愛，嫉惡加嚴，道傍遇死人屍，至解衣覆之。其立心嗜義，毁譽欣戚、死生禍福，皆所不顧。所交皆一時豪傑之士，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世宗即位，以御史唐龍言，贈倫左春坊左諭德，賜謚「文毅」。❶

章懋

章懋，字德懋，蘭溪人。成化二年，舉禮部第一，登進士，選庶吉士。逾年除編修，與羅倫、黄仲昭、賀欽、莊昶、陸克深、謝文祥、鄭克修爲同榜，以名節相激勵。是時倫爲修撰，仲昭爲編修，昶爲檢討。其冬，命詞臣預撰明歲元夕煙火花燈詩，懋與仲昭、昶上疏曰：「竊惟某月日，内閣遣郎中某，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翰林諸臣，令各賦煙火花燈等詩，備明歲上元賞玩者。臣等伏覩陛下即位之初，首下温詔，赦

❶ 「賜」，原作「謚」，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田租，絶貢獻，蠲逋負，停不急，與民息肩，天下欣然。頃因災異敕諭群臣同加修省，目擊耳聞，拜手稱頌。以爲陛下真游心經術，邁跡堯、舜。今諦觀煙火花燈諸詩舊式，率多鄙褻之語、安燕之詞，臣等復賦，諒不出此。輒相私語：陛下聖明，所不留情，或者以歡宴兩宫，助孝養萬一。臣又伏見兩宫母后恭儉慈仁，著聞中外久矣。今者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左雖云告捷，敵情尚難測量，北夷毛里孩蛇豕窺測，江西旱乾數千里，其他災傷之處未能悉數。雖蒙詔卹，公私匱乏，殊可寒心，此陛下宵旰焦勞，兩宫母后同憂之日也。翰林之官，論思爲職。宣宗章皇帝《御製官箴》有曰：『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以燕樂鄙褻進之君上，曲引蘇軾、宋祁教坊致語爲解，是不以仁義堯、舜望陛下也。

伏願採芻蕘之言，端耳目之好，移此視聽。爲文如傷，爲舜如決。省此冗費，以活流離，以賞勞役。《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惟陛下深思力行。」書奏，帝曰：「元宵張燈，儒臣應制，歷代故事，朕已減舊，但取上奉兩宫，何至妨政害民？懋等妄言譏議，其杖而調之外職。」於是懋調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祖桂陽州判官，未行。明年正月，刑科給事中毛弘等言：「三臣初出草茅，敢言直諫，實盛世事。乞復其職。」特旨改懋南京大理寺左評事，仲昭右評事，祖南京行人司左司副。蓋是時懋等除官纔四十日爾，京師稱「三君子」，而羅倫以論李賢坐謫，又通稱「翰林四諫」云。懋爲司副一考，遷福建按察僉事，通商便民，救荒除盜。泰寧縣盜發，假託行部至縣，使知縣王佐招

諭，降其脅從者，數千人皆解。同僚有言部使：懋儒學不知兵，願自行勸之。部使使其僚往，則已平，乃悉戮招降要功。懋恥與爭，絶口不道。考績赴部，以親老乞休。吏部尚書尹旻慰留之，曰：「按君之年，四十有一爾。不犯罷軟，不犯貪酷，不犯年老，倏然求退，以何爲名？」懋曰：「古人正色立朝，懋可考罷軟。古人一介不取，懋可考貪。古人視民如傷，懋可考酷。懋年未艾，鬚髮早斑，可考老疾。」旻憮然驚嘆，爲奏得請。

懋平生學問，尊稟程、朱，無敢悖異。於鄉郡前儒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深所企仰。既歸，奉親讀書，畢心自得，弟子執業四至，餉之蔬飯而已。家居二十餘年，薦牘無虚。弘治十二年，召謝鐸爲北祭酒，居二年，召懋於南京，懋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虚席以待，終制赴官，一時南北祭酒，鬱然相望。懋作率南士，開示近裏，見若無奇，至其論説理道，探幽索隱，經史儒書一舉成誦。時有論難，若莛撞鐘。談天下古今事，若身處分其虧成，然後知其於書無所不讀，天下事無所不理會也。至其祁寒暑雨，衣冠終日，六館之士儼然畏之。正德元年，上言治道五事，再疏乞休，未允。滿三載引年，不待報去，前後八疏始得請。五年，陞南京太常卿，尋陞南京禮部侍郎，皆不赴。十一年，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言：「邇來儒學不明，巧僞險怪，誹侮先儒，罔惑人心，變制巾服，標張門户。竊見致仕禮部侍郎章懋，精深純粹，誠心正學，不求表異，海内學者翕然宗師。臣竊見先朝吴與弼、陳獻章，皆用大臣論薦，崇之殊禮。今如懋者，皇上用之太常，陞之禮部，亦不

爲貶。臣獨謂二臣，布衣也，先朝崇禮如此其隆，今亦宜近舉先朝之典，遠倣三代養老之政，或遣使存問，或安車徵起，以昭異數，以光聖德。」巡按浙江御史鮮冕亦以爲言。吏部議覆，詔：「懋學純行正，齒高望重，有司時加存問，以稱朝廷優禮耆宿之意。」世宗即位，懋年八十六，特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尋賜璽書存問，使者及門，懋已疾亟。既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金華知府王九皋奏懋清修苦節，遺孤貧困，命月給米二石。懋通籍六十年，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四十年。粹中貞恪，歆動一世，表律天下。楊廉稱之曰：「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論之伯恭。」懋子孫皆夭没，年八十一，始生子接，詔録爲國子生。

陳選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父員韜，以進士宰新城，爲御史巡按福建，遷廣東布政使，所至清慎慈惠，餘思在民。選自少沈静端慤，不妄言笑。天順四年，試禮部，考官丘濬讀其文，力置第一，曰：「必古君子也。」及見，貌頗不揚，濬益喜，曰：「聖賢不相。」既成進士，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藩臬有過自傳紬者，選與語曰：「悦不以道，選不願也。」成化初，修撰羅倫謫官，❶選獨疏申救。學士倪謙，自成所得復，陞爲禮部侍郎，抗章極論之，復劾奏兵部尚書馬昂及諸大臣之不職者。既

❶「撰」，原作「選」，今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改提學南京，先頒冠祭射儀於學宫，歲時肄習。既至，徐行諦視，周旋磬折，絃管豆登，洋洋翼翼，遂居宿學宫。中夜則以二燈前導，巡行誦讀，兩廡燈燭如晝，吾伊不絶。選教人必本《小學》灑掃應對，以逮於六經，以及《通書》、《西銘》、《皇極經世》、《太極圖》。其自爲禮，即東西階舉足先後，造次不爽，除卷牘糊名之舊，曰：「己不自信，奈何信人？」提學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章縫，折箠之笞不加於輿皂，而人畏如神明。遷河南按察副使，尋改河南提學。汪直被命出巡，都御史以下跪伏趨拜，選徐入長揖，直曰：「君何官耶？」選曰：「提學副使。」直曰：「能大都御史耶？」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也？業忝人師，不敢先自詘辱。」選詞氣嚴正，舉止安詳。會諸生從者儼集署外，直亦遂好語曰：「先生公務既無相涉，後毋勞枉也。」既八年，轉按察使，仍河南，首釋淹囚，除罷諸弊名舊規者。其爲政一從簡易，顧獨於贓吏無所貸寬。聞母喪還，士民泣送立祠。服除，擢廣東右布政。踰年，轉左。

選在官，坐堂上，令輿隸别之閒處，分治生業，不廢使令。民告狀者予一票，令持示所告家使自來詣。立瞽道道，振鐸以徇，社村子弟擇鄉祭酒長者教之。嶺南苦鎮守中官，瓊、儋騷然。選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役。掌市舶太監韋眷者，掊克供辦，奏乞均徭餘户，添採方物。選因詔書減省貢獻，請悉停罷，雖不盡行，亦得減半。番禺知縣高瑶，發眷造私船通番，没其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皆不敢詰，選移文奬之。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剌國來販海，眷利珍奇，將許之。選發其僞，立逐去。撒馬兒罕使臣

怕六灣者，自甘州以獅子入貢，取道廣南浮海歸。又云：「將從滿剌加更市進。」選上疏拒止之。選既阻眷非一，會其年嶺外地震水溢，撫按藩臬殊不涉心，選從便宜發倉振民。眷因累舉前事，奏選比昵縣令，和同貪墨；發倉擅振，希望侵欺。朝命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鞫選。同愛畏眷，不敢反異。選有所黜吏張褧，意其怨選，逼令誣證，褧堅不從，同愛執褧拷掠數百，乃枉判選如眷所奏，坐罪當徒，詔奪選官，遣錦衣千户逮繫之。士民要遮數萬，錦衣校尉大用辟除，乃得出州。行至南昌，病發，行阻其醫藥，竟卒旅舍。行復使其養子密走報眷曰：「陳選死矣。」時南昌人張元禎，以翰林家居，治選殮，裹之疏紿，曰：「陳公清儉絶衆，殮以時服，於是爲宜。」而張褧同逮至京，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周公四國之謗，上疑於君；曾參三至之言，内搖其母。豈成王不明、曾母不親哉？口能鑠金，毁足銷骨也。❶竊見故罪人陳選，夙崇正學，一蘊孤忱，孑處群邪之中，獨立衆憎之表。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瑶，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借，誠賢監司激懦懲貪之善舉也。宋旻、徐同愛怯勢首鼠，致眷横行胸臆，穢衊清高。勘官李行，頤指鍛鍊，竟無左證。臣本小吏，詿誤觸法，被選黜罷。選無他心，臣甘没齒。眷意臣憾選，厚賂啗臣，臣雖胥役，寧敢欺喪？眷知臣不可摇誘，嗾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彌日，臣忍死無異。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必如所云。是毁共姜爲徵舒，詬伯夷爲莊蹻也。選故剛正，屈辱不堪，憤懣旬日，嬰疾

❶「口」，原作「其」，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而斃。李行幸死，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於此，安取爲天子郎官、司寇曹僚？臣擯斥罪餘，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慮聖明長姦。冒命披陳，尚冀天日。」不報，竟以他事罷眷鎮守。選平生自待古聖賢，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濳修嘿會，不求人知。所服惟先人故帶，每食飯一盂，韭數根，或雞子半枚而已。河南奔喪，牛車一輛。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道，而提學南京時，韓雍家居，亦自減其騶從云。弘治初，工部主事林沂上疏，追理選冤，頌其平生。詔復官，禮葬之。正德中，追贈光禄卿，謚「忠愍」。

丘濬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其先晉江人，元季有官瓊者，因家焉。祖普性，有陰德，爲良醫。濬幼孤，嗜書，或從市肆借讀，或從親友訪求假鈔。聞有積書之家，必豫計內交，有遠涉數百里、轉挽至數十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爲人所厭，薄厲聲色相拒。其顓篤如此。正統九年，鄉貢第一，卒業太學，祭酒蕭鎡深重之。景泰五年，試禮部，學士商輅閱策，意爲濬，揭之果然。廷試，以貌寢，寘二甲第一，首選翰林庶吉士。濬以海外孤生，躐取清華，益讀未見書，究心本朝文獻。既撤館，授翰林編修。

天順以來，兩廣蠻賊猖獗，朝命總兵楊彪、都御史葉盛討之，不能平。憲宗初，使都督趙輔、參政韓雍往代，濬奏記大學士李賢，大約言用兵之策有二：曰逐、曰困而

已。廣東賊當用逐，❶廣西賊當用困，娓娓千餘言。賢善其策，以轉聞，帝嘉納之。命録示總兵、巡撫，卒用破賊。

九載秩滿，陞侍講，與修《英宗實録》，成，陞侍講學士。濬在講筵，雖貌不揚，而音吐洪暢，憲宗悦之。累進翰林院學士、國子監祭酒，加禮部侍郎，仍掌監事。

濬慎取與，恬仕進，富於見聞，是非臧否常與人各趣，又能以辨博濟其説，人莫敢難者。至於奏對敕諭之文，引經證史，條達詳明，讀者知其爲有用之儒也。

宋真德秀《大學衍義》舊至「修身齊家」而止，濬更採集子、史、經、傳有益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己見，爲百六十卷，凡例十二目，詳例百十九目，曰《大學衍義補》。

又以成天下之務，《易》教先幾，更條四目，曰：謹理欲之初，察事幾之萌，防姦邪之漸，炳治亂之朕，總而曰《審幾微》，自爲一卷，以首補誠意正心之要。孝宗嗣位，濬書適成，表上之。帝深嘉悦，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命録付書坊刊行。亡何，命充副總裁官，修《憲宗實録》。以老乞休，令朔望朝參，以終史事。四年，《實録》成，加太子太保，遂令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年七十一矣，三疏固辭，末疏言：「皇上處臣内閣，不允臣辭，念臣之壯也，亦欲有爲。今老矣，閲久歷多，始知天下事，思之非不爛然，第恐行時不如言時，人心不似我心，臣所進《大學衍義補》，平生精力盡在，倘聖明採一二於十百之中，見諸施行，雖不用臣，如實用臣。」不許。既就位，復言：「《大學衍義補》一書，

❶「賊」上，原有「既」字，據康熙二十七年本删。

臣所竭思盡忠，搜古鑒來，非如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裨；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臣年踰七十，鐘鳴漏盡，明主不棄，進之内閣，是臣書遭逢之日也。臣請擇其要，綴爲奏章，次第上獻。乞下内閣二三儒臣，會同斟酌，擬詔施用。或有窒礙，姑留俟後，臣決不敢護短求勝。」帝曰：「謨猷入告，大臣職也。卿究心當世久矣，所欲有言，其即聞朕。」

明年，上言：「臣所進《大學衍義補》，條目甚多，然皆一代一時之事，若所謂經籍圖書，乃萬年百世之事也。臣本書中有曰『廣圖籍之儲』者，臣竊惟圖籍所載，皆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載，禮樂、刑政、制度、文爲之所出，今賴知古、後賴知今者也。是以自古帝王，當務爲急。即漢、唐、宋創業之君，始有天下，莫不先收圖籍。迨厥中世，稍有散闕，輒分行天下，懸賞購之，授官酬之。五代亂離，猶然不廢。高皇帝至正丙午年，首求遺書。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祕藏，又廣購於民間，没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太宗當多事之時，❶猶聚衆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考究。今承平百年，中外無事，國家尚有餘力採緝佛、道，用備《藏經》，徧賜天下寺觀，雕以良梓，飾以文綾，儲以髹紅函匱，載以金碧輪藏，況此儒家經籍，如前所云，烏可惜日月之力、吝纖毫之費，使其放佚廢墮？夫自古藏書不一所，漢有東觀、蘭臺、鴻都，唐有祕書監、集賢書院，宋有崇文館、祕書省諸處。我朝罷前代臺、監、館、省之

❶「時」，原作「事」，今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官，併其任於翰林院，院設典籍二員掌之，天下書籍，盡歸内府。南京國子監雖設典籍，所掌不過累朝頒降，若舊鐫書木而已。夫國家經籍、圖書之儲，兩京皆有。永樂中，遣修撰陳循於南京文淵閣，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於北京。今請敕大學士等，將内閣現成書籍，計委學士以下，督同典籍等官，一一彙若干部，部若干卷，❶木刻比較年月及委官名銜，識於其後。或有副餘，分送一部於兩京國子監，仍敕南京内外守備大臣會同禮部、翰林院官，稽閲永樂中數，有僅一本無副餘者，下國子監再行鈔録。他若内閣所無或不備者，録付禮部，分行天下提學憲臣，榜示官吏、軍民之家，與凡官府、學校、寺觀、鋪坊，令送所在有司謄寫校對，先後進呈。其藏書之所，二在京師，一在南京，使一書而有數本，一本而有三處。復倣宋朝曝書給酒食費之例，每歲三伏，先期奏請翰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員，偕僚屬同赴曬晾，畢事扃鑰。内外大小衙門，因事有欲稽考，必請上旨，以爲常規。臣又惟高皇帝御極三十年，所有制作，多出宸衷，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詞臣之比。今頒行天下者，惟《皇明祖訓》、《大誥》三篇、《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四書而已。御製詩文，雖業編梓，天下臣民，常稀得見。至其編類在《内閣書目》者，猶有《御註洪範》、《御註尚書》、《御註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鑑録》、《外戚事鑑》、《存心録》、《精誠録》、《省躬録》、《志戒録》、《永鑑録》、《忠義録》、《爲政要録》、《彰善癉惡録》、《武臣鑑》、《醒貪簡要録》、《務農技藝簡要録》、

❶「卷」，原作「年」，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女戒》、《務本訓》諸書，是皆我聖祖心思之所運形，手澤之所沾溉。至當時儒臣所纂，則又有《大明帝紀》、《皇明寶訓》、《大明寶訓》、《洪武聖政記》、《大明日曆》等書。今盡藏内閣，天下臣民無由覩記。我聖祖功德之隆，萬世如見，即不假言語文字以傳，而聖子神孫繼述揄揚，故不容已。臣請發行鐫印，大頒中外。若其閒繁不易舉，質難行遠者，請如洪武六年翰林學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曆》以爲《寶訓》之例，倣唐人貞觀體制，撮綱分類，輯成一書。上而朝廷用以資治，下而學校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士，並行六經，偶盛五帝，亦不刊之典也。若列聖相承致治之跡，惟賴《寶録》、《寶訓》二書，今代經六帝，世盈十紀，巍乎焕然，昭哉可觀，既無金匱石室之具，又無名山副藏之制，惟内府、内閣各儲一部而已。臣不識忌諱，一旦有不測之故，出衆人所不慮，則一代治體要典文章之盛，末由憑稽，後來秉史筆者，且求之草澤之中，訪之傳聞之外，真贋莫辨，簡牘散亡，非但大功異政不得紀載，而明君良臣爲人蒙污，或亦有之矣。臣愚過計，欲乞於文淵閣旁近別建重樓一所，專累甎石，不用梁棟，敕寫一部，藏以銅匱，庋樓上層，凡國家大事，文書、玉牒之類皆附焉。其詔册、制誥、敕書、行禮儀注，若應制詩文與夫前朝遺事，或諸雜録，亦敕先後録寫，盛以鐵匱，庋樓下層。而凡内府衙門所藏文書，可爲異日纂修之備，及永樂以前文武官貼黄之類，亦皆附焉。則祖宗功德傳以無疑，國家典章，俟之不惑。」書奏，帝嘉納之。

時太監李廣漸進左道，親近用事。濬因言：「陛下改元，歲在戊申，與太祖初元

同符。宜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修德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節財賄，公任用，禁私謁，釐革庶政，盡復國初之舊。」因擬二十二事，曰佛道二教，可延福祚；曰修鍊金丹，可致長生；曰創建寺觀，可植福田；曰印造經懺，可冀利益；曰修齋設醮須豐盛；曰誦經持咒可禳度；曰崇重西僧求祕術；曰祀神可福佑；曰宴享品物須豐侈；曰匪頒賙賜如舊例；曰寶石可服玩；曰欲街市和買應用，取直官府；曰求閒田爲己業；曰差官於外，織造措辦；曰獻珍異器希賞賜；曰宮室損壞須改作；曰折糧備顔料；曰工作人勞苦希陞賞；曰所司使用乏人，當額外增置；曰工巧人授以職；曰技藝雜流，欲得文武要秩；曰無出身人欲於文武官常員銓註，皆請有言及而以理折之。蓋廣所欲請於上而濬先發者，疏幾萬餘言。帝雖嘉納，未能行也。

六年，當考察天下朝覲官，濬請如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制，蓋亦《衍義補》所言。於是吏部尚書王恕所奏黜者，以上旨留其二十之一。濬又時對人言：「恕行事不合祖宗朝典，故以風示之。」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訐恕，恕意濬教文泰，遂求去，於是言者譁然攻濬，摘濬《悼亡長思録》、《戲劇五倫記》爲不經之作，帝不問也。濬自少苦學，老而右目失明，在朝半疾病，屢求去，帝特免其朝參以優之。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八年，卒於位。訃聞，帝輟朝，賜賻祭葬，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謚「文莊」，遣行人護歸，官其孫嶅尚寶司丞。

濬仕四十餘年，自處如韋布。其卒也，家人治裝，圖書數萬卷而已。嘗考諸儒論

著，作《家禮儀節》，以補《朱子家禮》所未備。採朱子平生微言要義，倣《魯論》作《朱子學的》二十篇。謂朱子《綱目》，一重正統，而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未可遽予者，作《世史正綱》。濬兩與策士，及爲國子祭酒，諄諄以文體、士行訓人，斥險怪之詞，示中庸之道。士始不信，卒翕然服焉。濬論史，謂范仲淹生事人也，料岳飛未必能恢復，取秦檜有功宋家末造，黜元不與正統，以許衡無能改於元之俗，即不仕可爾。其説士人有信有訾，而所論許衡出於弱冠，嶺南耆宿皆服其言。子敦，沈默博記，善文章，早卒。敦子京，蔭授中書舍人，仁愛好施，有其祖風。甾卒。正德初，復以曾孫郊繼其官，賜濬景賢祠於鄉，以配宋學士蘇軾。何喬新論嶺南人物，自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及濬四人而已。郊亦有孝弟稱。

何喬新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宋何坦之裔。父文淵，初知温州府，有名。後爲吏部尚書，乃不稱。喬新剛介簡重，自爲秀才時，不妄交人，蔬食布衣，蔑如也。既舉進士，銜命淮西。文淵門人爲巢縣尹者，寓金帛壽文淵，喬新力却之。尹曰：「以壽尊公，非足下也。」喬新曰：「附人可爾，不宜附子。」使還。授南京禮部主事，丁文淵憂歸。景帝之廢沂王而立太子也，文淵擬草詔語，素自喜，爲人誦之。及天順改元，文淵政家居，旦夕虞禍。適副都御史陳泰左遷，道縣，有傳泰奉命來者，文淵懼，自經死。有所愛妾，霸州人，諸子令之嫁，不肯。縣人

揭稽者，文淵門人也，爲侍郎謫官家居，奏文淵死，實其諸子逼之以脱禍，又逼嫁文淵所愛妾。詔逮繫獄拷掠，霸州妾剜十指爲喬新訟冤，乃釋歸。喬新既解獄，服闋，改刑部陝西司主事，遷廣東司員外郎、郎中。其所以執案錦衣，無所寬貸，名亦由此起。

喬新律比精審，郎刑部七年，尚書、侍郎皆重之，同曹皆自謂不及。成化初，陞福建按察副使，行部所至，問利害興除之。陞河南按察使，河南大水艱食，流民入境，發粟爲粥，出庫給布，所全活甚多。兩覲京師，僦車行，朝服、圖書而已。陞湖廣右布政使，荆、襄大水，巡撫都御使檄喬新振濟，喬新慰拊，如河南治，民懷吏畏，清徹湖、湘。十七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山西連歲旱饑，喬新振救，復如河南治。轉爲左，奉敕理獄，末減爲多。

其所治爰書，疏奏簡明，憲宗覽而善之，召爲刑部右侍郎。剜酋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畿内震駭。朝議以喬新久習山西，請奉敕往。喬新築城奶河堡，集精鋭，守衝要，夷不來。山西復大饑，帝復命往振，所活三十萬人，招還復業者十四萬。孝宗元年，陞南京刑部尚書，更召入爲尚書，與王恕、彭韶、馬文升、張悦並繫時望。其明年，京城雨水爲災，下詔求言，喬新言：「臣備官司寇，請以律對。臣讀《大明律》一書，高皇所親定，事例諸條，列聖所推廣，情理輕重，可謂至備。然厥文深奥，官吏講解未明，往往害辭害意。《漢書》曰：『衷者，中也，不輕不重之謂也。』請敕都察院大理寺會議，講明律意，務求厥中。」奏上，時當事者劉吉，素不爲喬新所重，悉格不行。郎魏紳者，喬新曹屬，喬新最重之。會大理丞缺，御史鄒

魯覬得，喬新力薦紳，魯大恨，誣奏喬新外家與鄉人訟，喬新得其金錢爲行賄。吉取中旨，下諸根連人錦衣獄。或勸喬新愬，喬新曰：「愬己則自文，愬人則涉訐。吾有解印去爾。」頃之，錦衣窮治無驗，予致仕。廷臣先後奏請起用，並求申雪，悉寢不行。其後魯爲仇家矐兩目，犯罪論戍，士論快焉。

喬新博學嗜古，聞異書，輒從人假録，卷軸至三萬餘，多自校讎箋註。與丘濬以文學相善，而氣節友之。彭韶、蔡清慕其人，自納爲子弟。年七十餘，病卒。巡撫都御史林俊言：「喬新敭歷中外，終始全德，致仕十有餘年，足跡不入城府，聲色貨利素不嬰心，著書立言，老尤造妙，可與故刑部尚書彭韶，並謚爲『文』。」吏部覆奏，有旨令具喬新致仕緣故以上，吏科給事中吴世忠言：「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長，忠勤剛介，老而彌堅。被御史鄒魯私怨，誣以小事，一辭不辨，斂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寡接。喬新平生之名，充滿士大夫之耳。鄒魯擯死，人謂殃慶之公。陛下若必考退身之由，疑獎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修矣，胡竑輩嘗誣奏朱熹矣。然當事人主不以一人私情没萬世公是，並贈太師，並謚曰『文』。夫如此者，亦陛下今日勸懲大權也。」亦竟寢。正德十一年，廣昌知縣張傑復以爲言，乃贈太子太傅，蔭一子入監。十二年，賜謚「文肅」。

楊守陳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先世以貲聞，而祖範爲儒者。父自懲，縣吏也，有陰德。守陳，景泰元年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第進

士，改庶吉士。時景泰帝宫中嘗以金銀爲豆，剪銀壺如花葉，亂撒地下，令宫人宦侍争拾爲鬨笑。守陳賦《銀豆謡》，京師傳之。尋丁父憂，及承重喪七年，學益邃遠，讀三禮、《孝經》、《學》、《庸》、《語》、《孟》、《易》、《書》、《春秋》章句，多有更定。天順二年，授翰林編修，尋被命教習内侍，辭，不許。憲宗朝，累官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

嘗講《武成》篇末，因進言曰：「昔《魯論》稱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❶然而天下皆治。後世人主有深嚴中禁、委政内侍者，乃禍召望夷；高居無爲，肆情蠱者，乃變啟禄山。則憂勞之心先殊，而安危利菑之樂自斃也。此聖狂治亂所以判，惟陛下慎之。」聽者以爲戇。久之，陞侍講學士。尋丁母喪，服除，還任。

守陳素羸疾，静默自守，鶴立蒼髯，若山澤之臞。一官五品十六年矣，泊然自處。而舊時所教内侍多貴幸，有欲爲夤緣者，守陳曰：「豈嫠半生，老乃嫁夫？」一時薦紳誦爲名語。孝宗爲太子時，出閣講學，守陳被選爲日講，預修《文華大訓》，書成，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先時翰林修《文華大訓》，有事涉中貴人者，率削去，至守陳獨不肯。在廷大臣數薦守陳可大用。及孝宗即位，論進宫僚官，奏擬南京吏部右侍郎，帝手塗「南京」二字留之。時王恕爲吏部尚書，劉紹和與守陳爲左右侍郎，三人協心相與，凡人材忠邪易險，守陳侃侃言之，恕率聽用。守陳復以大經筵禮法峻整，早朝侍衛森嚴，上難盡群下之情，習國家之務，疏

❶「書」，原作「公」，據何喬遠《名山藏》（明崇禎刻本）卷六十九《楊守陳傳》改。

請：「經筵之外更開小經筵以講學，早朝之外，更御午朝以聽政。小經筵則擇端介博雅之儒，侍班進講。偶或未明，輒賜清問。陛下退朝，又當常御文華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政。凡經史諸書以及祖宗典訓、百官奏覆，皆當聚之殿後，日輪内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右廂，陛下若有疑難，或録示之，或召使對。午朝則陛下御文華門，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並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巡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使條列地方之事，陛下令諸司承旨議行。若有大政，則御文華殿，召内閣與在廷大臣會議，使人盡謀斷，其有未當，許諫官駁覆，陛下更審行之。其餘具本進者，皆與内閣大臣面議批答。凡大小官員奏事之餘，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辭色，詢問政事，庶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帝嘉納之。會修《憲宗實録》，充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守陳請解部務，專意史職，不允。頃之，疏乞致仕，不許。命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亡何，卒，爲弘治二年。訃聞，帝嗟悼，則謚「文懿」。後二年《實録》成，贈禮部尚書。

守陳孝友天至，處朋友篤於信義，平居和易，若可親狎，至所執持，莫得撓奪。與何喬新相善，喬新嘗治大獄，牾權貴，幾中奇禍。衆謂喬新固，守陳獨壯之。守陳之學，自六經、子、史，旁及九流，莫不探綜，卒歸諸道。其校定群經，謂：「《書》『象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辭。《詩·卷耳》乃大夫行役之作。孔子曰『吾於《柏舟》，見匹夫之不可易也』，是亦非作於婦人者。」又謂：

「《春秋》主事，當無不載。《詩》主詞，當有所擇。若鄭、衛諸詩，果爲淫者自作，孔子必不録之。《禮·喪大記》一篇，則《儀禮》經文。」[1]其抱遺經以求聖人於言表如此。弟守阯，南京吏部尚書，爲文師昌黎，學師伊川。莅官精勤，嘗與守陳對署南北翰林院事，時人榮之。

學統卷之四十二上終

[1]「文」，原作「明」，今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學統卷之四十二下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蔡清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清自幼好學，淡於仕進，病告久之。嘗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遊。弘治初元，以母命赴選，得禮部主事。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爲吏部稽勳主事。時與譚論諮訪，清因上《管見》二劄於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絀。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内之憂，静疆埸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且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喬新，强之出，喬新即疏救智，得謫官嶺南。居久之，丁内艱。服除，吏部有不悦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没，人謂孝感所致。正德改元，即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僚屬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著朝服賀，清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載而入，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清曰：「公乃

不能作詩。」清對：「某平生於人無私。」蓋「私」與「詩」音相近。宸濠益銜之。其後奏求護衛，已得請矣，清怏怏有後言。宸濠聞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猶陽善挽留之，且欲以女妻其子，清力辭歸。時劉瑾方專權，蠶引名士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清已卒。

清素羸弱，而色清氣和，外簡内辨，與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軌貞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初主於静，後主於虛，因以「虛」名齋。嘗爲《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砭自箴之辭。兢兢然惟恐慚負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常帷燈卧榻傍，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寢後有得，亟記疾書。友善甯永貞、林俊、孫交、楊廉、丁璣、江朝東，而師事何喬新。其言《易》則師三山林玭，傳其《易》者則同邑陳琛，至今言《易》者皆推晉江。成、弘間，士大夫理學中輟，永貞、廉、璣、朝東與清皆崛起稀曠之後，而清與廉尤爲獨得云。萬曆中，僉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於朝，賜謚曰「文莊」。大學士李廷機復爲請贈，贈禮部侍郎。

黄鞏

黄鞏，字伯固，莆田人。以進士起家，累官兵部武選郎中。時武宗有南巡之命，諸大臣莫敢言者。鞏上疏曰：「陛下臨御

以來，祖宗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將之手，至是蕩然已。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陛下弗知也，恐後知之晚已。先儒周惇頤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静，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聖人主静，君子慎動。陛下盤游無度，流連忘反，過動矣。古之明王，用人之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用其言，又加罪焉。今也又不然。臣僚有言時政者，左右權臣往往匿不聞。言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以他事中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臣故恐陛下知之晚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陛下無故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自輕如此，則誰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將軍、公事陛下，天下皆將軍、公之臣矣。古天子有號爲獨夫，有欲爲匹夫而不得者，臣竊爲陛下懼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流離奔踣，争先挈妻子避去。即今江淮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重以蹙之，幾何不爲盜賊，速之死亡也？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内，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後矣。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去，而後得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秦、越，不涉休戚者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之詔，罷南巡，撤宣府行宫，發内帑以振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還其家。夫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江彬行伍庸流，凶狠傲誕，陛下賜姓封伯，託以心腹，付以總督京營，使其外挾内擁，此騎虎之勢，亂之道也。天下

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何惜不以謝天下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謂陛下倒置也。伏望豫選宗室親賢養於宮中，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就外藩，此宗社無疆之休、四海之望也。」帝怒甚，下鎮撫司嚴治，三加訊杖，坐繫一月，除名爲民。

歸，杜門著述。貸米留客，日中未爨，晏如也。嘉靖改元，起大理寺丞，尋病卒。行人張岳言：「鞏趨向至高，學術甚正，有定心養性之功，故氣節剛勁而不激；有格物窮理之學，故論議持正而不詭。加以清修之苦，才具之優，使天假之年，效忠未量。不幸數奇身亡，中外相弔。伏望博采公論，量予卹典。士氣民風，必有所補。」詔贈鞏大理少卿。鞏體質修羸，沈敏好學，疾病支離，手不釋卷，林俊比之「美玉精金」云。

陳琛

陳琛，字思獻。資稟朗邁，於世無所倚涉，閉門獨學，不苟同衆。舉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乞南户部。榷淮安舟税，正額既足之後，大開關門，恣商人來往，惟與賓客譚學賦詩而已。部尚書責其弛慢，琛曰：「若充類之盡，鈔關之設，不比禦人之道乎？」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郎，請告家居。嘉靖中，即家起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提學僉事，並辭不赴。琛高潔散朗，其學得意在文辭之外，酒盃詩興，常自放山砠水涯間，有喟然「與點」之意。所著《四書淺説》、《易經通典》，亦皆推明朱氏之説，學者

宗之。張襄惠公稱其人曰：「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户，而有實學。」世論以爲平當。

邵寶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以禮教爲治。作新廟學，正潁考叔祠，封晁錯之墓，改魏曹操廟以祀漢獻。其稱漢獻也，不曰「獻」而曰「愍」，以從昭烈之所封。祀裴度於郾，祀范純仁於襄城。巫挾龍骨倡妖，杖巫，取龍骨毁之。躬農種，行社倉，民用充足，文風蔚然。弘治七年，陞户部員外郎。尚書周經、劉大夏甚器重之。進郎中，通明條例，平允出納，有所區條，多見諮采。陞山西提學副使。正德初，累陞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用事，坐平江伯事有連，欲禍陷之，李東陽力救，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未任，尋陞户部侍郎，疏乞養母。十四年，起南京禮部尚書，以終養辭。嘉靖初，大臣言官交薦，再起再辭，特與終養。母喪，服闋，請致仕，不允，卒。寶少孤力學，弱冠著名，服官内外，雖公務叢委，條貫整飭，爲人樂易謙虚，不見喜怒，人悦而歸，如川赴海。嘗謂「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當世以爲名言。所著有《容春堂集》，該括摹寫，極所欲言，而無冗長辛苦之色。李東陽稱之曰：「國賢所作，蓋欲進於古人，以幾於口無擇言，言必有中者也。」寶視學江西，山輿水舫，紬繹經史，欣然有會，日記月載，復名《日格子》，以附「格物」之義。其經書所得，載諸簡端，名《簡端録》。巡撫吴廷舉以上之朝。其卒也，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楊廉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業於胡九韶，爲吴與弼高弟。廉漸濡其學，蔚爲儒者。成化中，舉鄉試第一。二十三年，試禮部第三，選庶吉士，移疾家居。弘治三年，授南京户科給事中，益留心世務。凡民隱吏治、兵政賦役以至星曆等學，莫不究論。會管後湖黄册，灤州知州某請鈔册以便清軍，行户部許之，廉駁言其不可，人以爲識體。以憂去，服闋，補刑科給事中。因地震，劾奏大臣，首薦張元禎、吴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復請優禮吏部尚書王恕，敘復楊茂元、盛應期之因事獲譴者。薦引知名士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等，可備任使。屢上時政邊務，多見采行。未幾求便養，改南京兵科給事中。十三年，陞南京光禄寺少卿，書「張天謨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十二字於屏。入賀千秋節，上言：「輔導皇太子，須留意《學》、《庸》、《語》、《孟》之書，慎選宫僚，日與遊處，庶可得傳德保身之助。」正德初，陞南京太僕寺少卿。環滁諸生執經門下，爲剖判同異，開引指歸，謹尚廉恥，敦崇風化，莫不感服。復以憂歸，服闋，補南京通政使。七年，陞順天府尹。在事弊病罷行，倖私屏息，皆前尹所未爲者。十年，陞南京禮部侍郎，聞車駕將南巡，上言極諫。嘉靖初元，陞南京禮部尚書，取《大學衍義》，撮其切要進之經筵。大禮之議不行，入疏乞休，許之，給驛廩輿夫歸，居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賜謚「文恪」。廉留心伊、洛之學，居敬窮理，老而不懈。才智幹局，綜世達務。其

文章言議，推理明法，足以決疑定是。爲人清約嚴重，就之則言温氣和。愛人好士，出於誠意。著述甚富，而所輯《國朝文臣》及《理學諸臣言行録》，尤行於世。

魯　鐸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年，舉進士第一，改庶吉士，授編修，謝絶交游，沈潛學問，以清節著聞。正德初，爲國子司業。李東陽生日，其僚長趙永約鐸往壽，鐸曰：「公何將？」曰：「兩方帕。」鐸曰：「當如君。」入索帕無有，躊躇久之，曰：「記有枯魚。」即取魚往。家人曰：「已食其半矣。」鐸攜半魚，與永俱，東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三人大歡罷。以父老乞歸養，尋丁艱。邑有犬而角，衆共質鐸，鐸曰：「兵象也。」亡何，劇賊大起，嘯聚劫掠，顧相戒無犯魯公家。鄉里人依之，存活甚衆。五年，起復職，復得告，復被命起，歷南、北祭酒。鐸莅官虛心約己，端飭自勵，清慎教士，重力行，抑競進，而憂時濟世，尤爲惓切。又復請告。嘉靖初元，起復舊官，復以疾辭，許之。刑部尚書林俊言鐸「清約渾晦，志尚真純，道足鎮雅黜浮，學足訂頑起懦」，請如孝宗用謝鐸故事，即家敦促。一時撫按臺省先後論薦，五推卿佐，皆不應命。作園曰「已有」，居之。造臺闢洞，俯仰礙巾幘。客非稔交深誼，不得而造也。而與童子俱，讀書哦詩以自娱。年六十七卒，詔諭祭，賜謚「文恪」。故事：四品文臣無謚，鐸以清節得之。鐸辭華耽寂，養正明恬，雖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激昂貪鄙；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歆仰物情。

王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丰姿奇秀，讀書日記千言。十二歲，爲邑庠生，文有英氣，詩賦雅暢。弘治十五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李夢陽、何景明、崔銑，號爲「四傑」。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避危忌。父疾，疏歸，既没，哀痛踰禮。正德中，起服，謫判亳州，陞高淳知縣，選御史。巡鹽山東，裁勢豪、私販諸弊。巡按陝西，憲度益振。鎮守太監廖鑾煽虐關中，廷相隨事禁革，鑾殊瞀憾。提學京畿，中官王、劉納賄屬事，廷相焚其書。適鑾誣廷相，王、劉合力搆之，下詔獄，謫贛榆丞，陞寧國知縣、松江府同知、僉事四川，副使山東，皆提督學政，敦士節，振萎習，諸生翕然化之。嘉靖初，陞湖廣按察使。李見招亡納叛，拒殺軍人，捕獲絶其患。陞山東右布政使。丁内艱，服闋，陞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沙保向汛倡亂日久，廷相舉何卿故事，以勵諸將，遂剿平之，宥降散衆，夷境以安。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陞南京兵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兼兵部尚書，領十二團營，以臺政分條類奏，帝允行之。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扈蹕幸承天，加太子太保，賜玉帶廐馬。亡何，郭勳坐罪下獄，帝詰其領營敕事，因責廷相黨附，不行白奏，革職爲民。給事中劉繪疏救，不允。廷相歷事三朝，以忠誠不欺爲先，遇事之當爲，毅然必行，自謂「大舜鷄鳴而起，周公坐以待旦，不予過也」。博古通經，究諸實用，禮樂、律曆、象緯、醫卜，靡不穿通。所著有《禮樂雜論》四十篇、《夏小正解》十三篇、《荅天問》一篇、《雅述慎

言》十五篇。自言「知道以來，仰觀俯察，二十餘年，言積數萬。其於仲尼之道，衛守之嚴，不敢異端雜之，蓋竊附孔氏之徒」云。

張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鄞人。生而尪瘠，苦學，耽經籍。年十七，舉鄉試，登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非人不交，非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時謂大雅君子也。武宗朝，著《張騫乘槎賦》見志，蓋以西域喻劉瑾，以騫喻一時附瑾者。已，乞告歸省，食貧而已，而孝事父母，舉足發言，率覘視容色爲進退。讀書之暇，時時從田畯佃作。當道勸駕，勉至京師，力求便養，出爲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閔，雖文如雄、褒，無益也。」與諸生譚學，根極理要，必人人悟暢乃罷。邦奇奉親遊宦，既二親不樂久居楚，復乞歸。世宗即位，用薦，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乞休，撫按奏移近地，改福建，歷陞南京吏部侍郎。丁外艱，起吏部侍郎。久之，以原職兼學士掌翰林院事。後以母老累疏終養，帝曰：「壽母大臣，古治朝乃有。」不許。尋以原職掌詹事府事。九載，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如故。終以母老數乞歸，特改南京吏部尚書。已，改南京兵部以便之。帝時時欲用邦奇，而邦奇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邦奇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繹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爲我也，則書即學矣；如以書而爲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譬之權焉，權勝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

者苟重，則靡麗崇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技靡不重矣。」爲人仁孝切至，臨政持大體，不苛議論。依忠孝，每言事未嘗不稱引天下長者。功名之際，恒自退抑，不與時競。惟時時發憤，曰：「賴天之靈，髫齔有聞，顛毛種種，未有所底。人亦有言，行邁屢稅，胡然有迄，是誰之咎與？是誰之咎與？」人稱：「靖恭正直，含宏寬厚，博達通明，清儉莊肅，邦奇兼而有焉。」

熊　浹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博學精易。正德九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宸濠之將反也，錮御史熊蘭及浹至親爲質。浹與蘭以宸濠反狀密授御史蕭淮奏聞。世宗即位，奉使四川，松藩副總兵張傑故倚江彬内援，大肆殘墨，所箠死千户以下五百餘人，誘殺熟番上功，率家丁遮擊兵備胡澧。浹疏傑，坐褫職，邊人快之。大禮議起，浹持論與張璁合，吏部惡浹，出補河南參議，而世宗識之，召修《明倫大典》。居一年，擢右僉都御史，歷轉左都御史，掌院事。浹雖以議禮受知，顧未嘗附上意旨。嘉靖八年，京師民張福者，自殺母，誣告里人柱，東廠以聞，下刑部坐柱，不服。福有姊與福鄰人皆證福自殺母。刑部請覆審，以命郎中魏應召，改坐福。東廠執奏，帝怒，命三法司及錦衣鎮撫逮問應召，覆按福、柱事。浹如應召所改坐，再上之。帝意浹徇庇，褫浹職，下應召等考訊。侍郎許讚以下，皆惶恐謝罪，給事陸粲、劉希簡以爲言，帝復怒粲等不待問報，先事妄瀆，俱下錦衣考訊。其後讚等竟抵死，柱如原擬，應召及鄰證俱發邊充軍，

仗福姊百。以浹嘗贊議大禮，姑更革職閒住。十八年，車駕謁山陵，帝與近直追論舊臣，諭吏部起用浹，尋陞南京禮部尚書，明年，改南京兵部尚書。二十三年，召入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復掌院事。踰年，爲吏部尚書。以母年九十求去，帝固留之，賜粟帛存問。帝嘗乩僊臺，浹極言僊妄。先是，楊爵、周怡坐諫僊祥禱祠，繫獄者久之，乩言爵、怡於帝，帝釋之。至是，見浹言大怒，立返爵、怡繫獄如故。批浹疏，示大學士嚴嵩，嵩爲婉解乃罷。蓋爵、怡出獄方三日爾。然帝尚念浹，加浹官太子太保。居兩月，坐推舉事，一再奪浹俸，浹内不自安。會加陶仲文伯爵，予恩蔭，復疏争，留中，遂稱病求退。帝怒，奪職爲民，錦衣官校押回原籍當差。尋卒。浹篤好程、朱，厭術數之學，居官恒以不保晚節爲慮。在田十年，足跡不入城府。聞朝政失體，四方災變，輒憂形心。穆宗登極，復舊官，賜謚「恭肅」。

何瑭

何瑭，字粹夫，懷慶人。未冠，博通經史，至忘盥櫛。既爲諸生，即有志聖賢之學，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而居甚近，忘所師法，學其謂何？」弘治十四年，發解河南，明年第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修。不納泛交，不入要門，朝參無爽，齋祀盡慎，縉紳重之。當劉瑾時，諸翰林相約見瑾，長揖而已。既入，前有跪者，瑭在後奮聲曰：「何背約也！」出乞休歸。瑾誅，起爲修撰。瑭真率恬淡，勵志躬行，外無僕從，内無媵妾，所居垣舍，廛溷常積，雖朝衣朝冠，不上鮮明。嘗進講經筵，畏慎過

當，宣讀蹇澀，武宗尤惡其衣冠，講罷大怒，傳諭庭撻之。得楊廷和曲救，調開州同知。已，陞東昌府同知。兩疏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學甚衆。世宗嗣位，起山西提學副使，尋改浙江。按試至紹興，從舟中望見夏屋渠渠者，問左右曰：「其人治何賈，起此宅？」曰：「宦宅也。」瑭大驚異，曰：「宦則安能然？」左右皆竊笑。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歷南京工部右侍郎，改户、禮、工三部侍郎，乞致仕，帝已許之。御史毛鳳韶疏薦瑭敦樸正大，允宜邦禮，改命在京調理。然終不爲帝所喜，謂其介而不通。及再乞休致，遂陞南京右都御史，然亦尋許致仕。家居，與關中吕柟、靈寶許讚、儀封王廷相諸人簡札往來，究辨經書性命之旨，行己救人，切近精實。吕柟以比之聖門由、賜。爲文浩瀚暢達，醫卜術數，❶亦皆通究。素有足疾，既遭母喪，祖跣益傷，至廢坐立，竟以不起。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定」。

崔銑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安陽人。父陞，四川參政，歷官廉慎。銑，弘治中舉於鄉，再試不利，就業太學，與三原馬理、高陵吕柟、榆次寇天叙輩同志相勉。十八年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正德初，授編修。遇劉瑾史館，長揖而已。他日諸史官旅見，銑與何瑭長揖如前。瑾謂張綵曰：「翰林輕薄，崔銑尤甚。」會修《孝宗實録》成，瑾僞傳旨，降俸別調，銑改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瑾誅，召還史館。上書李東陽，勸其及時悟

❶「醫」，原作「醬」，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主，救民薦賢，理財强兵，毋以文章自好。尋告病去。作《喻問》二篇以見志。嘉靖初，召擢南京國子祭酒，開誠善誘，明教條，正文體，日衣冠坐，諸生問難。大禮議起，疏言：「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經，大順人情。今獨任己意，曷有極已？」疏入，罷歸。臨行不役官夫，囊無江南一物，攜古書數篋而已，公卿及諸生送者千餘人。退處相臺十年，四方來學者，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學者稱曰「後渠先生」。世宗立太子，慎選宮僚，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尋進南京禮部右侍郎，署户部篆。進賀萬壽聖節，時有風霾之變，上疏自劾，温旨慰留。過家卒。訃聞，遣官治葬諭祭，贈禮部尚書，謚「文敏」。

魏　校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始祖潭，篤志嗜學，元時被薦不起。潭生昶，事母純孝。校爲諸生時，每朔、望、春、秋入謁孔子廟，肅容瞻拜，如親承之。弱冠舉於鄉。弘治十八年，連捷進士。費宏一見，以范仲淹期之。正德初，授南京刑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自以少年筮仕，人情物理或未曉暢，每訊重獄，虚己求教於前輩長者。或反復思維，寢食俱廢。有愬不平者，雖甚喧聒，必盡其辭。直提牢，省觀囚人，疾病飲食悉爲劑調，暑月薰滌臭穢。至會審監刑，衆皆盛服，事畢宴飲，校獨澹服素食，慘見顔面。至其履法操正，直己行志，亡如也。九年，召爲兵部職方郎中，稱疾家居，究心

問學，言：「今之學聖人者，不求之人生而静之初，而求之孩提知識之始；不察性之欲與物之欲所以分，而但主其流轉之念念。聽其言，且聖人；考其行，實凡夫。當將一切名利之心斬絕凈盡，立志如天之崇，循序用力，跬步皆在實地，乃可至於聖人之道。」家居慕古簡重，不以事物經心，塵凝滿室，處之泊然。羸病杜門，聞一善士，亟疾求見。爲人貌恭色温，而出處取舍，審之至精，執之至確。世宗即位，首起廣東副使，提督學政，先德行，興小學以校士，聘翟宗魯以爲士師。禁火葬，斥淫祠，取曹溪故傳衣鉢，毁而焚之。居一年，丁外艱歸。以簡絀科嚴，請謁道絶，粤人不無觖望。歸而粤人有爲言官者，劾校媒孽訓士之短，竄之戎籍。然校德譽素孚，莫能抑也。服闋，吏部奏補江西兵備副使，力辭，既言官劾校者坐黜職，改命督學河南。祠伏羲於畫卦臺。以蔡仲始封國，依太公祭爽鳩之義，而以世子死社稷書於《春秋》者配，立經祠以祀子貢、❶曹卹、漆雕開、秦冉。援漢梅福疏，請封孔子後爲世博士。守微子廟，因歲時省湯陵。不果用。居數月，用桂萼薦，轉大理寺少卿。明年，轉國子監祭酒。時張璁爲相，卿佐入謁多蹴踖隅坐，特校爲上客。既酬對，亦心服之。萼仍薦校爲經筵講官，以進講「敬明乃罰」章，不合上旨，改用，遂改太常寺添註少卿。已，陞本寺卿，總督四夷館。明年，致仕歸。校事父母至孝，居喪動遵古禮，友于兄弟，與士大夫竿牘往來，皆刻責修治之語。其篤志聖賢，真猶飢渴之於飲食也。李夢陽過校論學，校勸以沈潛

❶「祠」，原作星號，非字，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深造。夢陽因問平生病痛所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憍氣，害道之甚者也。」夢陽嘆曰：「吾早見公二十年，有此哉？」校僅一子一孫，晚而連喪，其答人慰唁之書，言：「達以破愛，敬以易哀，畏天以終身焉。」卒也，賜謚曰「恭簡」。

吕柟

吕柟，字仲木，高陵人。少志聖賢之學，危坐莊誦，祁寒酷暑，不越户樞。居母喪，哀毁骨立。弱冠，爲提學楊一清、王雲鳳所知。既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崔銑相友善。邑人高朝用爲户部郎，時過檢討王九思曰：「吾邑有顔子，子知之乎？」孝宗賓天，諸生哭臨，具禮爾。柟獨大哭出涕，群衆指目爲迂。正德三年，舉會試廷對第一，知者皆愕然歡喜，曰：「此真狀元矣。」劉瑾以鄉人致賀，柟峻却之。柟疏請帝入宫，御經筵，親政事，瑾惡其言，因夙不通問，欲中以禍，遂引疾歸。瑾使校尉尾之，至真定，無所得，返。柟在翰林，與何瑭最善，至是相繼去。瑾誅，薦起舊職。上疏勸學，以元順帝爲譬，或謂傷直，柟曰：「昔賈山借秦爲喻，況主上資度遠高漢文。」乾清宫災，應詔言六事，其一曰「逐日臨朝聽政」，其二曰「還處宫寢，預圖儲貳」，其三曰「郊社禘嘗，欽承祇肅」，其四曰「日朝兩宫，承顔順志」，其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其六曰「取回天下鎮守内臣」。又累疏勸帝舉直錯枉，不報，復引疾歸。歸值父病，晝夜視湯藥，步履不敢聲。既一年，鬚鬢盡斑。父卒，痛哭嘔血。葬時雨甚，徒跣擗踊，蹈蹋泥濘中。道路環觀，有泣下者。葬已，廬中門

外，朝夕哭。其居喪時，自成服奠葬以至祥禫，斟酌損益，各有儀注。

枏自少窘匱，及貴，前後居家十年，讀書守道，一無所營。服闋，當道交薦，值世宗即位，起入史館，纂修《武宗實録》。帝御經筵，枏當進講。適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宜存黲服之禮，罷酒饌之賜。朝論韙之。復疏請尋温聖學以爲新政之助，必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衆志。大禮議起，意見與時不合。亡何，奉詔修省，復以十三事上言自劾，皆格心、責難之論。帝曰：「此大臣宰相職，吕枏忤慢，乃引爲己咎。」下獄考訊，尋謫解州判官。會解守卒，攝州事，率其士民躬行禮讓之化。州中道不拾遺，行不相忤。久之，以薦轉南京吏部考功郎中。瀕行，士民接踵跪送，哭聲震野。既渡河干，猶聞不絶，相與立祠生祀之。尋擢南京尚寶卿，吴楚東南士來受業者，冠履錯沓。既考績，擢南京太常寺少卿。居頃之，太廟災，上疏乞罷，不許。陞國子祭酒，躬行率下，閒取禮儀及爲詩樂圖譜，令諸生講肄。疾者問而醫之，喪者弔賻之，死者哭而歸其櫬，才者揭於教榜，撥歷獎之。一切請託，斬絶不行。人稱自宋、陳、吴、章四祭酒，以師道自立者，吕先生也。御史張景薦枏德行文章，可謂一代碩儒，當今師表。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帝欲視山林於承天，枏屢疏勸止，不報。既以表賀聖節赴京，值奉天殿災，上疏乞休，允之。

枏立身與人，仁信自將。爲禮部侍郎時，霍韜爲尚書，故與夏言相惡，嘗榜言過於衢。枏諷韜曰：「此告於天子者，公以語路人，可乎？」言談韜短，枏曰：「公位宰相，容天下之賢，何所不可？」夏、霍雖不相

能，賴柟稍解。然夏疑柟黨霍，霍亦疑柟黨夏，柟終不白較。嘗過府太守，太守子讀書樓上，太守令止之，曰：「恐傷氣，當微誦。」既戒左右時進食，扶掖之上下。柟謂太守曰：「公愛子至矣，願推此心以安百姓。」又過一府，太守餞之郊，餞席近養濟院，柟送餜院中，曰：「以公佳肴共之無告。」柟凝厚，方面闊輔，微髭、輪耳、海口，兩目有光。平居端嚴恪毅，門人從之數十年者，未嘗見其偷語惰容。所在，四方士就而問學，柟教之以誠，寧近毋遠，寧粗毋精。自日用情變、倫教物理，推而遠之天道皇王之大，一以身體力行爲宗。學徒問王守仁之學，柟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又曰：「學而行之，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學而不行，講知行之合無益也。」在官次，父書至，再拜使者，受而跪讀之。其他親友有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爲位哭奠。卒之日，高陵人爲之罷市，四方及解梁門人聞訃，皆爲位而哭。陝西提學謝少南與郡守李文昇祀之正學書院，海內人士無識不識，皆曰「關西夫子吕仲木」。

舒芬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其明年，孝貞皇后崩，武宗踰月即欲往山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内，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煢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抑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逃匿，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既又上車服疏，言：「天子等威，莫大車服，而下同

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又言：「孝貞作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午門。昨孝貞太皇太后主以從陛下駕入旁門，使他日作史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皇后入長安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薨，書地不書地』之法求之，即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宜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二疏反覆凡數千言。又明年，車駕欲南巡，諸大臣莫敢言者，芬與考功郎夏良勝、儀制郎萬潮、庶吉士汪應軫風約諸曹，連章留駕。章上，罰跪午門者五日，杖三十。謫芬福建市舶副提舉。芬疏謂：「今日之事，痛哭泣血，有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禄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弈棋，以革除年間爲故事也。」復刺閣臣，謂：「一切安危之跡，不苦口以救，而聽主上之自壞。」言甚激烈。杖後卧病院中，掌院懼禍，摽出之。芬曰：「吾官此，即死此。」既謫，裹瘡就道，或勸待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耶？」世宗即位，起諸逐臣，芬適奔父喪，服闋，復官。諫議大禮，與陳沂三上疏，再被杖，以母喪歸，尋卒。芬風神玉立，負氣削厲，家無立壁，端居竟日，未嘗晝寢。夜則計過自訟，鋭然有志聖賢之道。於五經皆有疏論，而最好《周禮》，謂：「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有表率之功。」又言：「周茂叔，吾道中興聖人也。建《圖》屬《書》，貫六經、《語》、《孟》而一之。閩學得之洛，洛學得之濂。正叔言伯淳得不傳於遺經，幾背師矣。世儒譏晏嬰不知仲尼，伯淳、仲晦而下迄今，亦孰知茂叔耶？」時方尊王守仁之學，芬曰：「必窮天地之高厚，必參百王之憲

章，必極禮樂之中和，語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則有不可僞爲者矣。今才智之士，飾虚聲，鼓後進，則『尊德性』之説易掩覆也。黨陸者特竊其一節，異朱者未覩其大全，非心爲道者也。」芬兼知天文，曉音律，嘗與香山黄佐反復究論，佐深韙焉。卒時年四十有四，其子跪泣請所言，猶以未及表章《周禮》爲恨。世名芬爲「忠孝狀元」。

馬理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弘治十一年，以春秋魁爲鄉試，再試禮闈未第。遊太學，與吕柟、崔銑諸公交相切劘，文章德義名震都下。正德九年，登進士，年四十一矣。授吏部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歸。居三年，復任，與黄鞏等諫南巡，被杖。未幾，復歸授徒講業。嘉靖三年，復薦起，率同官伏闕争大禮，被杖。復職，歷員外郎、考功郎中。時考察外官，内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提學魏校、河南提學蕭鳴鳳、陝西提學唐龍，理曰：「三人者，有數人物，若欲去之，請先去理。」既考察京官，有附勢三人，輒首黜之，曰：「搏獸先虎，擒賊先王。」已，遷南京通政使，復謝病歸。復薦起光禄寺卿，復謝病。二十年，復薦起南京光禄寺卿。亡何，引年致仕。理居嘗言：「身可絀，道不可絀。行可則仕，惟孔子能之，下此惟當守經。」以故屢進屢退。自其筮仕，以至謝政，無日不從事學問。其學一以窮理居敬爲主，四方學徒，轉相授受，自縉紳士子以至田夫野叟，無不欣慕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安南貢使至，問部郎黄清

曰：「遠聞馬道學名，所願一見，今何不在仕列？」清曰：「馬公高尚，朝廷不薄馬公，馬公自高尚也。」高麗使至，亦問：「馬主事爲聖朝第一人，宜加厚遇。乞頒賜所爲文，使國人矜式。」其見重如此。年八十餘，嘉靖乙卯，關中地大震，與其妻同壓土窰中。隆慶三年，贈右副都御史，賜祭葬。

張岳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曾祖茂，仕桐廬縣丞，清介絶俗，家藏書數千卷。父慎，知英德縣，有聲。岳成童，盡讀茂所藏書，宗尚程、朱。正德八年，選閩第一，當謁鎮守太監，長揖而已。十一年，第進士，與同郡陳琛、林希元僦居佛寺，閉户講《易》。人竊竊指曰：「泉州三狂生也。」岳沈毅樸古，其始以道學文章自命，最後用事功顯。終岳仕，相者張璁、嚴嵩、夏言皆秉權得勢，岳頡頏不爲下，獨徐階知而交好之，始授官爲行人。武宗寢疾豹房，岳疏言：「自古未有人主寢疾，獨宦者侍。宜令大臣、經筵、科道官輪直起居，太醫院日呈藥方於内閣，庶關節通透，可備意外之虞。」不報。車駕南巡，與同官諫止，下獄，罰跪，廷杖，謫南京國子監學正。肅帝登極，盡還武廟諫者，岳得復職。吏部欲選爲科道官，不應。丁父憂，服闋，吏部復欲取選如前，又不應。陞右司副，念母老，乞南。陞武選員外，轉祠祭郎，仍南。俄承重祖母及母憂，居家，結草堂於其縣之凈峰，名「山心精舍」，益讀書其中。時王守仁新學甚盛，岳持程、朱説，渡江與辨，居三日不合，歸。立《學則》二十餘條自勵，曰：「居敬窮理，蓋聖賢所指以

教人者。王氏諱窮理，任良知，安知亡或指人心爲道心，認氣質爲天性者？」岳晝夜讀書，皆有課程，至天文、兵法、稗官、野史亦旁涉手校，以傅博學、窮理之義。聶豹以御史行部，未視事，輒先過岳也。服闋，補主客郎。時世宗方定大禘禮，下相張璁議，璁求始祖所自出之人實之，禮官知非是也，强從其奏，奏已具，侍郎李時以問岳，岳曰：「國姓德祖而上，高皇帝所不能詳也。上明聖，首議大禮，而舉大祭，肯恬然祭非其祖哉？如執政議，不可。」時以告璁，璁竟以初議上，内批如岳所言，璁大駭，亟欲致岳以館職。岳謝不見，出爲廣西提學僉事。時行選貢法，璁主其議，選無論廩次，輒取年少有文者。岳絀，不如璁指。十一年，入賀聖壽，改提學江西，又不謁璁謝。是時江西人正尊尚王氏學，岳約士守程、朱書，毋口良知。居一年，卒用廣西貢事，謫廣東鹽課司提舉。御史行部至潮，會岳病足，治書守巡使者，請「好謝御史，下官病足，未任庭參也」。御史不懌，明日檄署南海縣，以病辭，不可，固辭。御史劾奏岳也，同官解不得，請岳謝，岳曰：「吾無罪於御史，何謝也？」御史聞，乃追還劾疏。會報守廉州，岳往，御史乃言所以待岳者出璁意。廉邊交南，吏往時呰窳苟歲而已。岳省禁令，減繇役，督民種田。有棄地廣衍，令開墾。不知取水法，教之車戽。堂上無事，坐讀書，與諸生削等爲師友，而廉士皆知學。

世宗十五年，以招降安南莫登庸，陞俸一級，賜銀幣。尋以征瓊州叛黎功，陞賜如之，而岳以事功顯矣。北夷入邊，邊帥被逮，南北科道交章薦岳，吏部上岳名，陞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既命巡撫江西，江西

士大夫來言：「西土貧困，望公善治之。」岳曰：「岳無他才能，獨思用民一錢，如針刺體血。」相夏言治生家，使司議費於廣信七縣，縣措千金。岳曰：「是將範金爲楖耶？縣百金足矣。」帝賜相嚴嵩第，名其閣曰「迎恩」。官治之，所司請岳費，岳批牘與千金，皆相顧嫌少，則益五百而已。又請，不益也。貽嵩書曰：「閣侈上恩，亦訓恭儉。俗情不察，猥將侈其輪奐。而岳仰體相公德意節裁之。」言與嵩無以咎也，乃反陽爲謝。岳所善友人密告岳，岳答曰：「寒骨稜稜，死時止少馬革一張，其他自分已定，公毋念也。」其年陞副都御史，提督兩廣，是爲嘉靖二十三年。兩廣督府故饒供億，岳寒儉不取用，又不以通遺權貴。檄州縣吏，非召不得至轅門，至，不得手一持入門內。其明年，討封川文德大滑腦諸巢，平之。捷聞，陞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賜銀幣。明年，奉旨征融懷、馬平諸獞，進攻馬鞍、魚窩等寨，平之，又有加俸銀幣之賜，召爲刑部右侍郎。巡按廣西御史徐南金與總兵沈希儀言：「岳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賀連反側未定，未宜遽奪之去。」有旨復留一年。明年，征賀連，克之。召入爲兵部左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

湖廣、四川、貴州閒有山曰蜡爾，諸苗居之。其東麻陽、鎮筸爲湖苗，其西銅仁諸苗爲貴苗，其西北接四川之酉陽。宣撫先後相煽反，皆入保蜡爾山。兩省守臣經略不時定，其時起萬鏜爲副都御史，勦之，四年不克；撫之，湖苗定而貴苗未靖。鏜欲急成事，❶奏苗平，請班師，尋入爲兵部侍

❶「鏜」，原作「鎔」，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郎。而龍許保、吴黑苗復亂。時嵩子世蕃故銜岳無所往來，言於兵部，推岳以原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既至，與諸監司熟計，皆言如鏜先撫之便，否則戍之使不得出掠。撫貴都御史李義壯亦附鏜議不欲變。岳言：「貴苗不戢，是爲湖苗煽端，前者萬公撫至矣，卒不可聽。即欲戍，戍兵少。」即疏勦之，因劾奏義壯，坐奪官。而鏜與王學益前爲總督撫處苗者，二人與嵩親有連，❶復從中撓岳，岳號令不得獨行意。嘉靖二十九年，貴苗出破印江，寇石阡，貴中大震動。帝切責岳，岳上表謝罪，乃圖上用兵十數事，召勵諸將屬石邦憲等，分兵入。岳入銅仁，身督之，先後擒斬俘獲二千餘賊，巢砦窖藏，發毀殆盡。獨龍許保、吴黑苗跳匿林箐不可得。酉陽宣慰使冉元者，嘗攻平茶，殺官奪印，懼并誅，嗾許保、黑苗曰：「張總督在，吾與若不帖席也。乘今兵稍撤，共奪一城，總督受罪去矣。思州者，城小而貧，易入也。」元合苗突入之，殺死吏民百餘人，執太守李允簡與其幕僚去。邦憲發兵邀之，苗縱允簡還，而允簡死事。奏上，方齋戒止封，世蕃復言嵩：「張總督宜逮治也。」徐階持不可，左都御史屠僑、兵部尚書張經等謁嵩言岳。嵩曰：「法當逮。」僑曰：「公寬之，海内正人也。」嵩曰：「人固有正否耶？賊陷城，孔、孟不貰矣。」僑等相視氣沮。經寄岳書：「公生死懸嚴氏手旦夕矣。」岳曰：「妄也，安有立脚如張維喬，坐不與宰相錢死乎？」既知故書沓至，岳曰：「死即死爾。自古刀鋸鼎鑊，皆士君子致命遂志之地，豈聞迂徑求免者？」既帝開封，

❶「親」，原脱，據康熙二十七年本補。

乃不逮岳，奪一官，以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職銜戴罪任事。亡何，邦憲搜賊敗斬之，苗大震，擒獻許保自贖。岳以聞，嵩謂岳使曰：「擒龍許保，善矣。吴黑苗尚在，須勦絶也。」俄得旨如嵩所以語岳者，且令三省巡按御史具覈奏報。而冉元思州之謀露，岳上元罪狀請逮治，而元先使挾萬金入世蕃所求輕旨。岳又訐其事，請下錦衣捕元所使人。或曰：「公不爲嚴氏諱乎？」岳曰：「正以破其庇元之謀，何諱也？」疏入，世蕃愈仇恨。時先後推岳爲尚書者再，嵩皆阻之，最後推爲南京都御史。嵩曰：「三巡按報未至，何急也？」有旨罰會推九卿俸，於是亡敢有請召岳者。或語岳：「苗黨安可絶？嚴氏父子在，公不内徙，明也。曷稍自貶？」岳笑指其髮曰：「種種矣。吾昔少年，張相屢招，不得我一見，今入錢買官乎？吾知捕黑苗，應上旨而已。」乃責石邦憲使自爲功，而黑苗遂就擒，嘉靖三十一年也。湖廣巡按當勘報，令藩司出庫羨三千金送岳所，聽其犒軍，意欲岳行金嵩所，結嵩歡。岳盡貯之辰州府，謂府太守：「吾死，取其中三十金具木若殮，他毋毫髮動。」黑苗報至，嵩擬旨下兵部覆議，而是時聶豹爲兵部侍郎，言：「宜召還，否則當復故右都御史。」階言嵩尤力，終不得。階報岳曰：「力請公召内不得，亡奈公固執何？」豹亦言：「公於元相太疏簡也。」然岳雅稱「平生據經，不能從諸道人拜齋禁中。身尚書，即不能白事宰相兒。」無内徙意。其冬卒於沅州督府。岳五年總督，不挾家，蒼頭第取村樸不解事者。守巡兵備視殮，退閲其衣、牀、褥、席，皆枝梧綻裂，駭曰：「有是哉！公簡儉也。」喪出，沅人迎哭不絶聲。

卒之明年，三巡按疏報言功，得旨，復岳官，予卹典，贈太子少保，予謚。蓋當嘉靖之朝，帝雖英明獨斷，而嚴嵩父子竊柄甚，一時邊臣爲自全計，饋遺相屬，岳獨不通一書，故用兵有功，嘗薄其賞，微失利，輒被譴，然亦賴帝之明，卒以功名終。徐階謂岳子曰：「嚴氏擅政二十年，邊督臣不入一錢而身名俱全者，惟尊公一人而已。」所著有《聖學正傳》、《更定禮記》、《恭敬大訓》、《兵鑑》諸書。《聖學正傳》，見王守仁辨後所輯。《恭敬大訓》，則取責難陳善之意。

鄭世威

鄭世威，字中孚，福建長樂人。方總丱，題其齋曰：「志樂顔瓢，貧甘范甑。」弱冠舉於鄉，既成進士，會臺臣闕，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世威曰：「纔脱章句，躐司耳目耶？」授户部郎，丁艱，改刑部，出爲廣西按察僉事，尋改廣東。丁内艱，復除江西。貴溪夏言再召入相，諸司往賀，開角門延入。世威便却退，呼閽者曰：「相國固尊，然奈何令邦大夫縮縮旁趨？還吾刺，去爾。」門者開中門，乃入。言末子也，巡撫汪元錫偕言有事上清宫，名爲祝釐。世威從諸司往拜，視祝詞，乃知爲相祈子，拂然不拜，出。轉浙江布政參議。言再相過武林，世威復不與諸司郊迓也。轉江西按察副使，時分宜嚴嵩代言，族黨虓暴張於言矣。世威輒用三尺繩治，有抵重法者，獄具矣，巡撫傳將改論，世威持之，不能奪也。熊憲副者，嚴姻也，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畝。世威鬻以振饑，熊持相手書求救，不得。遷四川參政，念嵩終螫己，投劾歸。歸

而薪粲不贍，耕鋤自力且十年。嵩敗，中外交薦，起湖廣參政、南京右通政。隆慶初，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副都御史。華亭相徐階爲王守仁學，廷議有舉守仁從祀者，世威言：「王守仁，治世能臣也。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平生庸德有不足矣。且其率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屏不用，將有毫釐差、千里失者。」

與守仁同時講學者，泰和羅欽順、惠安張岳，世稱賢大夫，兩相指擊其謬，守仁辨不能絀。蓋守仁以名勝，欽順、岳以實勝，實之與名，相去遠矣。階不是也，顧其事亦寢。轉南京侍郎，改刑部侍郎。會有詔採珠及珍石，世威疏「納忠諫，崇節儉」，不報。遂乞骸歸，歸而耕鋤如故，里中不知侍郎云。世威副使江西時，議請贖鍰，備庾振，且謂：「升石而徵之，筐篚而縻之，是奸國法也。取盈於公廥，而尾閭於權門，是奪民命也。」纚纚千言，讀之恫切，至有鍥以傳者。通籍數十年，朝野參半，自對大僚，臨下吏，與農民處，一本之至誠。其學一以濂、洛爲宗，取六籍及儒先語，日誦繹之，録其精者獨證於心。曰：「心嚴師爲師，心直諒爲友。展也宋儒，實獲我私。」年八十二卒，禮官言：「其歷官權貴之鄉，媢竈是恥；辭榮寂寞之野，杜門自高。」人謂盡之。賜祭葬，贈尚書，謚「恭介」。

蔡元偉

蔡元偉，字伯瞻，宋忠惠襄後。總丱受學，則已有孝弟稱。久之，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之法，嘆曰：「學當如是。」即手鈔服行，慨然有求道之志。嘉靖

辛卯領鄉薦，不謁有司，舌耕爲養。既十年，就授羅田學。所以教士，即舉業之中，默誘之聖賢之域。擢德安令，一用節愛爲本。每退食，取《小學》、《近思録》、《伊洛淵源録》、本朝薛、胡二子《粹言》，揭觀成誦，即升堂，亦袖以出，曰：「以此當嚴師良友。」遷杭州府通判，入覲事竣，乞終養。冢宰李默雅知元偉，命考功懇留。歸署錢塘印一月，民甚稱平。擢撫州同知，頗著治績。丁外艱，喪葬畢，以泉中倭棘，慕建寧有考亭遺風，遂移居之。元偉學尚程、朱，而重躬行，其所寘力，惟在飲食衣服、男女起居、動静語默、辭受取予之際。其自治之勤，或至點簡少懈，過失復生，輒撫膺泣下，長跪自罰。作日歷，自識平生，名《考德録》。嘗曰：「居常服膺晦翁之言，以爲世閒事須臾變滅，皆不足寘胸懷。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又有《四書折衷》、《易經聚正》各若干卷。

鄧元錫

鄧元錫，字汝極，南城人。少事司訓黄在川，博覽經史，久之有志爲己之學。十五喪父，哀毁如禮。事嫡、庶二母至孝，家門凛肅。十七倣古社倉法，行之鄉里。里民耆而貧者、婦節而寡者，咸聽其貸，不取息入。其人死，並以所貸爲助葬資。十九充邑諸生，徧走其州之東西，謁諸長者先生，講求學問。久之領鄉薦，念母高年，不赴會試，杜門潛修。邑令送行資爲勸駕，謝不受。居三年，母氏力促之，道出吉州，就學鄒守益、劉陽。會有閩、越寇，復馳歸侍養。居三年，母氏復强之，下第而還，遂堅執不

出。授徒講學於天峰山，時心學盛行，學重證覽，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以爲多。元錫曰：「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及門者皆彬彬有造。居祖母及母喪，一準古禮，廬墓三年。南城之人皆曰：「鄧君，吾邑孔夫子也。」所著有《經繹》、《函史》諸書，皆足闡衍聖賢，薈萃古今。范淶爲南城令，以與南昌布衣章潢、安福舉人劉元卿並薦。萬曆初，祭酒趙用賢復以爲言，徵詣京師，辭疾不赴。當道先後薦聞，神宗以翰林待詔徵之，有司勸駕，敦促就道，竟卒途次。學者私謚爲「文統先生」。❶

顧憲成

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無錫人也。生而沈毅，迥異常兒。十歲讀韓文《諱辨》，請於師曰：「然則親名當諱乎？」曰：「然。」自是每遇父諱，宛轉避之。師喜曰：「此子之志卓矣。」年十五六，家貧，就讀鄰塾，歸必篝燈自課，常至達旦。書其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其冬丁父憂。庚辰服闋，應春官試，舉二甲二名進士，授户部主事。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庭蘭以道義相琢磨。壬午，調吏部，汲汲以激揚澄清爲務。

丁亥，大計京朝官，時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司計，所是非皆與時俗忤，當路頗惡之。而工部何起鳴在拾遺中，人有謂起鳴若能去自修，大當執政意，即與自修同去，他日仍不失舊物。起鳴大喜，遂訐自修。給事陳與郊承風旨並論二人，抑揚其語，實齮

❶「統」，原作「德」，今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齕自修，而自修、起鳴果並罷去。憲成上言，爲持平之論，有旨切責，謫湖廣桂陽州判官。

憲成至桂陽，其士人皆進而問業。戊子，司理處州府，專務教化，大有惠德於民。己丑，丁母憂。辛卯，復司理泉州府。壬辰，計群吏，舉憲成公廉天下司理第一，尋擢吏部考功主事。是年詔三皇子並封，憲成倡四司上言，又自爲書貽輔臣王錫爵，語並切直。癸巳，内計，考功郎趙南星一秉公正，略無瞻徇。計典出，輿情甚愜，而憲成與李元沖實左右之。政府大恚，遂票旨切責。南星降調去，憲成與元沖上疏，略曰：「頃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趙南星降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磨。惟兹内計之典，始而咨詢，繼而商榷，臣等皆與焉。今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察諸人之心。倘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不報。無何，憲成司選，益以進退人才爲己任，而一切推用，頗與政府相牴牾。政府大不悦，遂以會推冢宰閣臣事削籍歸。憲成嘗曰：「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可爲，其次閣銓同心，亦得一半。今皆無之，止有三十巡撫、十三提學可選擇，而使若盡得之，士習民生，庶幾小補。」方日孜孜焉與同官留意選舉，而其時銓部堂司率皆賢者，一時人心，庶蒸蒸丕變矣。然中貴人干請不行，柄國者好惡相左，遂相繼逐去。自憲成去而隄防盡決，識者不能不爲之痛惜云。

憲成歸，以積勞成疾，越數年乃愈。戊戌，始會吴中諸同志於二泉之上，與管志道

辨「無善無惡」。志道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學。憲成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陽明陰壞實教也。」其説甚詳，具所著《證性篇》。

無錫故有東林書院，宋楊龜山先生講學處也，後廢爲僧舍。憲成聞於當道，葺楊先生祠，構精舍，會吴越士友，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爲教，要在躬修力踐，以救一時學者虚高之弊。嘗曰：「孔子所謂工夫，却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場議論而已。」人以爲知言。戊申，詔起南京光禄寺少卿，憲成曰：「吾衰矣，不能仕進也。」遂乞骸骨，然與時局忤甚，朝議紛紜，動以東林爲口實，而黨論且大起矣。壬子，以微疾逝，得年六十有三，贈太常寺卿，謚「端文」。憲成之學，一遵洛、閩，不參二氏，而議論醒豁，足以發明先聖之微。至其力闢姚江，尤爲有功聖道。自甲午以後，見地愈卓，充養愈粹，使天假之時，殆未可量，而所遇不偶，竟齎志以没。悲夫！所著有《藏稿》、《劄記》、《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還經録》、《證性編》等書行世。弟允成，亦以學行風節名於時，憲成嘗稱其庶幾能見大意云。

高攀龍

高攀龍，字存之，别號景逸，無錫人。

少有異禀，言動不苟。年十九，補邑諸生。萬曆壬午，領鄉薦。年二十五，從同里顧憲成講學，讀《大學或問》，知入道之要莫如敬，遂以程、朱爲學的。己丑，成進士。出趙南星之門，謁選，授行人。適四川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請改易傳註，頒行所自爲書於天下。攀龍奮然曰：「小人而無忌憚至此哉！」遂上「崇正學，闢異説」一疏，得旨：「程、朱正學，崇尚已久，豈可輕議？近來士習玄虚，何裨實用？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張世則勦襲浮詞來奏，姑免究。」未數日，復上「今日第一要務」疏，内言：「天下之大本，與天下之大機，欲帝法祖操心，講學勤政，發帑理財。」亹亹數千百言，語甚剴切，留中不報。論者謂二疏關係學脈、紀綱甚大，其素所蓄積已見其梗概矣。

癸巳，奉使還京。時太倉相王錫爵當國，閣銓相牴牾，小人有附閣攻部者。攀龍憤激，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閣臣，下部院會議。而攀龍謫尉揭陽矣。甲午，赴謫所，自省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於途中嚴立規程，取先儒静坐法，一一體認，覺心氣澄清，有塞乎天地氣象。過汀州，憩旅舍小樓，悟程明道「萬變在人，實無一事」之語。一念纏綿，瞥焉斬絶，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凡三轉手勢，詳《三時記》中。乙未，假差歸。戊戌，構水居於蠡湖，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作《復七規程》。是秋，會蘇、常諸友於二泉之上，與管志道辨「無善無惡」之旨，觀聽者踵至。

甲辰，東林書院成。東林故有道南祠，爲宋楊龜山先生講學遺址，攀龍與顧憲成請復之，構精舍，與同志講習其中。

每會洗發提撕，遠近負牆者，人人得意。而攀龍自叙進學之序，則曰：「吾至丙午，方信得孟子『性善』之旨。丁未，方信得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辛亥，方信得《大學》『知本』之旨。壬子，方信得『中庸』二字之旨。」具《困學記》中。蓋攀龍自癸巳去國，至是凡三十年矣，學益進而望益重。

光宗登極，詔起謫籍諸臣。天啟元年，攀龍起光禄寺丞。明年，晉少卿，署寺事。綜理微密，秏蠹畢清。既而遼陽失陷，京師震驚，攀龍以：「外戚、中官家皆姦細窟宅，請誅鄭養性、李如楨、崔文昇以銷隱禍。」宗伯孫慎行，追論紅丸事，下九卿、科道會議。攀龍謂：「舊輔交結鄭戚，不知有君。」持論甚峻。舊輔者，謂烏程方從哲也。諸貴戚、近習，皆側目攀龍，思有以中傷之矣。未幾，轉太常寺少卿。有「恭陳學要以立治本」疏，疏内復及方、鄭二氏。傳旨重處，以福清相葉向高力持，僅得罰俸。已，轉大理寺少卿，晉太僕寺卿，而講學之禁起矣。左都鄒元標、副都馮從吾，皆請告歸。攀龍曰：「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欲行聖明之世。」力請移疾，不允。明年春，乞差還里。

貽書給事中王志道論兩朝事，大要言：「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脱罪，爲君父種禍。君讎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而奈何諱之，加以誣謗也？」居無何，即家起刑部侍郎，疏辭，不允。甲子春，入都。時副都楊漣疏論魏璫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中及枚卜，蓋指南樂魏廣微也。廣微恚，欲與璫合，而外廷諸臣以事權相齮，其機漸惡。攀龍默爲聯絡，備

極苦心。會左都缺，廷推首攀龍。時趙南星爲太宰，攀龍以門牆爲嫌，力辭之。而臺省急攀龍甚，以天下事不得引嫌廢至公，議遂決。命下，攀龍控辭，不允。既入臺，激揚風采，發御史崔呈秀按淮揚時賕賂鉅萬，褫職遣戍，天下快之。呈秀既得重譴，則潛伏輦轂，急走魏璫，以圖洩憤。而廣微又以偃蹇被糾，益恚恨，遂計不反顧，與内合謀以傾正類。借會推晉撫事，爲一網打盡之計。而攀龍與南星俱罷去矣。

乙丑春，詔獄起，緹騎四出，逮楊漣等六人至京，各坐重贓，先後拷死。諸姦憾未已，將欲坐攀龍，賴錦衣吴孟明力持得免。至《三朝要典》成，坐移宫一案，爲南道遊鳳翔所訐，❶削籍爲民，追奪誥命。攀龍忻然曰：「非此，異日無以見諸公地下。」先是，京師議毁鄒元標等所建首善書院，削元標等籍。至是議盡毁天下書院，而東林尤所最忌，首先毁之，東林遂爲瓦礫區矣。

攀龍屏跡湖上，玩《易》不輟，斷橋以謝客者逾年。丙寅春，復逮繆昌期、周宗建。攀龍自度不免，先一日，肅衣冠，謁龜山先生祠，作《别聖文》。歸而傳吴門信頗異，攀龍微笑曰：「其然乎？吾視死如歸爾！」是夕，家人聚酌如常，無一言及家事，第曰：「鬻田可得千金，完緹騎費，俟天明，蕭然就道矣。」就寢，至夜半，復傳前信至。攀龍整衣起，從容入書齋，作字二紙鏁篋中。復之内寢，款語半晌，出取所封紙置几上，指示兩孫：「明日以此付官旗，勿先發。」兩孫出。頃之，聲息寂然，諸子推户入，第見

❶「訐」，原作「許」，據康熙二十五年本改。

一榻枵然，[1]杳無蹤跡。發几上封視之，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絶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復有《别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至此亦得少力。」諸子讀未竟，大驚，急趨視池濱，則攀龍已赴水矣，時三月十七日丑時也，得年六十有五。

懷宗登極，璫誅，詔褒卹東林諸臣之受禍者，贈攀龍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謚「忠憲」，録其子。

攀龍之學，以程、朱爲的，以復性爲主，以知本爲宗，以居敬、窮理相須並進爲終身之定業。四方從遊者至，先令讀《小學》、《近思録》等書，次即令静坐以養深厚之氣。作《心性説》，曰：「心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則不可分。佛氏所謂性，皆心也。聖學從窮理入，故即心即性。佛氏不窮理，故是心非性。」又曰：「佛氏一切平等，最忌分别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聖人因物付物，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無與也，所以能開物成務。」其闢陽明「無善無惡」之説，謂：「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即性也，一以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惡爲惡事也，此何可言明善？」作《主敬説》，曰：「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千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攀龍爲學教人之法，總不出

[1]「枵」，原作「楞」，今據《東林書院志》改。

此諸説中。欲學者進則以此施之天下，退則以此修之吾身。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畔，宛然程、朱家法也。不幸没於黨禍，未究厥施。惜哉！攀龍於書無所不窺，尤深於《易》，著有《周易孔義》，乾、坤、姤、復諸説，❶又輯《朱子節要》一書，與《近思録》相表裏。其餘著述凡二十餘種，皆有關世教云。

愚按：有明以理學開國，諸不在魯、鄒、洛、閩之科者，弗列於學官。士生其閒，稟承功令，遵守傳注，無或敢騖於新奇之説，以自隕越。家誦法言，人敦實行，越自二祖，以迄成、弘，風俗人心醇龐渾噩，何其盛也！正、嘉以後，新學一倡而士習大變，技握靈蛇，書疑載鬼，優曇竺典，充塞宇宙，雖其閒真儒閒出，正義相扶，而極重難返，遂成波靡之勢，陵夷漸積，至於大壞，直與洪水猛獸比烈矣！嗚乎！學術邪正之際，實世道升降之關，事理較然，又何疑哉！

學統卷之四十二下終

❶「姤」，原作「垢」，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學統卷之四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統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舜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

又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得，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又曰：「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

又曰：「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或言：「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朱子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言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真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

問：「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慾横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朱子曰：「亦得之。」

問：「東坡言『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他莫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説？」朱子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辨？荀卿不惟説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説用於世千餘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辨。」

又曰：「荀卿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鬭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

西山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爲惡，論禮則以爲僞，何其自相戾耶？」

又曰：「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

之污濁哉？自夫汩於物欲而後有污濁爾。學者必盡去物慾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曰『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慾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爾，其可恃以爲安耶？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慾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於下也。静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於中也。」

敬軒薛氏曰：「荀子性惡之論，先儒固已辨其非，然『粹而王，駁而霸』之語則甚當。其他猶知尊二帝、三王之法，屢舉以爲言，以聖學律之，固極偏駁，在戰國時言之，視縱横之徒爲近醇。韓子所以取之者，以是與？」

又曰：「荀子爲人，意必剛愎咈戾，觀其書，其氣象可見。果爲時用，未必不貽害於生人。」

又曰：「知莫先於知人，荀子不取孟子、子思，則是以二子爲非賢也。使其見用於時，有若孟子、子思，尚不爲所取，則其所取者，又何等人耶？既無知人之明，而欲成治功也難矣。」

又曰：「荀子以人性爲惡，則是誣天下萬世之人皆爲惡也。其昧於理，如是之甚。」

又曰：「程子曰：『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蓋性者大本也，言性惡則大本已失矣。」

又曰：「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性也』，此指理在氣中。荀子言性惡，則專主氣言，故有不同。」

敬齋胡氏曰：「荀子只『性惡』一句，諸事壞了，是源頭已錯，末流無一是處。故其

以禮義教化爲聖人所造作僞爲，以矯人之性而化人之惡。殊不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此皆吾性中所具之理，聖人因而品節制作之。禮義教化既成，又足以正其情，養其性，節其欲，成其德，此足見禮樂教化自吾性中出。聖人因而成之，則性善無疑矣。孟子言性善，在本原上見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原上見錯，故百事皆錯。」

又曰：「荀子不知性之爲理，只在情欲上看，故曰『性惡』。遂以禮義、教化、政刑，皆聖人僞爲，其罪大矣。蓋禮義、教化、政刑，皆天理之當然，人性之固有，聖人因而裁制之。惟伊川程子言『性即理也』，真實精切，發明孟子性善最盡。朱子又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則又曲而盡矣。」

又曰：「孟子在良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欲交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禮樂、教化，皆吾性中事。依荀子說，是指氣質、物欲爲真性，故以禮樂、教化爲僞爲也。」

又曰：「理無不實、心無不正謂之誠。故荀子以『養心莫善於誠』。周、程譏其不識誠。誠如五穀已成、果實已熟，又焉用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即誠也，心與理爲一也。」

整庵羅氏曰：「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此言以議揚子雲可也。荀卿得罪於聖門多矣，不精惡足以蔽之？如蘇氏所論，『喜爲異説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乃爲切中其膏肓之病爾。且如《非十二子》及《性惡》等篇，類皆反覆其詞，不一而足，不可謂不詳矣。顛倒謬戾一至於此，尚何詳略之足議耶？韓昌黎之待荀卿，未免過於

姑息矣。」

愚按：荀卿當戰國淆亂之時，獨能稱述仲尼以排斥百氏，意誠善矣。然見道不明，師心自是，故其爲書皆雜引物類，踳駁蔓衍，務馳騁於文詞，而不能一軌於義理之域，方之田駢、鄒衍之徒，殆未見其能遠過也。然自揚雄而下皆推尊之以配孟子，即震川歸氏，亦以「其精造雖孟子不能過」，頗咎宋儒之妄加詆黜，致後世不復知有荀氏。吁，斯亦過矣！《荀子》三十二篇，即所爲「勸學」、「修身」之説，其陋已甚，其非十二子也，至以子思、孟軻爲仲尼之罪人。其言曰：「孟子謂人之學者其性善，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於性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嗚乎！是言也抑何其大謬也！蓋荀卿病不知性爾，既不知性，又烏知禮？既不知禮，又烏知學？則又烏知夫仲尼、思、孟之所以爲仲尼、思、孟也哉？學者大本一差，無往而不見其戾，即又奚怪荀卿也？獨是荀卿之説正與孟氏相背，殆不啻枘鑿然。而世儒顧强而同之，所謂齊孔、墨而並顔、跖也，此何理也？嗚乎！讀書論世，亦豈易易也哉！

學統卷之四十三終

學統卷之四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統

揚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揚雄爲『禄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法雖有合，只是無益。」

問：「《太玄》之作如何？」程子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傍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命。』『孫於不虞』則有之，『傍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又曰：「揚子雲云『明哲煌煌，傍燭無疆』，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於

不虞，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

又曰：「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閒，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又曰：「揚子雲仕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又曰：「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揚子性已不識，更説甚道？」

又曰：「揚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於搥提仁義、絶滅禮樂則無取。』若以『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尚可恕。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此自是揚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揚子之失。」

龜山楊氏曰：「揚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爲無病。蓋博學、詳説，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妄。」

又曰：「揚子雲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爾。惟

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

問：「揚子『避礙通諸理』之説是否？」朱子曰：「大概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

又曰：「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於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説話。」

又曰：「揚子説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静寂寞』之説皆是也。」

又曰：「某嘗説揚雄最無用，他到急處，只是投黄、老，如《反離騷》，並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爲人。」

又曰：「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恐不是道理。如孟子既説『性善』，荀子既説『性惡』，他無可得説，只得説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説了，不待後人説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説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静，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

又曰：「揚子『善惡混』之説，所見僅足以比告子。」

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踦、嬴，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朱子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

「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爾。」

問：「《太玄》如何？」朱子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揚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他。」

又曰：「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

又曰：「《太玄》甚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著。」

又曰：「《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

又曰：「《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

又曰：「《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太玄》模倣《周易》，只起數不同爾。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玄》亦得，但無用爾。」

臨川吳氏曰：「揚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

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毫智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入於伎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爲數。子雲《太玄》，名爲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强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踦贊以當半日，又立一嬴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敬軒薛氏曰：「揚子《法言》意實淺，而飾以短澀奇古之詞，何耶？」

又曰：「《法言》澁而晦。」

又曰：「程子曰：『揚子不識性，更説甚道？』蓋道者率性之謂，不識性，更説甚道？」

又曰：「揚雄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賦爲郎，給事黄門，與王莽並，其後卒爲莽臣，而死於其世。是其進也以王氏，終也以王氏，大節之虧，有自來矣。」

敬齋胡氏曰：「揚子雲之言沈晦，見道不明也。辭不厲，所守不確也。」

艾千子曰：「揚子《太玄》乃剿取《太初曆》法，銖錙尺寸，陰用其實，而别爲名以新之。其文如孺子學語，號嗄未成。先儒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説』，雖使雄而復生，無以自解矣。」

愚按：揚雄，熱中人也。生平溺志於詞章，濡跡於亂賊，又僭擬聖經，不知妄作。篤學體道者，固如是乎？史稱雄「嘿而好深湛之思，恬於勢利，好古而樂

道」，吾未之信也。脱有之，亦必外示淡静而中懷躁競，若老氏將取固與之術是也。昌黎、温公、伊川、康節諸子，皆於雄節取有恕辭，獨潘氏斷之曰「心勞日拙」，其殆切骨之論與！

學統卷之四十四終

學統卷之四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統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女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又曰：「王通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傅會，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又曰：「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文，又何足采？」

問：「文中子云：『圓者動，方者靜。』」程子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

又曰：「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爲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

又曰：「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人，他也有許多人，便是裝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

又曰：「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問：「過《法言》否？」曰：「大過之。」

又曰：「房、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記其家世事？攷之傳記，無一合者。」

又曰：「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兼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爲自張本，做雜伯鎡基。」

又曰：「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爲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攷，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爲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爲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爲他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並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翺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

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者以爲重爾。」

問：「文中子之學。」朱子曰：「他有箇意思，以爲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他《續詩》、《續書》意是如此？」曰：「近日陳同甫便是這般說話。他便忌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他病處。」

又曰：「王通大本領處不曾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爾。其《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

問：「文中子說『動静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朱子曰：「他意思以方圓爲形，動静爲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若見箇道理了，見他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般。」

又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絶，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

之末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語言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説》，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閒，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

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閒，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吴、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畤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啟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

又曰：「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他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斺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麽義理？發明得甚麽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録。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燦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説》，如揚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

問：「王通病處如何？」朱子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而《續詩》、《續書》、《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

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纘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麽典謨訓誥？有甚麽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麽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時，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删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説》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説『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説：『陳思王善讓。』《論語》説『殷有三仁』，他便説：『荀氏有二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説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觔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説》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他平生好自夸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過。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纘緝附會以成之。畢

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啟之也。如世人説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夐别，王通極開爽，説得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然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説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閒做。」

敬軒薛氏曰：「《中説》暢而淺。」

又曰：「文中子論治道固多條暢，只是碎細。若聖人論治道，則自源徂流，本末兼舉，不若是之碎細也。」

又曰：「文中子心在天下爲甚公，但明德之功未至，遽欲新民，失本末先後之序，如朱子所論是也。」

又曰：「程子曰：『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道。』以此而觀，心迹既不可判，則人爲善之迹固出於心，而爲惡之迹亦出於心也，明矣。」

整菴羅氏曰：「文中子議論，先儒蓋多取之，至於大本大原，殊未有見。觀其稱佛爲西方之聖人，可以知其學術矣。」

愚按：仲淹之失，朱子詳哉其論之矣。跡其生平狂妄，殆與揚子雲略等爾。至如所爲《中説》一書，居然倣孔門問答，至今觀之，猶可爲汗顔。而仲淹當時略無愧赧，是尚得謂之有恥心耶？後世若王伯安亦居然以徐愛爲顔子，並不顧人非

笑。千古學人好高之病，何一轍也？夫孟子固願學孔子者也，未聞其亦删述六經，未聞其以萬章、公都子爲顔、閔。百世而下，何嘗以是少孟氏哉？子雲、仲淹、伯安之徒，殆未之思也已。

學統卷之四十五終

學統卷之四十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統

蘇子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説《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

又曰：「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

又曰：「或謂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

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

朱子答汪尚書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藴，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説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内，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根本，亦安得不爲之絀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緼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爾。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迹顔、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1]如來教所稱論

[1]「鑿」，原作「鑿」，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成佛、説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啟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爾，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矣。」

又答汪尚書書曰：「蒙教，喻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别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爲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爾。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意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

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固特爲諸老先生之所排詆，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概，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衒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説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恝然而無言也。蓋王氏之言，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爲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祕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煽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説，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相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閒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

答程允夫書曰：「來書謂熹之言乃論

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説。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並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瘢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黄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静，然謂簡静爲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静之與有道蓋有閒矣。況蘇公雖名簡静，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常妄觗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耦，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揚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説，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説，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

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跡之閒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説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己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娱，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横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閒，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

又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辭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絶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説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

又曰：「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

楊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

何故？」朱子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

又曰：「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爲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群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

又曰：「蘇黄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顔子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黄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概舉。但其辨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爾。某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

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朱子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

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問：「東坡與韓公何如？」朱子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説得高妙處，只是説佛，其他處又皆麤。」

又曰：「東坡平時爲文論利害，如主意在那一邊，利處只管説那利。其間有害處，亦都知，只藏匿不肯説，欲其説之必行。」

又曰：「東坡《刑賞論》，悉舉而歸之仁義。如是，則仁義乃是不得已而行之物，只是作得一癡忠厚，最礙理。學者所當察。」

或問：「東坡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卒莫消長也』，❶只是老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否？」朱子曰：「然。」又問：「此語莫也無病？」曰：「便是不如此。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虛如代，如何不消長？既不往來、不消長，卻是箇甚底物事？這箇道理其來無盡，其往無窮，聖人但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夫』，只是説箇『不已』，何嘗説不消長、不往來？他本要説得來高遠，却不知説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虛者如代，便是這道理流行不已也。東坡之説，便是肇法師『四不遷』之説也。」

又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

又曰：「子由晚年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説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説『軒是人身，月是人性』，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却外尋箇性來合湊著，成甚義理？」

又曰：「子由《古史論》，前後大概多相背馳，亦有引證不著，是他老來精神短，做

❶「卒」，原作「率」，據中華書局《蘇軾文集·赤壁賦》改。

這物事，都忘前失後了。」

又曰：「近見子由《語録》，大抵與《古史》相出入。他也説要一以貫之，但是他説得别，他只是守那一，説萬事都在一，然而又不把一去貫，説一又别是一箇物事模樣。」

又曰：「《大易》乾之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書》、《中庸》、《孟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説，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爲不可言、不可見之説以先後之，務爲閃倏滉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所措其辨。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爲説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爲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

又曰：「蘇氏云：『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愚謂古之君子盡其心則知其性矣，未嘗患其難見也。其言性也，亦未嘗不指而言之，非但言其似而已也。且夫性者，又豈有一物似之，而可取此以況彼耶？然則蘇氏所見，殆徒見其似者，而未知夫性之未嘗有所似也。」

又曰：「蘇氏以『性存於吾心，則爲僞之始』，是不知性之真也。以『性之至者非命而假名之』，是不知命之實也。如此則人生而無故有此大僞之本，聖人又爲之計度隱諱，僞立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此蓋未嘗深考夫《大傳》、《詩》、《書》、《中庸》、《孟子》之説，而溺於釋氏『未有天地，已有此性』之言，欲語性於天地生物之前，而患夫命者之無所寄，於是爲此説以處之，使兩

不相病焉爾。使其誠知性命之説矣，而欲語之於天地生物之前，蓋亦有道，必不爲是支離淫遁之辭也。」

又曰：「蘇氏云：『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説者，駭之耳。原始反終，死生了然而不駭也。』愚謂人不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説。不知死生之説，故不能不駭於死生之變。蘇氏反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説，失其指矣。窮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於歸，則知其所以死。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蓋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駭爲奇哉？蘇氏溺於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説以爲奇，而於聖人之意則昧矣。」

又曰：「蘇侍郎晚爲《老子解》，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又並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與！」

又曰：「蘇氏云：『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夫道器一也，示人以器則道在其中，聖人安得而晦之？孔子曰：『吾無隱乎爾。』然則晦其道者，又豈聖人之心哉？大抵蘇氏所謂道者，皆離器而言，不知其指何物而名之也？」

又曰：「蘇氏以孔子、老聃並稱聖人，世人譏太史公『先黄、老，後六經』，然太史公列孔子於世家，而以老子與韓非同傳，豈不有微意焉？其賢於蘇氏遠矣！」

又曰：「蘇氏云：『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惡」，即「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愚謂聖賢雖言未發，然其善者固存，但無惡爾。佛者之言似同而實異，不可不察。蘇氏又云：『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

總目也。』夫『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而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六度萬行，吾不知其所謂，然毁君臣、絶父子，以人道之端爲大禁，所謂『達道』，固如是耶？」

又曰：「蘇子曰：『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道以無爲宗，萬物莫能嬰之。』予竊以爲此特以老子、浮屠之説論聖人，非能知聖人之所以聖者也。故其爲説空虚無實，而中外首尾不相爲用。若削『其道』以下而更之曰：『其心渾然，天德完具，萬事之理無一不備，而無有一毫人欲之私焉。』則庶乎其本正而體用可全矣。其曰：『管仲、子産、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者。』是則然矣，至謂孔子知之至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而人不信，則是以夫子之言爲有隱，孟子之知爲未盡也。且其謂數子之所未知，孟子之所未盡，與孔子之所知者，皆果爲何事耶？若但曰『以無爲宗，萬物莫能嬰之』而已，則數子之未知也不足恨，而孔、孟之所知，吾恐其非此之謂也。其必易之曰：『至於孔子，蓋全體焉，而孟子之知，亦足以至乎其極。』則庶乎數子之所未知者，可得而言爾。」

愚按：朱子謂蘇氏「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斯二語可謂盡之矣。聰明才智之士，學焉而不得其正，未有不雜於縱横而流於老、釋者，豈惟蘇氏哉？如永康、餘姚之徒皆是也。

學統卷之四十六終

學統卷之四十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統

陸象山

朱子曰：「陸子静説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説得好在。」

又曰：「子静説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别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説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絶爾。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

問：「子静不喜人説性。」朱子曰：「怕只是自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了。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又曰：「某向與子静説話，子静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静説：『此是閒議論。』某曰：『閒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蓋《大學》不曾説無意，而説『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毋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麽人在這裏？」

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朱子曰：「子静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

諱這些子。」又問：「陸嘗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曰：「陸子静説告子也高，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

又曰：「向來見子静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閒不同。』此説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彼源頭便不同。❶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

又曰：「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内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别人説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内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内；若别人説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别人説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説。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待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内？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内，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耑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❷一切皆廢。又只管理會一貫，理會一。且如一貫，只是萬理一貫，無内外、本末、隱顯、精粗，皆一以貫之，此政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無所不備。今却不教人恁地理會，却只尋箇一，不知去那裏討頭處。」

又曰：「子静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

❶「彼」，原作「被」，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四改。
❷「知」，原作「之」，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四改。

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麄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看他意，只說吾儒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❶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静書，只見他許多麄暴底意思，可畏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功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朱子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顔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

又曰：「子静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子静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若是一頓便理

❶「滾」，原作「袞」，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四改。

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又曰：「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大抵他只要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爲訶佛駡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問：「象山道：『當下便是。』」朱子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顔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説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説箇當下便是底話？大抵今之爲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説話。」

又曰：「這箇只争些子，才差了便如此。子静只是差過去了，更有一項却是不及。若使過底拗轉來却好，不及底趲向上去却好。只緣他纔高了，便不肯下；纔不及了，便不肯向上。過底，便道只是就過裏面求箇中。不及底，也道只就不及裏面求

箇中。初間只差了些子，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因説某看近日學問，高者便説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於佛、老，卑者必入於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

又曰：「陸氏會説，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簟。『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鋭，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問：「子静『君子喻於義』口義。」朱子曰：「『子静只是拗。』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静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説占得多。」

問：「象山言『本立而道生』多却『而』字。」朱子曰：「聖賢言語，一步是一步。近來一種議論，只是跳躑，初則兩三步做一步，甚則十數步作一步，又甚則千百步作一步，所以學之者皆顛狂。」

或云：「學者須是除意見，陸子静説『顔子克己之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欲利害之私，蓋欲於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朱子痛加誚責，曰：「『除意見』三字大誤，天下學者自堯、舜相傳，至歷代聖賢册上，並無此三字。某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如飢之思食，渴之思飲，合做底事，思量去做，皆意見也。聖賢之學，如一條大路，次第分明，緣有『除意見』横在心裏，便更不在做。如日間所行之事，想見只是不得已去做，纔做便要忘了，

生怕有意見，所以目視霄漢，悠悠過日。下梢只成得箇狂妄。今只理會『除意見』，安知『除意見』之心，又非所謂『意見』乎？」

朱子因看金谿《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著真臧真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辨。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己私，而思索講習却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矢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梢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爲，皆彼自謂『不妨』者也。」

又曰：「金谿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千罪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爾。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剗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爲過惡皆不礙其禪學爾。」

又曰：「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概論，其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靜似之。聖賢之教，無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却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却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爲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如此。」

潘恭叔說：「象山說得如此，待應事都應不是。」朱子曰：「可知是他所學所說盡是杜撰，都不依見成格法。他應事也只是杜撰，如何得合道理？」

又曰：「頃有一朋友作書與陸子靜，言

立之學蕩而無所執。陸復書，言：『蕩』本是好語，『君子坦蕩蕩』，『堯蕩蕩無能名』，《詩》云『蕩蕩上帝』，《書》云『王道蕩蕩』，皆以『蕩』爲善，豈可以爲不善耶？其怪如此！」

又曰：「向見陸子静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争虚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虚。吾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

又曰：「子静與王順伯書，論釋氏義利、公私，皆説不著。蓋釋氏之言『見性』，只是虚見。儒者之言性，止是仁、義、禮、智，皆是實事。今專以義利、公私斷之，宜順伯不以爲然也。」

又曰：「子静應無所住以生其心。」

又曰：「子静尋常與吾人説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却只説禪。」

吴仁父説及陸氏之學，朱子曰：「只是禪。初間猶自以吾儒之説蓋覆，如今一向説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説有見於理，到得做處，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便打人罵人，後生纔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極可畏。世道衰微，千變百怪如此，可畏可畏！」

又曰：「陸子静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禪何，看是甚文字？不過假借以説其胸中所見者爾。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得，他却須要以聖人文字説者，此正如販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鮝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爾。」

又曰：「陸子静、楊敬仲，自是十分好

人，只似患浄潔病底。又論説道理，恰似閩中販私鹽底，上面以鮝魚蓋之，使人不覺。蓋本是禪學，却以吾儒説話遮掩。」

又曰：「爲學若不靠實，便如釋、老談空，又却不如他説得索性。近來諸處學者譚空浩瀚，可畏可畏！引得一輩江西士人都顛了。」

朱子言讀書之法，曰：「一句有一句道理，窮得一句，便得這一句道理。須是曉得文義了，便思量聖賢意指是如何，要將作何用。」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爲學」，曰：「公們都被陸子静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倀倀然。如村愚瞽盲無知之人，❶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閒便會失心去，傅子淵便是如此。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今教公之法，只將聖賢之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理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隨在求師友商量，莫要閒過日子。公今只是道聽塗説，只要説得。待若聖賢之道只是説得嬴，❷何消做工夫？只半日便説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會甚事？公今莫問陸删定如何，只認問取自己便了。陸删定，還替得公麽？」

又曰：「從陸子静者，不問如何，箇箇學得不遜。只纔從他門前過，便學得悖慢

❶「瞽」，原作「柏」，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四改。
❷「嬴」，原作「赢」，據《朱子语類》卷一百二十四改。

無禮，無長少之節，可畏可畏！」

象山死，朱子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

曹叔遠問：「陸子靜教人『合下便是』，如何？」朱子曰：「如何便是？公看經書中還有此樣語否？若曰便是，夫子當初引帶三千弟子，日日說來說去則甚，何不云：『你都是了，各自去休也。』須是做工夫始得。」

或問：「陸象山大要說『當下便是』，與聖人不同處是那裏？」朱子曰：「聖人有這般說話否？聖人不曾恁地說。聖人只說『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而今截斷『克己復禮』一段，便道只恁地便了。不知聖人當年領三千來人，積年累歲，是理會甚麽？何故不說『道才見得，便教他歸去，自理會便了』。子靜如今也有許多人來從學，亦自長久相聚，還理會箇甚麽？何故不教他自歸去理會，只消恁地便了？且如說『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似易，須是做得堯許多工夫，方到得堯；須是做得舜許多工夫，方得到舜。」又曰：「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字。他却是實見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如東萊便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俊偉，下梢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都只恁地衰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是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底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世，即今便是。」

又曰：「子靜他是會說得動人，使人都

恁底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説，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

又曰：「從陸子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

又曰：「陸子静、楊敬仲，有爲己工夫，若肯窮理，當甚有可觀，惜其不改也。」

又曰：「佛氏學，只是任他意所爲，於事無有是處。」或云：「楊敬仲之學是如此。」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事必欲忘却，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故曰『愼勿實諸所無』。楊敬仲學於陸氏，更不讀書，是要不『實諸所無』，已讀之書皆欲忘却，是要『空諸所有』。」

又曰：「子静謂『顔子不似他人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正是禪家之説，如杲老『不可從、不可思惟』之類。説到那險處，却又不説破，却又將虚處説起來。如我所説『克己』，便是説外障，如他説，便説裏障。所以嫌某時，只緣某捉他緊處。别人不曉禪，便被他瞞過。某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夫子分明説『非禮勿視、聽、言、動』，顔子分明『請事斯語』，却如何甚底説也？」

又曰：「告子直是將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子静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静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静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

又曰：「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説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説者，欣然從之惟恐不及。往往

遺棄事物，脱略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不至，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爾。」

朱子答呂伯恭書曰：「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説『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熹因與説：『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爾。今如此一概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竟窮也。渠之病自是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主張太過，須説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

與劉子澄書曰：「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疑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蔥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説得驚天動地，撑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爲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説。有志於學者，又爲此説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學問固是須著勇猛，然此勇猛却要有箇用處，若只兩手握拳，努筋著力，❶枉費十分氣力，下梢無可成就，便須只是怪妄而已。近日因看《大學》，見得此意甚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了，但人自不領會，却向外狂走爾。」

答姜叔權曰：「示喻曲折，何故全似江西學問氣象？頃見其徒自説見處，言語意氣、次第節拍，正是如此，更無少異。恐是

❶「筋」，原作「肋」，據《晦庵集》卷三十五改。

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張皇。如此不已，恐更有怪異事，甚不便也。」

答趙幾道書曰：「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逆而禍大爾。孟子所以舍申、韓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説。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説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説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爾。」

敬軒薛氏曰：「象山謂人讀書爲義外工夫，必欲人静坐，先得此心。若如其説，未有不流於禪者。」

又曰：「朱子論陸象山之學，具有定論，臨川吴氏猶左右之，何也？」

敬齋胡氏曰：「象山天資高，力量大，用力甚切，但其見理過於高大，存心過於簡易，故入於禪。其自幼與伊川不合者，伊川收斂謹密，其言平實精確，象山有凌虚駕空之意。其晚年身在此，便能知民閒事，又預知死期，則異學無疑。其門人楊簡，以問答之閒，忽見此心之精明，忽省此心之無始，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此非儒者之傳受。其《行狀》言：『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亦過高之言矣。每讀象山之文章，筆力精健，發揮議論廣大剛勁，有竦動人處，故其遺風餘烈流傳不泯。然細推之，則於聖人細密工夫不甚分明，故規模腔殼雖大，未免過於空虚也。」

又曰：「陸子說道理，多不條暢。說仁說心，亦偏枯，其作《敬齋記》亦疏。蓋形容敬中工夫不出，可見其學之偏。」

整庵羅氏曰：「朱、陸之異同，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置而弗辨，將莫知所適從。必於辨宜有不容已者，辨之弗明而弗措焉，必有時而明矣，豈可避輕議儒先之咎，含糊兩可，以厚誣天下後世之人哉？夫斯道之弗明於天下，凡以禪學混之也。其初不過毫釐之差，其究奚啻千萬里之遠！然爲禪學者，既安於其陋，了不知吾道之爲何物？爲道學者，或未嘗通乎禪學之本末，亦無由真知其所以異於吾道者果何在也？嘗考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亦皆能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已，力排痛闢，閔閔焉惟恐人之陷溺於其中而莫能自振，以重爲吾道之累。凡其排闢之語，皆有以洞見其肺腑而深中其膏肓之病，初非出於揣摩臆度之私也。故朱子目象山爲禪學，蓋其見之審矣，豈嘗有所嫌忌，必欲文致其罪而故加之以是名哉？愚自受學以來，知有聖賢之訓而已，初不知所謂禪者何也。及官京師，偶逢一老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爲答云：『佛在庭前柏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爲之精思達旦，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禪家《證道歌》一編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虚靈之妙，而非性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

是乎僅能辨之，良亦鈍矣。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心之説。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時或有議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其亦以爲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別，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識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貴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是則孟子喫緊爲人處，不出乎『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學者，顧以爲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温柔，自寬裕温柔；當發强剛毅，自發强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所謂『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出於靈覺之妙，而輕重長短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爲至道，謂非禪學而何？蓋心性至爲難明，象山之誤，正在於此。故其發明心要，動輒數十百言，亹亹不倦，而言及於性者絶少。間因學者有問，不得已而言之，止是枝梧籠罩過，並無實落，良由所見不的，是以不得於言也。嘗考其言有云『心即理也』，然則性果何物耶？又云：『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然則性果不在人耶？既

不知性之爲性，舍靈覺即無以爲道矣。謂之禪學，夫復何疑？然或者見象山所與王順伯書，未必不以爲禪學非其所取，殊不知象山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也。何以明之？蓋書中但言兩家之教所從起者不同，初未嘗顯言其道之有異，豈非以儒、佛無二道？惟其主於經世，則遂爲公爲義，爲儒者之學乎？所謂陰用其實者此也。或者又見象山亦嘗言『致思』，亦嘗言『格物』，亦嘗言『窮理』，未必不以爲無背於聖門之訓。殊不知言雖是，而所指則非。如云『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窮理』者，窮此理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固皆本之經傳，然以『立此者也』一語證之，則凡所謂『此』者，皆指心而言也。聖經之所謂『格物窮理』，果指心乎？故其廣引博證，無非以曲成其『明心』之説，求之聖賢本旨，竟乖戾而不合也。或猶不以爲然，請復實之以事。有楊簡者，象山之高第弟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有詹阜民者，從游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佐之分明，脈路之端的，雖有善辨，殆不能爲之出脱矣。蓋二子者之所見，即愚往年所見之光景，愚是以能知其誤而究言之，不敢爲含糊兩可之辭也。嗟夫！象山以英邁絶人之資，遇高明正直之友，使能虛心易氣，舍短取長，以求歸於至當，即其所至，何可當也？顧乃眩於光景之奇特，而忽於義理之精微，向道雖勤，

而朔南莫辨，至於没齒曾莫知其所以生者，不亦可哀也夫！其説之傳至於今未泯，尊崇而信奉之者，時復有見於天下。杜牧之有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愚惕然有感乎斯言，是故不容於不辨。」

又曰：「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嘗見席文同《鳴冤録》，提綱有云：『孟子之言，程子得之，程子之後，陸子得之。』然所引程子之言，只到『復入身來』而止，最緊要是『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語，却裁去不用，果何説耶？似此之見，非惟無以直象山之冤，正恐不免冤屈程子也。」

又曰：「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至當歸一，精一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即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説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説』，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即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悦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尤爲明白易見。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自誤已不可，況誤人乎？」

又曰：「象山言『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已知道時矣。雖有所知，未免乍入乍出，乍明乍晦，或警或縱，或作或輟。至三十而立，則無出入、明晦、警縱、作輟之分矣。然於事物之閒，未能灼然分明見得，至四十始

不惑』。夫其初志於學也，即已名爲知道，緣何既立之後，於事務之閒，見得猶未分明？然則所已知者果何道？所未見者果何物耶？豈非以知存此心即爲知道耶？然象山固嘗有言：『但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以聖人之資，猶待二十五年之久，方能灼然有見，則其言亦不副矣。且所知所見各爲一物，吾聖人之學安有是哉？」

又曰：「《論語》首篇，首以學爲言，然未嘗明言所學者何事？蓋當時門弟子皆已知所從事，不待言也，但要加時習之功爾。自今觀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子之所以教，非學者之所學乎？是知學文修行，皆要時時習之，而忠信其本，尤不可須臾失焉者也。註所謂『效先覺之所爲』，亦不出四者之外。若如陸象山之説，只一箇求放心便了，然則聖門之學，與釋氏又何異乎？」

又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於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翻來覆去，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上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其所得之淺深，則由其資禀有高下爾。自陸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没緊要看了，以爲道理但當求之於心，書可不必讀，讀亦不必記，亦不必苦苦求解，看來若非要作應舉用，相將坐禪入定去，無復以讀書爲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

又曰：「陸象山《與詹子南書》有云『日享事實之樂』，即《語録》中所謂『此理已顯』者也。其《與晦翁辨無極書》所謂『言論未詳，事實先著』，余嘗意其指識此心爲事實，

今始驗得分明。」

又曰：「羅豫章先生詩云：『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岐。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今按象山每謂『心不可泊一事』，謂『須都不起不動，無營求造作引惹』，謂『須一切蕩滌剥落浄盡』，豈非所謂死灰槁木，而置心官於不思乎？至楊慈湖又明言曰：『道非心思所可知，非言語所可及，可覺不可求。』又曰：『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不可言也。』嗚乎！其視聖賢『思曰睿』、『思誠』、『九思』、『愼思』、『學而不思則罔』、『思之弗得弗措』之教，異矣！」

又曰：「包顯道所録象山語有云：『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按《傳燈録》智通禪師臨終有偈云：『舉手攀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門天外見，誰是我般人？』不知象山之言，其偶同耶？抑眞有取於智通之説也？」

又曰：「『既不知尊德性，又焉有所謂道問學？』此言未爲不是，但恐差認却德性，則問學直差到底。原所以差認之故，亦只是欠却問學工夫。要必如孟子所言『博學詳説』，『以反説約』，方爲善學。苟學之不博，説之不詳，而蔽其見於方寸之閒，雖欲不差，弗可得矣。」

整庵《答弟允恕書》曰：「昨得手簡，知嘗細讀拙記，心性、理氣諸説，乃記中大節目，吾弟所見皆合，何慰如之！然心性之辨既明，則象山之學術居然可見，顧乃疑吾言爲已甚，何也？象山之學，吾見得分明是禪，弟則以爲似禪。『似』之爲言，彷佛之謂也。以予觀之，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象山亦然，其所謂至道，皆不出乎靈覺之妙，初不見其有少異也，豈直彷佛云乎？

據象山所見，自不合攻禪，緣當時多以禪學目之，不容不自解爾。來簡有云：『若陽避陰用，則象山乃反覆作僞之人，此固君子之言，而亦可謂善辨矣，予敢忽哉？』夫以象山之高明，固宜不肯作僞，但其見性不的，而主張所學太過，未免頗有飾辭。如《辨無極書》中，『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兩語明是疏脱，却須要遮飾。又如答李敏求『心性材情』之問，始終不見分曉，只是枝梧，恐非所謂『修辭立其誠』也。弟嘗偏讀其書，試尋得幾句言性分明處來，安有不服陽避陰用之説，當不俟終日而改之矣。趙東山之贊，要在『超然獨契本心』一語，意欲爲象山出脱禪學。予固謂象山『有見於心』，但『無見於性』爾。贊詞得無尚費分説耶？湛元明議論多持兩端，予嘗擬之揚子雲矣。況渠乃象山派下真法嗣乎？言及於此，弟將又以爲甚，顧不直則道不見爾。」

答陳國祥書曰：「承論及佛氏與陸象山，斯亦講學之不容後者。然彼此之論，似乎小有未合，敢略申之。僕論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高論亦既在所取矣，而又以爲責之甚恕，豈非以佛氏之於此心見之猶有所未盡耶？然既云『無見於性』，即不得比於孟子之『盡心』矣。僕謂象山亦然。高論初以未悉爲辭，既而欲處之告子之列，朱子固嘗以告子目象山矣，蓋以力制其心之同也。然僕嘗細推之，不能無別，告子之『不動心』，其心死，其時未有佛氏，但以燭理未明，而墮於意見之偏，高論以爲學焉而流者是也。然其爲説初無以動人，其害終小。象山之『不動心』，其心活，蓋誠有得於頓悟之妙，從源頭便是佛氏本來面目，夫豈末流之失乎？其人雖遠，其説方行，所以

陷溺人心而蓁蕪正路者，固君子之所深慮，未可容易放過也。」

問：「羅整庵譏象山只論心，不及性。」呂涇野曰：「只論心論性，不論行，亦未是。須著自家行去方好。象山謂『六經皆我註脚』，如這等議論，儘是高明的，但却未曾如此行爾。如與諸子争辨，便忿恨不平，甚至罵詈。躬行君子，豈是如此？」

胡支湖《異學辨》曰：「象山好静厭動，是内非外，心不盡而欲其存，性不知而覬其養，此學之所以爲異也。」

又曰：「萬物一源者也。象山之學異，異於惡物也。惡物不已，遂以格物爲玩物，又以絶物爲格物。以物爲外而欲絶之，則萬物皆非我矣。象山以程子『格物』之説徒爲玩物喪志，嗚乎！自鄒孟氏没而《大學》之道不明，學者茫然不知所謂『格物』者何事？往往雖有求道之心，而昧所從入。程夫子始發其旨以教人，夫然後學者乃知『格物所以窮理』。如繳而射者，必先明夫的；如跣而行者，必先視乎地。象山反覆厭窮理之煩，而欲誣其説，何耶？或曰：『明道不嘗以玩物喪志箴上蔡乎？』曰：明道正以其徒務博而不知窮理也。苟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奚其喪？象山以『讀書之累心，無異於外物之累心』，故欲内絶乎想，外絶乎書，曰『只此是格物』，非絶之而何？」

又曰：「象山之欲廢書，我知之矣。蓋其於書不甚解，慮其有問不能答，而見詘於門人也，故爲是言以禁止之。學者歆其易簡之説，而靡然趨之，卒至塗其耳目而不知其『賊夫人之子』也。」

又曰：「禪家之言曰：『見性是佛，作用

是性。』夫天命者，太極之流行也。其在於人爲性，即所受於天之太極也。而禪家以作用當之，象山於禪學中認取其昭昭靈靈能作用者爲太極，是以氣爲性矣，是以形而下者爲道矣。至其論學，惟曰『端坐拱手，完聚精神』，是其所以爲學者，惟欲見於己而已，守此而已矣。」

或問：「人於子静不謂之禪，而謂之異學者何？」支湖曰：「禪者，静也，佛、老之通學也。象山之學之駁，正韓子所謂『雜佛、老而言之』，張子所謂『使儒、墨、老、莊混然一途者』，禪亦不足以盡之。二氏之教，虚無寂滅，體若近而用則大異。老子絶念去知，而以微明爲用，是猶役其情於權謀詐術者，釋氏則並其情而滅之。象山凝神爲學，老、釋其心，獨儒其言，若『良心』、若『仁義』、若『四端』，必以爲口實，聽之似是而實非也。虚而不受，寂而不感，與二氏之體則同之矣。而又以擒搦乎人爲用，是純用老子之術，而非吾儒道德齊禮之意矣。非儒非釋，而又非老，故君子異之，而以其害爲甚於佛老也。」或又問：「象山乃終身不合以流於異者，其故何在？」曰：「象山自言其性好異於人也，而其所以爲學者，其誤又非一端。昔朱子謂子静之學只在不知性有氣禀之雜，此特其一也。又其一，乃讀書入門之誤。又其一，在自廣狹人，而不知取善於人之誤。又其一，乃以養知即爲致知之誤。」

又曰：「聖門問仁，象山獨謂顔子用力甚難，夫子答之猶下『克己』二字。仲弓沖静寡思，日用之閒自然合道，夫子但告以『出門』云云。嗟夫！同己者則進之，異己者則退之。象山之見，其異乎人之見與！」

又曰：「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放心』者，即失其仁心也。『求放心』者，即求其所失之仁也。學問之功，不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持守、涵養、省察、擴充等事，皆所以去人欲、存天理而求放心已矣。若陸氏乃以静坐收攝精神，不令泊一事，以爲求放心，失之遠矣。此所以雖謂『求放心』而實與孟子之『求放心』不同也，惡得謂是聖賢孔子之學哉？」

又曰：「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未見其非。中年方識象山，而云『去短集長』，疑信相半。晚年的見象山之爲禪學，而冰炭之甚，排之益力。程篁墩《道一編》言朱、陸早異晚同，陽明《晚年定論》之録，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相唱和。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通辨前編》編年以辨，而二家早晚同異之實，近世顛倒之弊，舉昭然矣。」

陳清瀾《學蔀通辨》曰：「孟子專言『利欲害心』，陸子則言『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心不可泊一事，思一理，便逐外傷精神』。其視孟子何啻燕、越？」胡敬齋曰：「吾儒之一，一於理，不爲利欲所雜。佛、老之一，一於虚無，不爲事物所雜，思慮所牽。此儒、佛之異甚明矣。」

又曰：「曾祖道見象山，象山與言曰：『汝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存誠持敬？硬將一物去治一物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夫子家風。』朱子曰：『陸子静所學，分明是禪。』又按：象山《答曾宅之書》

謂『持敬字，乃後來杜撰』。王陽明亦譏朱子主敬爲綴，爲畫蛇添足，而謂『點也雖狂得我情』。譏持敬而尚點狂，與陸學趣見自是一種。」

又曰：「聖賢之學，心學也。禪學亦皆自謂心學也，不知心之名同而所以言心則異也。孔、孟皆以義理言心，禪學則以知覺言心。孔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又曰：『豈無仁義之心。』又曰：『仁，人心也。』皆以義理言心，未以知覺言也。禪學出而後有精神、知覺之説，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曰：『覺則無所不了。』曰：『净智妙圓。』曰：『光明寂照。』曰：『神通妙用。』皆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孔叢子》曰：『心之精神謂之聖。』張子韶曰：『覺之一字，衆妙之門。』陸象山曰：『收拾精神，萬物咸備。』楊慈湖曰：『鑑中萬象。』陳白沙曰：『一片虚靈萬象存。』王陽明曰：『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便是天理。』是皆以精神、知覺言心也。儒、釋雖皆言心，而不同以此也。近世不知而徒譊譊曰：『彼心學也，此亦心學也。陸氏之學，即孔、孟之學也。』嗚乎！惑也久矣！」

又曰：「儒以義理爲主，佛以知覺爲主，學術真似、同異、邪正，皆辨於此。孔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曰：『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周子曰：『仁、義、禮、智四者，動静、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此以義理爲主也。《傳燈録》曰：『作用是性。在目爲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陸象山曰：『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更要甚存誠主

敬？』王陽明曰：『那能視、聽、言、動底便是性，便是天理。』此以知覺爲主也。義理在人，全之則爲聖賢，失之則爲愚不肖。知覺則夫人同具，雖桀、紂、盜蹠亦有之，豈可謂是天理、是大道之用乎？此理甚明，焉可誣也？」

又曰：「吾儒所説『静』字，與禪學説『静』字，辭同意異。吾儒主於無欲而静，禪學主於無事而静。《太極圖説》曰：『無欲故静。』《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静虚動直。』此聖賢之主於無欲而静也。陸子曰：『心不可泊一事。』又曰：『無事安坐，瞑目澄心。』此禪學之主於無事而静也。無欲而静，則爲敬、爲誠。無事而静，則入於空虚，流於寂滅。此正所謂差毫釐而失千里，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近世學者於此等處未嘗看破，所以坐爲陸學所惑。」

又曰：「陸子有云：『《論語》有無頭柄説話，如「知及仁不能守」，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不知時習者何事？』及觀宋僧常總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是識箇甚？「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是得箇甚？士人無以對。』侯希聖曰：『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之語爲佛氏用。既曰默識與自得，又理會甚識、甚得？是不成説話也。』陸子此語何爲踵常總之故術乎？」

又曰：「《孟子》七篇言心，是以良心對利欲言。象山言心，是以心對事言。一主於寡欲養心，一主於棄事澄心。二者言似而指殊，正儒、釋毫釐之別千里矣。」

霍渭崖《象山學辨》曰：「王安石以自信亂天下，陸子静以自信誤後世。若二人者，其名教之罪人與！」

又曰：「王荆公借《周禮》以行富强，陸子静借《孟子》以行禪學。先後學術，其揆一而已。」

又曰：「陸子《贈僧允懷説》云：『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門庭，建藏之役，精誠勤苦，未幾向乎有成，何其能哉！使家之子弟、國之大夫舉能如此，則父兄、君上可不詔而仰成，豈不美乎！』陳清瀾《通辨》云：『姦僧誑誘愚民，罔奪民財，以尊夷狄之法，此明王之所禁，聖賢之所必斥者。象山乃亟加褒譽，至欲使子弟、士大夫效之，錯亂孰甚焉？』」

又曰：「顔子堅，儒者也。忽爾去髮胡服爲僧。象山不加責而反諛之曰：『高明終當遠到。』」

又曰：「道非口舌所能辨，嗚乎！髡首而胡服矣，所到者何道耶？」

又曰：「傅子淵，乃以酗酒失心。象山其顛狂。』乃又云：『瑕有學聖人之道，而反失可知矣。」

愚按：朱子之世，東萊史也而麤，陳同甫才也而霸，陳君舉、葉正則禪也而陋。之數子者，辭而闢之，猶易爲力。惟陸氏引釋亂儒，借儒文釋，其筆鋒舌鍔，尤足以駕僞而滅真，故其勢不得不與之辨。雖然，陸氏亦易見爾，即其《答或人》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又有詩云：「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此非分明禪偈耶？其《答曾祖道》曰：「汝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存誠

持敬，硬將一物去治一物做甚？」嗚乎！此何語也？非禪家所謂「作用是性」與「狗子亦有佛性」之説耶？陸之爲陸，明明宗杲、子韶輩樹拂擎拳、訶佛罵祖生活也。人情固莫不畏難而苟安，亦莫不好高而欲速。陸氏既乘其自便之私，而中其竅，而又爲之改頭換面，飾以似是而非之説，使人陷溺於其中而不自覺。故聞其説即易爲入，一入即不可復出，亦其勢然也。自慈湖而後，若白沙，若陽明，並祖其術而張皇之，以之取盛名，惑大衆，且儼然俎豆千秋矣。當其時，詖淫邪遁，騰沸猖狂，胥宇宙而鬼魅之、禽獸之弗顧也。然後知陸氏之學，誠足以禍萬世之人心而未有艾與，噫！

學統卷之四十七終

學統卷之四十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　統

陳　白　沙

敬齋胡氏曰：「陳公甫曠大，今之有才氣人多喜之，所以鼓動得人。又氣魄大，中人以上爲其所引，中人以下爲其所驅，爲害尤甚。」

又曰：「陳公甫説『物有盡而我無盡』，分明異端釋氏語，即釋氏『見性』之説，他妄想一箇不生不滅底物事在天地閒，是我之真性，謂他人不能見，不能覺，我能獨覺，故曰：『我大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殊不知物我一理，但有偏正、清濁之異。以形氣論之，生必有死，始必有終，安得我獨無盡哉？以理論之，則生生不窮，人與物皆然。」

又曰：「陳公甫言『靜中養出端倪』，又言『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

又曰：「氣之發用處，即是神。陳公甫説無動非神，他只窺測至此，不識裏面本體，故認氣爲理。」

又曰：「陳公甫亦窺見些道理本原，因下面無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見。」

又曰：「陳公甫説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則四書六經不足以載道矣。」

又曰：「人心一公，便與天地萬物同

體，天人合一者，其在此乎！ 私則暌違隔絕，今禪者以一己之私心，而欲强合天地萬物，欲將天地萬物安頓包放心裏，謬矣！ 故陳獻章言『一片虛靈萬象存』，實不能存也。」

又曰：「陳公甫言『才覺，便覺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是物我有二理矣。」

又曰：「婁克貞、陳公甫，分明是禪學，所以轉見狂大。」

又曰：「陳公甫言『一片虛靈萬象存』，只要將天地萬物强包放胸中。本一體，何用强包？ 强包愈乖離了。」

又曰：「章德懋言陳公甫不害世，只有今之貪利禄者爲害世。是不知莠之亂苗，但知蒿草之害苗也。」

又曰：「禮義，人心固有，朱子去遠，而《小學》、《家禮》，好之者甚衆。今被陳公甫輩務爲高遠，厭禮節之卑近煩細，不屑爲之，可勝嘆哉！」

又曰：「程子説『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是説未發之時只是沖漠無眹而已，而天下萬物之理，已默具於其中。公甫説『一片虛靈萬象存』，是要把他底精神來包涵萬象，與程子實不同也。以程子之説，只去莊敬涵養上做工夫，而心之本體已立，不用察覺安排，而道之全體已渾然在中，故聖賢氣象深沈篤實，光輝自在。如公甫之説，是常把這天地萬象積放胸中，只弄得這些精神，豈暇再去思量事物之理？ 故張皇烜赫，自己不勝其大，故下視聖賢，小視天地。其曰『生不知好，死不知惡』，是他本來面目，非心實不然，故作此大話頭來嚇人也。」

敬齋《答張廷祥書》曰：「承諭公甫書，

反覆思繹，竊窺其一二。夫公甫天資太高，清虛脱灑，所見超然不爲物累，而不屑爲下學，故不覺流於黄、老，反以聖賢禮義爲太嚴，先儒傳註爲煩贅，而欲一切虛無，以求道真。雖曰『至無而動，如以手捉風，無所持獲』，不若日用間，且從事下學，外則整衣冠，正容體，蹈規矩，謹進退；内則主一無適，使無雜擾，庶乎内外交養，静則可以操存，使大本自此而立；動則可以省察，使達道自此而行。夫道本人所同有，公甫曰『至無而動，莫實於理』，公甫曰『致虛所以立本』，此皆不可曉者。望以此意達公甫，公甫高明，必能自省，庶幾正學可續。」

何椒丘《與羅一峰書》曰：「近得陳公甫二書，僕尋繹數日，深喜公甫玩心高明，非俗儒所及，斯道之傳有望矣。但書中所言有不能無疑者。夫道之難言也尚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則所謂道者不外乎性命，非窈冥昏默之謂也。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是所以入道者不外於存心致知，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自濂、洛、關、閩諸大儒繼作，其於道之全體大用與凡所以入道之方，發明詳且盡矣，儒者世守之，毋庸異説。今公甫之書云：『夫道至近而神，至無而動。』又曰：『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得非老、莊虛無之教乎？又曰：『不須廣覽前言，徒亂心目。』得非子静『不必讀書』之説與？又曰：『僻處作室，静處用工。』則學道者必如仙翁、釋子絶類離倫，乃可以得道與？至於林緝熙之書曰：『終日静坐，杜門面壁。』無乃禪家之意與？又曰：『端默踰月，從此得些光景。』無乃佛氏頓悟之説與？凡此數説，參諸濂、洛、關、閩之書，誠

爲可駭，不知公甫何爲而然也？豈所謂『智者過之』耶？」

整庵羅氏曰：「近世道學之倡，陳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愚前所謂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幾之不能研，雖不爲白沙發，而白沙之病正恐在此。章楓山嘗爲余言其爲學本末，故以禪學目之，胡敬齋攻之尤力，其言皆有所據。公論之在天下，有不可得而誣者矣。」

又曰：「丘文莊公雅不喜陳白沙，《大學衍義》中，有一處譏議異學，似乎爲白沙發也。然公之文學，固足以名世，而未有以深服白沙之心。其卒也，白沙祭之以文，意殊不滿，此殆程子所謂『克己最難』者也。」

又曰：「所謂理一者，須就分殊上見得來，方是真切。佛家所見，亦成一片，緣始終不知有分殊，此其所以似是而非也。其亦嘗有言，不可籠統真如，顢頇佛性，大要以警夫頑空者爾，於分殊之義初無干涉也。其既以事爲障，又以理爲障，直欲掃除二障乃爲至道，安得不爲籠統顢頇乎？陳白沙謂林緝熙曰：『斯理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其説甚詳，末乃云：『自兹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夫猶未嘗理會分殊，而先已得欛柄，愚恐其未免於籠統顢頇也。況其理會分殊工夫，求之所以自學、所以教人，皆無實事可見，得非欲稍自别於禪學，而姑爲是言耶？湛元明爲作《改葬墓碑》，並『合要理會』一句亦不用，其平日之心傳口授，必有在矣。」

又曰：「白沙《詩教》開卷第一章，❶乃其病革時所作以示元明者也。所舉經書，曾不過一二語，而遂及於禪家之杖喝，何耶？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杖莫喝，只是掀翻説』，蓋一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其妙旨固如此。金針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也。『誰掇』云者，殆以領悟者之鮮其人，而深屬意於元明爾。觀乎『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之句，其意可見。註乃謂『深明正學，以闢釋氏之非』，豈其然乎？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道理自然，語意亦自然，曰『藏而後發』，便有作弄之意，未可同年而語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見，知皆擴而充之，即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静中養出端倪，既一味静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緣發見？遏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虚靈之光景爾。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虚生也。』今顧以此言爲處老、處病、處死之道，不幾於侮聖言者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明若日星，何嘗有一言以道爲吾、爲我？惟佛氏妄誕，乃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吾亦在。』又云：『玉臺形我我何形？』吾也、我也，註皆指爲道也，是果安所本耶？然則所謂『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説，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强合於聖人之道，難矣哉！」

❶「開」，原作「閒」，據羅欽順《困知記》卷下（明萬曆刻本）改。

整庵《復湛甘泉書》曰：「今以白沙爲禪學，誠有據也。蓋白沙之言，有曰『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又曰：『致虛所以立本也，執事從而發明之。』曰：『至無，無欲也。至近，近思也。神者，天之理也。』凡此數言，亦既大書而深刻之，固將垂諸百世以昭示江門之教，兹非可據之實乎？《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程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聖賢之訓，深切著明如此，今乃認不測之神以爲天理，則所謂道者果何物耶？其於《大傳》與明道之言，殊不合矣。《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明道先生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是則致中乃所以立本也，敬而無失乃所以致中也。今謂『致虛所以立本』，其與《中庸》與明道之言又不合矣！『中』字、『虛』字，義甚相遠，潛心體認，亦自分明。虛無涯岸，中有定止，譬之於秤，中其定盤心也，分觔分兩，皆原於此，是之謂本。把捉得定，萬無一失，是之謂立。若乃無星之秤，雖勞心把捉，將何所據以權物之輕重乎？此理殆不難見也。夫『隨處體認天理』一言，孰云非是？顧其所認以爲天理者，未見其爲真切也，僕安得而不疑乎？禪學始於達摩，其言曰：『浄智妙圓，體自空寂。』千般作弄，不出此八字而已。妙圓之義，非神而何？空寂之義，非虛而何？全虛圓不測之神，又非白沙所嘗道者乎？執事雖以謂非禪，吾恐天下後世之人未必信也。且吾聖人之格言大訓，布

在方册，皦如日月，浩若江河，苟能心領而神會之，信手拈來，無非至理。今觀白沙之所指示者，曰『無學無覺』，曰『莫杖莫喝』，曰『金針』，曰『衣鉢』，曰『迸出面目來』，大抵皆禪語也。豈以聖經未足，須藉此以補之耶？先儒有言：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孟子於楊、墨之淫詞，直欲放而絶之，所以閑先聖之道者其嚴如此。白沙顧獨喜禪語，每琅琅然爲門弟子誦之，得無與孟子異乎？欲人之不疑，其亦難矣。

胡支湖曰：「大抵白沙論道，只説箇道體，如謂『有物萬象閒，不隨萬象凋』，亦禪家所謂『能爲萬物始，不逐四時凋』之偈語也。又云『失之萬里途，得之只尺許』者，非指日用倫物之閒有箇當然之則，指心言也。白沙譚道，只落渺渺茫茫，令人齋居遊想，故其入處，只一覺有得處真了，自家快活。觀其言曰：『人争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物盡云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憑虚御空，俱無罣礙。』豈復五倫人事之求其理者乎？又曰：『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隨時隨處，無不是這箇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閒。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夫白沙『欛柄』何所指？『活計』何所歸？欛柄在心，活計在物，心在内也，物在外也，故先專於求内以冀一覺，纔覺時，則見天下之物，皆指爲道體，而精神舒暢，吟詠自適，故其詩曰：『江門風月釣臺深』，直指風月爲道矣，是岐内外而二之矣。《泳化類編》曰：『白沙詩章及語門生直截上達一節，皆玄虚妙旨，新奇可駭，究竟難爲事業。如云「耳

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清居」。後學高明之士，一入其說，非惟目程、朱爲老生，將置六經芻狗之矣。流而爲猖狂，一得志，所謂害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不可勝言矣！」

愚按：白沙者，陸氏之後勁，而王氏之前矛也。江門一唱，固已續象山之燈，啟姚江之鑰矣。洛、閩正脈，至是爲一變，而邪氣乘之，陵夷至於極壞。嗚乎！天之生斯人也胡爲也哉？考其學，以致虛爲本，以自然爲宗，名曰「致虛」，實則勞擾紛雜而已，何『致虛』之與有？名曰「自然」，實則安排做作而已，何『自然』之與有？假吾儒之名號，弄釋子之機鋒，弁髦禮法，芻狗經典，墮入其中者，如捕風捉影，茫蕩而無所歸。白沙而謂非禪學也，誰其信之？然則「活孟子」之稱何居？曰：白沙之孟子，猶莽、操之伊尹、周公而已。觀其詩有曰：「元神誠有宅，灝氣亦有門。神氣人資質，誰謂老氏言？下化囿其蹟，上化歸其根。至要云在茲，自餘安足論？」又曰：「斷除嗜欲想，示撤天機障。身居萬物中，心在萬物上。」又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德山莫杖，臨濟莫喝。」又曰：「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清居。」又曰：「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嗚乎！此非諸佛世尊偈語耶？吾聖人曾有此聲口耶？儒耶？釋耶？昭然其不可掩矣。史稱白沙授官而歸，途中擁騶從，列仪槊，揚揚得意，聞者笑恥。嶺南宿學，皆薄其爲人。此又其小者爾，惡足論？

學統卷之四十八終

學統卷之四十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雜統

王陽明

整庵羅氏曰：「近時『格物』之説，亦未必故欲求異於先儒也，祇緣誤認知覺爲性，纔干涉事物，便説不行。既以道學名，置『格物』而不講又不可，而『致知』二字，略與其所見相似，難得來做箇題目，所以別造一般説話，要將『物』字牽拽向裏來。然而畢竟牽拽不得，分定故也。向裏既不得，向外又不通，明是兩無歸著，盍於此反而思之？苟能姑舍其所已見者，虛心一意，懇求其所未見者，性與天道，未必終不可見。何苦費盡許多氣力，左籠右罩，以重爲誠意正心之累哉？」

又曰：「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説，其義甚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爲天理者，然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又言佛氏之云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正斥其認知覺爲性之謬爾。夫以二子之言明白精切如此，而近時異説之興，聽者曾莫之能

辨，則亦何以講學爲哉？」

又曰：「庚辰春，王伯安以《大學古本》見惠，其序乃戊寅七月所作，序云：『《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誠意，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復而體正，體正而無不善之動矣，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於外也，而反覆其詞。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本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支與虛，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罪我者其亦以是矣夫。』此其全文也，首尾數百言，並無一言及於『致知』。近見《陽明文録》，有《大學古本序》，始改用『致知』立說，於『格物』更不提起，其結語云：『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陽明學術，以『良知』爲大頭腦，其初序《大學古本》，明斥朱子傳註爲支離，何故却將大頭腦遺下，豈其擬議之未定與？合二序而觀之，安排布置，委曲遷就，不可謂不勞矣。然於《大學》本旨，惡能掩其陰離陽合之迹乎？」

又曰：「王伯安《答蕭惠》云：『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又《答陸原静書》，有云：『佛氏「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渠初未

嘗諱禪，爲其徒者必欲爲之諱之，何也？」

整庵《與陽明書》曰：「竊詳《大學古本》之復，蓋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説不免求之於外，聖人之意，殆不其然。於是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直以支離目之，曾無所用。夫當仁不讓，可謂勇矣。竊惟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顏淵稱『夫子之善誘』，亦曰『博我以文』。文果内耶外耶？是固無難辨者。凡程、朱之所爲説，有戾於此者乎？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内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顧經既有此文，理當尊信，又不容不有以處之，則從而爲之訓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其爲訓如此，要使之内而不外，以會歸一處。亦嘗就以此訓推之，如曰：『意用於事親，即事親之事而格之，正其事親之事之不正者以歸於正，而必盡夫天理。』蓋猶未及『知』字，已見其繳繞迂曲而難明矣。審如所訓，兹惟《大學》之始，苟能即事即物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而皆盡夫天理，則心亦既正矣，意亦既誠矣，繼此『誠意正心』之目，無乃重復堆疊而無用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吾之有此身，與夫萬物之爲萬物，孰非出於乾坤？其理固皆乾坤之理也。自我而觀，物固物也。以理觀之，我亦物也。渾然一致而已，夫何分於内外乎？所貴乎『格物』者，正欲即其分之殊而有見乎理之一，無彼無此，無欠無餘，而實有所統會，夫然後謂之『知至』，亦即所謂『知止』，而大本於是乎可立，達道於是乎可行，

自誠、正以至於治、平，庶乎可以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學者之資禀不齊，工夫不等，其能格與否，或淺或深，或遲或速，詎容以一言盡哉？惟是聖門《大學》之教，其道則無以易，此學者所當由之以入，不可誣也。外此或誇多而鬭靡，則溺於外而遺其內；或厭繁而喜徑，則局於內而遺其外。溺於外而遺其內，俗學是已。局於內而遺其外，禪學是已。凡爲禪學之至者，必自以爲『明心見性』，然於天人、物我，未有不二之者，是可謂之有真見乎？使其見之果真，則極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一毛一髮皆吾體也，又安肯叛君父、捐妻子，以自陷於禽獸之域哉？今欲援俗學之溺，而未有以深杜禪學之萌，使夫有志於學聖賢者，將或昧於所從，恐不可不過爲之慮也。

「又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尺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嬴軀病暑，未暇詳考，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爾，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註》、《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註》、《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以執事天資絶出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爲『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爲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耶？他説姑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

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内第四書亦自以爲：『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以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爲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爲詳盡。竊以爲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爲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耶？若以此二書爲然，則《論孟集註》、《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别有一般道理，雖或其間小有出入，自不妨隨處明辨也。如其以爲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祟於其閒，以成牴牾之大隙哉？恐不可不詳推其所以然也。

「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吴氏，以爲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説以附於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正在於此。即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閒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早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禀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爾。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墮此科臼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然世之徒事鑽研而不知反説約者，則不可不深有儆於斯言也。抑草廬既有見夫所謂昭昭者，又以不使有須臾

之閒斷，爲庶幾乎尊之之道，其亦然矣。而下文乃云『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夫其須臾之閒閒斷與否，豈他人之所能與？且既知所以尊之之道在此，一有閒斷，則繼續之而已，又安得以爲未能而別有所謂學哉？是則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

又《與陽明書》曰：「來教有云：『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此執事『格物』之訓也。向蒙惠教，有云：『格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無此議論。』此高明獨得之妙，然反覆推尋，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其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物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果何物耶？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理。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一也。又執事謂『意在於事親，則事親即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則事君即是一物』，諸如此類，說得行矣。有如《論語》『川上』之嘆，《中庸》『鳶飛魚躍』之旨，皆聖賢喫緊爲人處，學者如未能深達其意，未可謂之知學也。以吾意著於川之流、魚之躍、鳶之飛，若之何正其不正以歸於正耶？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二也。又執事《答人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致知也。事事物物各

得其理，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矣。當云『致知而後格物』，不當云『物格而後知至』矣。且言『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然則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一乎？察也、致也，果孰先乎？果孰後乎？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三也。」

《答歐陽崇一書》曰：「來書第一段申明『良知即天理』之説甚悉，首云『知覺與良知名同而實異』，末云『考之孔、曾、思、孟、濂溪、明道之言，質之《楞伽》、《楞嚴》、《圓覺》、《涅槃》諸經，其宗旨異同，頗覺判別』，足知賢契不肯以禪學自居也。然人之知識不容有二，孟子本意但以『不慮而知者』名之曰『良』，非謂别有一知也。今以知惻隱、知羞惡、知恭敬、知是非爲『良知』，知視、知聽、知言、知動爲『知覺』，是果有二知乎？夫人之視、聽、言、動，不待思慮而知者亦多矣，感通之妙，捷於桴鼓，何以異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乎？且四端之發，未有不關於視、聽、言、動者，是非必自其口出，恭敬必形於容貌，惡惡臭輒掩其鼻，見孺子將入於井，輒匍匐而往救之，果何從而見其異乎？知惟一爾，而强生分别，吾聖賢之書，未嘗有也。惟《楞伽》有所謂『真識』、『現識』及『分别事識』三種之别。必如高論，則『良知』乃『真識』，而『知覺』當爲『分别事識』無疑矣。夫不以禪學自居，志之正也，而所以自解者，終不免墮於其説，無乃未之思乎？」

《答林次崖書》曰：「僕與王、湛二子皆相知，蓋嘗深服其才，而不能不惜其學術之誤。其所以安於禪學者，只爲尋箇『理』字

不著，偶見如來面目，便成富有，而其才辨又足以張大之，遂欲挾此以淩駕古今，殊不知只成就得一團私意而已。嘗見《傳習録》有云：『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至善是吾心本體。』又云：『至善即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以此知陽明不曾尋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雍語》有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曾尋見『理』字。二子平生最所尊信者，莫過於明道，其《遺書》具存，不知緣何都不照勘，乃爾相反？明道先生曰：『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物不與有也』。又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是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詳味此言，便是各正性命之旨，便是格物第一義。二子都當面蹉過，謂之尋『理』字不著，可不信乎？抑程子止言物，未及於事，不知事事皆有定理，斯理也在天、在人、在事、在物，蓋無往而不亭亭當當，此所以爲至善也。果然尋得當、見得真，就萬殊之中悟一致之妙，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來一體，不是牽合。惟從事於克己，則大公之體以立，而順應之用以行，此聖門之實學也。若但求之於心，而於事物上通不理會，厭煩而喜徑，欲速而助長，則其回光返照之所得，自以爲千載不傳之祕者，圓覺固其第一義矣。儒書中僅有『良知』一語，大意略相似，陽明於是遂假之以爲重，而謂『良知即天理』。孟子何嘗指『良知』爲『天理』耶？是誣孟子也。嘗閱陽明《文録》，偶摘出數處，凡用『良知』字者，如其所謂，輒以『天理』二字易

之，讀之更不成説話。如許聰明豪爽之士，不知緣何都被他瞞過？可嘆也！如《答陸元静》有云：『能戒謹恐懼者，是天理也。』《答顧東橋》有云：『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舍吾心之天理，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答南元善》云：『耳而非天理，則不能以聽矣。目而非天理，則不能以視矣。心而非天理，則不能以思覺矣。』《答歐陽崇一》有云：『天理發見之思，自然明白簡易，天理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亦自會分别得。蓋思之是非邪正，天理無有不自知者。』《答魏師説》有云：『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天理。』諸如此類，非徒手足盡露，亦肺肝難掩，曾不自考，顧乃誣孟子以就達摩，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言之可爲痛恨，其自誤已矣。士之有志於學，而終不免爲其所誤者何可勝計？非有高明特立之君子，以身障其流而撲其焰，欲斯道大明於世，其可得乎？僕懷此有年，病卧空山，無可告語，兹因《辨書》所感發，不覺喋喋，同聲相應，亦自然之理也。」

問：「講『良知』者如何？」吕涇野曰：「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如顔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則告以『敬恕』，樊遲則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蓋隨人之資質、學力所到而進之，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世之儒者誨人，往往不論其資禀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

又曰：「陽明本孟子『良知』之説，提掇教人，非不警切。但孟子便兼『良能』言之，且人之知行自有先後，必先知而後行，不可一偏。傅説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聖賢亦未嘗即以知爲行也。」

又曰：「予在江南時，有一舉人師陽明者，過予講學，因飯。彼說：『五經是糟粕，不消看，只去致吾良知便了。』是時予飯未了，而彼已釋筯，予說：『且不要遠比，只《禮記》裏說「主人未辯，客不虛口」，你若不去看他就差了，却從何處致良知？』因說他『這學把行說在知前，甚錯了。若不先知，便行箇甚』？甘泉湛子，與他正一正，說：『知行如車之兩輪並進。』予說：『若一輪壞了，就把一輪扯住，豈能行得？還是曉得車軌是知了，把車在上面輾去方是行。』」

陳清瀾《學蔀通辨》曰：「王陽明《答陸元靜書》云：『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爾。體段工夫，大略相似。』陽明又曰：『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妍者媸者，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又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可以不言而喻矣。』此數條，見陽明『良知』之學本於佛氏之『本來面目』，而合於仙家之元精、元神、元氣。其自言既自已明矣，奈何强稱爲聖學，妄借儒學以惑人哉？」

又曰：「《傳習録》：『或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陽明曰：『所論上一截、

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陽明講學而謂通仙、佛、儒而兼包之，爲聖人中正一貫之道，誠舛矣。又廣爲籠罩，而併集仙、佛、儒之大成也，誠雜矣。」

又曰：「陽明《答人論神仙》曰：『吾儒亦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謂道。若達摩、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説，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灑灑，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也。』陽明一生講學，只尊信達摩、慧能，只是欲合三教爲一，無他伎倆。至謂顏子至今未亡，此語猶可駭，豈即佛氏所謂『形有死生，真性常在』者耶？」

嘉靖中，廷臣會議，言：「王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奇，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唱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誖謬日甚。若其誅叛擒逆，事功亦難掩，宜免奪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説，以正天下之人心。」得旨：「卿等議是。守仁放言自恣，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説，皆其倡導。宸濠之變，與伍文定仗義討賊，功固可録，但兵無節制，奏捷誇張。近日掩襲寨俘，恩威倒置，所封伯爵，本當追奪。念繫先朝信令，姑與終身，没後卹典，俱不許給。都察院便榜諭天下，敢有踵襲其説，果於非聖者，重治不饒。」

顧涇陽《與管東溟辨》，謂：「佛學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閲《七佛偈》可

見。又以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而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陽明則陰壞實教也。其言曰：『自古聖人教人爲善去惡而已。爲善，爲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爲善去惡乎？然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爲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爲之？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爲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爾，若擇何者而爲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明曰：『四無之説，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説，爲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却爲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爲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爲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既已拈出一箇虛寂，又恐養成一箇虛寂，縱重重教戒，重重囑付，彼直見以爲是爲衆人説，非爲吾輩説也，又誰肯聽？夫何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畀之以所樂，而復攖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

而不可得也。羅念翁曰：『終日譚本體，不説功夫。纔拈功夫，便以爲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翁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學者以虛見爲實悟，必憑此語，如服鴆毒，無不殺人。』海内有號爲超悟，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無之説，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於鴆毒。四有之説，主功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於外道。然則陽明再生，目擊兹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

又曰：「管東溟曰：『凡説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竊謂惟『無善無惡』四字當之。何者？見以爲心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箇空。見以爲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於有也，究竟且成一箇混空，則一切解脱，無復罣礙。高明者入而悦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仁義爲桎梏，以禮法爲土苴，以日用爲緣塵，以操持爲把捉，以隨事省察爲逐境，以訟悔遷改爲輪迴，以下學上達爲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爲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便而趨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任情爲率性，以隨俗襲非爲中庸，以閹然媚世爲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爲捨其身濟天下，以委曲遷就爲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爲不好名，以臨難苟免爲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爲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説，何善非惡？由後之説，何惡非善？是故欲就而詰之，彼其所占之地步甚高，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之機緘甚活，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即

孔、孟復作，其亦奈之何哉！此之謂以學術殺天下萬世。」

或問：「《傳習録》中一段云：『蘇秦、張儀也窺見良知妙用，但用之於不善爾。』陽明言『良知即天理』，朱子亦云『良者本然之善』。若二子窺見這箇妙用，一切邪思枉念都無棲泊處，如之何用之於不善乎？竊恐揆之知善知惡之説，亦自不免矛盾也。嘗考《鬼谷子》有《捭闔》篇，捭者，開也、陽也；闔者，❶閉也、陰也。蘇、張二子從鬼谷遊，恰就這裏窺見箇妙處，將來作弄。如遂以此當『良知』，則何怪世之認『識神』爲『良知』？又何怪乎世之病良知也？」涇陽曰：「陽明看得『良知無善無惡』，故如此説。良知何病？如此説，恐未能無病爾。」

涇陽《論學》曰：「學首貴識性。識性者何？性者，天之命也，民之彝也，物之則也。學以盡性也，盡性必自識性始。性不識，難以語盡；性不盡，難以語學。吾繹朱子《白鹿洞規》，性學也，不可不察也，是故父子親矣，君臣義矣，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乃其所以親、所以義、所以別、所以序、所以信者，果何物乎？於是乎有學矣、有問矣、有思矣、有辨矣、有行矣。乃其所爲學、所爲問、所爲思、所爲辨、所爲行者，果何物乎？不可不察也，以至修身也，言奚而忠信乎？行奚而篤敬乎？忿奚而懲乎？欲奚而窒乎？善奚而遷乎？過奚而改乎？處事也，誼奚而正乎？道奚而明乎？接物也，有不欲，奚而勿施乎？有不得，奚而反求乎？不可不察也，察之，斯識之矣。識則一切皆我也，不識則覿面

❶「者」，原作「也」，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千里也。是故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識也。飢食渴飲，貿貿焉與禽獸並生並死於天地之閒，不識也。蓋亦有自以爲識者矣，而高之則虚無，卑之則支離，其識也殆無以異於不識也。究其弊，又有求於不識也。此無他，其於學也以已爲準，而不以性爲準。其於性也以其所謂性爲準，而不以公共之所謂性爲準。於是人執一班，競開徑資，或遂妄意人倫日用之表而不安其常也，見以此爲上達。要之，離下學而言上達，即非上達也，荒吾性者也。或僅株守人倫日用之跡，而不研其精也，見以此爲下學。要之，離上達而言下學，即非下學也，局吾性者也。道術始爲天下裂矣，夫然後知朱子之見之正也，守之確也，慮之遠也，防之豫也。故曰：《白鹿洞規》，性學也，不可不察也。」

或曰：「世之言性者何如？」曰：「性，一而已矣，言性者亦一而已矣，不聞有異同之説也。自孟子道『性善』，告子又道『無善無不善』，而一者始岐而二矣，此孔子以後之變局也。今之言曰『無善無不善，是謂至善』，而二者又混而一矣，此孟子以後之變局也。或於同中生異，或於異中强同，詖淫邪遁，皆從此出，不可不察也。」曰：「願聞其所以。」曰：「其以性爲無善無不善也，將以破除性善也，所謂認子作賊也。其以無善無不善爲至善也，又以張皇無善無不善也，所謂認賊作子也。認子作賊而性壞，認賊作子而善壞，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而世道亦隨之壞矣，非細故也。」曰：「然則子何以裁而正之耶？」曰：「吾將深言之：參諸人生而静之上，則沖漠靡朕，方爲無善無不善之所影響，而未

有以奪之也。吾將淺言之：參諸感物而動之後，則紛紜靡定，所據反出無善無不善之下，而不足以勝之也。請就一『善』字爲案，相提而論之。由孟子，則善者性之實也，善存而性存矣，善亡而性亡矣，天下雖欲不尊視乎善，不可得也。由告子，則善者性之障也，亦與惡無以異爾，天下雖欲不卑視乎善，不可得也。尊視乎善，君子好其實，將日孜孜焉望而趨之；小人畏其名，將日惴惴焉而不敢肆，即有非僻邪謬之干，鮮不意沮而色怍矣，是率天下而檢攝於善之内也。卑視乎善，君子且去而淩空駕虚以見奇，小人且去而破規裂矩以自恣，於是親、義、序、别、信皆爲土苴，無關神理；學、問、思、辨、行皆爲桎梏，有礙自然。從上聖賢之所相與叮嚀告戒，一掃而盡矣，是率天下而馳騖於善之外也。於此校勘，何者得？何者失？何者爲世道人心之所由維繫？何者爲世道人心之所由傾圮？昭昭判矣。乃陽明之證道天泉也，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似欲通融和會兼而有之然者。當其時，高足弟子龍溪、緒山，互有呈正，都未滿肯，各爲折衷，歸於隨機接引，徹上徹下，不墮一邊，豈不誠十分苦心哉？然而竟不免於弊，何也？本體、功夫，原來合一，夫既無善無惡矣，且得爲善去惡乎？夫既爲善去惡矣，且得無善無惡乎？然則本體、功夫，一乎二乎？將無自相矛盾耶？是故無善無惡之説伸，則爲善去惡之説必屈。爲善去惡之説屈，則其以親、義、序、别、信爲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爲桎梏，於從上聖賢之所相與叮嚀告戒一掃而盡者，必伸其弊也宜矣。孰能於

其閒巧爲調停，俾並行而不礙哉？」

「吾嘗以爲陽明之揭良知，直截痛快，足以一洗支離膠固之習，而獨其所標『性宗』一語，不敢瞞心附和。反覆尋求，實是合不來，說不去，而其流害又不小爾。是故以『性善』爲宗，上之則羲、堯、周、孔諸聖之所自出，下之則周、程、諸儒之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爲宗，上之則曇、聃二氏之所自出，下之則無忌憚之中庸、無非刺之鄉愿之所自出也。兩者之發端稍岐，而其究迴若霄壤，不可不察也。」

曰：「告子曰『無善無不善』，專欲抹下一『善』字。今曰『無善無不善，是謂至善』，却乃拈上一『善』字。稽其立言之指，倘亦微有不同乎？」曰：「固也。惟是彼之於善也，既妄意排擯，以矯揉造作者當之，而善之本相盡爲所掩。此之於善也又過意描寫，以渺茫恍惚者當之，而善之本位竟致虛懸。竊恐均之不必有當於性體爾。」曰：「『無善無不善』，塞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操、懿也。『無善無不善，是謂至善』，通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毛、鄭也。概而矩之，得無過乎？」曰：「岐無善無不善於性善，一彼一此，門户各別，孟子之所謂『性猶在也』。混無善無不善於性善，面目無改，血脈潛移，孟子之所謂『性亡矣』。岐性善於無善無不善，一是一非，稍有識者類能別之。告子之說，猶不得重滋人心之惑。混性善於無善無不善，吕、嬴共族，牛馬同曹，告子之說且居然竄入羲、堯、周、孔之宗矣。論至於此，與其混也，寧其岐也。嗚乎！此吾儒之所爲硜硜護持力爭於毫釐杪忽之閒，而必不敢苟爲遷就，與世同其滔滔者也。」

高景逸曰：「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即性也，一以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惡爲惡事也。以善爲意，以善爲事者，不可曰明善。」

或問：「陽明之復《大學》古本，其説果與古本合耶？」景逸曰：「陽明之『致良知』，則『明明德』之謂也。然以『明明德』言，則格、致、誠、正皆其功夫，故綱正而目備。今以目作綱，而於『明明德』則曰：『明德必在於親民，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夫齊、治、平，非『親民』乎？格、致、誠、正，非『明明德』乎？《大學》明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自明其明德矣，初不以親民爲明德也。至於説格物，曰：『極力致其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正。』又曰：『爲善去惡是格物。』夫事物各得其正，乃物格，而非格物也。爲善去惡，乃誠意，而非格物也。又以誠意爲主意，格致爲功夫，《大學》固以三綱爲主意，八目爲功夫矣。試舉陽明《古本序》一繹之，其於文義，合耶否耶？」

又曰：「姚江之學興，而濂、洛之脈絶。」

又曰：「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虚靈之用多爲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也。故『致知在格物』一語，而儒、釋判矣。」

又曰：「名性曰『善』，自孟子始。吾徵之孔子，所成之性，即所繼之善也。名善曰『無』，自告子始，吾無徵焉。竺乾氏之説似之，至陽明始以心體爲無善無惡，心體即性也。嗚乎！古之聖賢，曰『止善』，曰『明

善』，曰『擇善』，曰『積善』，蓋懇懇焉。今以『無』之一字掃而空之，非不教爲善也。既無之矣，又使爲之，是無食而使食也。人欲横流，如河水建瓴而下，語之爲善，千夫隄之而不足；語之無善，一夫決之而有餘。悲夫！」

景逸《陽明説辨》曰：「君子於人之言也，必有以得其人之心，盡其人之説，體之於吾身，真見其非，而後明吾之是以正之。務可以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以俟之後聖，而後無愧其人。若陽明之攻朱子也，果爲得朱子之心，而有當於其説乎？吾觀其《答顧東橋之書》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在於親之身耶？假在於親身，而親没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心，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吾心之良知與？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果若斯言也，朱子可謂天下之至愚，叛聖以亂天下者也。夫臣之事君以忠也，夫人知之，而非知之至也。孟子曰：『欲爲臣，盡臣道，法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夫不敬其君，天下之大惡也。苟不如舜之所以事君，則已陷於天下之大惡而不自知焉，則所以去其不如舜以就其如舜者，當無不知也。子之事親而當孝也，夫人知之，而非知之至也。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夫至於曾子之事親而始曰可也，不然，猶爲未能事其親矣，則所以去其不如曾子以求其如曾子者，又當何如也？此人倫之至，天理之極，止之則也。此爲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所謂『因其已

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何心也？仁也。格物者，知皆擴而充之，達之於其所忍，無不見吾不忍之真心焉。一簞食，一豆羹，生死隨之，而行道不受，嘑爾蹴爾，乞人不屑，此何心也？義也。格物者，知皆擴而充之，達之於其所爲，無不見吾不爲之真心焉。此之謂『格物而致知』，故其心之神明表裏精融，通達無閒，而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得藏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故意之所發無不誠，心之所存無不正也。吾所聞於程、朱『格物致知』之説，大略如此也。未聞其格孝於親之身，格忠於君之身，格惻隱於孺子，格不受不屑於行道乞人也。以是而闢前人之説，譬如以病眼見天，而謂天之不明，則眼病也，於天何與？是可百世以俟聖人乎？」

又曰：「君子非立言之難，言而不得罪於聖人之爲難。夫聖人之言者，順性命之理而已，後之求聖人之言，順聖人之言而已。陽明之説《大學》也，吾惑之。《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陽明曰：『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物各得其理矣。事物各得其理，格物也。是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物格也。』又曰：『物，事也。格，正也。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又曰：『格物者，格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是格物在正心誠意，意誠心正而後物格也。』整庵羅氏所謂『左籠右罩，以重爲誠意正心之累』，顧氏所謂『顛倒重復』，謂之陽明之《大學》可矣。《詩》云『無易由言』，天下大矣，萬世而下，不尚有人也夫！」

又曰：「凡人之言，合者必二物也，本離而合之之謂合，本合則不容言合也。天下之物有萬，而理則一，無體用，無顯微，無物我，無内外，一以貫之者也。告子之義外，不識性也，故亦不識義而外之，非求義於外也。凡人之學，謂之曰『務外遺内』，謂之曰『玩物喪志』者，以其不反而求諸理也。求諸理，又豈有内外之可言哉？在心之理，在物之理，一也。天下無性外之物，無心外之理，猶之器受日光，在彼在此，日則一也，不能析之而爲二，豈待合之而始一也？陽明亦曰：『理無内外，性無内外，故學無内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内；反觀内省，未嘗遺外也。』誠是也，則奈何駁朱子曰：『以吾心求理於事物之中，爲析心與理爲二也？』然則心自心，理自理，物自物，匪獨析而二，且參而三矣。是陽明析而二之，非朱子析而二之也。陽明又曰：『若鄙人之致知格物，是合心與理爲一者也。』心與理本未嘗不一，非陽明能合而一之也，猶之乎其論知行矣。夫知行亦未嘗不合一，而聖人不必以合一言也。故有時對而言之，則知及仁守是也；有時互而言之，則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道之不行不明是也；有時對而互言之，則『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有時偏而言之，則夫子嘆知德之鮮，孟子重始條理之知，傅説『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是也；有時分而言之，則知及而不能守，有不知而作者是也。吾故曰聖人不必合一言之也，而知行未嘗不合。惟其未嘗不合，故專言知而行在，專言行而知亦在。《大學》之先格物致知也，以其求端用力言之，然豈今日知之、明日行之之謂哉？必欲以合一破先後之説也，則《大學》之言先

者八，言後者八，皆爲不可通之説矣。凡若此者，總是強生事也。」

又曰：「陽明以朱子之致知也爲聞見之知，故其爲宗旨也曰『良知』。吾則以《大學》之『致知』，本非不良之知，非自陽明良之也。朱子爲聞見之知與？否與？前乎吾者知之，後乎吾者知之，吾則烏乎敢知？雖然，聖人之教不爾也。夫子不曰多聞從善、多見而識乎？不曰『多聞闕疑而慎言其餘，多見闕殆而慎行其餘』乎？不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乎？此爲初學言之也，知之次也。夫聖人不任聞見，不廢聞見，不任不廢之閒，天下之至妙存焉。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非聞見乎？而聞見云乎哉？」

《泳化類編》曰：「嘗讀鄭端簡公云：『陽明智以料賊，謀以出奇，才以呼衆，不浹旬而成蕩平之功，不在于肅愍公下，而時勢視于公更難。至其標示『致良知』三字，聚徒談學，詆朱遵陸，彼自謂得不傳之真學，恐未必盡也。陽明之學，只是一覺致良知之題，與夫知行合一之教，皆覺之奥也。』吁！聖人了心，佛氏圓明，豈窮理躬行之君子哉？六經四書，濂、洛、關、閩諸言，國家以此造士，爲士者朝夕熟玩，將聖賢言語體驗入身心而力行之，不但視爲詞説，爲中主司而已，即希聖希賢矣。《古本》、《則言》、《傳習録》紛紛，不過發明『收放心』、『尊德性』之塵秕爾，豈復有加於經書、宋儒言語，而謂讀此可悟先聖之真傳哉？《皇明通紀》云：『陽明功業文章，儘足名世，不消講學。講學亦不消宗信佛、老而訾程、朱，反增一龐贅。』此言近似。」

鄧元錫曰：「王陽明即知即行，即博即

約，即心之良知即聖，直截易簡，而悟本禪宗。生平德慧術智，本大覺所自來，其學見其大，故不異二氏。雖頗訾其外人倫、遺事物，而性覺本空，三教本同。湛太宰嘗具述其言，閒之矣。其弟子高者言悟性，專者言歸寂，慧者言無知，窮玄索大，至以儒學異此爲異端。雖良知孔神，於佛覺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物之宗，猶之未有當也。於是方士僧扼腕言天仙、言佛上乘，則淫滯其閒，而末自解免，迨嘉、隆之際而極矣。」

艾千子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謂性命、仁義即在日用事物之閒，不必舍近而求遠，舍淺而求深，如禪玄異端之説也。即講學亦是多事，孔子以『學之不講是吾憂』，謂其切近如聖門弟子答問等語，即是講學，豈必譚空説玄，如近日開門受徒，日事空言虛語之謂乎？自王陽明以幻誕苟簡鼓惑後輩，以獵取聲譽，蓋其不讀書窮理，而以見性明心爲足，故其言皆幻誕。愈幻誕則躐等僭妄，立地聖賢，故愈苟簡。此後相習，日趨於簡便，而於道德、義理、性命，求之愈玄，遺漏愈多。惟求之愈近，則學問愈精詳，地步愈實，功夫愈無窮，此孔、孟所以異於佛氏也。六字不必求深，乃所以深求六字爾。」

愚按：陽明一出，譚良知者盈天下，而議良知者亦盈天下。議之者曰：「禪也。」譚之者曰：「聖也。」紛紛呶呶，無虛日矣。嗚乎！抑何弗考也！陽明之言曰：「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説，亦無大差。」又曰：「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由是觀之，是陽明未嘗以告子爲諱也。其《答陸元静

書》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又曰：「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體段功夫，大略相似。」由是觀之，是陽明未嘗以佛氏爲諱也。陽明不勝其好高立異之念，而名位勢力適足以動人，遂不憚以身樹禪門之幟，顯然與鄒、魯、洛、閩爲敵，而略無所忌，而其徒又從而簧鼓震盪於其閒，若龍溪、緒山、心齋、海門、雙江、大洲輩，齊唱宗風，變怪百出，口口「良知」，口口「菩提正覺」，方傲然以棒喝爲得意，而又奚知所諱乎？迨天泉一證，舉世若狂，滿街聖人，一切不礙。嗚乎！「無善無惡」四字，儒耶釋耶？此不待辨而知之者也。既乃人心不死，剥後有復，有識者起而攻之，即其徒亦或舉而疑之矣。陽明知衆論之不我與，而已說之不足以行遠也，於是有《晚年定論》之作，亦其計無復之，聊以塗飾斯人之耳目而已。而管東溟、李卓吾、何心隱、林兆恩之徒，則又立爲「三教一家」之説以附和之。名爲渾同，爲調停，實則竄入尼山之室而據其座也。自時厥後，人人儒也，而實人人釋也。名爲三教，實惟有佛爾。蓋自有明正、嘉而降，百餘年閒，斯文一大爲淪晦焉，今其餘焰尚未熄也。嗚乎！豈可不爲之寒心乎哉！

學統卷之四十九終

學統卷之五十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老子

韓昌黎《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毁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於秦，黄、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閒，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❶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説，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説，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

❶「之」，原作「人」，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説，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

「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宫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嗚乎！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争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浄寂滅者。嗚乎！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

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

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説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又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説而爲縱横，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

又曰：「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又曰：「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静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説矣。」

又曰：「老氏言虚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

又曰：「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氏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

又曰：「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又曰：「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

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

仁』，如何？」程子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

又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譚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絶，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❶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又曰：「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争。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虚極，守静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争。嘗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

又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虚静無爲、沖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説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虚不毁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

❶「穩」，原作「稳」，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五改。

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何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譚，而非老子之意矣。」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朱子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

又曰：「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説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若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枝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説，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朱子曰：「大概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静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説『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

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朱子曰：「『如將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别人與他理會。只是占

便宜，不肯自犯手做。」

又曰：「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問：「横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朱子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

又曰：「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攙前去做，説也不曾説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争之時，自出僻静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説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涣若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

又曰：「蘇潁濱他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强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爾。觀他這一章盡説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争。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閒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强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

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静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麽樣功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閒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

又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老子説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説，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問「柔能勝剛、弱能勝强」之説。朱子曰：「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

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朱子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説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閒疑有兩箇老聃，横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説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説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説。」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朱子曰：「老子説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强，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説老子『惟静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於變

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又曰：「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説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

又曰：「『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内省』之意不同。爲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出脱，云老子乃矯時之説。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朱子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脱灑。」

又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❶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説，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其虚繆不足稽矣。」

又曰：「《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

西山真氏曰：「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

❶「禮」，原作「理」，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者衆。今摭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静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壹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玄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而爲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吴，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爲粗迹，以空虚爲妙用，蒙莊氏因之，以荒唐繆悠之辭譁於世，而清談者傚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説，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而甚。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皆以惑亂世主，斲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爲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黄老之稱，黄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醫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黄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内耗，則儒術果不逮黄老矣？」曰：「非也。清静慈儉，老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教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成功，豈止是哉？若武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斁耗生民者，則神仙、刑名、兵家之罪，

儒術何與焉？」

又曰：「清談之弊，起於曹魏，而終於蕭梁。其始蓋宗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爲老、莊氏之役而不可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設爲玄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爲芻狗，是非成壞，一不足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修，惟空曠無心，不爲事物染著者，乃爲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許，而於老氏本指亦莫之究焉。蓋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非始無而今有也。何晏輩乃悉歸之於無，是豈老氏本指耶？自吾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二者未嘗相離也。方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矣，而理已具焉，其得謂之無耶？老氏之論既失之，而爲清談者又失之尤者也。若吾儒之道則不然。天之生物，無一之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之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爲主，修身以實踐爲貴，講學以實見爲是，行事以實用爲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戎、衍以至殷浩，雖皆高談空妙，然於世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留其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衍營三窟，浩達空函，卑猥貪吝，更甚庸俗，不知晏輩其以名寵權利爲有耶？爲無耶？夫既酷嗜而深求之，是必以爲有矣。夫何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乃真有耶？其視老氏之無爲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浼焉者，果何如耶？此所謂欲爲老、莊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於國，故桓溫以爲『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而陶弘景之詩有曰：『平

叔任散誕，夷甫坐談空。不悟朝陽殿，化作單于宫。』而何敬容亦有江南爲戎之歎。蓋自晉及梁，其亂亡如出一轍，皆學老、莊氏而失之罪，推原其本，是亦老、莊之罪也。然則有天下者，懲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堯、舜、周、孔之道爲師哉？」

或問：「黄、老清静無爲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黄、老，流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室陳氏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

曹月川曰：「吾儒之虚，虚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則自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何往而非理之所有耶？ 彼老氏之虚，虚而無，如曰『道在太極之先』，却是説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虚空道理，却與人物不相干涉，不知道只人事之理爾。」

敬軒薛氏曰：「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理而無形，所謂『太極本無極』。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形則無，此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爲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爲兩段，故曰『有無爲二』。」

又曰：「張之極者必翕，强之極者必弱，興之極者必廢，與之極者必奪，乃造化消息滿虚自然之理。《老子》『意欲翕之，乃固張之；意欲弱之，乃固强之；意欲廢之，乃固興之；意欲奪之，乃固與之』，此程子所謂『竊弄闔闢而爲術』也。」

又曰：「老子之書，始欲論理之玄妙，末則流於權術。」

又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

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皆竊春夏之闢，而爲秋冬之闔，程子所謂『老子竊弄闢闔』者以此。」

又曰：「謙者，聖人之誠心，非爲有所取於人而然也。老子乃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則是出於有意之私，而非聖人誠心之謙德矣。」

又曰：「老子言道德而外仁義，果可謂之道德乎？韓子謂『其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亦可謂深知老子之失矣。」

又曰：「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夫仁義即大道也，大道既廢，又豈有仁義乎？至分道、德、仁、義、禮爲五，皆理不明也，先儒已辨之矣。」

敬齋胡氏曰：「一各生兩，只是陰陽兩端交錯，變化自然之妙。老氏『一生二，二生三』，是何道理？陰陽兩端，再參得甚物來作三？」

又曰：「《大學》言明德、新民。明德，自明其德也。新民，推以及民，使之自新也，故曰『先知覺後知』。自老子有愚民之説，秦愚黔首，後世一向只是欲愚其民，無有能新其民者。」

又曰：「老氏之學，是見得一箇物事在窈冥昏默中，遂指爲太極，然非真物。」

又曰：「老子最姦，待人處事皆要處其下、居其後，非真有謙遜自卑之心。蓋見剛而居高者多危，僭而居前者多凶，又見谷之卑下虛空，衆流之所趨，故欲爲天下谷。而專一守其卑下，居柔處懦，其心實欲高於人、先於人、勝於人也。其心詐，其機玄，其穽深，爲害甚酷，後世用兵者多祖之以取勝，流禍不窮也。」

又曰：「儒者之一，一於理，而不爲利欲所雜。老子之一，一於虚無，不爲事物所雜，思慮所牽。」

又曰：「黄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或曰：「《素書》先説道、德、仁、義、禮，如何謂之私？」曰：「道、德、仁、義、禮非私，石公以私見窺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窺所用非真道、德、仁、義、禮也。」

又曰：「先儒言張子房平生事業皆自《素書》中出，此誠然也。蓋其權謀智術，處身處事，進退行藏，與《素書》無一不合。後世智謀之高妙，無出於此。但其不知天理本然之妙，足乎己而感乎人，有諸中而形諸外，不必全假智謀。明哲保身，亦非全計利害。以此論之，黄、張之道，不出一『私』字。聖賢之道，不出一『公』字。」

鄧元錫曰：「古今之運，猶日有中昃，時有寒暑，人之有生、長、壯、老，不可得而反也。三皇之道治中國，治之始也。譬父母於乳子乎，乳哺之而已，訶禁提撕，舉無所於用，何則？其智識固未開也。比其稍長，不授之常生之業，修之人道之矩，必且蹶不振矣。老、莊之學，欲宗黄、炎之道以易世，是猶於昏旦而求晤，於日中而寢也，不至於蕩敗無制，勢固不止，故無爲自化、無事自静、無欲自正，雖天德王道之本，而禮、樂、仁、義，其所恃以無爲無欲者，如之何槌提而滅絶之也？且夫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而人亦天也。今曰『伯樂善治馬，而馬之死者過半』，則是率天下之馬而棄之無所用也。不獨廢伯樂，亦且廢馬。且其稱上古之同德也，貴無爲也。其無爲也，將能不織而衣、耕而食乎？織必刈麻枲，耕必抽茨棘，必且服牛，

必且破塊，亦烏在其不失性也？且夫天地設五氣而後萬物生，聖者官三才、府六物而後萬國寧。彼盜跖、陳恒者，盜天地之形、之效也。今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掊擊聖者之法而逆用之，則聖人死而天地不官聖人，縱舍盜賊而後可。凡此人物，孰生孰形？亦且將仰射天、俯決地而後可乎？且跖、恒盜聖法於千載之後，縱不掊擊，乃欲追聖者於數千載之前而掊擊之，亦何異即末孫之桀、紂而蔽罪於湯、武矣？堯、舜、周、孔者，代天工生民，非以爲勞也。今比堯於軥夫，比舜於卷婁，比孔於天戮，比仁義、是非於天黥、天劓也，而欲縱其心於淫蕩恣睢轉徙之塗。夫淫蕩恣睢轉徙之塗，又何足以域世也？不爲申、商、斯、高，勢固不止矣。故剖斗折衡，爭乃滋起；殫殘聖法，亂乃滋章。擢六律，滅章采，將益淫滯滑，亂其聰明，而又何舍乎？惡智之鑿，而鑿其智於淫蕩恣睢轉徙之域，是亦好智之過也。」

高景逸曰：「夫子謂老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今見老子，其猶龍乎？』天不可見，見之於時行物生。聖人之道不可見，見之於日用常行。凡天下之至道，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者也。猶龍者，高之也，亦外之也。藏於淵，入於雲，在於不可知、不必知者，君子無庸心矣。他日，子夏論及於三才之數、生物之細微，夫子曰：『然，吾昔聞之於老聃。』子夏出，曰：『論則美矣，非世之所急也。』夫子曰：『然。如女所言，亦各其所能。』繇此觀之，聖人『猶龍』之意見矣。二氏之道，陰分中事也，故皆在杳冥之境，吾以可知者詰之，彼即以不可者逃之，其誰得而窮之？以是知聖人

『猶龍』一語之微而婉也。」

愚按：自開闢來，歷羲、農以訖姬、孔，宇宙間惟有儒爾，老氏出而異學始作俑焉。楊朱、莊周、列禦寇之徒，首先和之，不數傳而汗漫若洪水矣，不可以止塞矣。要其所争，差則一有一無之間而已。儒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是合有無而一之也。合有無而一，舉天下之至無，皆天下之至有矣。老氏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分有無而二之也。分有無而二，舉天下之至有，皆天下之至無矣。至有則至實，而虛無即在其中。至無則至虛，而實有乃在其外。孔、老之分，如是而已。故老氏之學，以事爲幻，以物爲粗，以玄虛爲妙用，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毁萬物爲實。顧自漢、魏而降，時君世主往往篤好之，而謬悠迂怪之士溺其荒誕，樂其放恣，輒相習以成尚。其爲説也愈變愈弊，愈差愈遠，如爲長生、爲方藥、爲陰謀、爲刑名慘刻、爲縱横捭闔、爲符咒幻術、爲放蕩、爲清譚、爲禪宗寂滅，大率皆『無』之一言爲之鵠而盪其波也。其於吾儒也，或竄入其中，或駕出其上，或峙爲三教，或混爲一家，而老氏遂爲萬世異端之鼻祖矣。嗚乎！老氏之罪，可勝誅哉？陋哉！葛玄之言曰：「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與大道而倫化，爲天地而立根。布炁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三光恃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

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闡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爲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又曰：「《道德》二篇，天人自然經也。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遥唱。諸天歡樂，則攜契玄人。静思期真，則衆妙感會。内觀形影，則神炁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爲之文？」嗚乎！玄之言亦荒唐甚矣，玄者所謂「太極」，左仙公是也。自餘箋註《道德經》者，不啻千百家，其稱述老氏，大率類此。嗚乎！此亦何難於致辨，而往往大惑不能解，則何也？

學統卷之五十終

學統卷之五十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問：「商開丘之事信乎？」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又曰：「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説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五峰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爲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説話都説得也是，但不合没拘檢，便隔陌了。」❶

❶「隔陌」，原作「凡百」，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五改。

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

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朱子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只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

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朱子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閒，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問：「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

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語似好。」朱子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爲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爲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

又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閒，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

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閒，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爾。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爾，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即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又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説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

又曰：「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閒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説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

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朱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周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

又曰：「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來麤。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

敬軒薛氏曰：「莊子之言，雖曰形容道體，然不能必信而行之，是亦知之實有未至也。使知之至，則必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必至矣。程子所謂『窺測天道未盡』者，蓋謂此。」

又曰：「莊子《人閒世》篇，揣摩之術也。」

又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莊周有之，其不恭莫大焉。」

敬齋胡氏曰：「莊子動輒說箇『自然』，說箇『無爲』。夫道理固是自然，不用安排，不須造作，然在人便當窮究玩索，以求其所以然，操存省察，使實有諸己；發揮推廣，以及於人，但不可以私意助長以鑿之。若一任沖漠自在，更不檢束，則道理與我不相管攝，其所謂『自然』，乃一切棄去此理而不爲，非聖人真實懇到、出乎本心之自然，循乎天理之自然也，此莊子所以叛乎道也。其曰『天地自然無爲，聖人亦自然無爲』，其

說似是而非，實不知天地聖人。夫天地之道至誠無息，春以生之，夏以長之，秋以遂之，冬以成之，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明之以日月，肅之以霜雪，謂之無爲可乎？但一出於真實之理，人莫測其所爲也。聖人之道，純亦不已，仁以爲愛，義以爲制，禮以爲秩，智以爲鑑，感之以德化，導之以政教，肅之以刑禁，謂之無爲可乎？但一出於至誠之心、至實之理，行其所無事，非有所勉强、私意造作，謂之自然、謂之無爲可也。非如莊子之棄滅禮法，付之自然，沖漠虛静，以爲無爲也。」

又曰：「莊周所謂自治，只是存得自己一箇神氣，道理已離了。」

又曰：「天下只有一箇是非，順理則是，背理則非。莊子却要忘其是非，不加省察。儒者只尋箇是處。」

又曰：「莊周所謂『自然』，非循乎理之自然，乃一切棄而不管，任其自然，所以曠蕩不法。禮樂、政刑皆無所用，反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息』，欲『剖斗折衡，使民不争』。」

又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莊周付之自然，不管著他，則與天地萬物隔絶，分爲二體矣。」

愚按：老氏之有莊周，猶孔子之有孟軻也。周於學無所不闚，而要歸本於老氏。著書十餘萬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大抵皆巵言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故以巵言爲曼衍，洸洋恣肆以自適。其作《漁父》、《盜跖》、《胠篋》、《發冢》等篇，以詆訾孔子之徒，明老子之術。所稱畏累、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若周者，殆所謂大不敬、略無忌憚者與？

周本老氏，而後世清談禪宗之弊，又本於周。嗚乎！異教之興也，有自來矣。或曰：「列稍前於莊，莊生著書，頗捃摭其語。」嘗曰：「先有作者，蓋指列也。而列之『生生』、『形形』、『化化』等語，即佛氏亦多用之。雖然，《南華》與《道德》，殆譁世之尤者。《沖虛經》，較差平淡云。」

學統卷之五十一終

學統卷之五十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楊子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又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程子曰：「楊氏爲我，疑於義。」

朱子曰：「爲我害仁。」

又曰：「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爲己。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治矣。』」

又曰：「莊子數稱楊子，吾恐楊子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嗇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説，只是箇逍遥物外，僅足其身爾。」

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爲我，何以疑於義？」朱子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遥物外，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爾，然終不似也。」

又曰：「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没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惟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

又曰：「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

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説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

又曰：「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

又曰：「東晉之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五胡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

新安陳氏曰：「爲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似義非義，而有害於仁。」

西山真氏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恤，故其迹似乎義。然事君則致其身，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之義，故無君。」

敬軒薛氏曰：「春秋時，有五霸之名，有楊朱異端之名，皆衰世之事也。」

愚按：楊朱嘗曰：「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從心而動，不違自然；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故不爲名所勸，不爲形所役。」又曰：「古之人，損一毫而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以奉一身，不取也。」專愛嗇以自務。又曰：「舜，天人之窮毒者也。禹，天人之憂苦者也。周公，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天民之遑遽者也。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桀，天民之逸蕩者也。紂，天民之放縱者也。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蓋朱學於老氏者也，故禽子嘗謂朱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而列、莊之書，並頗稱引其說，孟子則斥之曰「無君」，曰「拔一毛利

天下不爲」，所以闢之者至矣。然則孟子亦何嘗不闢老氏之學哉？知孟子未嘗不闢老，則知周元公未嘗不闢佛也。

學統卷之五十二終

學統卷之五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墨子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又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又曰：「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

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程子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

又曰：「墨氏兼愛，疑於仁。」

朱子曰：「兼愛害義。」

又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朱

子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愛父母必疏，其孝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哉？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説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澹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

又曰：「墨氏見世閒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

新安陳氏曰：「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

西山真氏曰：「墨翟於親疏之閒無所不愛，故其迹似乎仁。然立愛必自親始，墨翟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

敬軒墨氏曰：「《史記》日者季主之言，深有中於墨者。」

愚按：墨子《兼愛》上、中、下三篇，大意謂察亂之所自起，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則天下治。墨氏之意如此。而孟子闢之爲無父，蓋謂其流弊之必至乎此爾。然墨氏《非儒》篇詆毀孔子，至以爲汙邪詐僞，則其罪有不容於誅者矣。顧非儒之謬，人所知也，兼愛之弊，人未必知也。孟子不闢非儒而闢兼愛，指其隱而難見者以示人，其用心良苦哉。又按墨氏泛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佛氏大悲類之，然則

孟子之比諸禽獸，不爲過矣。

學統卷之五十三終

學統卷之五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告子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

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悦者也，故謂之内。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悦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

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朱子曰：「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説也。」

又曰：「告子只是認氣爲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抑他方善。」

又曰：「性猶湍水，是告子因前説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説。」

又曰：「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揚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亦有小異，故曰近。」

又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説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

又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數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旨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問：「子以告子論性數章皆本乎『生之謂性』之一言，何也？」朱子曰：「告子不知性之爲理，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説之偏於惡也，又爲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未喻己之意也，遂於此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

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是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與？」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爲氣質，而亦不知有清濁、賢否之分也。」

又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禀，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故孟子力折之。」

又曰：「告子云仁義猶桮棬，其意本皆以仁義爲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爾。」

又曰：「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無分別，雖爲善爲惡，總無妨也。與今世不擇善惡、顛倒是非而稱爲本性者，何以異哉？」

又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麤法，强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

又曰：「告子之意以爲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

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説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

又曰：「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

又曰：「孟子知言、養氣，所以爲不動心之本。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哉？」

又曰：「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又曰：「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證，然以孟子之言反覆求之，亦曉然可見矣。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即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

又曰：「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

又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舉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

子外義。』」

又曰：「《孟子》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有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

又曰：「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强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南軒張氏曰：「人之爲仁義，乃其性之本然。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長而推之，至於義不可勝用，皆順其所素有，而非外之也。若違乎仁義，則爲失其性矣。而告子乃以人性爲仁義，則是性別爲一物，以人爲矯揉而爲仁義，其失豈不甚乎？」

又曰：「伊川先生云：『荀子之言性，杞柳之論也。揚子之言性，湍水之論也。』蓋荀子謂『人之性惡，以仁義爲僞』，而揚子則謂『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故也。告子不識大本，故始譬性爲杞柳，謂以人性爲仁義；復譬性爲湍水，謂無分於善不善。夫無分於善不善，則性果爲何物耶？論真實之理，而委諸茫昧之地，其所害大矣。善乎孟子之言，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可謂深切著明矣。」

又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舉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存而人欲莫遏矣。」

又曰：「觀告子義外之說，固爲不知義矣。不知義，則其所謂仁內者，亦烏知仁之所以爲仁哉？」

又曰：「孟子以集義爲本，告子則以義

爲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則心制其欲，專固凝滯，❶而能不動者也。」

新安陳氏曰：「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在此。」

勉齋黄氏曰：「告子但見其蠢然之生，即以爲性，而又謂凡得此者無有不同，則是不惟不知性，亦不知氣。不惟觀於外者亂人獸之别，而其反於身者亦昧於天理人欲之幾矣。」

敬軒薛氏曰：「『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義爲性，而不知性即理也，故不明。」

又曰：「告子全不識性。」

顧涇陽曰：「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箇『善』。告子却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説者，總總是箇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説者，總總是箇求於氣。告子却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將這『善』字打破，本體只是一箇空；將這『求』字打破，功夫也只是一箇空。故曰：告子，禪宗也。」

或問：「許行何如？」涇陽曰：「其並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將尊卑、上下一切掃去。其不二價也，所以齊天下之物，將精粗、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箇空。」曰：「如

❶ 「凝」，原作「疑」，據張栻《癸巳孟子説》卷二改。

此，許行也與告子一般意思。」曰：「然只是告子較深，許行較淺。」曰：「何也？」曰：「許行空却外面的，告子空却裏面的。」

又曰：「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亦非因孟子之辨而稍有變也，正發明杞柳、桮棬之意爾，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義，猶杞柳原未有所謂桮棬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拘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桮棬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

又曰：「食、色，性也，當下即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遇色而悦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性矣。若於食而辨其孰爲可甘，於色而辨其孰爲可悦，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吾乃知中國之有佛學，非自漢始也。」

又曰：「告子曰：『仁，內也。義，外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告子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程子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二語何以異？然而出於孟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出於程子則是，出於告子則非。何也？只緣認源頭處差爾。」

又曰：「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却要知言。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却要養氣。告子不論得不得，只論求不求。孟子不論求不求，只論得不得。今人只要掃去『求』字，正告子一脈，却不肯認做不得，此又出告子下矣。」

或問「有命」、「有性」二條，涇陽曰：「此爲告子而發，總之，是明性善也。」曰：「何也？」曰：「食、色，性也。告子謂性自

性，無與於善矣。孟子特揭『命』之一字以破之，以見性自有在，不得離善而言性也。仁，内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内也。告子謂善自善，無與於性矣。孟子特揭『性』之一字以收之，以見善本固有，不得離性而言善也。故曰總之是明性善。」

又曰：「戰國時，論性家紛紛而起，其與孟子角立者，則惟告子一人，乃其主張食、色也，既未免看得性太低，至夷而入於人欲之内，適爲世之徇生者開自便之門。其掃除仁義也，又未免看得性太高。至駕而出於天理之上，適爲世之談空者開玄妙之門，幾何不率天下而禍性也？孟子目擊心惻，悉力推敲，其所主張特與掃除，因而別食、色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爲真者，究竟非真。其所掃除特與主張，因而歸仁義於性，使彼知向之認以爲妄者，究竟非妄。於是性之本來面目始見，而告子之説，兩邊俱無安頓處矣。乃荀、揚諸人，猶然各立異論，欲翻孟子之案。迄於今，且人人愛説無善無惡，至强而附於孟子之案，曰『此正性善之本來面目』也。竊恐爲是説者，豈惟誣性，且誣孟子；豈惟誣孟子，且誣告子。其費安排甚矣，尚可與論性乎？」

又曰：「心是箇極活的東西，不由人把捉得，《虞書》所謂『惟危惟微』，《南華經》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庶幾足以形容之。這裏須大入理會在。看孔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聖，還用了七十年磨鍊功夫，方纔敢道箇『從心』。試看孟子豈不是古今第一等大賢，還用了四十年磨鍊功夫，方纔敢道箇『不動心』。蓋事心之難如此，只有告子容易，却又差。」

或問：「不思之謂神，不勉之謂化，性

體原是如此，聖人之盡性亦是如此。竊以爲學者起因結果，都應不出『不思不勉』四字，子於此屢有推敲，何也？」涇陽曰：「君謂『不思』者，自能不思乎？『不勉』者，自能不勉乎？當必有箇來脈矣。君謂『不思』者，貴其不思而已乎？『不勉』者，貴其不勉而已乎？當必有箇落脈矣。《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是來脈，曰『中』、曰『得』，是落脈。要而言之，來脈處即落脈處，此所謂性體也。是故尋著來脈，方好入脚，不然，縱要不思不勉，如何强得？向落脈上勘明，方好駐脚。不然，縱能不思不勉，亦有何用？試看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分明是箇『不思』。『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分明是箇『不勉』。如此，告子分明是箇聖人，無論孟子，即孔子未到『從心』時，還須讓他三舍。然而證諸性體，天地懸隔，何也？緣他只認得不思不勉是性，不認得善是性，竟作空頭帳爾。由此觀之，君將就不思求不思乎？抑亦就所以不思求不思乎？將就不勉求不勉乎？抑亦就所以不勉求不勉乎？恐不可不一加推敲也。」

問：「告子所謂强持者乎？」高景逸曰：「他也不强持，他倒是自然底。」曰：「近於禪乎？」曰：「非也。告子之學，釋氏所呵也。在釋門，謂之『自然外道』。」

又曰：「仁、義、禮、智，人與物一也，惟形氣殊，是以有偏、全、明、晦之異。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理之與氣，二之固不是，便認氣爲理又不可。告子『生之謂性』，語未嘗差。『生之謂性』，與『一陰一陽之謂道』，何異也？然聖人不謂陰陽便是道，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形只是這箇，須是截得上下分明。告子不知此，故認器爲道也。」

愚按：告子之以「生之謂性」，而取喻於杞柳、桮棬也，即佛氏「作用是性」等説也。充斯説也，雖一切不礙可也，所謂「狗子亦有佛性」是也。告子之以「性爲無善無不善」，而取喻於湍水也，即佛氏「無浄無垢，非空非色」等説也。充斯説也，雖一切無著可也，所謂「圓頓大解脱」是也。告子之不得於言與心，勿求於心與氣也，即佛氏「言思路絶」等説也。充斯説也，雖一切斷滅可也，所謂「不起絲毫現在心、無相光中常自在」是也。由數説觀之，告子而非禪宗也，吾不信矣。晦翁以象山爲宋之告子，愚亦以姚江爲明之告子。

學統卷之五十四終

學統卷之五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道家

漢成帝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諫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遊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黄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導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却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仙、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動海内。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閒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

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姦，❶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禄，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論語》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帝善其言。

唐中宗時，有鄭普思者，以幻術依鬼神爲姦見親幸，出入宫禁。拾遺李邕曰：「普思詭邪，不可邇也，其言誑惑，非可信也。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耶？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致神人耶？秦皇、漢武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就佛果耶？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治鬼使物耶？墨翟、干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豈繫今哉？堯、舜稱聖道在人事，敦睦平章，不聞以鬼。」帝不省。

玄宗時，道士李國禎以道術見，奏：「皇室仙系宜修崇，請於昭應縣南山頂置天華上宫、露臺祠、天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於縣東義扶谷故湫置龍堂。」許之。昭應令梁鎮表諫曰：「臣聞國以人爲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爲主，虐其主則非神。昨蝨賊作孽，水旱爲災，徧於王畿，而臣縣最苦，則神之不能禦大災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列祀之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歲，供億王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

❶「轑陽」，原作「陽轑」，據《漢書》卷二十五下《郊祀志》改。

又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又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説，走南畝之夫，殺東鄰之牛，而冀非妄之福哉？且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尚無一月三祭之禮，宗廟之靈將等以親疏，較以厚薄，其何辭以對？『天地婆父』，言甚不經，上天震怒，貽瀆褻之責，又何辭以解？夫湫者龍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不神。今湫竭久矣，龍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豐潔薦奠而祠之，人且怨矣，神何歆哉？其道君三皇五帝，國有彝典，官有常禮，其來已久，宜並於本所祠祭，又何必勞疲民爲之役哉？彼方士者，直以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祠祭則受脤，在勢則弄權，是以鼓動禁中，熒惑天聽，而不悟人神胥怨，災孽且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罪在不赦也。臣願沈鄴縣之巫，所興兩祠，以權宜停訖。」帝從其言。

憲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絶方士之説。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帝不省。

元和十三年，憲宗信方士柳泌，采藥服食爲長生，以泌爲台州刺史。起居舍人裴潾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當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當饗天下之福。自黄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是也，則必有道矣。自去歲來，所在多薦引方士，名能仙。臣竊以爲天下真有仙人，彼何求於世？必且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鬻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不可信也。況藥以已疾，非朝夕可常餌之物。

而金石酷烈，有毒難化，又益之以火，殆非五臟所能勝也。古君飲藥則臣先嘗，乞令獻丹者先餌一年驗之，即真僞辨矣。」帝怒，謫爕江陵令，而帝竟以服丹燥發崩。

韓昌黎曰：「余不知服食説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説，今直取目見親與之遊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虚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説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絶。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數十升以斃。❶ 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别一年而病，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食柳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誡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

❶「數十升」，原作「十數年」，據《别本韓文考異》卷三十四改。

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乎！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宋祥符中，天子用王欽若言，行封禪，迎天書，作玉清昭應宮，以宰相兼宮使。時群臣争奏符瑞，希帝意。待制孫奭疏言：「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今水旱作沴，饑饉薦臻，乃欲勞民事神，神何享焉？」又言：「今野雕山鹿，並行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愚以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祇自誣而已矣。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惟陛下幸察。」已，朱能得天書於泰山，遣使迎致，奭曰：「天何言哉？安有書也？」具疏言：「昔唐明皇在位日久，内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專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禄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朱能所爲，或其類此，惟陛下幸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也。

朱子曰：「老氏初只是清静無爲，清静無爲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説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

問：「道家之説，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朱子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印。張魯起兵之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爲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脚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

又曰：「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看，盡

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倣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爲人所盜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

又曰：「佛書中多說佛言，道書中亦多云道言，佛是箇人，道却如何會說話？然自晉來，已有此說。」

又曰：「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净》、《消災》二經，皆模學釋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經》，蘇氏作《儲祥宮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之。」

又曰：「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又曰：「論道家三清，今皆無理會，如那兩尊，已是詭名狹户了。❶但老子既是人鬼，如何却居昊天上帝之上？朝廷更不正其位次。又如真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曰真武。玄，龜也。武，蛇也。此本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北方爲玄武七星。至東方，則角、亢、心、尾象龍，故曰蒼龍。西方奎、婁狀似虎，故曰白虎。南方張、翼狀似鳥，故曰朱鳥。今乃以玄武爲真聖，而作真蛇龜於下，已無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真君作四聖，殊無義理。所謂翊聖，乃今所謂曉子者，真宗時有此神降，故遂封爲真君云。」

又曰：「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

❶「狹」，原作「俠」，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五改。

人不信，故以法愚之。」

又曰：「道家修養之説，只是爲己獨自一身便了，更不管別人，便是楊氏爲我之學。」

又曰：「道家説仙人尸解極怪異，將死時，用一劍一圓藥，安於睡處，少間劍化作自己，藥又化作甚麽物？自家却自去別處去。其劍亦有名，謂之『良非子』。良非之義，猶言本非我也。『良非子』，好對『亡是公』。」

西山真氏曰：「神仙之説，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皇帝復求之；秦皇帝求之不驗矣，而漢孝武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爲方士所愚惑，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晚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始萌，乃知平日所爲無非狂悖，而以方士爲妖妄，盡斥罷之。是時年幾七十矣，海內已虚耗矣，乃始自咎其非，不亦晚乎！然迷而能復，猶賢於始皇之終不悟云。」

又曰：「谷永諫成帝一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矣。使武帝時有爲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然則永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旦晝不能常旦晝而有暮夜焉。闔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爾。而爲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善乎揚雄之説也，或問：『人言仙者，有諸？』曰：『吾聞宓犧、神農没，黄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

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永與雄之説，則知長生之爲虚誕也明矣。而後來者猶甘心而不悟，哀哉！」

又曰：「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常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君，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宫静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事之，上書證明其事，魏主遂信之。謙之奏作静輪宫，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神。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夫魏燾，夷狄之君，其爲異教所惑，不足責也。崔浩名爲研精經術，不喜老、佛，而乃怵於一道士之言，以讒妄爲可信，是又出於老、佛之下矣。先儒胡寅嘗論之曰：『浩言：「河圖洛書寄言於鳥獸之文。」夫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象垂然，非有寄言者也。又言：「神人接對，手書燦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者也。神無聲色貌象，曷爲其能書耶？至於信謙之之説，作宫以上接天神，尤爲愚誕。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草木、山川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不壞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謂造化之迹，盈虚消息而不可測也。或者惑於荒幻之言，乃謂或聆其音旨，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寧有是哉？』夫胡寅之論善矣，然則人主之事天，果何道乎？《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者，誠也。湯之所以事天，曰『顧諟明命』爾，文王

之所以事天，曰『翼翼小心』爾，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此，則土木不必崇，儀物不必侈，懔然自持，常若對越，則不待聆音旨、覩儀觀、受符契，而遊衍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者矣。」

又曰：「唐憲宗好神仙，溺於方士，其時若李藩之對、裴潾之諫，皆忠言至論也。自憲宗不一之察，而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爲藥所誤者多矣，覆轍相尋而不知鑒，毋乃惑之甚、蔽之甚乎？」

敬軒薛氏曰：「道家者流，如老子《道德經》是也。如符籙、科儀、飛昇、黄白之術，皆後人附會爲道家之事，《道德經》豈有是哉？」

又曰：「道教盛於宋道君、林靈素，後世踵其妄誕，求福不已。使果有可求之福，道君得之矣。」

又曰：「魏伯陽《參同契》，假《易》論長生之術，若指諸掌。然伯陽今竟能踐其言而度世常存耶？」

又曰：「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耶？』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

又曰：「神仙既自謂能度世，常在人間以化人可也，何必作爲言語耶？以作爲言語而不常在人間，則其誕妄不可信也明矣。」

又曰：「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超出陰陽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

又曰：「老、莊亦無神仙之説，自秦、漢來乃有之。秦皇、漢武求之之效，可見矣。」

又曰：「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

言，皆假設爾。人將謂神仙真可學，誤矣。」

敬齋胡氏曰：「《參同契》、《陰符經》，皆能窺測造化之妙，盜竊造化之機，但不合他將來濟一身之私，故違乎聖賢大中至正之道，反爲學者心術之害。」

又曰：「《參同契》，欲關鍵耳、目、口三者，使耳不用聽，目不用明，口不用言，以完養神氣於内，此但能養一身之私，而棄天下之理。世之自私者多好之，故害道尤甚。」

又曰：「《陰符經》之言奇怪，蓋聖王之道不明，奇怪之士欺世之無人，縱其異説而無所忌憚。説者以《參同契》、《陰符經》與《易》同用，非也。《易》雖精微，而坦夷明白，中正廣大，周徧詳悉，非二書可擬。」

明弘治中，有旨撰《三清樂章》，閣學士徐溥率同官言：「天子祭天地，饗不過犢牲，席不過稾秸，以天至尊無對，物莫能稱其德，故不用也。漢有五帝之祀，已爲非經，況三清説尤邪妄，謂天之上有三大帝，而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臣等誦法禮典，邪説俚曲誠非所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儒臣居之者，欲令謨議政事，涵養化原，弼正違失，非欲其媕阿順旨爲容悦也。」帝嘉納。

後禮官倪岳覆議釐正祀典，疏曰：「按：釋迦牟尼文佛稱三寶，老君稱三清三境天尊者，其説以釋迦本性爲清净法身，其本性應用無住爲千百萬億化身，其成果爲圓滿報身，本一人析三像而並列之既謬，而道家祖老子，所謂『玉清聖境』，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真境』，何名老子之報身，乃與老君亦並列而爲三？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況《莊子》書明言老子之死，則彼亦人鬼，而僭居昊天上帝之上，歷代倣沿，

節年大隆興寺、朝天宮齋醮，爲不經者一。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按：極星，在紫微垣，爲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之所宗，於天文爲正中。而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也。古大明祭日，幽宗祭星，先雷三日有祈報。而祖宗以來，南郊大祀，有合祭之禮，今乃立大帝之像，像之如人，稱之以帝，祀之釋、老之宮。況雷於中春發聲之後，無非其奮迅之期，而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辰，其不經者二。所謂梓潼帝君者，按《圖志》：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巂人，以復母仇徙劍州之大曲山，仕晉，戰没。唐玄宗西狩，封左丞，僖宗加濟順王，宋封英顯。而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禄，與梓潼無干。道書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閒禄籍，故元加號爲文昌司禄宏仁大帝，蓋其誕也，其不經者三。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者，按《傳》：漢張道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令出五斗米爲共，時稱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目其衆曰鬼、曰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而朝廷不能討，魯因據漢中。今所傳道陵，桓帝時，於靈逢雲臺峰白日上升，年百二十歲，蓋其妄也，而沿唐天寶詔稱漢天師，其不經者四。所謂大小青龍神者，宣德中，敕建圓通寺於西山，有二青龍出現，禱雨有應，以得封，歲有祭報，其實蛇也。蛇族有蜦，亦能致雨，今西山寺院多有之。近歲大旱，禱二神，往往無應，則此亦非蜦，乃凡蛇爾。宋天慶觀有蛇見怪，御史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顙，斃之，其患遂息。茅山龍有神，上元簿程顥捕而

醢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尊奉，此不經者五。所謂東岳行祠者，按《圖誌》：東嶽泰山，在今濟南府泰安州，黄帝以來所謂巡狩柴望者也，後世惑於封禪，唐、宋、元加有天齊仁聖大帝之號，祀以人鬼。洪武初，一洗其謬，止仍本稱嶽瀆之靈。歷代崇祀，然東嶽已有常祭，行祠煩瀆，此不經者六。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玄武神也，玄龜武蛇，以北方七宿似之而名。宋避玄祖諱，改稱真武。而《圖誌》乃云：真武爲樂清王太子，遇紫虚玄君授以道祕，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飛昇。國家創統靖難，皆云神有顯相。京城艮隅及湖廣武當山，各建廟嚴祀。純皇帝常範金爲像，遣内官陳善賫詣武當安奉，不過奉承先志，而善引左道鄧常恩等熒惑聖聽，改建顯佑宫居之，使其地爲姦盜之區，矯僞之窟。玄武有神，胡寧容此？此不經者七。所謂崇恩真君者，按道書云：蜀人薩堅，宋徽宗時，從虚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遊，而隆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從薩真人授符。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法顯於京師。宣德中，有金封，建大德觀。成化中，改顯陵大德宫。年四换袍服，三年焚化，十年大焚化，爲費不貲。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皆本之亡宋方士林靈素者也，誕謬如此。近禱雨暘，杳無應驗，此不經者八。所謂金闕、玉闕上帝者，五代徐温子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者也。嘗提兵下福州，能不殺福父老，圖像祀之福州，宋賜名洪恩靈濟宫。永樂中，文皇帝不豫，禱於宫而愈，加封真人，已封真君。成化中，遂加尊號，及其父母。夫以神之世系

年代，可考知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別廟京師，一年之間春秋節祀，亦爲已泰，又舉其兄弟並稱上帝，蓋甚僭矣。況所謂神父聖母者，則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弑主者也，此不經者九。至城隍之神，則王公設險守國之大者。制：天下府州縣皆有祭，而京師城隍，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誕辰及萬壽節，遣官致祭。夫神非人鬼，安所誕生？況歲南郊大饗，及山川壇，俱已合祭，不宜煩黷，諸俱合罷免。」詔需後。

弘治十四年，郊禮成，賜慶成宴，真人張玄慶失不與，給事中吴世忠言：「張氏封爵出於胡元，其先始於東漢黄巾餘賊，以五斗米妖術誘衆，曹操釋不種誅，得世傳其術於吴、蜀好巫之地。晉、隋、唐皆未顯聞，至宋衰尚鬼，始有賜先生號者。理宗賚田宅一區，而張氏始起。元世祖未得位時，嘗遣所信王先生者，渡江爲間，不得達，留宿淮西者久之，欲歸懼誅，念胡人好鬼，可以計脱也，從農家録得張氏妖書一册以獻，因謬言：『臣過江至龍虎山，見嗣漢天師張，有神術，能前知，爲鄉人尊信，頌共稱天師。語臣曰：「殿下入正宸極而宋亡，宋亡而天下可一也。」因以書授臣爲信。』世祖喜，心識之，後平宋，以爲信，召宗演龍虎山。至京，問之曰：『卿曩者與王先生言，今驗矣。卿何道知之乎？』宗演眙愕，曾不知所出，不能對。世祖曰：『往吾所遣王先生，廣顙巨目長身，言與卿語龍虎山，卿忘之耶？』宗演乃詭辭對曰：『是年臣先臣嗣教，臣不知，今傳緒乃在臣。』世祖曰：『是而父耶？宜而之不知也。』於是令主領江南諸宫觀事，佩銀印，視二品，世襲。惟張氏以此起家，故子孫皆專事聲色。玄慶之父元吉，姦

淫凶暴，爲族人訐奏，法司當其罪至極刑，憲宗皇帝宥戍邊。玄慶擬流，其後幸脱，營襲爵，不改益甚，今足躄早衰，酒色過度之證。其他漏泄省中語，替損皇威，淩轢官府，虐害鄉曲者，不可數也。夫張氏邪術，其初所爲，能誑誘愚俗，意其先必清虛寡慾，嗇精養神，故祈禱之閒，或有小驗而然。今玄慶淫酗褻穢，塊然無能，匪直人惡，抑且神怒。衆人不知，妄相聽和，猶神其術，致令被寵而驕，聞宴不赴，亦已過矣。乞下臣章會議，劾玄慶不敬之罪，革其濫爵，逐徒衆歸田，使天下後世咸知大聖人所爲，出尋常萬萬，萬世幸甚。玄慶能爲詛祝，所興禍祟，願加臣身，臣死無悔。」旨報聞。

已，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幸，閣學士會疏言：「祖宗經筵日講外，召儒臣咨訪政事，以成就聖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四，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顔。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則繫於彼。正士闊疏，則邪説乘閒而入，固其理也。齋醮燒煉，本異端惑世之術，聖王所必禁也。宋徽宗用之，乘輿播越，社稷傾覆。唐憲宗用之，藥發殺身。今上清龍虎宫、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燬於火，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甚明。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政講學，遠邪佞而黜誣罔，天下幸甚。」會廣事敗，飲鴆死。

世宗末年，退西苑，篤意玄修，日嚴齋醮禱祠之事，方士邵元節、陶仲文等大被恩遇，户部主事海瑞上疏極諫，略曰：「陛下英斷睿識，可爲堯、舜。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啓聖之祠，瘞斥元世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仰大有爲，謂太平之治，可指

日致。乃陛下鋭精未久，妄念牽惑，反剛明之用，馳空蕩之思，想望長生，一意修玄，土木興作，至二十餘歲，久不視朝，法弛名濫。二王不相見，人謂陛下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謂陛下薄於君臣；淹留西苑，不復宫居，人謂陛下薄於夫婦。隔并屢臻，盜賊滋熾，吏貪民困，賦役煩增。萬方則效，破産禮佛，至於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浄無財用也。』陛下過舉，群臣謬順，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室造宫，工部則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户部則旁求四出。愧心餒氣，前有諂辭以頌陛下，退有後言以從陛下。若是者，臣以爲大欺。陛下之誤，大端在修醮，夫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臣聞自古聖賢修身立命，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之士自漢、唐、宋至今存全。陛下尊陶仲文，號之爲師。仲文則既死矣，其身之不能謀，陛下獨何爲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宋真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擣乃成。兹無因而至，有趾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玄修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姦人揣逆聖意，投桃託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矣。陛下誠翻然悟悔，日旦視朝，與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使諸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明良喜起，吁咈都俞，如天運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無爲之恭也；天地萬物，合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熙物浹，薰爲太和，陛下性中真樂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

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遥興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禄，竦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禄外爲諛，小臣畏罪面爲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伏惟陛下反情易嚮，留神省察。」帝怒，下瑞獄。

整庵羅氏曰：「《老子》五千言，諸丹經莫不祖之。詳其首尾，殊未見其有不合者，然則長生久視之道當出於《老子》無疑矣。」

又曰：「魏伯陽《參同契》將六十四卦翻出許多説話，直是巧，其實一字也無所用，故有教外别傳之説。後來張平叔説得亦自分明，所謂『工夫容易藥非遥，説破人須失笑』是已。使吾朱子灼知其爲可笑，其肯留意於此乎？然朱子之考訂此書，與註《楚辭》一意，蓋當其時其所感者深矣，吾黨尤不可不知。」

又曰：「仙家妙旨，無出《參同契》一書，然須讀《悟真篇》，首尾貫通而無所遺，方是究竟處也。《悟真篇》本是發明仙家事，末乃致意於禪，其必有説矣。然使真能到得究意處，果何用乎？」

又曰：「神仙之説，自昔聰明之士鮮不慕之。以愚之愚，早亦嘗究心焉。後方識破，故詳舉以爲吾黨告也。天地間，果有不死之物，是爲無造化矣。誠知此理，更不必枉用其心。如其信不能及，必欲僥倖於萬一，載胥及溺，當誰咎哉？」

又曰：「今之道家，蓋源於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爲道，主於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禁禱、經咒、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

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爲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建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説起，所謂經咒符籙，大抵皆秦漢閒方士所爲，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絶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爲用不出乎祈禳禜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爲世道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譸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也。欲攻老氏者，須分爲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説爲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

鄧元錫曰：「天地有盈虛，日月有中昃，造化未有居其所而不變、變而不化者也。庖犧氏而無死，神農氏不得作矣。神農氏而無死，黄帝、堯、舜氏不得作矣。而黄帝冢在橋山，故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霸焉而死，死者人所必有也，不可推移，奈之何仁義不修，孝弟不立，而云爲長生也？甚矣人之無厭也！其無厭也，以有貪也；其有貪也，以有惑也。以吾之貪心與貪之者之心合，以吾之惑心與惑之者之心合，轉相引取，轉相譸張，轉相附和，其貪愈甚，則其惑愈深；其惑愈深，則其誑愈誕。又久之，則貪者忘其爲貪，惑者忘其爲惑，而誑者亦且忘其爲誕。蓋至於忘其爲誕，而訛傳妄踵，甲唱乙和，方志志之，幽怪傳焉，希高慕奇之士又從而縱臾之，於是有變現恍忽之妖，有遐登沖舉之事，其爲説牢不可破，而其爲蔽膠不可解

矣。嗟夫！彼其所稱不死者，遼邈未論，即距今三五百年若百年者，茫無風影，孰見孰聞？又安所質而信傳之也？其情見事露者，往往而是，至不可勝數，則又曰不必信，不必不信。甚矣，人之好怪也！」

愚按：道家書，自前代隆、萬閒博搜都集，頒之海内宫觀，所謂《道藏》者是也。其爲洞有三：一《洞真部》，則無上元始天尊所出，號「洞真經」，而爲大乘上法，所云九聖之道也。一《洞玄部》，則三界醫王太上道君所出，號「洞玄經」，而爲中乘中法，所云九真之道也。一《洞神部》，則十方道師太上老君所出，號「洞神經」，而爲小乘初法，所云九仙之道也。每洞各分爲十二類，各以其所流演者件繫之。一曰本文，即三元八會、長行緣起，爲經教之本之類。二曰神符，即龍章鳳篆、靈跡符書之類。三曰玉訣，如河上公注釋《道德》、解《金書》之類。四曰靈圖，如含景五帝之象、圖局三一之形之類。五曰譜録，如「生神」章所述三君本行、所陳五帝示形之類。六曰戒律，如防止六情十惡之類。七曰威儀，如齋法典式、請經軌儀之類。八曰方法，如存三守一、制魄拘魂、策役鬼神、祈禱雨暘、濟幽度顯之類。九曰衆術，如變丹煉石、化形隱景、陰陽術數、藥餌導養之類。十曰記傳，如道君本業、皇人往行之類。十一曰讚頌，如九天舊章之類。十二曰表奏，如六齋啟頭、三會請謁之類。又每洞各有輔，在洞真者曰太玄部，[1]在洞玄者曰太平部，在洞神者曰太清部。又有所謂正

[1]「在」，原作「有」，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一部者，通貫已上諸部，而會歸於一，故曰正一焉。合而計之，三洞、四輔七部五千四十八卷，舉數千年來丹經仙籙，蓋云彙矣。閒嘗披而閱之，彼其所爲精而奥者，乃在《道德》、《南華》、《沖虚至德》等經，時則有若河上公、嚴君平、葛玄、郭象、成玄英、王弼、唐明皇、宋徽宗、吕惠卿、蘇轍、王雱及瑩蟾子、碧虚子、廣成子、抱一子之徒，相與箋疏注解，奉爲玄門鼻祖。而世之羽人簪客，往往不能涉其津涯，觸其藩籬。晉、魏、齊、梁閒，轉而竄入宗門，陰資棒喝，蓋老氏之所有者，佛氏得竊而有之。自餘黄冶變現、符咒驅壓、禜禳科儀之屬，則又皆鄙俚荒誕，學士大夫所不譚，而或者以此覘道家之衰。以愚觀之，秦皇、漢武而後，星冠絳衣之子所在而有，亦何嘗不張皇劍履、誑誘愚民？世主時宰，往往一溺其術，遂足以流數世之毒。嗚乎！金泥玉檢，皆妖魔也。《洞籤》、《雲笈》，皆狐魅也。上下宇宙，日往月來，烏用此太上老君與所云靈寶大法師爲哉？愚方慮其興，冀其絶，而奈何惜其或衰也！昌黎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其先獲我心矣！其先獲我心矣！

學統卷之五十五終

學統卷之五十六上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釋氏

唐太宗時，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路遠言妖。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僞啟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有命自天；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未有佛法，而君明臣忠，祚年長永。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宣，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户，産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蕭瑀以謂：「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無法，請按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於空桑，而遵無父之教乎？」瑀不能對。詔汰沙門。帝嘗謂奕曰：「佛教至玄妙，卿何不悟其理？」奕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用欺愚俗。中國邪僻之人，用老、莊玄言傅益之，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奕八十五而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

憲宗惑於宰相元載、王縉輩報應之言，深信佛法。鳳翔法門寺塔，相傳有佛指骨，特迎致之，留禁中三日，歷送京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後。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言：「佛者，夷狄之一法爾。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有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爾。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陛下神聖英武，千百年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

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鑑臨，臣不怨悔。」表上，謫刺潮州。

宋仁宗時，開寶塔災，得舊所瘞舍利，迎入内傳觀，頗有光怪，將復建塔奉之。右正言余靖曰：「帝王之道，勤儉惟德，國家之本，先阜成其民。自西陲用兵，國力竭矣，陛下當勤勞罪己，以憂人之憂，而自佛求福，福非所可冀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爲神耶？則本瘞土中，火不能及。若以舍利能光有神耶？則一塔不能自衛，於神何有？況凡腐草朽木，皆有光，水晶及珠，夜亦有光，烏足異也？」會御史蔡襄亦言，事得寢。

歐陽永叔曰：「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

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又曰：「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説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説，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絶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程子曰：「聖學本天，佛學本心。」

又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天地閒無適而非道，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非道者，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遺四大，其去道也遠矣。」

又曰：「佛有箇覺之理，是『敬以直内』矣，然無『義以方外』，要之，直内者其本亦

不是。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吾道則不然，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有加損則非道。」

又曰：「佛務上達，無所事下學。要之，下學蔑矣，其上達又安有是也？此徹上徹下之理有閒，則非道。」

韓持國學佛法，以謂山河大地皆幻妄，而本覺真性，無所事修治爲也。程子謂之曰：「道外無性，性外無道。孔子之道如日星，患門人未能盡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至明白矣，豈幻妄哉？聖賢論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小有污壞，即當敬以治之。當修治而修治，義也。不當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必以爲無事修治，則過矣。」持國云：「道無真僞。」程子曰：「不若言『是者爲真、非者爲僞』之爲確也。」持國論克復，云：「道何克之有？」程子曰：「公之言，道也，『克己復禮』，所以爲道也。自非克己，何以體道？然公言『克非是道』，亦道也，道不可離也，可離非道。克復以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

或謂：「釋氏地獄之設，乃佛爲下根說，怖之令爲善爾，庸何傷？」程子曰：「至誠貫天地人，然且不化，安有立僞教而能化人者？」

又曰：「佛氏於陰陽、晝夜、死生、古今闇如也，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可乎？」

陳經正云：「以貴一所見，盈天下皆我，不復知此身之爲我。」程子哂之，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馬理云：「理今有

一奇特事。」問之，曰：「每夜坐，室中有光。」程子曰：「某亦有一奇事。」理請問，曰：「每食必飽。」

又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苟必盡窮其說而去取之，其說未窮，其心固已化而爲佛矣。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

又曰：「佛設教如此，其心謂何？試觀其外人倫，遺事物，難爲取其心，有是心，此有是迹也。」

又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偏，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張横渠曰：「釋氏不知天命，而妄意天性，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也，則歸之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夫是以語大語小，流遁而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理有未窮，謂之盡性，可乎？理性未之窮，未之盡，謂之無不知，可乎？」

又曰：「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

又曰：「自佛説熾行，世之儒者，未嘗窺聖學之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閒而不振。以是天下無智愚善惡，男女臧獲，靡然而信之，雖有英才閒氣生於其閒，少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冥然被驅，

莫自知覺。咸以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也。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惑，德所以亂，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而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畢出於佛氏之門，蓋千五百年於此矣。噫！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何以能正立其閒，而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致堂胡氏曰：「佛教至今千有餘年，其徒浸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浸廣，淺智狹聞之士讀之，如以葉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然佛者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兹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爲非性，佛固人爾，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己也。以爲性耶？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爲廣大慈悲，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憐憫，損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獨於夫婦、君臣、父子，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虻爲比，則廣大慈悲，又安在哉？」

朱子曰：「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即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説可闢。然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燈録》，説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夷狄人，却會做中國様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説《楞嚴》前面咒是他經，後

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大誓語可笑。」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朱子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做，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舉，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摩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爾。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爾。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足以斷之矣。」

又曰：「宋景文《唐書贊》，説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贓，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贓。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説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摩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概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没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

又曰：「《列子》序中說老子、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覺得是如此。疑得佛家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經，如說空處是也。後來道家做《清静經》，又却偷佛家言語，全做得不好。佛經所謂『色即是空』處，他把色、受、想、行、識五箇對一箇『空』字說，故曰『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是空也。而《清静經》中偷此句意思，却說無無亦無，只偷得他『色即是空』，却不曾理會得他『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之意，全無道理。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却只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却只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也。」

又曰：「佛氏乘虚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静』，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静之意，如適閒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及達摩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

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宫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强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

又曰：「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閒，自立講師，孰爲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换推衍，以文其説。《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爲《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强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説空，後來説動静，支蔓既甚，達摩遂脱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静見理。此説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爲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污，宜乎攻之而不勝也。」

又曰：「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説。蘇子由以爲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覆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

又曰：「《楞嚴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説得如此巧。佛書中惟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説。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

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説却自平實。道書中有《真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爲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説，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西漢時，儒者説道理，亦只是黄、老意思，如揚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爾。』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説。直至晉、宋閒，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説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閒，達摩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絶不講，老、佛之説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横説豎説，如是張皇，❶没奈他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杲老謂臨濟若不爲僧，必作一渠魁也。又嘗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爲可畏，若不爲僧，必作大賊矣。」

又曰：「道之在天下，一人説取一般，禪家最説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説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闃闃在天地閒。後來佛氏又放開説，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閒惑人之物，不特於物爲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況佛氏之説，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他惑。」

又曰：「老子先唱説，後來佛氏又做得脱灑廣闊，然考其語多本《莊》、《列》，因説《莊子》説得更廣闊似佛，後若有人推演出來，其爲害更大在。」

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

❶「皇」，原作「王」，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否？」朱子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破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掛著一條絲』。若老氏猶骨是有，只是清淨無爲，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爲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看了。」

問：「今皆以佛之説爲無，老之説爲空，空與無不同如何？」朱子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説半截有，半截無，已前都是無，如今眼下却是有，故謂之空。若佛家之説，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今眼下也是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齊都歸於無。終日喫飯，却道不曾咬著一粒米；滿身著衣，却道不曾掛著一條絲。」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朱子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竅』是也。若釋氏以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也。」

又曰：「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爲事，自謂别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説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又曰：「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概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尚自理會自家一箇渾身，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

又曰：「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

又曰：「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却認爲

己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己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即自挑入新屋。故黄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義、絶滅天理可知。常時有司見渠此説，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之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是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問：「釋氏何故只説空？」朱子曰：「他説『玄空』，又説『真空』，玄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説略同。但是他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他如此要何用？」

問：「釋氏以天地萬物爲幻，老氏又却説及下截。」朱子曰：「老氏勝。」

又曰：「釋氏之説易窮，大抵不過如道家《陰符經》所論『絶利一源，便到至道。』」

又曰：「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絶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爾，害未有不由淺而深者。」

或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朱子曰：「莊、老絶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佛初入中國，止説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説話。」

又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説。」

又曰：「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得箇空虚寂滅，不知他所謂見者，見箇甚底？莫親於父子，却棄了父子；莫重於君臣，却絶了君臣，以至民生彝倫之間不可闕者，他一皆去之。所謂見者，見箇甚物？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他却不親親，而剗地要仁民愛物。愛物時也，則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無用牝，不麛不卵，不殺胎，不覆巢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茹葷，以至投身施虎，此是何理？」

又曰：「或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説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又曰：「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

又曰：「吾儒心雖虚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

又曰：「釋氏虚，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爲不緊要而不理會。」

又曰：「釋氏只要空，聖人只要實。釋氏所謂敬以直内，只是空豁豁地，更無一物，却不會方外。聖人所謂敬以直内，則湛然虚明，萬理具足，方能義以方外。」

問：「儒、釋之辨，莫只是虚、實兩字上分別？」朱子曰：「未須理會，自家身己分，若知得真則其僞自别，甚分明，有不待辨。」

又曰：「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

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説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真，却與釋氏同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又曰：「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眇忽。』以某觀之，真似冰炭。」

又曰：「儒者見道，品節燦然。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然只是綽過去。」

問：「先生以釋氏之説爲空、爲無理。以空言，似不若『無理』二字切中其病。」朱子曰：「惟其無理，是以爲空。他之所謂心、所謂性者，只是箇空底物事，無理。」

朱子問衆人曰：「釋氏言『牧牛』，老氏言『抱一』，孟子言『求放心』，皆一般，何緣不同？」或就問曰：「莫是無這理。」曰：「無理，煞害事。」

又曰：「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脱，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爲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爲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又曰：「佛氏只守得這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之學，則居敬爲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問：「何以分别儒、釋差處？」朱子曰：「只如説『天命之謂性』，釋氏便不識了，便遽説是空覺。吾儒説底是實理，看他便錯了。他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却如何不捨一法？到了是説那空處，又無歸著。且如人心須是其中自有父子、君臣、兄

弟、夫婦、朋友，他做得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認得一箇誠實底道理，誠便是萬善骨子。」

問：「佛氏所以差？」朱子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捨一法』等語，這是他後來桀黠底，又撰出這一話來，倚傍吾儒道理，正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且如人生一世間，須且理會切實處。論至切至實處，不過是一箇心，不過一箇身，若不自會做主，更理會甚麼？」

又曰：「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云『撲落非他物，縱横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説，以爲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觔』、『乾矢橛』之説，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説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説時。」

又曰：「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也。』只是教人如此做功夫，故學禪者只是把一箇話頭去看『如何是佛』、『麻三觔』之類，又都無義理得穿鑿。看來看去，功夫到時，恰似打一箇失落一般，便是參學事畢。《莊子》亦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只是

如此教人。但他都無義理，只是箇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義理。若看得透徹，則可以貫事物，可以洞古今。」

又曰：「釋氏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此外別有何法？只是釋氏没道理，自呀將去。」

或言：「釋氏之徒，爲學精專。」朱子曰：「便是，只惜他所學非所學，枉了功夫。若吾儒邊人下得這功夫，是甚次第？」

問：「釋氏入定，道家數息。」朱子曰：「他只要静，則應接事物不差。孟子便也要『存夜氣』，然而須是理會『旦晝之所爲』。」曰：「吾儒何不傚他恁地？」曰：「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不知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慎恐懼乎不覩不聞』，『敬以直内，義以方外』，都一切就外面攔截。」曰：「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功夫。」曰：「然。」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著。』《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朱子曰：「謝氏之説地步闊，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功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得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録》，有些説話極好笑，亦可駭。説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著』，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功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朱子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

處，是認心爲性，正與佛氏相似。佛氏只是磨擦得這心極精細，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原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他都不管，横來豎來，他都認做性，他最怕人説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説也。」

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爲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麤糙爾。」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概欲以空爲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爲體，他只是説這物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

問：「聖門説『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朱子笑曰：「也問得好。據公所見如何？試説看。」曰：「據某所見及佛氏之説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爲意，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爲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所謂『知性』者，知此而已。」曰：「且據公所見而言，若如此見得，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

所發爲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説，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況孟子所説『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

又曰：「若是如釋氏，道只是那坐底、視底是，則夫子之教人也，只説視、聽、言、動底是便了，何故却説非禮勿視、聽、言、動？只説『居處』、『執事』、『與人交』便了，何故於下面著箇『恭』、『敬』、『忠』？只説箇『出門』、『使民』便了，何故却説『如見大賓』、『如承大祭』？」

又曰：「釋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如坐，交脛坐也得，疊足坐也得，邪坐也得，正坐也得。將見喜所不當喜，怒所不當怒，爲所不當爲。他只是直衝去，更不理會理。吾儒必要理會坐之理當爲尸，立之理當如齋，如頭容便要直，所以釋氏無理。」

又曰：「知覺之理，是性所以當如此者，釋氏不知。他但知知覺，没這理。故孝也得，不孝也得。」

又曰：「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爲道。如以仁、義、禮、智爲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爲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

又曰：「釋氏專以作用爲性。如某國王問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爲性。』曰：『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云云，此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説也。且如手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爲性乎？龜山舉龐居士云『神道妙用，運水搬柴』，以

比『徐行後長』，❶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後長』乃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爲不弟。如曰運水搬柴即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之弟耶？」

問：「釋氏『作用是性』。」朱子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他也說『存養心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只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彝』，無不各具此理。他只見得箇渾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底也是，豎底也是，直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理而視也是此性，以理而視也是此性。少閒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則只是一箇真實底道理，他也說我這箇是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所争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識得這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徧。他也說：『我這箇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周徧？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以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說得來極闊，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諱其所短，强如此籠罩去。他舊

❶「比」，原作「此」，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六改。

時瞿曇説得本不如此廣闊，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翻轉窠臼，只説『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又曰：「佛家説『會萬物於一己』。若曉得這道理，自是萬物一體，更何須會？若是曉不得，雖欲會，如何會得？」

又曰：「佛氏見影，朝説這箇，暮説這箇，至於萬理錯綜如此，却都不知。」

又曰：「釋氏先知死，只是學一箇『不動心』。告子之學則是如此。」

又曰：「凡遇事先須識得箇邪正、是非，盡掃私見，則至公之理自存。或云：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凡聖情盡，即如知佛，然後來往自由。吾道却只要掃去邪見，邪見即去，無非是處，故生不爲物累，而死亦然。曰：聖人不説死，已死了，更説甚事？聖人只説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是與他精細理會道理教是。胡明仲侍郎自説得好：『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佛不言顯而言幽』，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若是箇殺人賊，一尊了他，便可生天。或云：于頔在《傳燈録》爲法嗣，可見。曰：然。」

又曰：「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但此經都有添入者。❶且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加增。如楊文公、蘇子由皆不悟此，可怪！又其文字中至有甚拙者，如《楞嚴經》前後只是説咒，中間皆是增入。蓋中國好佛者覺其陋而加之爾。」

又曰：「佛初只有《四十二章經》，其説

❶ 「都」，原作「那」，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六改。

甚平，如言彈琴絃急則絶，慢則不響，不急不慢乃是。大抵是偷得老、莊之意，後來達摩出來，一齊掃盡，至《楞嚴經》，做得極好。」

又曰：「達摩未來中國時，如遠、肇法師之徒，只是談莊、老，後來人亦多以莊、老助禪。古亦無許多經，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偈，平仄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問：「《心經》如何？」朱子曰：「本《大般若經》六百卷，《心經》乃是節本。」曰：「他既説空，又説色如何？」曰：「他蓋欲於色見空爾，大抵只是要鶻突人。如云『實際中不立一法』，又云『不捨一法』之類皆然。」

問：「劫數如何？」曰：「他之説亦説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某經云：『到末劫人皆小，先爲火所燒成劫灰，又爲風所吹，又爲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底亂道。」問：『活潑潑地是禪語否？』曰：「不是禪語，是俗語。今有儒家字，爲佛家所竊用，而後人反以爲出於佛者，如寺、精舍之類不一。」

又曰：「佛書中説『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説，恐不能得身己出來。他的『四大』，即吾儒所謂魂魄聚散。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三御卷，佛説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黠者出，却言『實際理地，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

又曰：「《華嚴合論》，其言極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這箇，是有甚麽好處？也不會厭。可惜極好底秀才，只恁地被他引去了。」或問：「《金剛經》大意。」曰：

「他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説『不應住法王心，不應色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説『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他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只是一箇無字。自此以後，只管纏去，只是這兩句。如這卓子，則云『若此卓子，非名卓子，是名卓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即名佛』，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説箇無。」

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爲好之之篤？」朱子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問：「只爲他大本不立，故偏了。」曰：「真所謂『詖、淫、邪、遁。』蓋詖者，是他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詖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得一邊，又却説得周遮浩瀚。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於偏而不能返，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他見得偏了，於道都不相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遁者，是他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絶，見去不得，却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詖，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虚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虚了，故於大本不立也。」問：「温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内」則有

之，「義以方外」則未也。』某於此未安。」曰：「前日童蜚卿正論此，以爲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録》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内」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内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内』也不是了。」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亦此意。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説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

又曰：「《圓覺經》只有前兩三卷好，後面便只是無説後强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難一事，及那燒牛糞時一咒，其餘皆是文章之士添底。」

又曰：「《楞嚴經》本只是咒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説話。咒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所以有咒者，蓋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爲害，故作咒以禁之。咒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咒如叱喝，又爲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

又曰：「《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説，是南北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不見。」

又曰：「《傳燈録》極陋，蓋真宗時一僧做上之。真宗令楊大年删過，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

又曰：「釋氏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後來既久，無可得説。晉、宋而下，始相與演義。其後義又窮，至達摩以來，始

一切掃除。然其初答問，亦只分明説，到其後又窮，故一向説無頭話，如『乾矢橛』、『柏樹子』之類，只是胡鶻突人。既曰『不得無語』，又曰『不得有語』，道也不是，不道也不是，如此則使之東亦不可，西亦不可。置此心於危急之地，悟者爲禪，不悟者爲顛。雖爲禪，亦是蹉了蹊徑。置此心於別處，和一身皆不管，故喜怒任意。然細觀之，只是於精神上發用。」問：「渠既一向説空，及其作用，又只是氣。」曰：「作用是心亦是氣，渠自錯認了。渠既説空，又要和空皆無，如曰『空生大覺中』之類。」問：「病翁《墓志》中説官田事，如何？」曰：「佛家自説有體無用，是渠言如此，依實載之。」問：「禪僧有鳴鼓升座死者，如何？」曰：「世念既去，自知得。只是能握不卧牀席爾，別無他説。」

又曰：「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觔』、『乾矢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説只是如此。其閒有會説者，却吹嘘得大。如杲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問：「禪家説無頭當底説話，是如何？」朱子曰：「他説得分明處，却不是，只内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便盡曉得。他又愛説一般最險絶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或曰：「不理會得，也是一事不了。」曰：「只此亦是格物。」

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

他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朱子曰:「所以伊川説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他也微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他用處全差,所以都閒斷,相接不著。」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問:「圭峰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笑。」曰:「他指仁義爲恩愛之義,故如此説。他雖説理義,何嘗夢見?其後杲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虚空打做兩截?』」

又曰:「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己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爾。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己,解是禪也。」

又曰:「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只是將此一禪横置胸中,遇事將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論説不論行。」

又曰:「釋氏,須灼然看得他底之非,一出一入,不濟事,禪將作何用?」

又曰:「禪學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説話,可知道不索性。豈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看得好支離。」

又曰:「學道又雜佛學者,但歇一月功夫,看誰邊有味。佛氏只歇一月,味便消了。彼漸消,則此漸進,此是鈍功夫,然却是法門也。」

問:「釋氏因緣之説。」朱子曰:「若看

《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説誠有之，但他説得來只是不是。❶」

又曰：「佛家不合將才作緣習，緣習是説宿緣。」

又曰：「禪家以父子兄弟相親愛處，爲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非類，我却有愛及他，便是無緣之慈，以此爲真慈。」

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朱子曰：「要求清浄寂滅，超脱世界，是求一身利便。」

又曰：「釋氏之學，務使神輕去其幹，以爲坐亡立脱之備。其魄之未盡化者，則流爲膏液，散爲珠琲，以驚動世俗之耳目，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

問：「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朱子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

又曰：「佛家多有『奪胎』之説，也如何見得？只是在理無此。」

問：「禪家言性，太陽之下置器處。」朱子曰：「此便是説輪迴。」

問：「禪家言性『傾此於彼』之説。」朱子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説爾。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却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却受他血陰。他説傾此於彼，蓋如一破弊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爲彼日影。他説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去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如橫渠説『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

❶「只」，原作「不」，據《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六改。

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説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説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

問：「輪迴之説，是佛家自創否？」朱子曰：「自《漢書》載鬼處，已有此話模樣了。《元城語録》載温公謂『吾欲扶教爾』。温公也看不破，只是硬恁地説。」某云：「或傳范淳夫是鄧禹後身。」曰：「鄧禹亦一好人，死許多時，如何魄識乃至今爲他人？」某云：「呂居仁詩，亦有狗脚朕之語。」曰：「他又有偷胎奪陰之説，皆脱空。」

或有言修後世者，朱子曰：「今世不修，却修後世，何也？」

問：「人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説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問：「嘗記前輩説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修橋道造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爲。向見伯恭説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説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是其祖師所傳，故士大夫好佛者多爲簧鼓。」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又曰：「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爲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

又曰：「俗言佛燈，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寶氣，又恐是腐葉飛蟲之光。蔡季通去廬山問得，云是腐葉之光。云：『昔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團光，來日看之，乃一腐葉。』妙喜在某處見光，令人撲之，得一小蟲，如蛇樣而甚細，僅如布線大。此中有人隨汪聖錫到峨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有佛。然其人以手裹頭巾，則光中之佛亦裹頭巾，則知乃人影爾。今所在有石，號菩薩石者，如水精狀，於日中照之，便有圓光。』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如佛影爾。峨眉山看佛，以五更初看。」

又曰：「王質不敬其父母，云：『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更有幾箇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爲常。佛法説君臣、父子、兄弟，只説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子文》，[1]末爲因報之説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啟其殺身，蓋彼安知不説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生曾殺我。』」

又曰：「佛家説要廢君臣、父子，他依舊廢不得。且如今一寺依舊有長老之類，其名分亦甚嚴，如何廢得？但皆是僞。」

問：「釋氏之失：一是自利，厭死生而學，大本已非。二是滅絶人倫。三是逕求

[1]「子文」，原作「身又」，據中華書局校點本《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六改。

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朱子曰：「未須如此立論。」一日因某解「物則」，語及釋氏，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汙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之。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説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絶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説，後來達摩入中國，見這般説話中國人都會説了，遂换了話頭，專去面壁，静坐默照，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説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静坐，越弄得來闊，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玄妙説。」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説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横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説得兩邊末梢頭，中間真實道理却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

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説高殺，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没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説不如此，你道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

不説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爲取利禄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悦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説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却請兩箇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著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底做，少閒自見得他底低。」

問：「士大夫末年多溺於釋氏之説者，如何？」朱子曰：「緣不曾理會得自家底源頭，但看得些小文字，不過要做些文章，務行些故事，爲取爵禄之具而已。却見得他底高，直是玄妙，又且省得氣力，自家反不及他，反爲他所鄙陋，所以便溺於他之説，被他引入去。」

又曰：「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爲自家這裏功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没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説得來疏略，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没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説，則以爲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説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却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弟，看他説那做功夫處，往往不精切。」

又曰：「老氏見得煞高，佛氏安敢望他？唐人方説佛。本朝士大夫好佛者，始初楊大年，後來張無盡。」

又曰：「老氏煞清高，佛氏乃爲逋逃淵藪。今看何等人，不問大人、小兒、官員、村

人、商賈、男子、婦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是見婦人便與之對譚。如杲老與中貴權要及士大夫皆好，湯思退與張魏公如水火，杲老與湯、張皆好，杲老乃是禪家之俠。」

又曰：「陳福公臨終，親筆戒其子，勿用浮屠。林子方力責之，人之卑陋乃如此。」

又曰：「本朝歐陽公排佛，就禮法上論，二程就理上論，終不如宋景文公捉得正贓出。蓋佛書分明是中國人附益，初來只有《四十二章經》，至晉、宋閒乃譚義，皆是剽竊《老》、《莊》，取《列子》爲多。其後達摩來又説禪，又有三事：一空、二假、三中。空全論空，假者想出世界，中在空假之中。唐人多説假。」

問：「胡僧不能害傅奕，只是邪不能干正否？」朱子曰：「是他心不動。」

又曰：「釋氏之説，如明道數語，闢得極善。他只要理會箇寂滅，不知須强要寂滅他做甚？既寂滅，後却作何用？何況號爲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譚只是莊、列，今其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户，方脱去莊、列之談，然實剽切其説。傅奕亦嘗如此説。論佛只是説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説恒河沙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受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他做佛？何以待闕許久？又如住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他撰成一藏説話，偏滿天下，惑了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可絶。今其徒若聞此説，必曰此正是

爲佛教者，然實謬爲此説，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應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爲不善，一旦因讀佛書稍稍收斂，人便指爲學佛之效，不知此特粗勝於庸俗之人爾。士大夫學佛者，全不曾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説，必曰：『此吾之迹爾，皆我自不以爲然者。』如果是不以爲然，當初如何却恁地撰下？又如僞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怨捉事人，故意攤贓爾。」

又曰：「自伊洛君子之没，諸公亦多聞闢佛氏矣，然終竟説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領爾。釋氏自謂識心見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爲其於性與用分爲兩截也。聖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無不本於此。故雖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於性之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用處，則曰『無所不可爲』，故棄君背父，無所不至者，由其性與用不相管也。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教將遂絶矣。譬如火之焚將及身，任道君子豈可不拯救也？」

又曰：「今之闢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佛以空爲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爲辨？舊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閒，漸見其非。」

又曰：「近看《石林過庭録》，載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説來做己使，是爲洛學。某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真，其差謬類如此。但

當初佛學只是説，無存養底功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功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説，不曾就身上做功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功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説爲己使。」

又曰：「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勢如何拗得他轉？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難得，三世之後，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大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時又如何？」朱子《答汪尚書書》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絶、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閒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説，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憒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虚度歲月而悵悵爾。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卓絶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閒，毫釐必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虚，則較然矣。就使其説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無以異也。」

又《答汪尚書》曰：「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説，熹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顔、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閒，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横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又《答汪尚書書》曰：「『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爲如此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爲説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娱，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僥倖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不必』以『不可』，倘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詞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詞也。夫二者之閒相去遠矣，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答張欽夫書》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

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秩』、『天敍』、『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如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禮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搬柴之説，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爾。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己私汩没久矣，安能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説，亦欲學者操而存之爾，似不爲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則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静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爲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是以求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爲不欲其如此爾。」

又《答張欽夫書》曰：「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爾。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爲

一術以求至乎彼哉?」

又《答張欽夫書》曰:「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内外之道不備。然爲其説者,左右迷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别有大本也。」

《與張敬夫書》曰:「以敬爲主,則内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爍爍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❶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答許順之書》曰:「吾友見教,要使天下之人不知有自家,方做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唤做本心得否?唤做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挫掩藏得全不發露,似箇没氣的死人,亦只是計較利害之私,與聖門氣象大相懸隔。信知儒、釋只此毫釐間,便是謬以千里處,望吾友更深思之。」

《答連嵩卿書》曰:「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説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説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别,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

❶「兩」,原脱,據《晦庵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一補。

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

《答石子重書》曰：「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爾。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爾。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耶？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閒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

又《答石子重書》曰：「口之於味等事，其當然者，天理也。若概謂之理，則便只成釋氏運水搬柴之說。」

《答陳明仲書》曰：「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釋氏指理爲障，而兀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

《答李伯諫書》曰：「來書謂聖人以仁爲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能仁』，又引程氏之說爲證。熹竊謂程氏之說，以釋氏窮幽極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爲極至之論。但老兄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爲重爾。然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毫釐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體用所以一源，

而顯微所以無閒也。釋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乎？」

又《答李伯諫書》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熹謂性無假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

又《答李伯諫書》曰：「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内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内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然敬以直内，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曰能直内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别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爾。所謂有直内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功夫爾，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❶但有閒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内外不備之意矣。」

《答林擇之書》曰：「如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内

❶「元」，原作「無」，據《晦庵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改。

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答廖子晦書》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爾。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大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爾。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諭之云，然後爲得也。必如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欲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絶、恍惚之閒，瞥見心性之影象爾。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又《答廖子晦書》曰：「蓋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閒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像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

爲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顔子之初鑽高仰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爾。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説，但只教人『格物致和』、『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功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説用功夫處，只説『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説『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閒，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别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説求其放心，亦只是説日用之閒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别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像之爾。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説相輪者，何以異哉？」

《答汪太初書》曰：「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佛、老之説，無

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僥倖於一見此物以爲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

《答詹兼善書》曰：「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爾。」

《答潘恭叔書》曰：「性固不能不動，然其無所不有，非爲其不能不動而後然也。雖不動，而其無所不有，亦曷嘗有虧欠哉？釋氏之病，乃爲錯認精神魂魄爲性，非爲不知性之不能動而然也。使其果能識性，即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則不可言見夫性之本空，此等處主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答胡季隨書》曰：「《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恐記録者有誤。要知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仔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爾。」

《答傅子淵書》曰：「大抵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一取決於胸臆，氣象言語只似禪家，張皇鬪怒，殊無寬平正大、沈浸濃郁之意。

荆妙所謂『有拈槌豎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略，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

《答吴斗南書》曰：「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説也。如今更不可别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後，今人多錯説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説。先聖言此，只是説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閒爾。如言見堯於羹，見舜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别爲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絶，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絶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説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

《答陳衛道書》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

又《答陳衛道書》曰：「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閒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儱侗恍惚之閒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

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具，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爾，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爾。只如絶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絶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填補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畢竟絶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却已絶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儱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真實地位也。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儱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鄙見如此，幸試思之。」

《答何叔京書》曰：「潘君之論，異乎吾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言考之，豈其父嘗見環溪，而環溪者，即濂溪之子元翁兄弟也與？元翁與蘇、黄遊，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其言固不足據。且潘君者，以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文字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絶不相類，蓋《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而此書乃謂中爲有物而必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爾。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

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没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修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其後所謂立象示人，以乾元爲主者，尤爲誕誕無稽。大概本不足辨，以來教未有定論，故略言之。」

《答汪叔耕書》曰：「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沈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叮嚀反覆，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虚心静慮，優柔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説，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别傳爾。不期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❶似亦未得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虚白清鏡、火珠静月、每現輒變之説，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説？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雜，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

《答許生書》曰：「來喻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説也。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録》者，其説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

❶「期」，原作「欺」，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

西山真氏曰：「按：漢永平初，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雖好之，然不過潔齋修祀而已。英尋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於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寖盛。而五胡之君，若石勒之於佛圖澄，苻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爲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自是至於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又曰：「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至者也。夫以萬乘之尊，而自舍其身爲佛之廝役，其可謂卑佞之極矣！殫國府藏，朘民膏血，以資塔廟，又可謂尊奉之極矣。以蔬茹麪食而易宗廟之牲牢，恐其有累冥道也。織官文錦，有爲人類禽獸之形者亦禁，反逆赦而不誅，剽盜肆行亦弗忍禁，凡以推廣佛戒也。蓋嘗論之，使僊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而得也明矣。縱求而得之，戎夷荒幻之教，不可以治華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況不可求耶？漢武貪僊，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亂亡之厄，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且其舍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樂空寂乎？使其能若迦維之嫡嗣，視王位如敝屣，褰裳而去之，庶乎爲真學佛者。而帝也既以篡弑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一

涉疑似，忌之而至死，貪戀如此，又豈真能舍者乎？釋服入道，既可徼浮圖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佞佛而實以詆佛也。且其織文之非實，猶不忍戕之。彼蚩之氓，性命豈禽獸比？而連年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鼈之，曾不少卹，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帝於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終引賊以覆宗祊。若綸、若繹，或總雄師，或鎮上游，當君父在難，不聞有灑血投袂之意。方其弟兄相仇，叔姪交兵，極人倫之惡，此無他，帝之所學者釋氏也。釋氏以天倫爲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十年之閒，風俗淪胥，綱常掃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以堯、舜、三王爲師，而不雜於分外之教，必本仁義，必尚禮法，必明政刑，顧安有是哉？」

又曰：「按唐代宗以佛言報應爲問，使其時有儒者在相位，必以福善禍淫、虧盈益謙之理反復啟告，使人主懔然知天道之不可誣，而自强於修德。元載等曾微一語及此，乃以宿植福業爲言，而謂國祚靈長皆佛之力，毋乃厚誣天道乎？夫唐之所以歷年多難者，以太宗濟世安民之功不可掩也，而所以多難者，以其得天下也不純乎仁義，綱常禮法所在有慚德焉，繼世之君，克己勵善者少，恣情悖理者多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此之謂矣。載等舍天道而談佛果，是謂災祥之降不在天，而在佛也；爲治之道，不在修德，而在於奉佛也。代宗惟其不學，故載等得以惑之。且夫安史之禍，由太真蠱於內，楊、李賊於外，醞釀而成之也。而所

以能平之者，由子儀、光弼諸人盡忠帝室，驅而攘之也。其所以皆有子禍者，祿山、思明以臣叛君，故慶緒、朝義以子弑父，此天道之所以類應者也。回紇、吐蕃不戰自退，則又子儀挺身見虜，設謀反閒之力。推迹本末，皆由人事。而載等乃曰：『此非人力所及。』其欺且誣，固不甚哉！方是時，子儀以屢立大功，爲大閹魚朝恩所忌，載等以却敵歸之佛力，既足以排子儀，又足以媚朝恩，姦邪情狀，豈不灼然？而代宗弗之察也。寇至則飯僧講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賚，移爪牙之功歸髡髵之輩，其不激將士之怒而速危亡之厄，直幸而已爾。其後我朝舉兵南伐，孱主李煜亦祖是轍，梵唄未終而城堞不守矣。吁！是豈不足爲千載之戒哉？」

又曰：「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田利益之報，所謂以利心而爲之者也。故韓愈佛骨之諫，歷陳古先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人主事佛而夭促，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而憲宗弗之悟也。方是時，既餌金丹，又迎佛骨，求僊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期年而其效乃爾，福報果安在耶？」

金仁山曰：「佛氏之說，比告子更精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爲性也。指人心爲性，而不知道心爲性也。雖其主於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錯謬，終不可以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

學統卷之五十六上終

學統卷之五十六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統

釋氏

曹月川曰：「人氣聚而生，氣散而死，猶旦晝之必然也，安有死而復生爲人，生而復死爲鬼，往來不已而爲輪迴哉？」

又曰：「吾儒之寂，寂而感，如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謂此心方其寂然不動，而民彝物則燦然具備於中。及感而遂通，則範圍之而不出乎一心，酬酢之而乃通乎萬變，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又何往非心之感耶？彼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曰以虛爲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爲真體，以天地萬物爲幻，人事都爲粗迹，盡欲屏除去了，一歸於真空爾。此等之教，不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又將何以有實事乎？」

敬軒薛氏曰：「寂而感，虛而實，此吾儒與釋子不同處。」

又曰：「《金剛經》只欲説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爲幻迹，此所以偏於空虛也。聖人則道器合言，所以皆實。」

又曰：「程子曰『釋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愚謂惟其如此，故其言誕妄。」

又曰：「程子曰：『有無、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蓋聚則爲有、爲動、爲始，散則爲無、爲靜、爲終，生死之説，不過如此。

釋氏聚散亦人爾，安能以已散者爲禍福耶？舉前古爲其所惑，理之不明也甚矣。」

又曰：「陳仲子無親戚、君臣、上下，其廉爲小節。釋氏滅天理、人倫以潔其身，果何道哉？」

又曰：「釋氏出世法，天地、陰陽、古今皆世也，而可出乎？」

又曰：「釋子塵芥六合，然六合無窮，安得塵芥之？夢幻人世，然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又曰：「釋子以罪福誘人，豈是公道？」

又曰：「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便是。」

又曰：「自有天地，即有聖人之教，西方之學果是耶？伏羲、神農、黄帝、堯、舜、三代之世，又何爲不出耶？果非耶？何其既出而好之者衆耶？西方之學未出，而天下之治靡所缺，既盛而前代之治有所忽，其殆有所乘而至耶？抑氣化消息、邪正相勝而然耶？余皆不知其故也。」

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人之大孝也。夫婦配偶，所以承先世之重，延悠遠之緒，人之大倫也。釋氏乃使人秃其髮，絶其配，不孝、絶倫之罪大矣。」

又曰：「聖人順天理而盡人倫，釋氏逆天理而滅人倫。」❶

又曰：「釋氏逃世滅倫以爲潔，正猶陳仲子辟兄離母以爲廉也，是安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哉？」

又曰：「天者，萬物之祖，生物而不生於物者也。釋氏亦人爾，其四肢百骸，固亦天之所生也，豈有天所生者而能擅造化之

❶「理」，原作「倫」，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柄耶？若如其說，則天不在天，而在釋氏矣。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寧有是理耶？」

又曰：「聖人之心如天，物有違忤者，終無私怒也。釋氏極言其神妙無方，慈悲忍辱，至於一有毁謗其書、不尊其教者，即報之以種種之罪，又何量之小而心之忮耶？」

又曰：「聲、香、色、味、觸，佛書所謂五欲，世人之所貪，彼欲滅絶者也。極其論聲、香、色、味之盛，又極人世之所無者而誇耀之，何耶？」

又曰：「釋氏本是自潔其身，紛紛之言，皆其徒附會之也。」

又曰：「中夜忽思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即性也。佛氏之學有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既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真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程子謂其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不其信與？」

又曰：「道無有不到處，亦無有間斷處。釋氏出家修行，是有不到處；專務上達而無下學，是有間斷處，又焉得爲道乎？」

又曰：「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意。釋氏動輒言其功德無量，何耶？」

又曰：「釋氏極論道妙，而以金玉、珍寶、奇怪之物侈言之，何耶？」

又曰：「滿眼皆實理，而人不之信。釋

氏持一偏空説，舉前古之人皆爲所惑，何哉？」

又曰：「學者得如周、程、張、朱之爲人，亦可矣。四子不好佛，而學者乃好之，則是爲人不求如四子之賢，而好佛乃求過於四子也，惑之甚矣！」

又曰：「周、程、張、朱，真儒也。四子辨佛、老之非至矣，學者讀四子之書，而乃匍匐佛、老之奴隸，是豈真知四子而能讀其書者哉？」

又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與化無累。異端必求一超出陰陽之外、不生不滅之説，有是理乎？」

又曰：「聖賢之言皆平易易知，後世儒者有作禪語以見於文辭者，雖曰明理，失平易之意矣。」

明成化初，以太后誕辰建齋醮，禮部尚書姚夔率大臣醵錢具瓣香，期赴壇助禱祠，給事中張寧上疏曰：「釋、老之教邃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寖盛。然三代君主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釋、老無補，較然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人之大倫，自古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此爲之經者也。佛、老之法則欲去君臣，廢夫婦，而歸諸虚無寂滅。使其教盡行，不及百年，人類盡矣。歷代英君誼辟，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其禍福輪迴之空譚，頗能以警動愚俗，姑將存之，爲治化之外一術爾，非真謂其能扶世立教，延國步而爲之崇奉也。比者以皇太后誕日建齋，固皇上百順之孝，慰悦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上綏懿祉，則心誠道得，允合舊章，安有身爲儒者自失其守而從諛於邪也？夫人

臣之事君，願其福，則當勸其德善；願其壽，則當閉其衰淫；願天心向順，則當相以和保小民，❶康濟四海，以祈永命。今不能然，而欲以瓣香尺楮具列之銜，宣揚於佛、老之宫，相率而拜之，曰：爲朝廷祈福也。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亦安可厚誣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願之，豈敢以儒者門户之故，爲此崛强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於經筵聖學不無所損，於進講儒臣難以身勸。」不報。

丘瓊山曰：「浮屠氏之所言所爲，真所謂大亂之道，在三代聖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漢明帝爲人之子，乃崇無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爲中國之主，乃黨外夷之人，開兹大釁，以爲中國千萬年無窮之禍害。嗚呼！若明帝者，豈非名教中萬世之罪人哉！」

敬齋胡氏曰：「離内外，判心迹，此二本也。蓋心具衆理，衆理悉具於心，心與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雖在外，統之在吾一心；應事接物之迹雖在外，實吾心之所發見。故聖人以一心之理，應天下之事，内外一致，心迹無二。異端虚無空寂，此理先絶于内，以何者而應天下之事哉？由其專事乎内而遺其外，不考諸迹而專求諸心，厭棄事物之理，專欲本心之虚靈，是分内外、心迹爲二本矣。愚嘗思之，内外、心迹，終二他不得，空則内外俱空，實則内外俱實；有則内外皆有，無則内外皆無；是則心迹皆是，非則心迹皆非；正則心迹皆正，邪則心迹皆邪，固未嘗二也。」

❶「則」，原作「向」，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又曰：「老氏雖虚無，然亦終不奈這道理實有何，故滅不盡。禪家素浄打坐，只消一箇『空』字，把天下道理滅絶掃盡。」

又曰：「莠之亂苗，紫之奪朱，皆以其相似而難辨。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此最害道者。後之學者，做存心功夫，不得其真者，多流於禪，所謂『高者入於空虚』。蓋天資高邁者，多厭世事之汩冗而樂於静虚，又好奇妙而忽卑近，又力去做静中功夫，掃除物欲，屏絶思慮，是在内裏先做空了，不覺流於禪學。只緣在《小學》、四書、《近思録》不曾實體驗，而於窮理功夫不到，故如此。」

又曰：「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者也。釋氏只想像這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即事物上去窮究。」

又曰：「禪伯是懷一箇道理形像在心，不肯放下，故忙得無了時。聖人則退藏於密，遇事時便應。學者則須閑邪存誠，邪既閑，誠自存，亦泰然無事。」

又曰：「《遺書》言『釋氏有敬以直内，無義以方外』，又言『釋氏内外之道不備』，此記者之誤。程子固曰『惟患不能直内，内直則外必方』，蓋體用無二理，内外無二致，豈有能直内而不能方外，體立而用不行者乎？敬則中有主，釋氏中無主，謂之敬，可乎？」

又曰：「視鼻端白，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久必入異教。蓋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内視，亦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羈制其心，不使妄動。嗚呼！心之神靈，足以具衆理，應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羈於一物之小，置之無用之所，哀哉！」

又曰：「今之學道者多入異教，是他做

存心功夫上差了。程、朱闢異端甚詳，今被他反引其言入異教去用，此風已盛，鼓惑後學，陷溺人心，世道必愈衰，豈天意如此？奈何奈何！」

又曰：「禪學人易陷溺者，是他做主敬涵養之功不至，無以存其心，不如索性尋箇閒静，庶不爲物誘。見聖賢有箇存心功夫，遂捉住此心安放在腔子裏。及久也，常若見此心光爍爍在此，自以爲真能存心。及其遇事，所存之心已靠不得，應得事來，心又失了；存得心來，事又背了。故其顛倒錯亂，猖狂自恣。蓋緣心與事兩不相照，是其所存之心不足以具衆理，又滅衆理，不足以應萬事，又害萬事，故禪學之陋如此。殊不知心本在内之物，其體足以具衆理，其用足以應萬事，或爲舊習所繞、物欲所誘而放也，惟戒謹恐懼，齋莊恭敬，若履淵冰，若接賓祭，則固已湛然在内。天下之理已涵具於其中，豈假拘縛捕捉然後入、照看繫制而後存哉？事物之來，此湛然在内之心隨而酬酢之，必能精察詳盡，各得其理，又豈有紛擾錯亂之患哉？《易》所謂『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中庸》所謂『大本』、『達道』，此之謂也。然則彼所存之心非心與？抑是心與？謂之不是心亦不可，但被他做差了功夫，將這心來作弄照看，如玩好之物相似，所以如此。」

又曰：「今人有遏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爲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説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遏絶思慮以求不雜？主一只是常要整肅，非是尋得箇物事來照管不失。堯曰『欽明』，只

欽則本心自明，亦不是要見得此心光明，如一物在此。儒、釋之分正在此處，宜深察明辨也。」

又曰：「佛學捷徑，儒學周徧。所謂捷徑者，只專守此心，便會悟道，若悟得，萬事皆畢了，不用下學，自能上達。以爲道無不在，凡所動作無不是道，所以身不用檢，事不用察，任其自恣。儒者則存心以敬，又事事精察無遺，所以窮理力行之功，盡人倫，周事物，其效則三綱正，萬事治。」

又曰：「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著一箇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監察必精。若守著一箇光明底心，則只與此心打攪，內自相持既熟，剥舍不去，人倫世事都不管。又以爲道都不在，隨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節不中節，皆是道也。」

又曰：「今之禪者，説『無適而非道』，凡所動作，無非至理，所以鼓扇得人起。察其言動，則皆是私意。又其精神氣魄强盛，能鼓動淩駕，小生不敢開口，拱手聽命。又能誘惑人，故人翕然從之。」

又曰：「朱子言『釋氏徒守空寂，有體無用』，此記録之誤。豈有有體而無用者乎？釋氏專守空寂，是無體矣；猖狂自恣，是無用矣。」

又曰：「見得此心光明，亦是佛學之低者。若高底，連心都無了。今陳公甫已到高處，克貞未到。」

又曰：「釋氏之存心有二：一是習爲虛靜，絶滅思慮，使之無雜擾；一是常照住此

心，不令走作。殊不知聖賢教人，自灑掃、應對、周旋、禮樂、孝悌、恭敬，皆是存心之具。如『九容』、『九思』，亦是存養之法，故心存理得而事治。釋氏之存心，適以壞其心之體，絶其心之用，其害莫大焉。」

又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體湛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箇活主人。釋氏默坐澄心，屏去思慮，久而至於空豁，是無主人矣。又有只是繫制其心使之存者，便死煞了他，做主不得。如人家只得駭底主人，全不會整理家事。蓋緣繫制其心，蠢然如一物，此則禪之下者。真空無心，是禪之上者。」

又曰：「釋氏心亦不放，只是内裏無主。」

又曰：「禪家不知以理義養心，只捉住一箇死法。」

又曰：「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爲敬，是孟子言外之意，主一即此義也。於此會得到，私意不容，天理流行矣，故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地。非如釋氏其實無見，只是弄精神也。」

又曰：「釋氏説心，只説著一箇意思，非是真識此心也。釋氏説性，只説著一箇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

或疑朱子言「敬者一心之主宰」爲非，以爲心能主敬，豈敬能主心？敬齋曰：「固是心去主敬，敬却能做心之主也。心若不敬即放，能敬即存，非心之主而何？」問：「釋氏默坐澄心，亦是敬也，何以心反無主？」曰：「似是而非，他只默坐澄心，是死法。敬則該貫動静，是活法。如『居處恭，執事敬』，以至動容周旋，皆敬之事。能如此，則中自有主。又不合他死殺要澄取

此心，亦是助長。以其默坐澄心之久，雖死，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非真心，所以無主也。」

又曰：「自家大本不立，見得道理不分明，未有不入異教者。如陳公甫、婁克貞皆是儒者陷入去。故程子曰：『只因無處撈摸，智窮力屈，見他有箇寬閒意思，遂歸之。』朱子曰：『只爲這裏功夫欠缺，奈何心不下，故如此。』」

又曰：「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看一心，如有一物常在這裏；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像摸索此道，如一箇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爲性，謂凡所動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

又曰：「禪伯行、住、坐、卧無不在道，愈與道離；行、住、坐、卧無不存心，中愈無主。是其未嘗隨事察理，只想像一箇道來懷放胸中；未嘗莊敬嚴肅，只將一箇心來求索作弄。」

又曰：「曾點雖見得道理分明，然下學功夫有欠，故無以有諸己。若顏子便拳拳服膺。邵康節見得道理分明，又作弄得熟，反成玩侮天理。釋氏未能真見，但作弄自己精神。」

又曰：「心有存主，即能宰制萬物。孟子『求放心』，是本原功夫。釋氏置心於無用之地，曷嘗有主？」

又曰：「程子發明『心有主』一句，真學之要。此便見虛中有實，大本卓然。彼徇於功利者，雜擾而無主；溺於空虛者，寂滅而無主。只收斂專一，便是有主之道，朱子所謂『自作主宰』、『自操自存』。今有一等

學問，常照看一箇心在内裏，乃異教反説内視之法，其無主一也。」

又曰：「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此言無爲，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爲真虚静無爲矣。此言心虚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爲真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爲真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離，彼遂以爲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恁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

又曰：「釋氏誤認神識爲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識是氣之英靈，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識爲理則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氣，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

又曰：「天下古今謬妄以致顛倒錯亂，莫甚於佛氏，老、莊又在其次。如以己身爲凡身，要别尋一箇真身，其愚乃至此，可哀也。又以爲先有我，然後有性有命，其差則一也。以其誤認别有一箇真身，常在不生不滅之中，性命亦由我而後有，故性命亦不足惜，故肯捨身食虎。其意以爲既有真身，還有一箇真性命，所生之身，所生性命，皆是假底，不若捨之以去，必尋著那元初真底。其謬妄至此，亦有其故。原其初，只是不屑人事而屏絶之，以致空虚無事，心無存主，又無用處，雖要無心，亦不能無心。心無安處，故懸空想出這般物事來。又要棄了自己所生真身真性命，以就懸空假底。不知其假，反以爲真，將見棄了真底，假底又就不得，哀哉！自其説流傳，引取了多少好人，陷入那誤門中去。」

又曰：「程子發心有主之説，擴前聖所

未言，破異端空虛之惑。異端心不可謂之放，謂有主則不可，謂在腔子外則不可，亦不可謂在腔子裏。其絶滅思慮，固不可謂放而在外；其曰『空寂』、曰『無心』，又不可謂存而在內。雖曰無心，然亦不能使截然無也，故又有照看一箇心光明常在者，如此則又只照看其心。兩相持攫，如鷸蚌相似，其無主亦甚矣。聖賢則收斂莊敬，其心肅然在此，湛然在內，而心常有主矣。」

又曰：「異端與吾儒，初然只爭毫釐，其中不啻千萬里，蓋在源頭差了，末流愈正不得。可憐用一生功夫，雖要做好人，終成大罪人。其初只是好高大，喜虛靜，不肯斂心俛首從事實上學，以致如此。」

又曰：「人心公，便與天地同體。才私，便與天地萬物暌隔。釋氏以自私之心，强包括天地萬物，故背逆天地，絶滅人物。」

又曰：「老氏雖背聖人之道，未敢侮聖人，莊子則侮聖人矣。莊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侮天地矣。」

又曰：「釋氏以爲吾有真性真身在天地間，不生不滅，只是人不悟爾。性豈有真假，人豈有二身？其曰見性，妄也。」

又曰：「氣則有聚散、有虛實、有生死，以有無言之猶可也，理則不可以有無言，心不可以有無言。老氏以萬物生於虛，是有生於無也，故以虛爲道，以無爲宗，其言理與心，雖皆言氣，猶有近似者。佛氏實者亦言虛，有者亦言無，背亂顛倒尤甚。老氏要長生不死，佛氏生也不要，死也不要，要尋得一箇真身真性，不生不滅，超脱輪迴。陳公甫言『物有盡而我無盡』，即此意也。」

又曰：「禪學只一箇助長，故壞了道理。」

又曰：「老氏以『有生於無』，是不識前一截。佛氏曰『空』，前一截、後一截俱不識，故佛氏背逆顛倒，甚於老氏。」

又曰：「釋氏要無心，終無不得，故在空中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以爲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

又曰：「聖人心不離乎理，理不離乎心，所以純亦不已。大賢以下必操存省察，乃能不離乎理。苟不操存、不省察，則與理違矣。」或問：「聖人心與理一，不用操、不用省乎？」曰：「聖人固不待操而存、省而知，然亦無不操、無不省。但聖人心無放逸，人不見其操；誠明徹照，人不見其察，所以神妙不測也。」曰：「異端亦曰『不操而存』，又曰『無適而非道』，何也？」曰：「異端不事其操，只要心空無物。既空而無，則不用操矣。異端未嘗見道，只想像箇道無不在，以爲無適而非道，故猖狂妄行，常與道離也。」

又曰：「存養久則理自明，蓋心無雜擾，而本然之善自著。」曰：「異端亦有存養，其滅絶天理何也？」曰：「異端只素淨打坐澄心，何嘗有戒謹恐懼、主一無適功夫？儒者雖存養，又窮理，異端不窮理，所以差也。」

又曰：「吾儒是隨事盡理以存其心。所謂敬者，只是專一謹慎，無事時心專一在此，不敢怠惰；有事時心亦專一在此事上，不敢怠惰。所以無事時，心湛然在内；有事時，即是這箇心去應察處置。所以動静、表裏、本末共此心，只是箇專一畏敬。佛氏只是硬把捉繫縛得住，有事時便亂了。」

又曰：「釋氏是見得自己一箇精神知覺在光明不昧中，遂指爲心性，然而非

真物。」

又曰：「天下古今只著一箇『利』字，害了天理。秀才讀著書，便要求中科；釋子誦著經，便要求一箇福；禪子坐著禪，便要求自己一箇快樂，那裏尚有天理？」

又曰：「禪學雖似廣大高妙，其實悖繆窄隘。今日只緣聖學不明，許多好人都尊信之，所以其風盛。」

又曰：「克己又言復禮，是從實事上持執，使入規矩法度，而天理在我。非如異端既得之後，空虛無據也。」

又曰：「釋氏是羈制其心之法，非存心之法。儒者只端嚴敬慎，每事精察，不敢漫爲，則心自存。釋氏則反觀内視，使心動不得，屏絶思慮，使心出不得。或算數珠、念佛號，或視鼻端、數息數，或屏絶人事、面壁端坐，或只守一箇念頭，再無他念，皆是制住此心，不得妄動雜思，以致虛静。及羈制之久，則此心慣熟，亦不走作。噫！心具萬理、應萬事，反被羈制如此，此其所以天理人倫事物滅絶，一歸於空寂。然心是靈物，既不走作，以至空寂之久，亦有許多聰明光耀出來。只是正理滅絶，故猖狂顛倒。」或問：「今之儒者多入異教何也？」曰：「今之儒者多喜玄妙，愛虛静，貪快樂，不曾做博文約禮功夫，如何不入去？」

又曰：「禪學心虛靈，故其機鋒迅速，能驅駕扇動人。但其中天理根源掃滅，故悖繆顛倒害於世。」

又曰：「世之愚者，莫愚於老、佛。至愚之人，也曉得箇天地、父母、妻子，也曉得有箇己身。今禪家以天地爲幻妄，己身爲幻身，離父母，棄妻子，雖天地六合之大，也曉不得，故言『一粒粟中藏世界』。陳獻章

又要『塵微六合』，豈非愚之甚乎？」

又曰：「聰明人多爲禪學所動，設使韓退之不聰明，大顛也動他不得。」

又曰：「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强合之，誤矣。」

又曰：「佛學心守向一路去，更不去窮究天下道理，所以其學易成。如只守一箇念頭，就要做成佛，是其道隘而捷，其志堅而確，其心一而專。非若儒者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而心常存也。儒者心與理一而存，佛學心與理離而存。」

又曰：「儒者存此心以應物，心存則處事當理，事得其理，則心益存，所謂內外一致，心迹不分。佛氏只去把持一箇心，不去應事，是絶了心之理。當事物之來，不得已而應之，又要把持照看此心在腔子裏，是一邊外面應事，一邊內裏持心，應得外面事，不曾存得內裏心；存得內裏心，又不曾應得外面事，此其所以內外判隔，顛倒猖狂。戒謹恐懼、小心翼翼功夫無所用，一任狂妄高大，淩空駕虛，而得罪於聖人也。若王介甫以高明處己，以中庸待人，便是內外心迹判爲二事，處己待人分爲二理。殊不知所謂高明者，是不爲物欲所累，不淪沒其本心；中庸是事得其理，無過不及也。高明所以爲中庸，中庸即高明之所爲，豈中庸之外別有一箇高明將來處己，高明之外別有一箇中庸將去待人？」

又曰：「朱子言『能求放心即是仁』，此言最親切。蓋生理渾然具於心，謂之仁，而

心實主統之。或心爲物欲所誘，而逐物於外，謂之放，則此理無所主統，不能具此生理而失之。若能存此心不至放逸，則身有所主，生理自具。」或曰：「禪學亦能收放心，乃背理如此，何也？」曰：「聖賢是隨事敬謹以存其心，心有主也。禪學絶滅物理，屏除思慮，以謂心存是空其心、絶其理，内未嘗有主，何以具天下之理哉？其學亦有數樣，有面壁静坐，絶去人事，使心不與物交，以謂能存其心者；有常常照看一箇心在内裏，以爲不放者；有只守一箇念頭，羈制其心，使心不能出入，以謂存其心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

或曰：「思慮者，感於事而心出乎外，豈非放乎？」曰：「思其所當思，正所以檢點省察，其心惕然而在。若不思則物交物，心爲所引，其放必矣。」曰：「静時有思慮乎？」曰：「無。」曰：「有心乎？」曰：「有而未動也。」曰：「何謂之有？」曰：「操也。」曰：「操則動矣，可謂之静乎？」曰：「操只是把緊不放縱之謂，事物未交，思慮未萌，不可謂之動。」曰：「人操其心乎？心自操乎？」曰：「心，身之主，非身外有心，人與心不可分爲二。人操即心操，我整齊嚴肅，即心整齊嚴肅。我主一無適，即心主一無適。且主一無適，即是操，非主一無適之外别有所謂操也。」曰：「主一無適，用意否？」曰：「既曰主一，即用意也。」曰：「聖人用意否？」曰：「聖人自然用意，非勉也。」曰：「何以謂之有主？」曰：「在内不放，即有主也，有主則惺惺。」曰：「釋氏何以無主？」曰：「釋氏空静，是滅其主矣。羈制其心，則做主不得。照看其心，亦擾亂不能爲主。此儒者之學所以内外一致，體

用全備。釋氏則用絶於外，體空於內，內外離隔顛亂。」

又曰：「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羈制其心；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主，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

又曰：「心存然後能察天下之理，能隨事察理則心益存，此見心與理非二物。釋氏離乎理以存心，所以終歸空去。」

又曰：「吾儒則心與理爲一，故心存則理明，心放則理昏。釋氏則心與理二，故心雖存亦無理。儒者用戒謹恐懼而心存，是敬以直內，萬理具在，而遇事尤加敬慎，故心與理不離。釋氏則屏絶思慮事理，使不撓吾心以爲存，惟無事時如此，做得事來，一撓便亂了。是他心存時，已與理離而爲二，因心與理二，故一動便亂。或謂釋氏有體無用，予以爲正是他無體，故無用。」

又曰：「今之儒者多入釋、老者，一則識理不精，二則好虛靜高妙之過，三則是助長。」

又曰：「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爲真虛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爲真空無物，此理具於何處？」

又曰：「理無形而具於心，心具是理而無迹，故可謂之虛，不可謂之無，不可謂之空，空則無矣。心不虛不能涵具衆理，所以

心體本虛也。」

又曰：「《綱目》書周世宗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夫聖王之制度皆本於天理之自然而裁成之，以爲天下不易之定準，謂之額可也。今周世宗既廢無額寺院，必存有額寺院，殊不知寺院乃天理之必無者，豈可立爲定額乎？禁私度僧尼，然則僧尼又可以公度之乎？遽事直書，世宗不學之陋自見矣。」

又曰：「體用一源，非二事。人言老、佛有體無用，此不然，豈有有體而無用者？老、佛空其體而絶其用，禪學功夫，蓋緣體不立，故絶去外物以求虛静。使本體不昏，譬如伐去某木之枝榦，而專培養其根，伐之之久，則外之生意既絶，内之根本亦枯，所以培之者，適以速其朽壞。故禪學滅絶天理最速且盡，老氏次之，功利者又次之也。」

又曰：「收放心，只是一箇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東追西捉，愈見費力。縱使捉得住，亦是箇死物事。其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應萬物者，倶不能矣。惟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則隨動隨静，自然收斂不放。心既不放，則内有主，自然神明不測，體用不虧。此釋、老之學空寂無用，儒者之學所以通達萬變也。」

又曰：「理在物上，故須格物方窮得。釋氏遺物，是懸空求理，故只見差去。」

又曰：「禪伯要行、住、坐、卧無不在道，與『顧諟天之明命』相似而實不同。禪伯不曾窮理，本不知道，只是想像箇道之模樣，所以晝夜不閒，想愈切，心愈忙。儒者則知此道各各分明，隨處發見流行，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道理無時不在。」

又曰：「『顧諟天之明命』，是操存省

察，要事事盡禮，使天賦之理不至昏失，豈目常看見光光明明乎？」「然則參前倚衡是何物？」曰：「此指忠信篤敬而言，是人做功夫處。常不離乎忠信篤敬，則此心常存，天之明命無不在矣。」

又曰：「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此爲超脱輪迴。陳公甫説『物有盡而我無盡』，亦是此意。程子言『至忙者無如禪客』，又言其如負版之蟲，如抱石投河。朱子謂其只是作弄精神，此真見他所造只是如此模樣。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静坐，屏思慮，静久了，精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爲真空。言道理，只有這箇極玄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箇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

又曰：「禪家害道最甚，是他做功夫與儒家最相似。他坐禪入定功夫，與儒家存心功夫相似。他們心空，與儒家虛心相似。他們静坐，與儒家主静相似。他們快樂，與儒家悦樂相似。他性周法界，與儒家萬物一體相似。他光明寂照，與儒家虛靈知覺相似。儒家説從身心上做功夫，他亦專要身心上做功夫。儒家説誠意，他便發誠心做。似是而非，莫過於禪家，所以害道尤甚。愚謂儒、釋功夫，在源頭已不同矣。儒者功夫，自小學灑掃應對，周旋進退，《詩》、《書》、《禮》、樂，愛親敬長，必恭必敬，無非存心養性之法，非僻之心，在這裏已無。及長則主敬窮理，並進交養，戒謹恐懼，誠恐一事有差，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在。禪家只是默坐澄心，絶滅思慮，直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絶，那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

理，故他之心已與理二矣。既與理二，則凡所動作，任意爲之，以爲此即是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又專一守此，以爲至玄極妙，其空豁快樂者以此，性周法界者以此，光明寂照者以此，猖狂自恣者以此，背天逆地者以此。若儒家存心愈熟，則察理愈精，久則心與理一，動静語默，酬酢舉措，無非天理發見流行，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天地位、萬物育，是其功效自然之妙，豈禪家顛倒錯亂所能比哉？且禪家以作用是性，是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故滅絶天道亦不自知矣。程子言『其以管窺天，直見北斗處』，朱子言『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者，蓋人之生，都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處來。人之神識，是保合太和裏面底事，他在此處窺見些子，遂守定此物，不令亡失，則可以脱輪迴，再去奪胎出世，遂言他別有一箇真身，父母所生者只是幻身，故不孝父母。殊不知乾道變化已在父母身上，故氣盛則生子，氣衰則子繼，生生不窮，故此身此理，皆是父母所傳，若由你這箇真身再去出世，則乾道變化箇甚？」

又曰：「今人學不曾到貫通處，却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略窺見本原，就將橫豎放胸中，再不去下格物功夫，此皆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爲，則天地萬物之理即在此，蓋此理本無二。若將天地萬物之理懷放胸中，則是安排想像，愈不能與道爲一。如釋氏行、住、坐、卧無不在道，愈與道離也。」

又曰：「釋氏行、住、坐、卧無不在道，道愈鶻突。是他只管想像把住，不去格物窮理。」

學統卷之五十六中終

學統卷之五十六下

孝昌熊賜履敬甫修編

異統

釋氏

整庵羅氏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爲『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蓋方是時，禪學盛行，學者往往溺於明心見性之説，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常陷於一偏，蔽於一己，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❶於時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彼此交盡，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於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誠亦鮮矣。」

又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説、鬼神之情狀，未有物格知至而不能通乎此者也。佛氏以山河大地爲幻，以生死爲輪迴，以天堂地獄爲報應，是其知之所未徹者亦多矣，安在其爲見性？世顧有尊用『格此物、致此知』之緒論以陰售其明心之説者，是成何等見識耶？佛氏之幸，吾聖門之不幸也。」

又曰：「唐、宋諸名臣多尚禪學，學之至者，亦儘得受用。蓋其生質既美，心地復緣此虛靜，兼有稽古之功，則其運用酬酢，

❶「切」，原作「竊」，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雖不中不遠矣。且凡爲此學者，皆不隱其名，不諱其實，初無害其爲忠信也，故其學雖誤，其人往往有足稱焉。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侈其名者，吾不知其反之於心果何如也？」

又曰：「吾儒只是順天理之自然，佛、老二氏皆逆天背理者也。然彼亦未嘗不以自然藉口。邵子有言：『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片言可以折斯獄矣。顧彼猶善爲遁辭，以謂佛氏門中，不舍一法。夫既舉五倫而盡棄之矣，尚何法之不舍耶？」

又曰：「張子韶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亦甚矣。而近世之譚道者，或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夫。」

又曰：「國初深於理學者，殊未多見，禪學中却儘有人。儒道之不融，雖則有數存焉，吾人不得不任其責也。當時宋潛溪爲文臣之首，文章議論施於朝廷而達之天下者，何可勝述？然觀其一生受用，無非禪學而已。以彼之聰明博洽，使於吾道誠加之意，由博而約，當有必至之理，其所成就，豈不偉然爲一代之鉅儒哉？棄周鼎而寶康瓠，吾不能不深爲潛溪惜也。」

又曰：「禪學畢竟淺，若於吾道有見，復取其説而詳究之，毫髮無所逃矣。」

又曰：「嘗閲佛書數種，姑就其所見而論之。《金剛經》、《心經》可謂簡盡，《圓覺》詞意稍復，《法華》緊要指示處纔十二三，餘皆閒言語爾，且多誕謾。達摩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説話不勝其多，亦嘗略究其始終：其教人發心之初，無

真非妄，故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真，故曰『無明真如，無異境界』。雖頓、漸各持一説，大抵首尾衡決，真妄不分，真詖淫邪遁之尤者。如有聖王出，韓子火攻之策，其必在所取矣。」

又曰：「朱子嘗答《金剛經》大意之問，有云『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他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此恐未然。詳其語意，只是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説，蓋欲盡滅諸相，乃見其所謂空者爾。」

又曰：「《法華經·如來壽量品》所云：『成佛以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常住不滅，雖不實滅，而言滅度，以是方便，教化衆生。』此經中切要處，諸佛如來祕密之藏，不過如此。閒言語居其大半，可厭。《分别功德品》偈中所説『若布施，若持戒，若忍辱，若精進，若禪定，五波羅蜜，皆謂之功德』及云『有善男女等，聞我説壽命，乃至一念信，其福過於彼』，蓋於雖滅不滅之語，若信得及，即是實見，是爲第一般若多羅蜜，其功德不可思議。以前五者功德比此千萬億分不及其一，只争悟與未悟而已。」

又曰：「事、理二障，出《圓覺經》，其失無逃於程子之論矣。經有《草堂僧宗密疏略》，未及見，但見其所《自序》及裴休一《序》，説得佛家道理亦自分明。要皆只是説心，遂認以爲性，終不知性是何物也。此經文法圓熟，照應分明，頗疑翻譯者有所潤色。大抵佛經皆出翻譯者之手，非盡當時本文，但隨其才識，以爲淺深工拙焉爾。」

又曰：「《中庸》舉『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二語而申之云，『言其上下察也』。佛家亦嘗有言『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黄

花，無非般若』。語意絶相似，只是不同。若能識其所以不同，自不爲其所惑矣。」

又曰：「朱子嘗論及『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干罪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爾』。所舉王履道者，愚未及詳考其人，但嘗驗之邢恕，明辨有才，而復染禪學，後來遂無所不爲。吁！可畏哉。」

又曰：「異端之説，自古有之，考其爲害，莫有過於佛氏者矣。佛法初入中國，惟以生死輪迴之説動人。人之情莫不貪生而惡死，苟可以免輪迴、出生死，安得不惟其言之聽？既有求於彼，則彼之遺君親、滅種類，凡得罪於名教者，勢不得不姑置之，然吾儒之信者猶鮮也。其後有達摩者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爲一聞千悟，神通自在，不可思議，則其説之玄妙，迴非前日比矣。於是高明者亦往往惑焉，惑及於高明，則其害有不可勝救者矣。何哉？蓋高明之士，其精神意氣足以建立門户，其聰明才辨足以張大説辭，既以其道爲至，則取自古帝王『精一』、『執中』之傳，孔門『一貫』、『忠恕』之旨，『克己』、『爲仁』之訓，『大學』、『致知格物』之教，『中庸』、『性』、『道』、『中和』之義，孟子『知言』、『養氣』、『盡心』、『知性』之説，一切皆以其説亂之，真妄混淆，學者茫然，莫知所適，一入其陷穽，鮮復能有以自拔者。故内之無以立大中至正之本，外之無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教衰而俗敗，不但可爲長太息而已。向非兩程子、張子、朱子身任斯道，協心並力以排斥之，吾人之不變於夷者，能幾何哉？惟數君子道德之充備，學術之純深，辨論之明確，自孟子而後，莫或過之，故其言一出，聰明豪傑之士靡不

心服，近者親而炙之，遠者聞風而起，相與爲之羽翼，以推行其説於天下者，繩繩不乏。迨我聖祖出，位隆君師，興學育才，一以五經四書及數君子之説爲教，則主張斯道者又誠有所賴矣。故自朱子没，迄今三四百年，天下之士非聖賢之學不講，而所謂禪學者以之滅息，是豈一人一日之力哉？夫何近世以來，乃復潛有衣鉢之傳，而外假於道學以文其説？初學之士既莫能明乎心性之辨，世之老師宿儒又往往不屑究心於所謂禪者，故其説之興，能救正者殊鮮，而從之者，實繁有徒。其志將以求道也，曾不知其所求之非道也，豈不誤哉！」

又曰：「佛氏之所謂性，覺而已矣。其所謂覺，不出乎見聞知覺而已矣。然又有謂『法離見聞知覺』者，豈見聞知覺之外别有所謂覺耶？良由迷悟之不同爾。後來其徒之桀黠者，因而造妖揑怪，百般作弄，神出鬼没，以逞其伎倆，而聳動人之聽聞。祇爲衆人皆在迷中，不妨東説西説，謂莫能與之明辨也。今須據他策子上言語，反覆異同處，一一窮究，以見其所謂性者果不出於見聞知覺，别無妙理，然後吾儒之性理，可得而明。有如士師之折獄，兩造具備，精加研覈，必無以隱其情矣。其情既得，則是非之判有如黑白，至此而猶以非爲是，不幾於無是非之心者乎？」

又曰：「達摩者，禪家之初祖也，其傳法二祖時，嘗謂之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遂併授之。自後其徒皆尊信此經，以爲祕典。則今所宜按據以窮究其所謂性者，無出此經。

「此經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

其中，經中明言之矣。『五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爲名，爲相，爲妄想，爲妄想緣起自性，爲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識；悟則爲正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爲真識。所謂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爲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謂迷。

「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覺，即所謂正智也，即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即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之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故佛有十號，其一曰等正覺，此之謂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即無以爲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法離見聞覺知』者何？懼其著也。佛以離情遣著，然後可以入道，故欲人於見聞知覺，一切離之。離之云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著於見聞知覺而已矣。《金剛經》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而生清净心』，即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不亦明甚矣乎！彼明以知覺爲性，始終不知性之爲理，乃欲强合於吾儒

以爲一道，如之何其可合也？

「昔達摩弟子波羅提嘗言『作用是性』，有偈云：『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即迷、悟之謂也。知是佛性，即所謂正智、如如；喚作精魂，即所謂名、相、妄想。此偈自是真實語，後來桀黠者出，嫌其淺近，乃人人揑出一般鬼怪説話，直是玄妙，直是奇特。以利心求者，安得不爲其所動乎？張子所謂『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誠知言矣。然造妖揑怪，不止其徒，但嘗略中其毒者，往往便能如此，吾黨尤不可不知。」

又曰：「《楞伽》四卷，卷首皆云『一切佛語心品』，良以萬法唯識，諸識唯心，種種差别不出心識而已，故經中之言識也特詳。夫識者，人心之神明爾，而可認爲性乎？且其以本體爲真，末流爲妄，既分本末爲兩截，謂迷則真成妄，悟則妄即真，又混真妄爲一途。蓋所見既差，故其言七顛八倒，更無是處。吾黨之號爲聰明特達者，故不免爲其所惑，豈不深可惜哉？」

又曰：「佛氏分本末爲兩截，混真妄爲一途，害道之甚，無過於此。不可但如此説過，須究言之。夫以心識爲本，六識爲末，固其名之不可易者。然求其實，初非心識之外别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爲末之六也。蓋凡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所謂『感而遂通』，便是此理。以此觀之，本末明是一物，豈可分而爲二，而以其半爲真、半爲妄哉？

若夫真妄之不可混，則又可得而言矣。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是皆天命之自然，無假於安排造作，莫非真也。及乎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即其自然之不可違者，故曰真也。所不當然者，則往往出於情欲之使然，故曰妄也。真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此治其身心，以此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之道，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也。若如佛氏之説，則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真。吾不知何者在所當存乎？何者在所當去乎？當去者不去，當存者必不能存，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使其説肆行而莫之禁，中國之爲中國，人類之爲人類，將非幸歟！」

又曰：「《楞伽》四卷，並無一『理』字，註中却多用『理』字訓釋其説，蓋本他經之文爾。嘗見《楞嚴》有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圓覺》有云：『一者理障，礙正知見。二者事障，續諸生死。』事、理二障，在《楞伽》但謂之惑障、智障爾，非逃儒歸佛者，誰能易之？雖其所用『理』字，不過指知覺而言，初非吾儒所謂性命之理。然言之便足以亂真，不可不辨。」

又曰：「達摩告梁武帝有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只此八字，已盡佛性之形容矣。其後有神會者，嘗著《顯宗記》，反覆數百語，説得他家道理亦自分明。其中有云：『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無，

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訶般若，真空即清浄涅槃。』此言又足以發盡達摩妙圓空寂之旨。余嘗合而觀之，與《繫辭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殆無異也。然孰知其所甚異者，正惟在於此乎？夫《易》之神，即人之心，程子嘗言：『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蓋吾儒以寂感言心，而佛氏以寂感爲性，此其所以甚異也。良由彼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無所權，卒歸於冥行妄作而已矣。與吾儒之道，安可同年而語哉？」

又曰：「程子嘗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佛家亦有『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語。何其相似也！究而言之，其相遠奚啻燕越哉！唐相裴休，深於禪學者也，嘗序《圓覺經疏》首兩句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此即『心佛衆生，渾然齊致』之謂也。蓋其所謂齊同，不出乎知覺而已矣。且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有有知者，有無知者，謂有知者爲同體，則無知者非異體乎？有同有異，是二本也。蓋以知覺爲性，其窒礙必至於此。若吾儒所見，則凡賦形於兩閒者，同一陰陽之氣以成形，同一陰陽之理以爲性，有知無知，無非出於一本。故此身雖小，萬物雖多，其血氣之流通，脈絡之聯屬，元無絲毫空闕之處，無須臾閒斷之時，此其所以爲渾然也。然則所謂同體者，亦豈待於採攬牽合以爲同哉？夫程子之言，至言也。但恐讀者看得不仔細，或認從知覺上去，則是援儒以助佛，非吾道之幸矣。」

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

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詩乃高禪所作也。自吾儒觀之，昭然太極之義，夫復何言？然彼初未嘗知有陰陽，安知有所謂太極哉？此其所以大亂真也。今先據佛家言語解釋一番，使彼意既明且盡，再以吾儒言語解釋一番，然後明指其異同之實，則似是之非，有不難見者矣。以佛家之言爲據，則『無始菩提』，所謂『有物先天地』也。『湛然常寂』，所謂『無形本寂寥』也。『心生萬法』，所謂『能爲萬象主』也。『常住不滅』，所謂『不逐四時凋』也。作者之意，不亦明且盡乎？求之吾儒之書，『太極生兩儀』，是固先天地而立矣。❶『無聲無臭』，則無形不足言矣。『富有之謂大業』，萬象皆一體也。『日新之謂盛德』，萬古猶一時也。太極之義，不亦明且盡乎？詩凡二十字，其十七字，彼此意義無甚異同，不足深辨，所當辨者三字爾：『物』也、『萬象』也。以物言之，菩提不可爲太極明矣。以萬象言之，在彼經教中，即萬法爾。以其皆生於心，故謂之能主。然所主者，實不過陰、界、入，自此之外，仰而日、月、星辰，俯而山、河、大地，近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遠而飛潛、動植、水火、金石，一切視以爲幻而空之矣，彼安得復有所謂萬象乎哉？爲此詩者，蓋嘗窺見儒書，遂竊取而用之爾。然佛氏但見得此心有一點之靈，求其體而不可得，則以爲空寂；推其用而徧於陰、界、入，則以爲神通。所謂『有物』者此爾，以此爲性，萬無是處。而其言之亂真，乃有如此詩者，可無辨乎？」

又曰：「南陽慧忠破南方宗旨云：『若

---

❶「固」，原作「箇」，據康熙二十七年本改。

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浄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南僧因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何爲？』忠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成佛之知見耶？』汾州無業有云：『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齊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無窮。』此二人皆禪林之傑出者，其言皆見於《傳燈録》，何若是之不同耶？蓋無業是本分人，説本分話，慧忠則所謂『神出鬼没，以逞其伎倆』者也。彼見南方以見聞覺知爲性，便對其人捏出一般説話，務要高他一著，使之莫測，蓋桀黠者之情狀，每每如此。嘗見《金剛經》，明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之語，佛與衆生固然迷悟不同，其知見之體即是平等，豈容有二？又嘗見《楞嚴》中有兩段語，其一：佛告波斯匿王云：『顔貌有變，見精不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其二：因與阿難聲聞有云：『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汝形銷，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爲汝銷滅？』此皆明以見聞爲性，與波羅提説相合。若浄名，則緊要在一『離』字，余前章論之悉矣。先儒嘗言佛氏之辭善遁，便是此等處。《傳燈録》中似此儘多，究其淵源，則固出於瞿曇也。蓋瞿曇説法，當欲離四句，謂：『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然而終有不能離者，如云『非異、非不異；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只《楞伽》一經，累累見之，此便是遁辭之根。若將『異』處窮著他，他便有『非異』一説。將『無常』窮著他，他便有『非無常』一説。自非灼然看得他破，只得聽他愚

弄爾。」

又曰：「大慧禪師宗杲者，當宋南渡初，爲禪林之冠，有《語録》三十卷。頃嘗徧閲之，直是會説，左來右去，神出鬼没，所以能聳動一世。渠嘗拈出一段説話，正余所欲辨者，今具於左。

「僧問忠國師：『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説。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國師曰：『此是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華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云：『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麽？』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説，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説翠竹著翠竹，説黃華著黃華，説法身滯法身，説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宗杲云：『國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珠破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箇主張底、一箇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余於前記，嘗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鳶飛、魚躍之言絶相似，只是不同，

欲吾人識其所以不同處，蓋引而未發之意。今偶爲此異同之論所激，有不容不盡其言者矣。據慧忠分析語與大珠成形、顯相二言，便是古德立言本旨。大珠所以不許之意，但以黄華、翠竹非有般若、法身爾。其曰『道是亦得』，即前成形、顯相二言；曰『道不是亦得』，即後非彼有般若、法身一言也。慧忠所引經語，與大珠所引經語皆合，直是明白，更無餘藴。然則其與吾儒鳶飛、魚躍之義，所以不同者果何在耶？誠以鳶、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花、竹之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在鳶、魚之身之内。在内則是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一則一本，詎可同年而語哉？且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之，花、竹亦有之，程子所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者，正惟有見乎此也。佛氏祇緣認知覺爲性，所以於花、竹上便通不去，只得以爲法界中所現之物爾。《楞伽》以『四大種色，爲虚空所持』，《楞嚴》以『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其義亦猶是也。宗杲於兩家之説，更不拈動，總是占便宜，却要學者具眼，殊不失爲人之意。余也向雖引而不發，今則舍矢如破矣。吾黨之士夫，豈無具眼者乎？」

又曰：「宗杲嘗謂士人鄭尚明曰：『你只今這聽法、説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麽處？』曰：『不知。』杲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你百歲後，四大五藴一時解散。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麽處去？』曰：『也不知。』杲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又嘗示呂機宜云：『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决定是有

是無？是真實是虛妄？』前此臨濟亦嘗語其徒曰：『四大身不解説法、聽法，虛空不解説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説法、聽法。』觀此數節，則佛氏之所謂性，亦何難見之有？渠道理只是如此，本不須苦求解悟。然而必以悟爲則者，只是要見得此『歷歷孤明』境界更親切爾。縱使見得親切，夫安知『歷歷孤明』者之非性，而性自有真耶？」

又曰：「宗杲《答曾天游侍郎第二書》，説得他家道理，直是明盡。渠最善捏怪，却有此等説話，又不失爲本分人也。《書》云：『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憧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没，教中所謂「隨識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蹋著鼻孔，即此識情便是真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唤東作西，及至悟時，即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真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細觀此書，佛氏之所謂性無餘藴矣。『忽然失脚，蹋著鼻孔』，便是頓悟之説。」

又曰：「宗杲《示真如道人》有云：『今生雖未悟，亦種得般若種子在性地上，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不生邪見家，不入魔軍類。』又《答吕舍人書》有云：『若依此做功夫，雖不悟徹，亦能分別邪正，不爲

邪魔所障，亦種得般若種子深。縱今生不了，來生出頭，現成受用，亦不費力，亦不被惡念奪將去。臨命終時，亦能轉業，况一念相應耶？』又《答湯丞相書》有云：『若存心在上面，縱今生未了，亦種得種子深。臨命終時，亦不被惡業所牽，墮諸惡趣。换却殻漏子，轉頭來亦昧我底不得。』此等説話，只是誘人信嚮，豈可爲憑？人情大抵多貪，都不曾見箇道理。貪今生受用未了，又要貪來生受用，安得不爲其所惑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説』。生死輪迴，決無此理。萬有一焉，只是妖妄。爲學而不能無疑於此，則亦何以窮理爲哉？」

又曰：「宗杲《答吕舍人書》有云：『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倒斷即是悟處，心無所之，是做功夫處。』其做功夫，只看話頭，便是如『狗子無佛性』、『鋸解秤錘』、『柏樹子』、『竹篦子』、『麻三觔』、『乾屎橛』之類，皆所謂話頭也。余於『柏樹子』話，偶嘗驗過，是以知之。然向者一悟之後，佛家書但過目便迎刃而解，若吾聖賢之微詞奥旨竟不能通，後來用功久之，始知其所以然者。蓋佛氏以知覺爲性，所以一悟便見得箇虚空境界，《證道歌》所謂『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是也。渠千言萬語，只是説這箇境界，悟者安有不省？若吾儒之所謂性，乃『帝降之衷』，至精之理，細入於絲毫杪忽，無一非實，與彼虚空境界判然不同，所以決無頓悟之理。世有學禪而未至者，略見些光影，便要將兩家之説和合而爲一，彌縫雖巧，敗闕處不可勝言，弄得來儒不儒，佛不佛，心勞日拙，畢竟何益之有？」

又曰：「梁武帝問達摩曰：『朕即位以

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杲《答曾侍郎書》有云：『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静坐體究爲空過時光，不如看幾卷經、念幾聲佛，佛前多禮幾拜，懺悔平生所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爲。』嗚乎！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但其力稍可爲者，靡不争先爲之。導之者固其徒，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説亦無緣而入也。奈何世之諂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縣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摩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爲『禪家初祖』。宗杲擅名一代，爲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決矣。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爲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凡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爲有益而爲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爲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爲之解脱。乃欲諂事土佛、木佛以僥倖於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愚者乎？凡吾儒解惑，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説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余故表而出之。更有丹霞燒木佛一事，亦可以解愚夫之惑。」

又曰：「儒書有『五行』，佛家便言『四大』。儒書有『五事』，佛家則言『六根』。其

蹈襲耶？抑偶同耶？是不可得而知也。然名物雖相似，其義理則相遼絶矣。四大有風而無金、木，《楞嚴》又從而附益之，揣摩湊合，都無義理，只被他裝點得好，故足以惑人。朱子嘗言『佛書中惟《楞嚴》最巧，頗疑房融竄入其説』。看來此事灼然，無足疑者。且如《楞伽》四卷，達摩最所尊信，其言大抵質實而近乎拙，有若欲盡其意而未能者。佛一人爾，人一口爾，以二經較之，不應其言之工拙頓異如此。此本無足深辨，但既攻其失，則亦不可不知。又以見佛學溺人之深，有如是之才，而甘心爲之役，殊可嘆也。」

又曰：「昔有儒生悟禪者，嘗作一頌云：『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宗杲取之，嘗見杲示人有『水上葫蘆』一言凡屢出，此頌第三句即『水上葫蘆』之謂也。佛家道理真是如此。《論語》有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使吾夫子當時若欠卻『義之與比』一語，則所謂『無適無莫』者，何以異於『水上葫蘆』也哉？」

又曰：「韓子之闢佛老，有云『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善哉言乎！自今觀之，其幸也未若其不幸之甚。《景德傳燈録》所載舊云千七百人，其瑣瑣者姑未論，若夫戒行之清苦，建立之精勤，論辨之通明，語句之超邁，記覽之該博，亦何下百十人，此其人亦皆有過人之才，要爲難得，向使獲及吾聖人之門而取正焉，所成就當何如也？而皆畢竟落空以

死。嗚乎！兹非其不幸之甚而何？」

又曰：「吾儒之闢佛氏有三：有真知其説之非而痛闢之者，兩程子、張子、朱子是也；有未能深知其説而常喜闢之者，篤信程、張數子者也；有陰實尊用其説，而陽闢之者，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夫佛氏似是之非，固爲難辨，至於訶佛罵祖之機作，則其辨之也愈難。吁！可畏哉！」

又曰：「程子之闢佛氏有云：『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即其所言所造，而明指其罪過，誅絶之意，凛然辭氣之表矣。夫既不足以開物成務，則不得謂之神化。倫理且棄而不顧，尚何周徧之有？堯、舜之道既不可入，又何有於深微？蓋神化、周徧、深微之云，皆彼之所自謂，非吾聖人所謂神化、周徧、深微者也。韓子云：『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之謂也。他日，程子又嘗有言：『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夫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易之體也。深微者，易之理。神化者，易之用也。聖人全體皆易，故能『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佛氏昧焉，一切冥行妄作，至於滅絶彝倫而不知悔，此其所以獲罪於天，有不可得而贖者。吾儒之誅絶之，亦惟順天而已，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閒哉？」

又曰：「程子曰：『佛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内」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内者，要之其本亦不是。』此言雖簡，而意極圓備，其本不是，正斥其認知覺以爲性爾，故非但無以方外，内亦未嘗直也。當詳味『可

以』二字，非許其能『直内』之辭。」

又曰：「程子嘗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直是見得透，斷得明也。本既不同，所以其説雖有相似處，畢竟和合不得。呂原明一生問學，欲直造聖人，且嘗從二程遊，亦稔聞其議論矣。及其晚年，乃見得佛之道與吾聖人合，反謂二程所見太近，得非誤以妙圓空寂爲形而上者耶？以此希聖，無異適燕而南其轅，蔑由至矣。」

又曰：「張子曰：『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此言與程子『本心』之見相合，又推到釋氏窮處，非深知其學之本末，安能及此？」

又曰：「老子外仁義禮而言道德，徒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門絶不相似，自不足以亂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惟佛氏爾。」

又曰：「黄、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韓子之言是也。然佛學在唐尤盛，在宋亦盛，夷狄之禍，所以相尋不絶，何足怪哉？程、朱數君子相繼而出，相與推明孔、孟之正學，以救當世之淪胥者，亦既諄諄懇懇，而世莫之能用也。直至我朝，其説方盛行於天下，孔、孟之道於是復明，雖學者之所得不必皆深，所行不必皆力，然譬諸梓匠輪輿必以規矩，巧或不足，終不失爲方圓，亦足以成器而適用矣。近來異説紛起，直欲超然於規矩準繩之外，方圓平直，惟其意之所裁。觚哉！觚哉！此言殊可念也。有世道之責者，不遠爲之慮可乎？」

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又安有形體可覓耶？然自知道者觀之，即事即物，此理便昭昭然在心目之間，非自外來，非由内出，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如有

所立卓爾』，非想像之辭也。佛氏以寂滅爲極致，與聖門卓爾之見絶不相同，彼曠而虛，此約而實也。果然見到卓爾處，異説如何動得？」

又曰：「李習之雖嘗闢佛，然陷於其説而不自知。《復性書》有云：『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觀乎此言，何以異於佛氏？ 其亦嘗從禪師問道，得非有取其微旨，而姑闢其粗迹，以無失爲聖人之徒耶？ 且其書三篇，皆及死生之説，尤可見其意之所主。」

又曰：「余偶得《慈湖遺書》，閲之累日，有不勝其嘅嘆者。痛哉！ 禪學之誤人也一至此乎！ 慈湖頓悟之機，實自陸象山發之。其自言『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即釋迦所謂『自覺聖智境界』也。書中千言萬語，徹頭徹尾，無非此箇見解，而意氣之横逸，辭説之猖狂，比之象山尤甚。象山平日據其偏見，横説竪説，直是果敢。然於聖賢明訓有所未合，猶且支吾籠罩過，未敢公然叛之。慈湖上自五經，旁及諸子，皆有論説，但與其所見合者則以爲是，與其所見不合者，雖明出於孔子，輒以爲非孔子之言。而《大學》一書，功夫節次其詳如此，頓悟之説更無隙可投，故其詆之尤力。至凡孔子之微言大訓，又往往肆其邪説以亂之，刳實爲虛，揉直作曲，多方牽合，一例安排，惟其偏見是就。務令學者改視易聽，貪新忘舊，日漸月漬，以深入乎其心。其敢於侮聖言，叛聖經，疑誤後學如此，不謂之聖門之罪人不可也。世之君子，曾未聞有能鳴鼓而攻之者，反從而爲之役，果何見哉？」

又曰：「人心、道心之辨，只在毫釐之間。道心此心也，人心亦此心也，須兩下見得分明方是。盡心之學，佛氏之於吾儒，所以似是而實非者，有見於人心，無見於道心爾。慈湖之志於道不爲不篤，然終蔽於所見，直以虚靈知覺爲道心，夫安得不謬乎？集中《己易》一篇，乃其最所用意，以誘進學徒者。滚滚數千言，將斷而復續，左援右引，陽開陰闔，極其馳騁之力，茫茫乎若無涯涘可窺。然徐究其指歸，不出乎虚靈知覺而已，於四聖之《易》絶不相干。參之佛氏之書，則真如符節之合。試舉一二以概其餘。其曰『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楞嚴經》所謂『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即其義也。其曰『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波羅提『作用是性』一偈，即其義也。其曰『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于淵非魚也』，《金剛經》所謂『如來説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説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即其義也。凡篇中曰己、曰吾、曰我，義與『惟我獨尊』無異。其爲禪學也，固昭昭矣。認紫爲朱，明是大錯，乃敢放言無忌，謂『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吾不知所謂『吾』者果何物耶？夫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皆天下之大聖，其遞相傳授，無非『精一』、『執中』之旨，而所謂「中」者，決非靈覺之謂，非惟人人有之，乃至事事有之，物物有之。慈湖顧獨未之識爾？誠有以窺見其全，《己易》其敢作乎？閱斯集者，但看得此篇破時，譬之破竹，餘皆迎刃而解矣。」

又曰：「吾聖賢之言，與佛氏之言殊不相入。謂『儒、佛無二道』，決非知道者也。慈湖所引經傳，如『範圍天地』、『發育萬物』等語，皆非聖賢本旨，第假之以成就其說。竊恐將來疑誤後學不淺，故不得不明辨之。程子嘗言『聖人本天，佛氏本心』，此乃灼然之見，萬世不易之論，儒、佛異同，實判於此。是故『天敘有典』，吾則從而惇之；『天秩有禮』，吾則從而庸之；『天命有德』，則從而章之；『天討有罪』，則從而刑之；『克綏厥猷』，本於『上帝之降衷』；修道之教，本於天命之在我，所謂『聖人本天』者，如此其深切著明也。以慈湖之聰明，宜若有見乎此，何忍於叛堯、舜、湯、孔而以心法起滅天地，又任情牽合，必欲混儒、佛於一途耶？蓋其言有云：『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又云：『意消則本清本明，神用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無體無際、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也。』此等言語，不謂之以心法起滅天地，謂之何哉？人之常情，大抵悅新奇而慕高遠，故邪説得以乘間而入。學者於此，苟能虛心遜志，無所偏主，而執吾説以審其是非之歸，將不爲其所惑矣。」

又曰：「愚嘗謂『人心之體即天之體，本來一物，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非臆説

也，乃實見也。若謂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範圍天地』，則是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爲有限量矣。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謂之知道，可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乃統體之太極。『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物物各具一太極矣。其所以爲太極則一，而分則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別。若謂『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而以發育萬物歸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既不知分之殊，又惡可語夫理之一哉？蓋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與焉？雖非人所能與，其理即吾心之理，故《中庸》贊『大哉聖人之道』，而首以是爲言，明天人之無二也。此豈蔽於異説者之所能識耶？況天地之變化，萬古自如，人心之變化，與生俱生，則亦與生俱盡，謂其常住不滅，無是理也。慈湖誤矣。藐然數尺之軀，乃欲私造化以爲己物，何其不知量哉？《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言便是的確。」

又曰：「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則思，是皆出於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爲也。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爾，所謂『何思何慮』，以曉夫『憧憧往來』者爾。《書》曰：『思曰睿，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若可無，其又何盡之有？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積德之基，窮理盡性，必由於此，斷斷乎其不可易者，安得舉異端之邪説以亂之哉？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爲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絶思慮，將四方

八面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然而有省。終其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性命之理，實未嘗有見也，安得舉此以亂吾儒窮理盡性之學哉？學術不明，爲害非細，言之不覺縷縷，不識吾黨之士以爲何如？如欲學爲佛耶？慈湖之書，宜不忍廢。必欲學爲聖人，則固有五經四書及濂、洛、關、閩之説，在彼譸張爲幻者，又何足以溷吾之耳目哉？」

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言出於《孔叢子》，初若可疑，及考其全文，首尾亦頗明白。『聖』字自不須看得重，而其意義亦非此句所能盡也。慈湖獨摘此一句，處處將來作弄，豈有他哉？蓋此句實與佛家『即心是佛』之言相似，其悟處正在此，故欣然取以爲證，使人無得而議焉，更不暇顧其上下文義何如也？」

又曰：「慈湖所引《論語》『知及之』，以合佛氏之所謂『慧』也；『仁能守之』，以合佛氏之所謂『定』也。定慧不二，謂之圓明，慈湖蓋以此自處。其門人頗有覺者，則處之『日月至焉』之列，乃慧而不足於定者也。觀慈湖自處之意，豈但與『三月不違仁』者比肩而已哉？《大哉》一歌，無狀尤甚，凡爲禪學者之不孫，每每類此。」

又曰：「千聖相傳，只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所不踰之矩，顏子之所謂『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察』，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上聖大賢，惟其見之真，是以執之固而行之盡。其次則『博文約禮』，吾夫子有明訓矣。蓋通天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則殊，必有以察乎其分之殊，然後理之一者可見。既有見矣，必從而

固守之，然後應酬之際無或差謬，此博約所以爲吾儒之實學也。禪家所見，只是一片虛空曠蕩境界，凡此理之在吾心與其在事物者，竟不能識其至精至微之狀爲何如，而顧以理爲障，故朱子謂『禪家最怕人説這「理」字』，誠切中其病矣。慈湖《訓語》有云：『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説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其怕這『理』字也，不亦甚乎？聖人胸中，固自清明瑩澈，然於中則曰『允執』，於矩則曰『不踰』，豈是漠然蕩無主宰？而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一切任其自作自止，真如水泡之自生自滅乎哉？必不然矣。且吾儒若除箇『理』字不講，更講何事？若見得此理真切，自然通透灑落，又何有於安排布置之勞？爲此言者，適以自狀，其不知理焉爾。」

又曰：「程子曰：『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夫既曰『事事是，句句合』矣，何以又曰『不同』？此正所謂毫釐之差也。且如吾儒言心，彼亦言心；吾儒言性，彼亦言性；吾儒言寂感，彼亦言寂感，豈不是句句合？然吾儒見得人心道心分明有别，彼則混然無别矣，安得同？」

又曰：「佛氏之學，不知人物之所自來，斷不足以經世。儒而佛者，自以爲有得矣，至於經理世務，若非依傍吾聖人道理，即一步不可行。所得非所用，所用非所得，所謂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爾。内外本末，既不免分爲兩截，猶譊譊然動以『一貫』藉口，吾聖人所謂『一以貫之』者，果如是乎？」

又曰：「《朱子語類》有云：『吾儒只是

一箇真實底道理，他也説我這箇是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只是他説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愚按：此言真説透禪學骨髓。」

又曰：「湛元明《雍語》有云：『佛之廣大高明，吾聖人已有之。而聖人之中庸精微，佛又何嘗有耶？』又曰：『中庸精微，即是此心感應發用之妙，而廣大高明則心體也。』據此言，則是佛氏心體與吾聖人無異矣。及《答周衝問儒釋之辨》，則曰：『聖人之學至大至公，釋者之學至私至小，大小公私，足以辨之矣。』夫既許之以廣大高明矣，何爲又有『至私至小』之議哉？蓋佛氏之廣大高明，即本覺之境界也，此正是元明悟處。其所謂『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即此，是以概之聖人而不疑。殊不知天德乃『帝降之衷』，非本覺也，本覺何有於中乎？不中故小，不中故私，狹小偏私，蓋先儒之所以議佛氏者，舍此則無以爲儒、釋之辨，故不得不援之爾。」

又曰：「或謂佛氏別是一教，不當以吾儒之心性倫理與之並言。朋友間亦嘗有此説，殊不知鄙意正要將來與之並言，方見得是非分曉。不然，則毫釐差處無從辨别，終無以服其心而解其惑也。」

吕涇野因論佛氏冷心之説，或問：「告子不動心，也是冷心否？」曰：「這是强制其心，他是寂滅其心，還不同些。」問：「心畢究可冷得否？」曰：「這心惟恐他不生不暖，如何要冷？如私心、慾心、躁心、驕心，這樣的心要冷他。孟子那『不動心』，邵子『收天下春歸之肺腑』，却要學，須要『必有事焉而勿忘』然後可。」

鄧元錫曰：「佛之教，覺於根清净，故

六塵清浄；塵清浄，故四大清浄，以至十方三世八萬四千陀羅門畢清浄矣。覺性徧滿不動，圓無際矣，乃其行不與法縛，不求法脱，不厭生死，不愛涅槃，不敬持戒，不憎毁禁，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以爲不即不離，無縛無脱。所證者無得失取舍，其能證者無作止任滅，而終之無能所也。故悟其無矣，而欲以無者空諸所有；致其虚者，而欲以虚者略諸所實。欲空諸有，則有物有則、有典有禮者畢舉而歸諸幻也。欲空諸實，則明物察則、惇典庸典者畢舉而歸諸虚也。故云爲無不周偏，實則外於倫理；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也。」

又曰：「《記》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夫南北之極，或視髮而裸，或羯巾而喪，輒沐之食子，儀渠之焚親，得之素習而成之性矣。彼釋氏者，西方之教也。爲之慈忍以消其忿，爲之澹素以堅其性，爲之戒律以攝其欲，爲果報輪迴之説以恐怖其愚，開空善寂樂上乘之門以安其智，爲之髡緇遊戲以和其俗，爲之偈唄音樂以暢其情，又爲之變現出没、神咒幻化、妙於其土之術以駭其心，今西域尚多有之，要惟當以異術視度之也，故曰西方之教也。今居中國之地，而從西方之教，以之行己，則髡髮緇衣，斥妻屏子，苦節而不堪，矯異而難行也。以之處物，則久習夷於初學，冤仇等於親愛，衆生齊於一子，必外斯世斯生而後其説可通也。以之理財，則施舍盛，而農桑本業之教荒。以之用人，則賢不肖淆，而舉措命討之典失。以之垂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神，荒忽罔象之妖作，又焉往而不弊也哉？且夫中國之教尊尊親親，有

等有殺，威儀棣棣，壹不可選，則有物有則之故也。文殊之持刃，而以爲悟無生忍；黃龍之批頰，而以爲見過師，而爲之師者，揚眉瞬目，隨所至棒喝也，以行之中國也得乎？於教也滋悖。《易·中孚》之《象》曰『信及豚魚』，其《象》曰『翰音登于天，貞凶』，言信非所信，不可貞也。今其教雖童子謾而坐其顛，云爲得證果；焚指割臂，捨身命以布施，云得入地也，於信也滋惑矣。今所居者中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孔子之所述也；所與處者人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修而明也，孝弟通於神明，禮樂達於神化，舉其所謂精且玄者，不旁給他借而足，而何必諰諰焉悅奇尚異，索玄大以相蓋爲哉？孟子曰：『反經。』反之也者，身之也。反之身心性情，章之禮樂教化，順事恕施，於農政王路舉皆詣其極，然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者，從可議也。此反經之謂也。」

顧涇陽曰：「釋家有理障、事障之說，便是無善、無惡的註脚。試看理是甚麼，喚他是障。或以情識認取，或以意念把捉，或以見解播弄，或以議論周羅，則有之矣，却是人障理，非理障人也。」

或問佛氏大意。涇陽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永嘉證道歌》，謂『棄有而著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氏未必以無爲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曰：「何也？」曰：「棄有，以有爲惡也。著無，以無爲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棄，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

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得没些子剩，都是這箇意頭，故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别義也。」

又曰：「余始讀韓昌黎《原道》，以爲粗之乎其闢佛者爾。年來體驗，乃知其妙。蓋佛氏説心説性，儘自精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至其單言片語，能使人立地豁然而頓悟；又或汪洋浩蕩，高入九天，深入九淵，能使人没於其中而不得出。更若駕吾聖而上之，然者即欲闢他，何處下口？惟就人倫上斷置，方纔無辭以解。且既於此無辭以解，即心性之説，亦不攻自破。何也？吾聖人以人倫爲實際，其所謂心性，即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佛氏以人倫爲幻迹，其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是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體用顯微，打成兩截矣。即口口説一原無閒，其能一原無閒乎否也？論至此，彼亦何説之辭？故闢佛者，只應如是而止。此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湯武之師也。若以爲粗之乎闢佛，却是自家這裏將心性另作一物看，適不免走入他圈子中矣，如何闢他？」或曰：「釋家不娶耶輸氏乎？不子羅睺羅乎？曷嘗去人倫？」曰：「此非其本心也。觀其逃父入山，則知之矣。」曰：「即入山，他們亦自有師父、師兄、師弟、師祖、師孫，曷嘗盡去人倫？」曰：「丢却真者，去認假者，正是反常。孟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此之謂爾。」曰：「吾所謂本，又有進焉。無極之初，原無一物，自有陰陽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釋氏能還

人於無極，故特顯無極相爾。」「子將本陰陽乎？本無極乎？」曰：「此恐未然。君臣因父子而有，而其所以爲君臣者，不因父子而有也。父子因夫婦而有，而其所以爲父子者，不因夫婦而有也。夫婦因男女而有，而其所以爲夫婦者，不因男女而有也。何者？是皆無極中物也。昔邵堯夫與趙商州論牡丹，謂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如待有君臣而後知有君臣，待有父子而後知有父子，待有夫婦而後知有夫婦，曾不異枝葉、蓓蕾之見，而可以語無極乎？程子曰：『沖漠無眹時，萬象森然已具。』此最善言無極相者。予謂萬象森然，依舊沖漠無眹，是即所以顯無極相也。必棄而君臣、絶而父子、離而夫婦然後可，無極其一偏枯之物而已乎！由此言之，佛氏而不本無極則已，佛氏而本無極也，其將何辭以解乎？往嘗謂高存之曰：『人言儒、佛同體而異用，何如？』存之曰：『體則寂無眹兆，所以易混。用則全體俱呈，所以易別。』予聞之爲爽然一快。今跡其所易別，核其所易混，信乎心性之説不攻自破矣。此《原道》之作，似平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間，闢佛家竟未有尚之者也。」曰：「昌黎之於佛，恐尚落影響間。」曰：「固是，却亦正。幸其入佛未深爾，如其入之深也，便應向大年、天覺諸人隊裏拈椎弄拂去，何以得稱孔氏之徒？」曰：「亦有入之深而仍不墮者乎？」曰：「蓋有之矣，吾未之見也。意中只周元公一人。」

又曰：「明道謂『佛氏之言，視楊、墨尤爲近理』。伊川謂『佛説直有高妙處』。朱子謂『《楞嚴經》做得極好』，又謂佛氏之説，

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如云：『撲落非他物，縱横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如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麽樣見識，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被他揮下也。三先生之言如此，不爲不知佛矣，然則何爲而闢之？」曰：「遡其發端，既與吾聖人尚有毫髮之岐，究其末流，又爲不善學者釀成千里之謬，是安得不重爲之防？況崇佛太過，勢必至於卑孔，業已卑孔，勢必至於土苴名教，猖狂無忌。佛氏而不欲拔衆生於苦海則已，如欲拔衆生於苦海，應不令其墮此矣。然則三先生者，謂之有功於儒可也，謂之有功於佛亦可也。管婁江曰：『吾儒謂沙門，程、朱何曾謗佛？謗佛自在汝輩。』亮哉言乎！」

或問：「昔王荆公謂張文定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絶無人，何也？』文定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雲峰、巖頭、丹霞、雲門。』公聞舉意不甚解，文定曰：『儒門澹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公欣然嘆服。乃周元公則謂『讀一部《法華經》，不如看一艮卦』。又謂『一部《華嚴經》，只消一艮卦可了』。何也？」涇陽曰：「文定得儒之淺者也，故優釋於儒。元公得儒之深者也，故優儒於釋。蓋各就其所見而言也。」曰：「然則孰當？」曰：「文定之説，恰好點著世間一種豪傑意中事。元公之説，非是聰明才辨消剥無餘，真從澹泊裏討出滋味來，恐亦未能深信也。」曰：「若是，則文定之所謂過處，即元公之所謂不如處也。」曰：「然。」

又曰：「吾聖人曰：『太極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佛氏曰：『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衆生。』吾聖人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氏曰：『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於此求之，儒、釋幾微，異同之辨可得而識矣。」

又曰：「吾儒以理爲性，釋氏以覺爲性。朱子曰：『仁未嘗不覺，而覺不可以言仁。』此語極精。至羅文莊又曰：『覺非特不可以名仁，且不可以名智。』則益精矣。彼認覺爲性者，恐非究竟義也。」

高景逸曰：「佛氏最忌分别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只『是非』兩字。聖人因物之是而是之，因物之非而非之，我不與也，此所以開物成務。」

又曰：「『一日克己復禮』，無我也。佛氏曰：『懸崖撒手。』近儒亦曰：『拚』皆似之而實非。何者？以非聖人所謂『復禮』也。」或曰：「真爲性命，人被惡名埋没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是欲率天下入於無忌憚。其流之弊，弑父弑君，無所不至。」

又曰：「心之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又不可分。心之用可言，心之體不可言。性者，心之體也。可言者，仁、義、禮、智爾。仁、義、禮、智之可言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爾，皆心之用也。佛氏之所謂性，與聖人不同者，於用處見之。曾有一禪者問余曰：儒者言性，與佛同否？余曰：不同。曰：性豈有二耶？余曰：上人，了悟人也。又解儒書，請以二則質：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其厚同列之意甚美，夫子何以深嗟重慨，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禪家如此否？曰：否也。子疾病，子

路使門人爲臣，其尊師之意甚美，夫子何以嚴詞切貶曰『行詐』、曰『欺天』，禪家如此否？曰：否也。余曰：儒家之言性如此，禪者不知所謂也。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只一『性』字。聖人言性，所以異於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此處差不得針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明道見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録》千七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此與曾子易簀意同。了此便知厚葬、爲臣二則，此理在拈花一脈之上，非窮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

又曰：「佛説多端，約其大義，只『無聲無臭』四字足以蔽之。聖人在人倫庶物中，物還其則，而我無與焉。終日酬酢萬變，實無一事也。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皇皇，那有閒功夫在深山浚谷，大家團圞頭，共説無生話也。彼謂孔、孟爲才人，謂佛經皆孔、孟不及道，其小視孔、孟甚矣。吾以爲孔、孟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肯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屑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

又曰：「自有開闢以來，聖帝明王相繼爲治，地平天成，民安物阜，不聞有所謂佛也，不待有所謂佛也。聖人之道不明不行，而後二氏乘隙而惑人。昔之惑人也，立於吾道之外，以似是而亂真。今之惑人也，據於吾道之中，以真非而滅是。昔之爲佛氏者，尚援儒以重佛。今之爲儒者，且軒佛以輕儒。其始爲三教之説，以爲與吾道列而爲三幸矣，其後爲一家之説，以爲與吾道混而爲一幸矣。今且擯之爲凡、擯之爲外，而

幼之、而卑之、而疏之，然則天下孰肯舍聖人而甘爲凡夫，舍尊長而甘爲卑小，舍親而就其疏也？嗚乎！用夷變夏，至此極矣。斯言不出於夷狄，而出於中國；不出於釋氏之徒，而出於聖人之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又曰：「余向與東溟管翁語，翁語次，深薄宋儒。余曰：『先生必有所見，其灼然處何居？』翁曰：『只一性字，宋儒便不識。』余曰：『何謂？』曰：『性者大覺，宋儒謂性即理也，認做一件鶻突的黑影子。』余曰：『何以見之？』曰：『彼以知覺爲心，謂理乃心所包之物，豈非包著一件不覺之物乎？』余曰：『理有何形？因其心之發見，知其有如是之條理，故謂之理。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宜乎？今人以物理爲外，以格物之理爲徇外矣。』翁曰：『此是公爲宋儒分疏。吾自二十歲時，已見宋儒骨髓。』余曰：『不然。是老先生有得後看宋儒，故認得如此。若攀龍者，初時一無所見，從程、朱夫子討出功夫曲折，一一依他做，並不見有如此癡學問也。』因與翁論張子『虛空即氣』之説，翁但曰：『總不是，總不是。』余亦不與屢辨而止。因思學問從入之途不同，斷無合并之理。吾儒以秩叙命討自然之天理爲理，其自然之條理毫髮差池不得處，正是大覺。彼徒以此心之精靈知覺爲覺，宜其認理爲鶻突、爲黑影。端緒迥然，安可以口舌争也？」

景逸《答顧涇陽論管東溟書》曰：「管翁篇中大義數十，先生已俱得之，但尚有小曲折，未審可一并説破否？蓋此翁一生命脈，只在統合三教，其種種開闔，不過欲成就此局。拈出一箇周元公，是欲就道理上

和合；拈出一箇高皇帝，是欲在時勢上和合；拈出『群龍無首』，則欲暗奪素王道統，而使佛氏陰篡飛龍之位；拈出『敦化』、『川流』，則欲單顯毘盧性海，而使儒宗退就川流之列。其他尊儒者，不過局面上調停，引儒者之言，不過疑似上附合。故『無極』、『太極』近於虛空法界，則宗之；『朝聞夕死』近於生死大事，則宗之。然其所謂『太極』，所謂『道』，即所謂『毘盧遮那』者是也。至於陽尊程、朱，陽貶狂禪，而究竟則以程、朱之中庸、五宗之佛性並斥，更是其苦心勤力處，欲使闢佛者，更開口不得也。然舉要而言，則枉却一生勞攘，到底三教殊科爾。先生以爲何如？」

又《答涇陽書》曰：「某自正月以來，盡取佛書讀之，頗能究竟其旨。今日談學者，都將佛宗來證聖學，實無有知吾聖人之道者。若果知之，自見彼此正如南轅北轍，如何合得？佛氏所謂善，念中善事也，與吾聖人言善絕不相干。韓子曰：『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固宜。』如佛氏所謂善，其無之也亦宜。乃欲將來混擾聖學，澌滅義理，真大亂之道也。今日邪説橫流，根株只此四字。先生捉著病源，真是擒賊擒王也。」

又曰：「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窮理而已。窮理則性爲聖人之性，不窮理則性爲釋氏之性。性豈有二哉？所從入之端殊也。」

景逸《與管東溟書》曰：「竊窺先生大旨，要在統一三教。所以統一三教，爲欲度盡衆生，此是先生願力。其他種種法門，皆由此起用。蓋先生實見得毘盧性海本共一家，而三教聖人原無二性，分吾儒、分二氏，

總是妄生分別，反使大道自限藩籬。故拈出『群龍無首』，破道統之説，使素王不得獨擅其尊。拈出『敦化』、『川流』，示遮那全體，見儒教不過三流之一。創遡太極於無極之旨，欲學者從此悟虛空法界之體，不然終落儀象五行。立聖體、仁體二宗，見宣聖、元公而下，儒者不過究竟仁體，猶未窺見頭顱。先生牘中大義數十，此其最著也。蓋先生於佛氏之學，可謂精詣其體，而大弘其用者矣，然於聖人之道終有不合。某自奉教以來，虛參實體久矣，決不敢以口耳之間，求異於長者。但微細體勘，儒、釋源頭相似而實非。佛氏『渾淪空體』，真彷佛『太極』，而實非聖人之『太極』。『得無所得』，真彷佛『中庸』，而實非聖人之『中庸』。此處最難下語，最未易信。除是盡置佛學，反求諸六經，切證諸日用，另開眼界，另作思維，自然見之。見則不獨路徑夐殊，直是源流各別。説者曰：『儒、釋體同而用異。』是大不然。道本無體，體本無眹，只就用處見之，由其用處如是，所以知其本體如是。試看儒、佛用處何如，便可默識其體。故三教之異，非其川流之別，實是敦化之殊，非二本也。此一理爾，聖人體之，凡民由之，異端背之。然既曰一理，何以有此異端？亦是此理中合有此端。蓋天地間對待之理，有陽便有陰，有晝便有夜，有明便有暗，有中國便有四夷，有吾儒便有二氏。佛氏之教，陰教也。觀其生於西方，宗於夷狄，所言皆鬼神之事，概可見矣。自古陽分中極治之世，何嘗有佛氏來？陽極盛則陰生，三代之時，世界已屬陰分。至孔子之時，吾道大明，其盛已極，而佛老遂並生於其間。迨後世運益下，聖道益衰，胡羯亂華，佛、老

司教，各以其類也。然陽全陰半，故聖人之道通於幽明，而二氏之學不可以治世，又其定分矣。其在今日將奈何？曰：『使之各得其所而已。』儒宗孔，釋宗佛，道宗老，斯不害不悖之義，先生所謂祖述仲尼，憲章聖祖之實也。何則？儒者自應誦法孔子，孔子道無虧欠，本不須二氏幫補。聖祖所以不廢二氏，不過以其陰翊王度，使其徒各守其教，亦未嘗合之使一也。故儒者闢之，扶陽抑陰之人事也。其次分之，觀於陰陽消長之天運也。而先生乃以統合三教爲今日經綸天下之大經，豈其然乎？抑嘗熟玩先生之書而思得其故矣。人之於道，猶足之於路，只分岐處一步左右，以後便各成路徑。原夫先生從明哲悟入，以趨大覺之體，迨後讀《華嚴》見性，益契無倚之智。至於儒者六籍，皆先生悟後印證，故究竟只成佛門見解。觀先生以神武不殺、飛龍大人、至聖至誠、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類，隱隱皆推重如來。而所謂乾元、所謂太極、所謂敦化，隱隱皆指毘盧性海，蓋所見無非是物也。至於尊崇儒矩，排斥狂禪，亦不過謂世法宜然。而窺先生之意，實以一切聖賢皆是逆流菩薩，本無三教，惟是一乘爾。故某謂先生之學，全體大用，總歸佛門。而後之信先生者，必以牟尼之旨；疑先生者，必以仲尼之道。某謬承先生之教，使推敲其說，以決千古疑信，何敢不直心仰答，如前縷縷。蓋是千古同然之疑，幸先生一明決之，學者幸甚。」

《答劉直洲書》曰：「適奉手札，知足下禪根獨深，欲與某共此美。某獨謂此道其徒自能爲之，非吾曹之所爲也。非獨不可，抑亦不能。何者？釋氏之道，始於止，妙

於空，其空之妙即『空』字更不容著，故至於滅而倫理，棄而事物，絶而思慮，其初雖鬚髮之微，覺爲煩惱，亦削去之。吾曹今日能乎？習其道者，兀坐一室，亦自有餘，一交事物，種種憎惡，至於顛倒錯亂，無可奈何，則强曰：『不必安排，頭頭是道。』不知拂於人情、乖於物理者多矣。吾曹爲孔子之徒，自宜從孔子之教。足下試取四書，沈潛體驗，篤實力行，無先立己見，强聖賢從吾。每一温尋，濯去舊見以求新知，久之自當知釋氏萬般指引，吾儒開口便見。釋氏徹底精微，亦儒家所不屑道者爾。足下又云：『近於二程書，更覺心適。』此足下入門之漸，而吾道得人之幸也。第先入之言，主張於內，爲力亦難，倘於高明未合，願姑舍之，萬勿援釋合儒，爲孔門大罪業。今之陽尊儒而陰從釋，借儒名以文釋行者，自陽明以後更大熾。足下才高力强，尤大可慮。與其似是亂真，則不若浄守禪宗，借此路亦可淡灑世味爾。」

愚按：史稱西域人善幻，多桀黠。自周穆王時，有化人來，能出入水火，王爲築中天之臺以寵之。列禦寇之書，亦稱西域有聖人，不治而不亂，或曰是即佛也。漢劉向校書天禄閣，往往見佛書，然未宣廣。明帝遣使之天竺，得沙門及其書四十章以來，所言皆卑卑苦行，於彼法猶無當，即所謂木叉戒者是也。魏、晉以降，訖於齊、梁，西僧疊至，佛説大興，而好事者乃剽竊莊、老之談，託爲竺典，以譁於世。時則有若佛圖澄、鳩摩羅什與僧肇、慧遠之徒，翻譯論著無虚日。其書有三大藏，曰「經」，梵云「蘇怛囉」；曰「律」，梵云「毘尼」；曰「論」，梵云「阿毘

曇」。爲部十有二，爲卷五千餘。嗚乎！吾聖人之書不越跋提河，而彼之説至充滿所謂五印度，可嘅也！達摩自西來，則又立爲教外别傳，以救膠縛名相之弊。大言曰：「直指心地，見性成佛。」於是諱佛而言禪，諱義而言玄。夫玄猶義也，禪猶佛也，止争繁簡之間爾。六傳至曹溪慧能者，大闡其法於嶺南曹溪者，彼所謂六祖也。自是五宗雲布，展轉播弄，天下無賢愚、貴賤，並皈嚮之，而佛道益大昌。五宗者，南嶽、潙仰、雲門、法眼、臨濟是也。

夫佛者，覺也，覺其所覺，非吾之所謂覺也，而顧可以强同乎哉？請試論之。佛書之多，雖浩如烟海，而所爲法界津梁、宗門寶藏、釋子所奉以爲指南者，曰《金剛》、《心經》、《維摩》、《楞伽》、《圓覺》、《楞嚴》，號爲禪家六籍，亦猶吾儒之六經也。《金剛經》曰：「如來所説法，皆不可取，不可説，非法，非非法。」解曰：「非法則不有，非非法則不無，有無並無，法之極也。」《經》又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解曰：「應於無所住著處生心也。」又曰：「金剛般若波羅蜜，以要言之，惟在無住相。何爲無住？心地空寂，離種種邊，無所執著。何爲無相？對境無情，善惡俱忘，不生好惡。」

《心經》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解曰：「『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如水不異冰，冰不異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冰即是水，水即是冰。此乃一經之要，般若之心也。」《經》又曰：「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浄，不增不

滅。」解曰：「色不異空，故不生、不垢、不增。空不異色，故不滅、不净、不減。」又曰：「生死即涅槃，故不生。涅槃即生死，故不滅。煩惱即菩提，故不垢。菩提即煩惱，故不净。結業即解脱，故不增。解脱即結業，故不減。」又曰：「此是大部《般若》六百卷之文心，此心體寂照虚融、靈明洞徹，凡聖該括，真妄同源。」

《維摩經》曰：「心不住内，亦不在外，是爲宴坐。」解曰：「賢聖攝心謂之内，凡夫馳想謂之外。言不内不外者，等心内外也。」《經》又曰：「法離好醜，法無增損，法無生滅，法無所歸，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又曰：「非凡夫，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解曰：「不捨惡法而從善，則一切諸法於何不成？諸法雖成而離其相，則美惡斯成矣。」

《楞伽經》，達摩以授其徒慧可，云：「是如來心地要門。」至宋僧正受始註釋之，《序》曰：「經以『楞伽』爲名也，非人非法；以實相爲體也，非空非有；以佛語心爲宗也，非真非妄；以自覺聖智爲用也，非修非證；以生酥爲教相也，非乳非酪。」或又解曰：「此經實詮圓頓，八識洞然，號如來藏。」

《圓覺經》，以理教單法爲名，大圓覺性爲體，凡聖平等爲宗，觀行速成爲用，方等大乘爲教相。《經》首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解曰：「凡聖身心，當體寂滅，平等同居，圓覺本際。」《經》又曰：「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舍。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任無滅。於此證中無

能無所，一切法性，平等不壞。」解曰：「修證圓覺至此，人法兩亡，心境俱寂，魔佛無二，凡聖一如，平等頓同，永不變壞矣。」

《楞嚴經》，梵語「首楞嚴」，華言「一切事究竟堅固」，乃大定之總名也。解曰：「得此定時，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切事法，當處寂滅，即是常住心性。」又曰：「無因無行，無修無證，無了不了，大小名相，一切不立，此真首楞嚴究竟堅固者也。」六籍之指，大要不過如是。推之十二部五千餘卷之多，亦無有不如是者，蓋六籍猶三藏也。即如《七佛偈》，釋氏以爲三世諸佛傳心要指，可敵《華嚴偈》十萬之多，而參學家所稱爲禪源者也。《毘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尸棄佛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佛，幻出無根無實性。」《毘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拘留孫佛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身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别？」《拘那舍牟尼佛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别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迦葉佛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浄，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釋迦牟尼佛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是則七佛之指亦皆如是，蓋《七偈》猶六籍也。

自餘西佛東祖、禪師法嗣，各有語録流行世間，試就其中所謂古德尊宿、大善知識所以印心傳法之要，摘其一二以證之。文殊告善住意天子曰：「虚空界者，即是如來，此中無有一物可分别者。」無著問天親曰：「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説甚麽法？」天親曰：「祇説這箇法。」摩訶迦葉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阿難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馬鳴偈曰：「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龍樹答人問佛性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寶誌《大乘讚》有曰：「一切如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沈浮。」《十四科頌》有曰：「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我自身心快樂，儵然無善無惡。」南嶽慧思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黄，不在中間及内外。」布袋有歌曰：「非聖非凡復若何，不强分别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浄，凡名異相妄空呼。」清涼澄觀《答某問心要書》有曰：「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棄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真，猶處陰影滅。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心，契空有雙融之道，無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絶，斯絶亦寂，則般若現前。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達摩答太守楊衒之曰：「須明他

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銜之請益，乃説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僧璨著《信心銘》有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圓如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弘忍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印宗問慧能：「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能曰：「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一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慧能上座告衆曰：「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又曰：「自性能含萬法，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又作頌有曰：「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又告衆曰：「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静，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又説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

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

道一告衆曰：「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又曰：「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即入造作。」

雲居答繼宗曰：「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

百丈懷海上堂告衆曰：「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舍一法，名爲『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又曰：「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脱，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脱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迴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

黄檗告裴某曰：「此心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青不黄，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縱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即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惟此一心，即是佛。」

利蹤告衆曰：「自古及今，未曾有一箇凡夫聖人出現汝前，亦無有一善語惡

語到汝分上。爲甚麽故？爲善善無形，爲惡惡無相，既已無我，把甚麽爲善惡？立那箇是凡聖？」

臨濟告衆曰：「外不取凡聖，内不住根本，見徹本法，更不疑謬。」

德山告衆曰：「我這箇虚空，道有且不是有，道無且不是無；言凡不凡，言聖不聖，一切處安，著他不得。」延壽答人問「真心」曰：「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染。乃至迷悟凡聖、行住坐卧，並是妄識，非心也。心本不生，今亦不滅。若知自心如此，於諸佛亦然。」

佛果告衆曰：「若向箇裏倜儻分明，目前無法，胸中無心，上不見諸聖，下不見凡夫，外不見一切境界，内不見眼、耳、鼻、舌、身、意，便能通同一切。」

宗杲答曾天游曰：「此真空妙智，與太虚空齊壽。只這太虚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智亦然。生死、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又告衆曰：「平等心者，善與惡等，背與向等，理與事等，凡與聖等，量與無量等，體與用等。這箇道理，惟證者方知。」

是則諸師之指，亦無不如是，蓋諸録猶七偈也。統而論之，彼雖教有頓漸，乘有大小，法有顯密，義有廣略，證有先後，機有淺深，而其無上究竟之處，不過曰「無」而已矣，「無無」而已矣，「無無亦無」而已矣。「無」之云者，所謂「無善無惡」、與「無淨無垢」、「無凡無聖」、「無是非」、「無生滅」等説是也。無則幻，幻則空，空而不空，是曰「真空」。空則妙，妙則有，有

而不有，是曰「明妙」。菩提正覺，覺此也。大方圓覺，覺此也。頓悟，悟此也。漸修，修此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證此也。如來爲一大事出現，爲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之説，詮此也。西佛東祖、十地菩薩、一切善知識之參學付授，印此也。此者何？無善無惡是也。然則「無善無惡」一語，非禪門統會之一大宗指而何哉？若吾儒，則第曰「繼善」，曰「性善」，曰「明善」，曰「止至善」而已。嗚乎！釋氏之與吾儒，同耶？異耶？其亦可以不辨而較然矣。若夫天堂地獄、利果福田，與夫三途、六道、十二種生等説，不過以誑惑愚俗爾，鄙俚荒誕，尤不足置喙。

學統卷之五十六下終

附録

序❶

大道之在古今也，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無論智愚賢不肖，皆共見共由者也。然人心之不正，由於道統之不明；道統之不明，由於學術之不端。如朱、翟爲我、兼愛，鄉愿似德非德，荀卿以禮爲僞，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以及後世聰明才辯之流，假良知以附禪宗，皆足以亂吾學，即足以害吾道。堯、舜、禹、湯、文、武繼天立極，道統相傳，而必待孔子以集大成。大成之說，孟子亦借作樂以爲喻，乃傳之千古而不易。蓋堯、舜治天下，世遠言湮，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令孔子達而在上，行道濟時，亦止如臯、夔、伊、傅、周、召之事業，何暇以道學之統垂之萬世，俾顏、曾、思、孟見而知之，周、程、朱諸子聞而知之若是哉！此春秋時之不用孔子，殆天之重學統甚于重治統也。

敬修熊先生英年力學，不媿科名。予自承明識先生，迄今垂三十年，見其正色立朝，清忠礪世，時時以泰山仰之，然未獲讀先生之書也。計丙辰之歲，先生憩息林泉，方踰强仕。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恰在斯時。先生居諸就將，日新富有，編成《學統》一書，繼正脉而扶大道，闡千聖之真諦，正萬古之人心，直與日星河嶽同垂不

❶ 以下十篇，皆據康熙二十七年本補。

朽。假先生於此十年中，勞心吐握，晨夕坐論，不過爲皋、夔、伊、周之黼黻贊襄耳，若欲爲萬古明學統，恐亦有志未逮也。

今日者聖天子重道崇儒，親幸東魯，移風易俗，以隆治化，一德元老再出而濟蒼生，明體達用，内聖外王，復覩熙皞勳華之盛，是不亦學統而兼治統也哉！

予生也晚，且在蠶叢僻陋之鄉，幼囿於帖括，長從事於簿書，閒或涉獵經史，問以統緒，茫無津涯。今先生示以是書，是非判别，邪正井然，如暗室得燈，洪流遇筏，寤初覺而瞽復明也。爰不揣固陋而爲之序。

皇清康熙二十有四年歲次乙丑長至日，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潼川侍生王新命譔。

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天下者，存乎治；師天下者，存乎學。治與學，後先繩繩轉相屬也，以其有統。其閒真僞合離，名實貿亂，皆不可以不辨也。雖然，辨治統易，辨學統難，何也？古之有國者，苟定於一均，謂之正統。閒有紫色鼃聲，餘分閏位，一時權勢之所集，天下皆從而尊之，而人莫不知其非正也，故曰易。至於學，則自孔、孟以來，緜緜延延，不絶如綫。而復有異端邪説乘隙而作，此曰道德，彼亦曰道德；此曰仁義，彼亦曰仁義。其爲名也美，而其爲實也隱，雖有智者，孰從而辨之？故曰難也。

澴川先生以王佐之才，爲聖天子輔，啟

心沃心，興起鴻業，天下莫不想望其風采。及其退而講學於金陵也，以衛道爲己任，崇正黜邪，信從者逾衆，遂以其餘閒著《學統》一書，斷自鄒魯，訖於有明，釐爲五類：曰正統，猶族之有大宗也；曰翼統，猶小宗也；曰附統，猶外姻也；曰雜、曰異，則非我族矣，名爲統而實無統焉者也。

嗚乎！一出一入，蓋其嚴哉！三代以下，微言絶而大義乖，雜與異之害道者，不可勝計。然異者創爲奇衺，而明樹吾道之敵，夫人而知之也。雜者挾持偏僻，而陰竄吾道之中，不必夫人而知之也。故辨學統難，而辨雜之戾於正也尤難。

昔子雲擬《易》，仲淹續經，論者至比於吴、楚僭王。誅絶之罪，蓋亦惡其雜耳。先生深造自得，與考亭之學後先一揆。是書也成，真僞合離，判如黑白，視朱子之《雜學辨》尤精且詳。行其説於天下，人心風俗不大有裨乎！振裕非敢自謂得與於斯文也，幸附桑梓後進之末，以書屬爲序，辭不獲命，遂陳其梗概如此云。

旹康熙乙丑季冬，後學吉水李振裕謹書於姑孰冰雪齋。

序

一代之興，必篤生大儒，接千古正學之統以振士風，正朝廷以正天下。蓋天下之治亂在士風，士風之善否在師儒之講明而倡率。自古以來，化行俗美之效，必由乎此。然其人甚難，恒曠世而一見焉。

裔自成童時，得讀薛文清公《讀書録》，歎其品詣之真，趨嚮之正，炎炎大言，動中學者膏肓，每恨生不同時，無由親炙。至康

熙丁未，又得讀澴川先生奏議數千言，裔於時學力未充，未足以仰窺先生之底蘊。竊見其愛君卹民之忱精醇婉惻，固已勃然作其則傚奮勵之心，而不能以自已。已而先生以清忠直亮爲天子所重，年未强仕，倚爲輔弼；眷注之隆，幾於伊、傅。而裔倖竊丙辰一第，業師崑山徐公、馬公、安邑丁公，皆近出先生之門，竊喜執經牀下已有其階，庶得以生平仰止文清之志而申之於先生，夫何先生又去國歸林壑矣！先生居金陵十餘年，著《學統》，明學之源流派别，以垂教於天下後世。而上之眷注終無已，歲戊辰，又拜大宗伯之命。時裔方奉命督學江左，先生乃授以《學統》，使之序。并示以《閑道録》、《樸園邇語》諸書，而諄諄致意於東林、紫陽書院，且勉以振勵士風，興起教化。裔退而自惟，先生之學以明善爲本，以主敬爲明善之要。學、問、思、辨、行，明善也；貫之者，敬也；視、聽、言、動，身之誠不誠所係也，敬之目也，非與「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之旨先後一揆歟！

國家開基六十餘年，皇上誕敷文教，海内清和咸理，士風丕變，謂非講明理學之功不至此。而力任其責者，則惟先生。先生無論在朝在野，其議論之正大，德業之純深，自足以維持道統於不墜，而今又大用矣。天下喁喁，瞻望風采。惟裔備位學臣，亦竊有私幸。夫士風教化，固學使者職也，矧重以先生之明訓乎！顧幼習舉業，沾沾帖括詞章是務，於理學茫乎未有得。幸際聖天子倡明聖學之時，謬厠侍從，亦嘗取德性問學之旨，身體而實求其所以然，乃識力未深，究無所據。今縱不敢違先生命，攄管見而爲之序，衷滋愧矣。請更讀十年書，然

後進而聽先生論學，可乎？

康熙戊辰中秋前七日，門下晚生高裔敬識於玉峰學署。

序

聖人之道大矣，後人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賦質各别，成德亦殊。至於前聖後聖千古同揆之際，固不容毫釐差也。差以毫釐，失之千里。然則危微斷續之機，是非邪正之辨，所係顧不重哉！三代以上，若堯、舜、禹、湯、文、武，皆以帝王而立斯道之宗，至周公則降而爲相，孔子則降而爲師，而其勢一變。然由孔子而後，見而知之者爲顔、爲曾、爲思、爲孟。當孟子之時，異端横行，仁義充塞，孟子起而闢之廓如也。由孟子而後，聞而知之者爲周、爲二程、爲朱。當朱子之時，異説争鳴，仁義充塞，朱子亦起而闢之廓如也。至今日，而較朱子之時又大異矣。其始由於一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賢敬義、誠明、窮理、格物之説，樂簡便而畏繩束，肇端於宋南渡之季，而大熾於前明正、嘉之時。提無善無惡之旨，摘取良知，陰行禪教，而天下之言心言理者又一變。予觀其書，初亦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而其徒闡明其師之説而又過焉，蔓衍縱恣，波興雲擾，驅天下之人盡入於虚無寂滅之中而不知返。推其作俑，是誰之過歟？嗚乎！異學之縱恣，正學之所由晦息也；正學之晦息，人心世道之所由邪僻也。

孝昌先生愍然憂之，肩先聖之絶業，憫末俗之沉迷，於是輯成《學統》一書，紹往開來，距邪崇正，用以提醒人心而挽回世道。

嗚乎！何其至也。蓋先生實今之孟子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知孟子之心，即知先生立言衛道之旨矣。然先生生平正色立朝，忠誠格主，經綸啟沃，勳業爛然，門牆下士既莫能稱述其萬一，而先生躬行心得，過化存神之妙，又非小子末學所能仰企藩籬，而得其彷彿者。今也執簡而敘先生之書，惟有管窺蠡測，深愧於師門善言德行之徒而已矣。

康熙歲次乙丑秋九月，門下晚生倪燦頓首敬題。

後序

君子之學何事乎？將以明道也。道非學不明，學非道不正，學道交修，而斯文之宗統著焉。顧統之著也，必有聖人開其先；統之傳也，必有賢人承其後。而其衰也，亦必有命世之哲爲之正其原而障其流，然後聖學一脉不至斷絶於天下。雖然，世運遷流，道術遞變，盛衰消長存乎其人。苟非有定力卓識之儒，其孰能起而任之？

澴川先生以憂世之心，著爲持世之言。《學統》一書，昭揭日月，其功誠高，其心亦良苦矣。蓋學者立言非難，而躬行爲難。世豈無博辯之士？高譚性命，稱述聖賢，而人莫之信者，言行相違也。先生自通籍至宰輔三十餘年，由身心意知以達於家國天下，無一事不本之學，無一念不體諸道。措之躬行者既真純完備，發而爲詞宜乎其正大切至，俟之百世而莫能易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信哉，其有言也！《易》曰：「修辭立其誠。」信哉，其立誠也！世之人苟能細讀是書，尊吾道者可以蹶然

而興，叛吾道者亦可以幡然而悟矣。然則人謂孟氏之功不在禹下，今先生之功豈在孟氏下哉！謹序。

康熙二十四年歲次乙丑仲秋吉旦，閩漳後學李贊元百拜題於金陵之遯園。

後序

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學而已矣。學不明則道不著，即人心亦無由而得正。故欲明道者當先明學，欲明學者當先明統，此從古聖賢日皇皇從事於斯，而有所不能已也。

濮川熊先生，固天特命以任斯道之責者也。先生憂天下之學術紛紜靡定，作《學統》一書以正之。蓋先生之學以明善爲宗，故是書之作以明統爲要。夫明統即明善也，善明則統明，統明則善益明矣。且善者即天理也，天理既明，如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如度量設而不可欺以長短，合此則是，不合此則非，是是非非，豈復有毫釐之差哉！維先生讀書十萬卷，上下數千載，其間列聖諸賢之宗派，與夫二氏、百家之底蘊，莫不嚴辨而論定之，而悉本於天理之至公。大哉是書！其即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之意乎！是書出而數千年人物之盛萃於斯，數千年儒先之論決於斯，使人一見而知正者當崇，邪者當戒，斷不可容一毫含糊混淆於其間，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予亦曰：「熊子成《學統》，而異端邪説息。」將正學以明，大道以著，先生之功於是乎與天壤齊量矣！

璜不敏，從事於斯道者有年，今幸親炙先生，與聞大義，故拜手稽首而識於篇末，以告世之君子。凡讀是書者，宜優游涵泳，默識心通，以造其微。慎勿爲異學所惑，以負先生明道立教之苦心哉！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十月，新安後學施璜謹識於紫陽書院。

跋

先生講學數十年，著書數十萬言，發明精義甚廣。其爲迷途之先導者，則在《學統》一書。其書别爲五統，以示偏全，辨是非，别同異，而其大旨、其深憂，則又在陽儒陰佛之徒，流弊日深，爲心腹之害。辨之甚精，言之甚切，先生誠有功於聖門矣。

秉義不敏，幸及先生之門。竊聞先生之學以明善爲本，以主敬爲要。夫心性之理，雖有仁、義、禮、智之别，而善其根也。學問之功，雖有格、致、誠、正之次，而敬其樞也。聖人與人同者，善也；盡人可以克念而作聖者，敬也。苟明乎善，則不流於禪寂矣；苟一於敬，則不至於無忌憚矣。先生得孔、孟之真傳者以此，發象山、姚江之隱疾者以此。學者研究於斯，由正以趨，不爲異端邪説所動，學爲聖賢，不難至也。其有至與不至者，則存乎力與不力而已。願與學者共勉之，無負先生之意也。

丙寅孟夏，崑山門人徐秉義敬題。

跋

古者君子之立教也廣以大，而其衛道也謹以嚴。廣以大，故夫婦之愚不肖可與

知能；謹以嚴，故雖聖經賢傳世所力力奉之者不敢苟同於其際。今之講學者，吾惑焉。識不足以擇精，力不足以守固，則相率而爲調停之説，混孔、釋爲一家，進朱、陸使並褅，尸河津、餘干之書，而陰左姚江、袒新會，入室而操其戈，開門揖盜，自撤藩籬，其敝至於支離橫決而不可救，則不能謹嚴之過也。夫道之有統，與曆數相嬗之統同。統定於一，紫色蠅聲，餘分閏位不得而干焉。先聖與伯陽並代，無一語及五千言。孟掉三寸舌以與楊、墨争，紫陽排斥百氏不遺餘力，豈不知廣大門庭、相安無害？而視之若冰炭水火之不相入者，凡以衛道也。

孝感夫子崛起江漢，天資高朗。蚤歲即毅然以斯道爲己任，闢佛、老，提正宗。往有《閑道録》一書，海内久奉蓍龜。自官侍從，洎登揆席，嚴氣正性，屹然爲中朝一柱。其所謀謨啟沃，翊亮經綸，都從體認天理中出。退居金陵，潛觀元化，析百家之異同，薈諸儒之精粹，下及竺乾之典，皆能抉其所以謬悠沉錮之處而痛砭之，不但如歐公《本論》秖刺皮毛已也。猶憫此道相傳之統尠有定論，萬派千岐，學者瞢焉。爰是釐其正閏，别其源流，甚而至於無統，則寧虚其席以有待，不敢隨俗附和。論駁嶄然，如董狐之載筆，如老吏之斷讞，總曰《學統》。自是書出，而後二帝三王傳心之要，危微幾希絶續之辨，昭然可尋。非夫子道參太極，學集大成，何以臻此？學者去調停之謬見，耑從事於夫子一家言，則擇必精，守必固，續火傳薪，於是乎在。然則即謂夫子謹嚴之意，仍歸於廣大可也。

康熙二十七年歲在戊辰九月，受業張希良敬跋。

跋

天下不可一日無道，斯道不可一日無統。道之存亡係乎統，統之絶續係乎學。學統即道統也，總之存乎其人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開萬世道學之宗，斯文炳如星日，莫或有竊之者。自姬室式微，邪説寖熾，統系不絶如綫。篤生孔子，上接列聖，爲斯道之主。傳至子輿氏，繼往開來，力閑吾道，厥功甚偉，而其事更難矣。迨淹中、稷下，八儒、三墨，漆園、黍谷，名、法、兵、農之流，爭鳴輩出，而道統幾爲天下裂。若董、韓諸子，羽翼經傳，斯文僅續。有宋理學最盛，濂、洛、關、閩諸君子，後先輝映，鄒、魯之緒，庶幾如日中天。而象山一派，復衍爲新會、姚江之説，浸淫異端，爲害尤酷。嗚乎！道統存亡絶續之機，豈不以人哉！

孝昌先生研極淵源，參酌同異，慨然以斯道爲己任，撰述《學統》一書，標舉正脈，條晰的派，闢邪崇聖，倍極苦心。道大而旨約，文質而義精。嗚乎盛哉！蔑以加矣！蓋先生誠意正心，從察識而勵躬行，内聖外王，明體達用，見諸經綸匡濟者，已播朝野，兹復以微言邃論表彰絶學，人心賴以正，世道賴以隆，其爲功業，亦豈在禹下哉！銘不敏，侍側請益，稍知祈嚮。於是書之成也，敬跋數語，以告天下後世云。

康熙二十四年歲次乙丑陽月吉旦，石城受業周銘拜題。

跋

天下之理，不是則非。是非一定，邪正

乃明，決無二者并立之途，可以供小人無忌憚之口實。此澴川先生所以有《學統》之作也。

東周之季，孔子以天縱至聖，謝不自居，而循循然從事於下學。其繫《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厥後孟氏七篇，宗旨專主性善，其義蓋本於此。然則孔、孟所以爲學者無他，不過格物致知、戒懼慎獨以完其本善之性而已矣。戰國以還，言性之家愈紛，而學之爲統益大亂。彼老、莊、楊、墨，猶曰其門户異也；申不害、荀卿、楊雄之屬，猶曰其徒與少也。若持其偏駁，陽竊吾儒之名，而陰亂其真，則莫如宋之象山、明之陽明爲最烈。俗儒稽考不精，往往襲《晚年定論》之繆，不難厚誣朱子，❶而又從中兩可之，調停包荒，遂使濂、洛、關、閩之正傳坐受其摇撼而不之覺。嗚乎！其亦小人之尤而與於無忌憚之甚者哉！

先生學究天人，功流社稷，主張斯道垂三十餘年。自其爰立之先，天下已翕然嚮風，守其成説，皆知異學之害道，心誹而力攻之者不勝枚舉。而先生猶懼邪説之入人深也，退居之暇，創爲《學統》一書。斷自孔子以來，分爲五類，辭理嚴正，條緒井然，是非同異，辨之不遺餘力，近之可以定一世之指歸，遠之可以釐千秋之學脉。雖使孔、孟復生，蓋亦莫之或易矣。嗚乎！斯真世道人心之大幸也與。

旹康熙歲次乙丑中秋後二日，西澗受業劉然頓首拜稿。

❶ 「難」，疑當作「惟」。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王　勇　張憲榮　吴國武

本册責任編委　王豐先　趙　新

